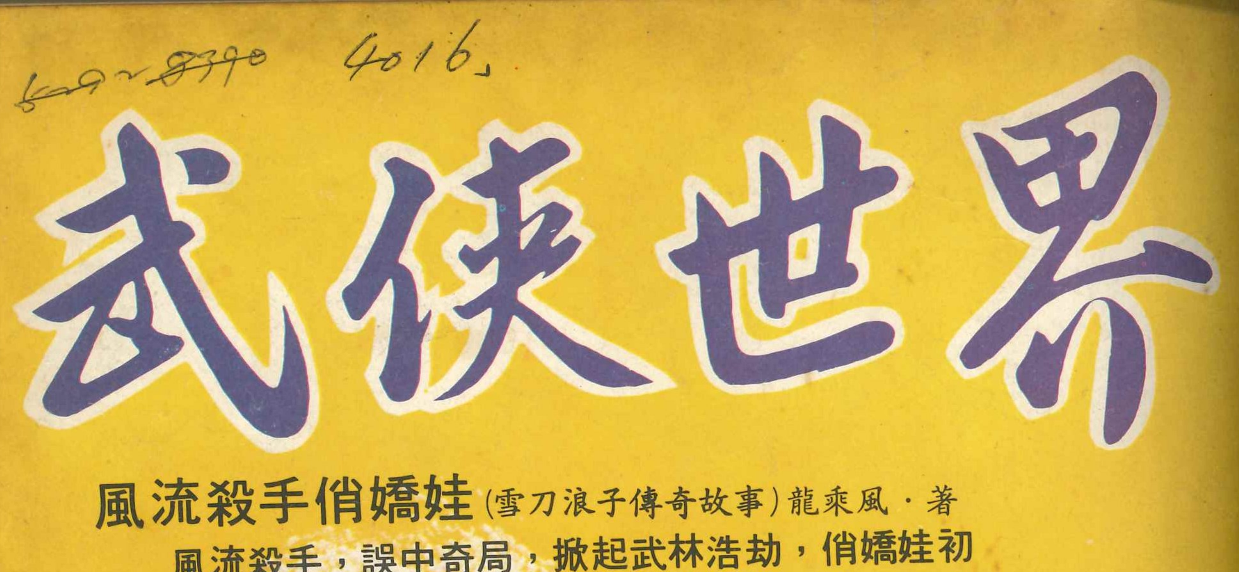


風流殺手俏嬌娃(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風流殺手，誤中奇局，掀起武林浩劫，俏嬌娃初逢浪子，鬥智鬥力精采百出，殺手之王，居然成爲武林救星，情節出人意表，本故事離奇新穎，幕幕扣人心弦，愛好刺激動作小說讀者萬勿錯過。

$3.50

1054

編者話

隨着太空時代的推進，本刊的作品也早已進入新紀元，自從我們刊出馬雲所著「遠征地球」一文後，紛接讀者來信，要求本刊繼續刊出這類超時代科學鬥智小說。爲此，情商之下，特請馬雲先生在下期裡再度執筆爲文，寫成這篇「地球爭奪戰」，希望可以滿足讀者們所望。

「地球爭奪戰」是一篇空前所未見的太空科學幻想小說，其緊張刺激度媲美「遠征地球」，過程令人匪夷所思，其中場面實是地球人類所罕見，驚心動魄，喪胆離魂，請留意本刊下期的精采刊出吧

＊＊　　＊＊　　＊＊

「風流殺手俏嬌娃」是今期刊出的巨型雪刀浪子傳奇故事。作者龍乘風君以最嶄新橋段構思完成是篇，可說是已盡嘔心瀝血之能事，內容描叙風流殺手，誤中奇局，掀起武林一場浩劫，俏嬌娃初逢浪子，鬥智鬥力，精采百出！殺手之王居然成爲武林救星……以上情節實在出人意表，敬希先睹爲快

＊＊　　＊＊　　＊＊

秦紅的俠情中篇「劍歸何處」及溫凉玉君的神州奇俠傳「兩廣豪傑」相繼下期刊出，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侠世界

第105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風流殺手俏嬌娃

玉殞香消　拚將一死酧知己

銀琴與鐵琴

（一）

月圓風輕，湖水平靜如鏡。

一艘輕舟，自湖東望西划去，舟到湖心，琴音忽起。

琴音肅殺。

肅殺琴音，傳到湖西一艘輝煌華麗的畫舫中。

畫舫之內，也隨即响起一陣「錚、錚」之聲。

這是另一張琴，另一股令人血脈賁張的琴音。兩股琴音在空中相遇，圓月忽然消失在雲霧裏，平靜如鏡的湖面，也同時激起陣陣漣漪。

就算是完全全不懂韻律的人，也可以感覺得到，雙方奏琴者，俱是高手。

不但是琴藝上的高手，也是深諳武技的江湖高手。

雙方比的不單是琴藝，也是武功勝負的決定。

然而，在此花月良宵，忽然奏起這種肅殺、瘋狂的琴音，未免是大煞風景。

×　×　×

畫舫以金色為主。

金畫舫，是銀琴公子花了五萬兩銀子，訂製超逾兩年才能完成的巨型畫舫。

銀琴公子建造畫舫，是為了要取悅美人的芳心。



三年前，銀琴公子聽她說過一句話：「西湖諸艘畫舫，以吳游龍的游龍畫舫最美。」

銀琴公子聞言，立刻建造金畫舫，而且要求極嚴格，修了又改，改了又修，前後足足花了兩年時光，才算大功告成。

可是，令到銀琴公子神魂顛倒的她，却在畫舫完成之日，嫁給了鐵琴郎。

鐵琴郎並不是外號，而是一個年青俠士的真名實姓。

論人材，銀琴公子文武雙全。

論相貌，銀琴公子是再世潘安。

論財勢，銀琴公子是世家子弟，家中有的是金山銀海，而且他現在已是銀谷樂園第十一代的主人，江湖上敢不賣他帳的人，還沒幾個。可是，那可愛的美人兒，偏偏不理會他的熱烈追求，却嫁給一個只有一張銹鐵琴的小子。

銀琴公子怎能瞧得下這口氣？他妒火中燒。

他居然親手殺了她。

愛恨原只相差一綫。

愛的反面就是恨。

雖然他殺了她之後，一直都很後悔，但却已於事無補。

他更痛恨鐵琴郎，他甚至把她的死亡，算在鐵琴郎的身上。

他的理由「很充份」。

——倘若不是鐵琴郎，她怎會離開自己？

——倘若不是鐵琴郎，他又怎會把她殺掉洩憤？

所以，「歸根結底」，鐵琴郎就是罪魁禍首！

銀琴公子要報仇！因為鐵琴郎害死了自己的心上人。

×　×　×

在那艘小舟上，鐵琴郎的臉色，就像他身上潔白如雪的衣服。

他也知道自己的妻子，曾有一段時期與銀琴公子有密切的來往。

他也知道，銀琴公子已不止一次向她提出婚事。但她沒有答應銀琴公子。

她對銀琴公子的評價只有四個字：「俗不可耐」。

她不顧家族的反對，毅然私奔，她選擇配偶的對象，就是這個只有一張銹鐵琴的鐵琴郎。

然而，自古多情空餘恨，自古紅顏多薄命，自古好夢由來最易醒。

這一對亡命鴛鴦共同在一起的歲月還不夠三個月，就已慘被銀琴公子一棒鴦散了。

鐵琴郎也要報仇。

兩個人都要報仇，誰是誰非，明眼人不難一看即破。

他們相約決一死戰，地點就在金畫舫之上。

金畫舫上，除了銀琴公子之外，別無他人。

但即使金畫舫是龍潭虎穴，鐵琴郎也絕不會畏縮。

他奏的琴音初時肅殺激動，但漸漸琴音越變越重，彷如一把千斤巨劍，無情地向金畫舫不斷揮斬。

金畫舫裏傳出來的琴音，隱有勁力不支的趨勢。

雖然銀琴公子功力非凡，但他的心緒已被鐵琴郎的琴音所擾亂。

×　×　×

鐵琴郎的琴音越來越是沉重，輕舟也逐漸更接近金畫舫。

銀琴公子的琴聲變得很急促，而且韻律顯得異常紊亂。

他的琴音越快，而他的呼吸也越是短促。

雖然天氣甚是涼快，但他已渾身冒汗了。

突聽到一人在畫舫中淡淡道：「你敗了。」

（二）

「你敗了。」

這三個字就像是三支枝箭，同時射在銀琴公子的心房上。

銀琴公子十指翻飛，在銀琴上急劇而過。

錚！

琴絃突斷，一蓬鮮血洒在琴上。

那是銀琴公子口中迸出來的血。

那平靜的聲音又淡淡道：「你沒有七竅流血，還有活命之道，但對方的琴音繼續下去，不出一盞茶時光，你就得死在這一張銀琴之上。」

銀琴公子面色慘然。

他已心力交瘁。

但他仍然是銀琴公子，仍然是一個驕傲自負的人。

他用盡全身氣力，迸出了三個字：「滾出去！」

他的視綫已模糊。

但他仍然可以看見，一個身穿華服，背負長劍，頭戴鑲玉金冠，比他自己更像個公子哥兒的年青人，正用一種同情、憐憫的目光看着自己。

他受不了這種目光。

對他這種人來說，別人給予自己同情和憐憫，簡直比一刀砍在自己的身體上還更難受。

金冠人淡淡一笑：「我一定會出去的，因爲我若不離開這條畫舫，就殺不了鐵琴郎，鐵琴郎不死，你一定會死，你若死了，我的任務就無法完成……」

銀琴公子眼色一變，喘着氣，把口中的鮮血「骨」一聲吞下，咬緊牙關的說道：

「你是誰？」

金冠人微笑道：「我是一個窮光蛋，但偏偏却很喜歡花銀子，只要有錢在手，我花錢的速度比你還快百倍，所以，我是個窮風流的人。」

銀琴公子總算知道他是誰了。

「你就是風流殺手李……藏珍？」

金冠人笑了笑，道：「我若不是李藏珍，誰是李藏珍，也只有李藏珍才能救得你這一條性命。」

銀琴公子怒道：「我不要你……」

說到這裏，他已支撐不住，又再吐出一口鮮血。

風流殺手李藏珍嘆息一聲，道：「我若不是已經接受了酬金，我也絕不會救你，唉，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你還是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別辜負了她對你的一番情意。」

銀琴公子睜大眼睛，半晌還說不出一個字。

過了很久，他才勉力道：「是上官芳舞叫你來的……」

李藏珍悠然一笑，沒有回答他。

銀琴公子還想再問，這個窮風流，花起錢來絕不眨眼的風流殺手李藏珍，已飄然離開了這條金碧輝煌的畫舫。

× × ×

鐵琴郎滿臉仇恨，一身殺氣，誓殺銀琴公子。

銹鐵琴上奏出來的韻律，就是一種足以殺人於無形的厲害武器。

他的殺人琴韻已奏到最尖銳、最厲害的一章。

輕舟更接近金畫舫。

金畫舫內已無琴音傳來，鐵琴郎已穩操勝劵。

但他仍然不罷手。

血債血償，他一定要銀琴公子賠回一條性命！

這種冤冤相報的手段雖然並不好，但在江湖上，誰也不能指責鐵琴郎。

他是受害者，他採取的行動，在江湖人的眼中看來，也不能算是過份激烈。

但老天偏不讓他如願以償。

因爲風流小李已在金畫舫外的另一艘木船上。

這種木船製造技巧極劣，它航行的速度絕不會快。

但船上的人並不尋常，他是李藏珍，一個幾乎可以在水面上飄來飄去的絕頂高手。

輕舟、木船瞬即相碰在一起。

輕舟無恙，木船也無恙。

但鐵琴郎的銹鐵琴也突然同時崩斷！

（三）

能在殺人琴韻奏到最尖銳、最厲害一章之際，駕船來到自己身旁的人，當然不是弱者。

鐵琴郎甚至以爲來者是銀琴公子。

這人不是銀琴公子。

但他的氣派却比銀琴公子還更大。

「閣下功力非凡，在下眞不是你的敵手。」

「但我們還沒有動手，又豈知誰勝誰負？」

「你是銀琴公子派來殺我的？」

「你不必問，你只須記住我的名字便已足够。」

「閣下高姓？」

「李藏珍。」

「風流小李？」

「也有人叫我老李。」

「你還很年輕，你並不老。」鐵琴郎冷冷的盯着他：「雖然我知道自己絕不是你的敵手，但這一戰我還是不願逃避。」

李藏珍淡淡道：「你用不着吹捧我，也毋須貶低自己的武功，憑你的琴中雙絕，就算面對殺手之王亦有一戰之力，又何況是區區而已？」

鐵琴郎忽然笑了。

他仰面狂笑，同時在那張琴絃巳斷的銹鐵琴中，拔出了一枝尖幼的鐵筆，還有一把鐵扇。

就是他的琴中雙絕。

「好！」李藏珍目閃寒光，冷冷道：「這是殺人的武器，而且殺人的時候比琴音更直接、更痛快。」

鐵琴郎道：「希望這一枝鐵筆，和這一把摺扇，不會令你失望。」

一陣勁風呼嘯，鐵筆已刺向李藏珍的咽喉。

他們兩人各在自己的船上，但兩船緊貼，鐵琴郎的手也不短，一筆刺出，力度貫徹，已足够置李藏珍於死地。

這是殺人的招式，雖然平淡無奇，但却在速度上發揮了最强大的威力。

李藏珍的劍還未出鞘。

鏗。

劍鞘橫伸，擋住了鐵琴郎這一筆。

但鐵琴郎左手的鐵摺扇早已張開，鐵筆走勢尚未老，鐵摺扇已急劃李藏珍的小腹。

這一扇後發先至，竟比鐵筆的速度還更快上幾分。

琴中雙絕，這兩種武器其實並無半點特別，它們既非千古神奇的利器，也沒有巧妙奇異的特別裝置，但這些都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鐵琴郎的一雙手。

無論多厲害的武器，它之所以能够殺人，最主要的還是要靠主人的一雙手。

鐵筆和鐵摺扇都是殺人的利器，但它們若不是落在高手之中，它們又與廢鐵何異？

鐵琴郎是高手。

而且是萬中無二的高手。

雖然他曾說過自己絕不是李藏珍的敵手，但還需要有事實的證明，才能證實他沒有看錯。

他當然希望自己是看錯了，因爲他還沒有親眼看見銀琴公子的屍體。

在未曾看見銀琴公子屍體之前，他實在死不瞑目。

他雖然不想殺其他人，但李藏珍却要殺自己，他除了奮力死戰之外，已別無其他選擇的餘地。

他這一扇大有名堂，乃黔北異人神扇先生卜大妙的絕技，名「斷腸扇中扇」。

一扇發出，還有第二扇。

第二扇之中，再蘊藏着第三扇，而且，這第三扇的力量，比第一第二扇還更强大。

李藏珍以劍鞘拒扇，第一、第二扇俱被化解。

但第三扇却彷如天羅地網，根本不讓李藏珍的劍有出鞘的機會。

鐵琴郎是出盡全力，務求把李藏珍一舉擊敗。

但李藏珍的劍終於出鞘。

（四）

劍出鞘，寒芒驟閃。

但鐵琴郎沒有看見這一陣寒光，因爲這陣寒光是在他背後閃起的。

鐵琴郎最具信心的「斷腸第三扇」，在最有希望擊敗李藏珍的時候，李藏珍的劍已出鞘。

鐵琴郎聽見了寶劍出鞘的聲音，但却沒有看見這一把鋒利的劍。

劍快！李藏珍的身手更快。

當鐵琴郎看見劍鋒的時候，劍鋒已穿過了他的心臟，從他的胸膛上凸出。

劍鋒無血，在月色下閃着令人發冷的光芒。

雲霧已散，圓月重現。

鐵琴郎看見了劍光，也看見了血光。

「好劍法……」他對自己的生命已感到絕望，但他却更重視銀琴公子的存亡：「他是不是已死在銀琴上？」

鐵琴郎的眼睛瞪得很大，雖然他已不能親眼看見銀琴公子的死亡，但他仍然渴望知道自己是否已爲愛妻報仇雪恨。

李藏珍沉默了片刻。

他知道鐵琴郎若知道銀琴公子仍然活着，他一定會更痛恨自己。

但這一點還不足以使李藏珍撒謊。

但李藏珍還是說了一句假話。

他望着天上的圓月，淡淡道：「他已死了。」

鐵琴郎突然大笑。

但他的笑聲並沒有持續多久，人已仆倒舟上。

他是閉着眼睛死去的。

李藏珍撒謊，就是不想看見他死不瞑目。

他凝望着鐵琴郎的屍體，忽然喃喃道：「不義之財，理無久享，現在你才知道，未免是太遲了……」

湖水又回復了平靜。

李藏珍駕舟登岸，再也不理會這兩個在琴絃上決一死戰的人。

銀琴公子雖然身受重傷，但絕對不會死掉，而且他已看見另一艘木船，正從湖的南岸向金畫舫划至。

在這艘船上的，都是銀谷樂園的人。

他們當然會竭盡全力，挽救銀琴公子的性命。

至於鐵琴郎，他已是個死人。

李藏珍一向只關心活人，尤其是活色生香的大美人。

他從來沒有替劍下亡魂埋葬的習慣。

他下得了手，就絕對不會憐惜對方的，無論對方是死是活，他都不會憐惜。

他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個殘酷的人，而且，也確信自己的劍下，絕不會濫殺無辜。

雖然，他是個風流殺手。

上官芳舞

（一）

夜已深。李藏珍的肚子塡飽，而且最少有九分酒意。

塡飽他肚子的是半隻香燒麻辣鷄，兩隻豉椒爆香的大螃蟹，三十二隻椒鹽蝦，還有一碗清湯鮑翅。

除了鮑翅之外，他吃的每一種食物都是辣的，而且比別人吃的還更辣上三倍。

因爲他已囑咐鳳凰庭的鄒大厨子，每道菜都用三倍的辣椒來泡製。

鳳凰庭是有錢人才能停留的地方，尤其是鳳舞，鳳飄，鳳游三座廳院，更是只有既有錢而又捨得花錢的人，才能在這裏享受的銷金窩。

這裏是老饕的樂園，也是男人醉生夢死的地方。

「菜好極了，酒也好極？」李藏珍拇指一豎，幾乎碰在懷中美人的臉蛋上。

她叫叠鳳。

叠鳳是鳳凰庭十二飛鳳之中，最年輕、也最漂亮的一個。

她來自蘇州。

她很美，沒有辜負了「蘇州名美女」這一句俗諺。

她善解人意，臉上的表情無論或顰或笑，都足以讓男人怦然心動，甘願作裙下之臣。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

其實，除了英雄之外，狗熊和梟雄以至蠢熊，又有誰能勘破這區區一個「情」字？

「情」是無影無形之物，它可以創造一切，也可以毁滅一切。

李藏珍也許不是英雄，也不是狗熊和梟雄，但他也和別人一樣，難過美人關。

他有情。

而且多情。

他不但對疊鳳多情，對許多女孩子都同樣多情。

這就是他的風流。

這也是一本正經之人所說的下流。

有人說男人是饞嘴的貓。

李藏珍也許就是饞嘴的貓，但這一隻貓實在很有魅力，而且還滿身法寶，女人看見了他，又何嘗不想咬他一口？

所以，疊鳳也咬了他一口。

× × ×

疊鳳的牙齒整齊潔白，美麗如沙灘上雪白的貝殼。

她眞的在李藏珍的手背上咬了一口，而且一口咬得眞還不輕。

李藏珍沒有跳起。

別說是女人咬一口，就算是給毒蛇咬中，他也不會像冒失鬼般跳了起來。

他曾經有過給毒蛇螫咬的經驗。

他被毒蛇螫咬的地方並不是在荒山野嶺，而是在一張軟滑舒服的床上。

床上，還有一個和疊鳳同樣動人的少女。

他倆正在溫柔鄉中，她吻着他的臉。

但他却在這個時候把她輕輕推開，並低聲對她說：「妳先睡一會吧，我想喝點酒？」

她眞的闔上了眼睛。

她以爲他眞的是去喝酒。

但李藏珍並不是喝酒，而是小心翼翼的在自己小腿上抓住了一條彩色斑斕的毒蛇，蛇口還咬着小腿上的肌肉緊緊不放。

他的左半邊腿已變爲灰色，毒氣急劇向上蔓延。

但他還是不動聲色，靜靜的把毒蛇揑死，然後小心處理毒傷。

他身上有三種解毒靈丹，全部都用上了。

他若帶少一種，他早已是個死人。

結果，他沒有死，但在房外施放毒蛇的幾個蒙面人却全都大吃苦頭。

原來這條毒蛇是仇家派遣爪牙施放暗襲李藏珍的，那時候，李藏珍還不够二十歲。

但他很鎭靜，一點也沒有慌張，最後，他還回到床上，把那個女人弄得死去活來。

她做夢也想不到，與她共渡良宵的男人，幾乎在這張床上給毒蛇咬死。

× × ×

連毒蛇螫咬都能不動聲色的李藏珍，他當然不會給疊鳳咬得跳起。

但她這一口咬得實在不輕，一排清晰的齒痕，在燈光下看來，是那麼可惡，又是那麼可愛。

李藏珍瞪大了眼睛，望着她：「妳爲甚麼咬我？」

疊鳳撇撇了嘴：「你說我壞極了，我當然不服氣，我不服氣的時候就會咬人，這習慣從兩歲開始，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

李藏珍一怔。

「我甚麼時候說妳壞極了？」

疊鳳冷冷一笑：「你只說菜好極，酒也好極，偏就不理睬我，分明是說我壞極，你以爲我聽不出來？」

李藏珍哈哈一笑。

疊鳳連香腮都脹起來了：「哼！你還笑。」

李藏珍笑着說：「妳果然有點聰明，我的確是說妳壞極了？」

疊鳳杏眼圓睜，幾乎要從他們的胸膛裏跳起來：「原來你眞的說我壞極了，老娘壞在甚麼地方？快說得清清楚楚。」

李藏珍淡淡笑道：「十九歲就自稱老娘，難道妳今年就要做別人的祖母？」

疊鳳道：「何止做別人的祖母，我今天就是你的曾祖母，你不把說話清楚，我就把你趕出去。」

她的樣子兇極了，就像一隻要抓貓公的小雌貓。

李藏珍這才嚇了一跳，道：「我說你壞，是因爲妳除了一碗魚翅之外，甚麼都不肯吃。」

他又正色道：「妳以前豈不是很喜歡吃大蝦的？奇怪，怎麼今天連一隻都不肯下嚥？」

疊鳳噗哧一聲的笑了出來：「你用三倍的辣椒來泡製這一頓菜，我又不是個大傻瓜，爲甚麼要奉陪你幹這種傻事？」

李藏珍眨了眨眼睛：「吃辣椒也算是傻事？」

疊鳳道：「當然是傻事，而且比一頭撞在石頭上還更傻。」

李藏珍淡淡一笑，道：「妳不是喜歡吃辣椒，下次我知道應該怎樣囑咐廚子燒菜了。」

疊鳳笑道：「對了，一點辣椒不也能下……」

李藏珍搖搖頭：「不，我會囑咐他連魚翅都放半斤辣椒下去，辣死妳這個丫頭爲止？」

疊鳳跳了起來，拳如雨下，大聲道：「你壞，你壞死了！」

李藏珍大笑。

但就在他笑得很愉快的時候，窗子忽然被人打開。

窗外也有人在笑。

不是大笑，而是冷笑。

李藏珍笑聲倏止。

「誰？」他沉聲冷喝。

「是我。」窗外一人冷冷回答。

李藏珍吸了口氣：「司馬血？」

窗前出現了一張冷酷、目光鋒利如刀的臉。

李藏珍沒有聽錯，這聲音的確是司馬血的。

殺手之王司馬血！

（二）

疊鳳一看見司馬血，她的臉色就已變了。

她突然衝到窗前，一個耳光就向司馬血的臉上摑去。

但馬血豈會給她在李藏珍的面前賞一記耳光？

她的手還沒有碰到司馬血的臉，就已經給他揑住。

疊鳳冷笑着：「放開你這充滿血腥的手。」

司馬血淡淡道：「妳很兇，但比起妳的哥哥，却還相差太遠。」

疊鳳目中露出怨毒之色，她剛才的美豔媚態已一掃而空：「我一定會爲他報仇的，你是個血腥兇手！」

司馬血道：「妳根本不懂武功，妳絕不可能替他報仇。」

李藏珍悠然道：「她不懂武功，所以你欺負她？」

司馬血放開了手，道：「你喜歡給女人摑耳光，那是閣下的事，我可沒有這種癮頭。」

李藏珍淡淡道：「有時候給女人打一兩記耳光，未嘗不是一種享受。」

司馬血道：「這種享受，留給你雙份吧。」

疊鳳怔了怔，突然走到李藏珍的面前，「劈歷啪勒」的就賞了他四下耳光。

她的手雖然柔若無骨，但這四下耳光却不是開玩笑，李藏珍的臉居然給她打得腫了起來。

疊鳳冷冷一笑，對李藏珍道：「你現在是不是感到很舒服？」

李藏珍摸了摸兩邊臉頰，嘆道：「的確很舒服，簡直比瞎子按摩還有勁。」

疊鳳忽然拿出了一張銀票。

一個青樓女子，居然也會有一張銀票，而且是五千兩黃金的銀票。

李藏珍的酒意彷彿已醒了一半。

疊鳳一嘆，道：「我要你殺了他！」

李藏珍看着那張銀票：「咦！五千兩金子？」

疊鳳道：「嫌少？」

李藏珍搖搖頭：「不少，絕對不少了，殺司馬血這種人的代價。其實最多只值一文。」

疊鳳一怔。

李藏珍淡淡的接道：「幹我們這一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規矩，例如靈犀殺手方一指，他殺任何人的代價都完全相同，但我和司馬血却不是這樣的。」

疊鳳瞪着眼，道：「不管他值多少，我出價是黃金五千兩，我要你殺了他，而且現在就殺。」

李藏珍悠然道：「我已說過，他這條性命只值一文，只值一文錢的性命，我絕不會濫取，這是貨眞價實，童叟無欺，否則我這塊招牌就會敗壞在這幾千兩黃金之上。」

疊鳳愕然半晌，終於道：「你眞的不肯要五千兩金子？」

李藏珍道：「在談生意的時候，我既不喜歡說笑，也不喜歡撒謊。」

疊鳳看着他，看了半天才道：「好，那麼我付給你一文錢！」

李藏珍淡淡道：「這個價錢很對。」

他忽然走到窗前，對司馬血道：「可是你若是我，會不會爲了一文錢就去殺掉司馬血？」

司馬血連眼都不眨：「不會。」

李藏珍道：「爲甚麼不會？」

司馬血反問道：「你若是個千萬鉅富，你會不會去幹一文錢的生意交易？」

李藏珍搖搖頭，道：「當然不會。」

司馬血道：「一個人要享盡人間風流，少不了錢，倘若一文錢殺一個人，就算你天天殺八百個，恐怕還得要捱餓。」

李藏珍輕輕鼓掌，微笑道：「言之成理，言之成理！何況殺手司馬血還跟我有些少交情，我實在下不了手。」

疊鳳的臉色發白。

她突然大聲道：「你們都給我滾，滾得越遠越好，我以後再也不要看見你們這兩個王八！」

李藏珍聳聳肩，對司馬血苦笑道：「剛才她還是對我很溫柔的，但你來了之後，她就變了。」

司馬血的人已離開，但他的聲音仍然是那麼響亮：「女人若是一成不變，豈非也是沒趣得很？」

李藏珍瞧了疊鳳一眼，半晌才嘆着氣道：「但變化太大了，却也令人吃不消之至。」

這句話加起來共有十五個字。

當他說到第十四個字的時候，他的人還是在房內，但直到「至」字出口的時候，他的人已不知所踪。

疊鳳頓足，忽然把那張五千兩金子的銀票撕成粉碎，然後啕哭起來。

她以爲李藏珍一定會替自己的大哥報仇的，那知却碰了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

直到她的哭聲漸止的時候，房門忽然被人輕輕推開。

疊鳳忍不住張開眼睛。

一個人慢慢的從門外走了進來，那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三）

美麗的女人世間上有不少。

疊鳳無疑也是一個很美的女郎。

她在清澈的湖水中，閃閃發亮的銅鏡上見過自己的臉孔。

就連她自己都覺得，自己的確很漂亮，別人經常讚她，並不是故意吹捧她的。

但當門外這個女人走進來的時候，她才知道怎樣才是一個眞正的大美人。

她身上穿着一襲杏色的絲袍，黑漆柔軟的長髮垂在雙肩上，雖然臉色蒼白一點，但却更顯得一雙漆黑的眸子清澈動人，彷彿連眼睛也會說話一樣。

只要是不太笨的人，都應該知道眼睛的確會說話，而且許多時候比嘴巴更能表達自己的心意。

疊鳳不是男人。

但她居然也有點飄飄然的感覺。

她實在是太美、太美了！

杏袍女郎忽然笑了笑，柔聲道：「妳叫疊鳳？」

疊鳳忍住哭聲，點了點頭。

杏袍女郎又道：「我的年紀比妳大，我叫妳妹子好不好？」

疊鳳本來心中在猶豫不決，但却下意識的又點了點頭。

杏袍女郎淡淡一笑，道：「我複姓上官，叫上官芳舞。」

疊鳳眨了眨眼睛：「哦！妳就是上官芳舞？」

杏袍女郎彷彿有點意外：「妳聽過我的名字？」

疊鳳道：「李藏珍曾說過妳的名字，他說妳是個很美麗的千金小姐。」

上官芳舞微笑道：「妳也很美。」

疊鳳由衷的說：「我比不上妳。」

上官芳舞淡淡說道：「妳是不是很痛恨司馬血？」

疊鳳恨恨道：「他殺了我的大哥，我

當然恨他。」

上官芳舞道：「可是司馬血的劍法很厲害，就連李藏珍也未必是他的敵手。」

叠鳳冷笑道：「總有一天，我要他們兩個都死！」

上官芳舞道：「妳現在就有這個機會了。」

叠鳳道：「妳有辦法？」

上官芳舞道：「只要妳有勇氣跟我走，我就有辦法。」

叠鳳毫不考慮就回答：「只要能爲我的大哥報仇，我甚麼都願意幹，何況只不過是跟妳走？」

上官芳舞嫣然一笑：「那好極了，司馬血一定會得到應得的懲罰。」

叠鳳眞的跟上官芳舞走了。

沒有人知道她們去了甚麼地方。

× × ×

月巳西沉，將是黎明時候。

天色更黑暗，大地萬籟無聲。

當上官芳舞帶着叠鳳離開鳳凰庭的時候，長街上有一個醉漢，正彎下了腰不停的在嘔吐。

他喝了不少酒，脚步虛浮乏力，彷彿隨時都可能醉倒在溝渠裏。

沒有人注意他。

但上官芳舞帶着叠鳳離開鳳凰庭，這醉漢却看得很清楚。

他的確喝了不少酒。

但他的視綫還是很清楚，頭腦也沒有昏亂，只是腸胃有點不舒服而已。

他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

沒有人聽見他嘆氣，就算有人聽見，也不會去注意這個酒氣冲天的醉漢。

醉漢的身上有刀。

風雪之刀！

這個醉漢赫然竟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 × ×

龍城壁每逢遇見唐竹權，總是特別容易喝醉。

但這一晚，他喝酒的對手不是唐竹權，而是自己的影子。

他喝一杯，他的影子也同時喝一杯。

他搖搖欲墮，他的影子也搖搖欲墮。

直到他忽然像一隻行動敏捷的豹子的時候，他的影子也當然同樣敏捷起來。

他忽然好像不醉了，而且他的輕功，彷彿比平時還更飄忽瀟洒得多。

他跟踪着上官芳舞。

當然，他釘梢的本領，絕非一般武林中人可以比擬，上官芳舞是絕對不容易發現他的。

× × ×

黑夜中，叠鳳覺得自己是在騰雲駕霧似的。

她不懂武功，也不懂輕功。

上官芳舞揹着她，瞬即遠離鳳凰庭十里之外。

她們來到了一座巳廢置多年的古刹中，人影一閃，居然在龍城壁的監視下消失了蹤跡。

× × ×

古刹之內，到處都是頹牆敗瓦，野草叢生。

在這個時候，只有蛇鼠才會在這裏活躍走動。

她們來到這裏幹嘛？

她們甚至消失了踪影，莫非此處還暗藏着機關不成？

龍城壁皺眉沉思，突聽古刹一尊神像後，响起了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聲。

志同道合兩殺手

（一）

怪笑聲在詭異的環境中响起，聽來更是添上一種神秘、恐怖的感覺。

泥塑神像的表情仍然是那麼木然，因爲發笑的並不是它。

龍城壁皺了皺眉，忽然道：「上官潛武？」

神像後的笑聲漸漸收斂：「好耳力，就憑這一笑之聲，你巳聽出我就是上官潛武。」

龍城壁嘆息一聲，道：「令妹近來幹的事未免太過份了，你是他的哥哥，也不能任由她一直放肆胡來。」

神像左側緩緩地走出了一個紫袍人。

當他從神像後走出來的時候，他就動也不動的站在神案上。

他的行動了無聲息，在黑暗中，他臉上的輪廓很模糊，甚至連年紀有多大也分不出。

但龍城壁巳知道他是誰。

他是上官芳舞的哥哥，也是隴東第一座巨堡，無雙堡的堡主。

× × ×

「掌燈，送客。」

上官潛武忽然下了一道命令。

這也是逐客令。

荒寂、被廢置多年的古刹，忽然又悄悄的出現了四個黑袍人。

他們隨着一種說不出妖異的光亮同時出現。

那是一種慘綠色的光芒。

他們各自提着一盞燈籠，而這種燈籠的外層，是暗綠色的。

龍城壁苦笑一聲：「你不歡迎我，我自己會滾蛋，不勞相送。」

上官潛武淡淡說道：「那很好，最少可以證明，你並不是個比石頭更頑固的笨驢。」

龍城壁目光閃動，道：「這一次你却說錯了，我的確是個很頑固的人，而且比石頭和笨驢加起來還要頑固九百八十七倍呢。」

他的脚步逐漸遠離古刹，但他的聲音却仍然是那麼响亮：

「我現在願意離去，不是怕了你這個無雙堡主，而是我不想再逗留在這個鬼地方。」

上官潛武冷冷一笑：「我們的事，你最好還是不要狗拿耗子。」

龍城壁的回答是：「我不是狗，你們也不是耗子，所以，再見。」

他的影子巳消失在黑暗中。

遠方又傳來了他最後的兩句說話：「再見！我們一定還會再見的。」

（二）

旭日東升，司馬血的劍在陽光下閃閃生光。

他的劍發出的光澤是暗紅色的，就像

是眼球上的血絲一樣。

這是殺人的利器。

它殺人如蔴，它比司馬血這個人更無情、更冷酷。

誰說司馬血無情？

也許他通常都很冷酷的，但却並不殘酷。

能够一劍就可以把敵人置諸死地的時候，他絕不會用兩劍才令對方嚥氣。

無論對手是個怎樣的人，他絕不會讓對方忍受不必要的痛苦。

在他還未成爲職業殺手之前，他是個獵戶，他追殺獵物的手法，也是採取最快捷的手法，把獵物殺死。

他對待朋友又如何呢？

× × ×

李藏珍是個殺手，但他的出身比司馬血好得多。

他童年的時候沒有捱過窮的滋味，更加沒有在冰天雪地中幾乎餓死的經驗。

他本來並不窮。

但到了他長大成人的時候，他經常囊空如洗。

他囊空如洗並不爲奇，因爲他花錢的時候實在太兇。

雖然他是個很成功的職業殺手，既不愁沒有人找他，更不愁沒有財路，可是他偏偏就是經常鬧窮。

他窮起來的時候，只有用「一無所有」這四個字才可以形容。

在這一方面來說，他倒是和司馬血「志同道合」。

司馬血賺的錢絕不會比他少，但司馬血單是在賭桌上，就巳輸掉數以百萬兩計的銀子。

當司馬血鬧窮的時候，碰巧李藏珍手頭富裕，他一定會向他借五百兩。

五百兩對李藏珍和司馬血這種人來說，有時候是一筆大財富，但有時候却是九牛一毛。

那要看他們是否有錢而定。

他們有錢的時候，縱然談不上富可敵國，但最少也該是一個富甲一方的富翁。

但他們的富翁生活永遠只是曇花一現，過不了多少時候，他們又會變成窮措大了。

當他們窮起來的時候，五百兩這個數目可不算少。

李藏珍當然也會鬧窮。

他鬧窮的時候，却絕不會去找司馬血借。

他去找的是他的老相好。

別看輕他的「老相好」。

一般人只有一個「老相好」，有兩個已經非常不得了，擁有三個以上的，他的麻煩恐怕巳比天上的星星還多。

但李藏珍的「老相好」却絕不止三個，眞正的數目有多少，連他自己都算不出來。

有一點是他足以自豪的，就是每當他鬧窮荒的時候，他去找她們帮忙，從來都沒有碰過釘子。

在歡場中，有誰不知李藏珍的規矩？

他每借一百兩銀子，當他有錢時候，最少會還足五百兩，甚至高興起來的時候，借十兩還一萬兩也不是奇事。

他是少爺脾氣，只要他高興，要他幹甚麼都可以。

至於錢財這種身外之物，他更是從來都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他和司馬血不但都是殺手，而且都很著名。而且，他們還有兩個共通特點。

第一：揮金如土。

第二：不殺無辜。

就算有人花更多的金錢，要他們去殺害無辜善良的人，他們也絕不肯幹。

（三）

揮金如土是他們兩個人的同共特色。

但不殺無辜，却是他們之間的君子協定。

無論是誰濫殺無辜，對方就有權大興問罪之師。

現在，司馬血就是來向李藏珍興問罪之師！

× × ×

「你殺了一個好人。」

「誰是好人？」

司馬血冷冷一笑：「你殺過甚麼人，自己總該知道。」

李藏珍苦笑一聲，道：「你把我從溫柔鄉中拉出來，就是要向我問罪？」

司馬血道：「我可沒有把你拉出來，是你跟隨着我的。」

李藏珍搖頭嘆氣，道：「叠鳳本來對我熱情如火，但你一出現，她就變成了一條小母虎，我怎能再就下去？」

司馬血冷冷道：「她的哥哥是我殺的，你爲甚麼不替她報仇？」

李藏珍怔了怔：「你這算是甚麼話了？叠鳳的哥哥是甚麼人，我又豈會不知道？像他這種又貪又淫的惡賊，你就算把他切開三十八萬小塊我也絕不會管。」

司馬血的表情很嚴肅：「不錯，我沒有殺錯好人，所以你不會替叠鳳報仇，也不會找我算帳。」

李藏珍眨了眨眼睛，道：「但看你的樣子，倒像是要找我算帳似的？」

司馬血冷冷道：「我本來就是要找你算帳。」

李藏珍道：「算誰的帳？」

司馬血吸了口氣，一字字緩緩的說道：「你殺了鐵琴郎？」

李藏珍一呆，隨即微笑道：「你的消息實在太靈通，不錯，他死了不久，他是我幹掉的。」

司馬血冷笑道：「這個人有可殺之道嗎？」

李藏珍沉默了半晌，忽然正色道：「鐵琴郎在半個月前，刦去了銀谷樂園押運到陝西賑災的三十萬兩銀子，而且還殺了七八個武師，這種人難道還不該殺？」

司馬血冷冷道：「是你親眼看見鐵琴郎幹的？」

李藏珍搖頭。

司馬血道：「你有證據？」

李藏珍道：「我沒有證據，但却有證人。」

司馬血道：「是上官芳舞？還是上官潛武？」

李藏珍道：「都不是，他們的說話還不足以令我完全相信。」

司馬血道：「是誰的說話，足以令你

深信不疑？」

李藏珍的眼睛裏發出了光，淡淡的說道：「這個人的說話沒有人能懷疑，就算是你也不能。」

司馬血道：「他究竟是誰？」

李藏珍慢慢的說道：「他是世間上最老實的一個老道士……」

司馬血臉色一變：「你說的莫非是不假道長？」

李藏珍悠然一笑：「當然就是不假道長。」

司馬血長長的抽了口冷氣，沉默了很久很久才道：「他在哪裏？」

李藏珍勃然道：「你不相信我？」

司馬血把碧血劍插回鞘內，嘆道：「我若不相信你，恐怕現在馬上就要跟你展開一場決鬥。」

李藏珍愕然：「鐵琴郎之死，你竟然如此重視？」

司馬血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只是說道：「我想見一見不假道長，你能不能帶我去？」

「當然能，」李藏珍笑了笑：「只要你不想跟我決鬥，就算一天之內帶你去見八十個別人等候八十天還見不着的名妓，亦無不可。」

司馬血嘆道：「風流小李，果然風流，看來你的銀子花得的確不寃。」

李藏珍突然狂笑：「你若覺得在賭桌上輸得太寃枉，不妨跟我到處留情，做一個風流之士。」

「誰說我的銀子輸得寃枉？」司馬血冷哼一聲：「光是在前天晚上，我就已贏了足足一百三十萬兩！」

李藏珍道：「好大的斬獲，看來你很難會再囊空如洗了罷？」

司馬血的豪氣忽然又消失了一大半，他嘆息着道：「但昨天早上，不到兩個時辰，我又把這筆銀子輸掉，而且連袋裏三張二十萬兩的銀票，也一併輸掉。」

李藏珍一呆：「說來說去，你現在豈非又是個窮措大？幸好我的錢還沒有花完，我……」

司馬血冷冷道：「暫時不必。」

他沉着臉說道：「你若殺錯一個好人，我就算活活餓死，也絕不會向你借一文錢！」

李藏珍嘆了口氣，道：「幸好不假道長還活着，我們去找他好了。」

司馬血忽然重重的嘆息一聲，不斷的搖頭，目中還露出了黯然的神色。

李藏珍已走在前頭，他沒有看見司馬血的表情。

他不知道的事還有很多。

雖然他是個聰明人，但再聰明的人有時候也會被人瞞騙的。

司馬血沒有怪他，他知道他曾被人瞞騙……

（四）

天色已經大亮。

肉案上的豬肉已被一塊一塊切好，這是孫老刀每天的例行工作。

孫老刀是整個玉南城裏，年紀最大的一個屠戶。

他現在已快七十歲。

雖然他將屆古稀之齡，但他的刀還是和三十歲的時候一樣又快又準。

平時，每天最早光顧孫老刀的人，是城西謝家的老僕謝忠。

但這一天，謝忠還未到，李藏珍已到了。

李藏珍是孫老刀的後輩，據說李藏珍曾向孫老刀討教過劍法，結果是孫老刀險勝半招。

但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孫老刀懂武功，是玉南城人所共知的事。

當然，現在他的劍法已比不上李藏珍，因爲在這些年月以來，李藏珍的劍法又有了很大的進展。

孫老刀的刀雖然仍然那麼快，但劍法上的成就却已不及李藏珍。

何況現在孫老刀絕少在江湖走動，他練習劍法，從來都沒有打算利用它作爲行走江湖的本錢。

在玉南城，他是受人尊敬的，雖然他只不過是個屠戶。

× ×

在李藏珍的背後，還有一個身穿灰衣青年。

孫老刀雖然從來都沒有見過這個灰衣青年，但他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他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他是憑銳利的眼光，認出了碧血劍才知道對方就是司馬血。

李藏珍找到了孫老刀，第一句就問：「不假道長呢？」

孫老刀道：「你找他有事？」

李藏珍道：「是很重要的事。」

孫老刀目注司馬血，道：「閣下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抱拳爲禮，道「晚輩正是司馬血。」

孫老刀朗聲一笑：「很好，果然英雄出少年。」

李藏珍又追問道：「不假道長在哪裏呢？」

孫老刀皺眉道：「他在這裏躭了整整兩個月，但在前天晚上，却神秘失踪。」

「神秘失踪？」司馬血與李藏珍同時脫口道。

李藏珍吸了口氣：「他住在你的肉店裏，有吃有喝，怎麼會忽然神秘失踪？」

孫老刀道：「老朽也覺得很奇怪，他是個老實人，就算他要走，也不會不辭而別的。」

李藏珍道：「咦！難道他是給人擄走的？」

孫老刀嘆了口氣，道：「他又不是個百萬富翁，又不是個漂亮白淨的香寶寶，只不過是個又霉又臭，連鞋子都穿破的道士，你會不會去擄走他？」

李藏珍道：「我當然不會，但別人却很難說。」

孫老刀一怔，半晌才道：「那倒眞的很難說了，莫非是司馬血要找他？」

李藏珍道：「我們都要找他。」

孫老刀道：「可惜他已神秘失踪，在他住過的房子裏，除了一陣臭味之外，甚麼都沒有留下。」

李藏珍一怔：「他住過的房子爲甚麼會留下臭味？」

孫老刀道：「他不喜歡洗澡，當然身上帶着一種異味。」

李藏珍臉色微微一變。

突聽一人嘆了口氣：「你們要找的人，他現在比平時更臭百倍。」

司馬血連頭都沒有轉過去，就已知道在自己背後說話的人是誰。

這人的聲音他當然很熟悉，因爲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龍城璧是個很奇怪的人。

你若要找他，可並不容易，但當他要出現的時候，却往往會令你有意想不到之感。

他本來就是一個行踪飄忽，連他都不知道自己明天將會在甚麼地方的浪子。

他要來就來，他要去就去，這種人你很難見得到他，也很難把他留住。

即使是令他刻骨難忘的武林第一大美人唐竹君，她目前還是未能把他留在杭州，把他留在自己的身邊。

但每個人都知道，龍城璧雖然不在唐竹君的身邊，但他的心却已被她鎖住。

龍城璧也許有點牛脾氣。

凡是有牛脾氣的人，只要他決定了某種選擇，很難會令他中途改變。

但却也有人說龍城璧很善變。

善變的人當然不靠住。

然而，却有又不少老成持重看人看事都看得很準的人，他們都很信任龍城璧。

他們往往把最重要的事告訴給龍城璧知道，甚至把一些連他們自己都沒有信心去幹的事交給龍城璧去做。

因爲他們都知道一件事：

龍城璧絕不肯讓自己的朋友吃虧，也絕不肯讓自己的朋友受到惡勢力的欺侮。

× × ×

在龍城璧的背後，有兩個白髮老丐。

這兩個老丐並非等閑之輩，乃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八袋長老。

當司馬血看見他們兩人的時候，臉上的神態變得更沉重。

因爲他們居然抬着一具棺木。

寒戟將軍

（一）

龍城璧雖然出道江湖只不過十年光景，但他與丐帮的關係，却是深厚得令人出奇。

昔年，風雪老祖縱橫江湖的時候，他與丐帮先敵後友，那是江湖中人人皆知之事。

龍城璧與風雪老祖淵源甚深，風雪老祖連風雪之刀也慨然相贈，由此可見他對龍城璧的期望有何等深厚。

雖然現在風雪老祖已然物化，但丐帮中人，對於這個北極異人，還是非常的懷念。

龍城璧與丐帮交情深厚，未嘗是不與風雪老祖頗有關係，但最主要的，還是丐帮近十年內，最少有三次極大的危難，都是憑龍城璧力挽狂瀾，結果轉危爲安。

然而，丐帮上下，也曾帮助過龍城璧不少忙，尤其是丁黑狗，更是處處替龍城璧打探消息，成爲了龍城璧的另一雙眼睛，另一雙耳朵。

丁黑狗在帮中輩份極低，但眼前的兩個八袋長老，却是丐帮中大名鼎鼎的丐中雙俠。

丐中雙俠是同門師兄弟，師兄袁不懼，師弟黃養平，兩人加起來超過一百五十歲。

雖然他們的年紀比丐帮帮主還大，但精神還是相當充沛，打起架的時候，還是和年輕的時候一樣不要命。

司馬血也認識他們，也知道他們不愧被人譽爲丐中雙俠。

尤其是袁不懼，他十五歲的時候已是江湖中七大名丐之一，在丐帮中竟然已是七袋弟子。

這數十年來，他在帮中地位雖然只是晉升一級之微，但除了帮主一職之外，他已升無可升。

他並非沒有能力成爲帮主，也絕非不受丐帮上下的擁戴，而是他三番四次放棄了成爲丐帮主的機會。

他覺得現在身爲八袋長老，已經責任重大，再成爲一帮之主，可不輕鬆。

他喜歡做乞丐，就是喜歡過着輕鬆無拘無束的生活，他認爲自己成爲八袋長老已是一件煩事，萬萬不可再成爲帮主。

袁不懼是個風流快活的老叫化，他平時總是喜歡嘻嘻哈哈的。

但現在他的臉色却比一塊鉛還更沉重難看。

李藏珍看着他，他的臉色也很不好看的。

袁不懼突然冷冷的對李藏珍說：「風流殺手，你上了大當。」

李藏珍不知道自己上了甚麼大當，但他却相信袁不懼的說話。

袁不懼平時雖然放蕩不羈，喜歡說笑，但現在他絕不是在開玩笑。

他只想知道棺木裏裝着的是誰。

× × ×

棺木無蓋，裏面果然裝着一個死人。

李藏珍走上前去一瞧，臉色發白。

那是一個死道士。

「不假道長？」

司馬血却連望也不望一眼，就冷冷的道：「這個不假道長應該少了一個字。」

李藏珍一怔。

司馬血却閉上了嘴。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他沒有說錯，他不是不假道長，而是假道長。」

李藏珍抽了一口冷笑，突然伸手在屍體的臉上輕輕一抹。

棺木裏的一張臉立時潰爛，變成了另一張臉。

這個不假道長果然是假的。

龍城璧凝注着李藏珍，緩緩道：「不假道長的說話你可以絕對相信，最少這數十年來，從來都沒有人聽過他說過一次謊話。」

李藏珍呆了一呆，半晌才苦笑道：「但他並不是不假道長。」

龍城璧道：「所以他的說話根本就一點也不可靠。」

李藏珍的手中有點發抖。

他喃喃道：「我殺錯了人。」

司馬血冷冷一笑：「你已收了別人的

酬金，當然非達成任務不可，又怎能說是殺錯良民？」

李藏珍突然跳了起來，大喝道：「我不錯是上了別人的大當，你若不服氣可以殺了我！」

司馬血的目光黯淡下來，過了很久才黯然道：「也許是我說錯了，這件事你雖然應該負責，但却也不能完全怪責在你的身上。」

李藏珍額上的青筋突起，怒道：「鐵琴郎是我殺的，我願負全責。」

龍城璧搖搖頭，道：「現在並不是討論誰要負責的時候，我們所遭遇的並不是一羣烏合之衆，而是一個具有極大潛力的組織。」

李藏珍冷冷一笑：「無雙堡雖然是隴東第一座巨堡，上官兄妹雖然是人中龍鳳，但李某也未必就會怕了他們。」

龍城璧看着他，皺眉道：「這件事恐怕不是無雙堡一手策劃出來的。」

李藏珍怔了怔，道：「難道你認爲上官兄妹也只不過是受人所利用？」

龍城璧默然半晌，道：「這一雙兄妹都聰穎過人，無論是誰想利用他們都並不容易。」

李藏珍冷冷笑道：「難道他們是受人挾制，身不由主？」

龍城璧皺了皺眉，道：「這個可能性雖然並不很大，但却也不能抹煞。」

一直沒有說過半句話的黃養平突然冷冷道：「無論怎樣，小鐵是給他們殺死的……」

李藏珍打斷了他的話，道：「鐵殺琴郎的是我！」

黃養平道：「你只是被人所利用。」

李藏珍一楞，忽然長長的嘆息一聲：「想不到我也有如此愚蠢的時候。」

司馬血淡淡道：「你並不蠢，只是大意了一些。」

他凝視着李藏珍，接道：「當我知道你曾見過不假道長的時候，我就已知道你已上了別人的當。」

李藏珍吸了口氣，道：「莫非不假道長早已遭遇到不測？」

司馬血點點頭，緩緩道：「不假道長早在去年就已死在狠山三魔之手。」

李藏珍的臉色變了變：「這件事是你親眼看見的？」

司馬血搖搖頭：「當我看見不假道長的時候，他已奄奄一息，狠山三魔後來却也死在衛空空的劍下。」

李藏珍道：「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不錯。」

「衛大俠不愧人中之傑，只恨至今無緣識荊。」

黃養平道：「那倒不難，龍城璧和司馬血都是衛空空的老朋友，將來你一定會遇見他的。」

龍城璧沉吟半晌，道：「聽說他已到了長安。」

李藏珍接口道：「此地距離長安並不遠。」

龍城璧道：「你想去找他？」

「當然想，」李藏珍嘆息一聲，道：「可惜現在我還有很多事情沒有解決。」

龍城璧緩緩說道：「你想的事情太多了。」

司馬血道：「他想着的女人更多。」

李藏珍喃喃道：「上官芳舞！好一個上官芳舞……」

龍城璧道：「還有疊鳳呢？你想不想她？」

李藏珍道：「她在鳳凰庭中，不愁寂寞，又何必去想她？」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她現在已不在鳳凰庭。」

李藏珍瞪眼道：「你怎會知道？」

龍城璧道：「你不必理會這一點，我能夠告訴你的事只有這一點！疊鳳昨夜已離開了鳳凰庭。」

（二）

正午，天晴。衛空空從長安城騎着猴子馬，不消半天已來到了玉南城。

他到玉南城是爲了要赴約。

那是一個生死決鬥的約會。

他的對手是寒戟將軍洗休。

× × ×

玉南城東，有一條清澈的小河。

小河對岸，是一片綿密的叢林。

林木青葱，林中異常恬靜。

他們這一戰相約的地點，就在這一片叢林之外。

× × ×

寒戟將軍洗休是個綠林大盜。

他雖然是個大盜，但手中一枝天方畫戟却絕少殺人。

他只盜而不殺。

這是他祖傳下來的遺訓。

「刦而不殺，尙可積德，又刦又殺，必遭天譴。」

「刦而不殺」，是否眞可以「尙可積德」？

這當然是見仁見智的事。

但在盜賊之中，又刦又殺的大不乏人，相比下來，洗休倒也算是個比較「可愛」的大盜。

對於這種綠林大盜，官府中人依然不肯放過，因爲他們的確是在犯罪，而且罪名不輕。

但衛空空却很少與這些盜賊作對。

他們雖然可惡，但比起那些兇殘的殺人盜匪，還算有點良心。

也許他們並非眞的有甚麼「良心」，而是爲了不想惹下太大的痲煩。

但衛空空很少找他們算帳。

衛空空是偷腦袋大俠，他喜歡偷取江湖敗類的腦袋。

近年來，他更是「又偷又搶」。

但像洗休這種盜賊，雖然是個壞人，但却罪不致死。

這種人衛空空不打算去加以對付。

這一次他與洗休決戰，挑戰者是洗休，而不是衛空空。

洗休向衛空空下戰書，是因爲衛空空在兩年前偷走了一個黑色的腦袋。

兩年前，衛空空把黑霸王姚力的腦袋砍了下來，洗休矢誓要替姚力報仇。

姚力並不是個好東西，除了不貪女色之外，殺人、放火、搶刦、欺凌百姓的事，他可說一一不缺。

他不貪女色，乃是因爲他練的是童子功。

這種人衛空空碰上了，當然不會輕輕放過。

他已給了姚力一次機會，只是在他的臉上留下一個記號。

但姚力死性不改。

非但如此，他還聯同黑道上的高手，伏擊衛空空。

但他們誤中副車，衛空空沒有被殺，却把幾個剛剛和衛空空喝得酩酊大醉的青年俠客全部殺掉。

衛空空這一次眞的光火了。

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追踪三千里，終於接近大漠的戈飛壁，找到了姚力。

姚力雖然已離開了中原，但仍然不改其兇殘暴戾的作風，在戈飛壁又殺了七八個藏人，搶掠了一批價值不菲的珠寶。

他準備再回中原，另邀高手相助，務求把衛空空除掉。

但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會在一座牛皮帳篷內，被衛空空砍掉了腦袋。

偷腦袋大俠神出鬼沒，直到他身首異處的時候，他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 × ×

姚力對自己的死亡，一概不知。

衛空空那一劍來得極其突然，而且比閃電還快。

但洗休却知道他是死在甚麼人劍下。

原因很簡單，衛空空每殺一人，從來都沒有隱藏秘密的必要。

姚力被殺的事，很快就在江湖上傳出了。

三個月後，洗休下戰書，要向衛空空挑戰。

但衛空空却來個不理不睬。

但年半之後，衛空空却不能不接受洗休的挑戰，因爲在這十八個月之內，洗休已殺了七個人。

這七個人都是衛空空的朋友。

他們本與洗休無仇無怨，甚至彼此從來都沒有見過面，但洗休却殺了他們。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逼衛空空與他決一死戰！

衛空空只好一戰。

就算這一戰會令他粉身碎骨，他亦在所不辭。

寒戟將軍雖然是個綠林大盜，但他從來都沒有黨羽。

他是個獨行大盜，生平只有一個朋友而已。

他就是姚力。

姚力雖然不是善男信女，但人結人緣，他與洗休却是情同手足。

當年姚力伏擊衛空空，本想找洗休助一臂之力，但洗休却拒絕了。

他不喜歡殺人。

雖然他原則上並不反對姚力伏擊衛空空，但他自己却不願意出手。

當時姚力對他說：「俺若死在衛空空的劍下，你就永遠沒有我這種朋友。」一

洗休道：「你若死在他的劍下，我一定會替你報仇。」

姚力大罵他荒謬。

「荒謬之又荒謬，荒謬絕頂，荒天下之大謬，荒謬荒謬……」

他一面大罵，一面遠離洗休。

但他最後的一句說話却是：「俺若活不成，而你又不去斃了衛空空，俺做鬼也不放過你。」

洗休苦笑。

他不怕鬼，也不相信鬼。

但他却相信，衛空空一定會被黑霸王姚力殺掉的。

× × ×

洗休並非小覷衛空空，而是他知道黑霸王姚力邀請的黑道高手，他們的力量已足够殺敗衛空空。

雖然，後來他們誤中副車，根本就沒有跟衛空空交手，但他們的力量仍然不容任何人所漠視。

姚力一擊不中，當然還想再第二次的攻擊。

但那些黑道朋友却不够朋友，紛紛推辭。

他們推辭的理由是：「沒有空。」

他們眞的「沒有空」嗎？

不。

他們推辭的理由，是因爲姚力急於要殺衛空空，但當時衛空空與龍城璧和司馬血在一起。

單是對衛空空，他們還可以倚多爲勝，但再加上龍城璧和司馬血，他們都不敢造次。

結果，這一夥「暗殺團」瓦解了，姚力反而要亡命天涯，逃避衛空空的「反追殺」。

他跑得很快，而且已溜到戈飛壁。

但衛空空神通廣大，姚力依然沒有逃脫。

洗休聞訊，決定履行諾言，要替姚力報仇。

這一天的正午，就是他與衛空空決一死戰的時候。

八黑燕

（一）

天上白雲飄動，從遠處青翠山巒上飄過來，然後又在衛空空的頭頂上飄過去。

日漸西移，已過了午晌時分。

他在等待，等待洗休赴約。

但洗休來遲了。

他不是爽約，而是遲到。

當衛空空看見他那枝天方畫戟的時候，幾乎已近黃昏。

× × ×

洗休騎着一匹高頭大馬，悠然地從玉南城來到決鬥地點。

河中有魚。

魚在水中悠然自得地游來游去，牠們本是無憂無慮。

馬渡橋，忽然一股殺氣直逼河中。

魚兒彷彿受了驚，四下散開。

颯！

銀光一閃，天方畫戟一抖，突然向河水中插去。

平靜的河水激蕩起浪花。

浪花有血。天方畫戟居然在河中插中了一尾魚兒。

魚在冒血掙扎，血腥已染紅了天方畫戟。

× × ×

洗休就和他的武器一樣，帶着一種令

人不寒而慄的肅殺之意。

衞空空早已把猴子馬拴在一棵樹下，他抬頭看着洗休的臉孔。

洗休也在看着他。

魚在戟上掙扎，最後終於身子軟垂下來，動也不動。

洗休也不動。

兩人沉默了很久，衞空空才緩緩地說道：「你來遲了。」

洗休長戟一抖，死魚兒如箭般向衞空空疾射過去。

衞空空沒有動，更沒有閃避。

這畢竟只是一條死魚，並非利箭。

噗。

死魚跌在衞空空的脚下。

「無論我來遲或是來早，你的命運却不會因此而改變。」洗休凝注着衞空空，冷冷道：「這條死魚就是你，你就是這條死魚。」

衞空空忽然笑了。

他俯身把地上的那條死魚檢起，看了又看。

最後，他才慢慢的說道：「你若是個漁夫，這裏是魚兒恐怕全部都要遭殃，可惜我不是魚，更不會變成一條死魚。」

洗休目光如鷹，冷笑道：「你很驕傲，以爲砍腦袋劍法眞的可以天下無敵。」

衞空空道：「你又錯了。」

「錯在甚麼地方？」

「在下從來都沒有認爲砍腦袋劍法可以天下無敵。」衞空空的目光不像鷹，但却尖銳而冷靜，他用不速不徐的聲音說：「眞正天下無敵的劍法，和眞正天下無敵的人，恐怕現在還未出世。」

洗休默然。

衞空空接道：「眞正無敵的，只有『正義』這兩個字，邪不能勝正這五個字，是無論何時何地都絕不會錯誤的。」

「你是正？洗某是邪？」

衞空空雙眉一揚，道：「人本無分正邪，亦無分善惡，是邪是正，全憑心念善惡之差，正如相學有云：『相隨心生』，這種道理閣下一定會明白。」

洗休冷冷笑道：「好大的道理，可惜我現在並不是來跟你講道理的。」

衞空空嘆了口氣：「不錯，你是來決鬥的，我也是。」

洗休道：「所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無論你說甚麼都是多餘的。」

他忽然下馬。

他下馬的姿勢很笨拙，非但不能用「飄然下馬」這四個字來形容。

他簡直就像是一塊巨石頭從馬鞍上跌下來一樣。

他下馬的姿勢雖然不好看，但他緊接而來刺出的一戟，却有如天馬行空，在一利那間就刺向衞空空的胸膛上！

（二）

最笨拙的下馬姿勢，却配合着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發出了絕對致命的攻擊。

這是兇狠的一戟，也是致命的一擊。

× × ×

洗休一出手，就絕不給予對方有閃避的機會。

衞空空彷彿已變成了河中的魚。

連水中魚兒都不能閃避的一戟，人又如何能閃避？

但衞空空既不是魚，也不是尋常人。

魚兒不能閃避，別人不能閃避，他却能。

人影一閃，長戟刺空。

衞空空凌空翻身，反應之快更是令人有匪夷所思的感覺。

在這個時候，遠處山巒的景色已開始黯淡下來。

暮色四合，衞空空的影子，像是霧中的飛鳥。

無論他是游魚也好，飛鳥也好，洗休已決定要把他刺下來，爲姚力報仇。

他的動作更快，手中長戟發揮更大的威力。

他練的是連環穿心十八戟，每一戟最少都有七種不同的變化。

一陣急攻，長戟已連攻九招。

雖然他很少殺人，但這九招他却絕少失手。

能逼使他動用到後面九招戟法的人並不多。

但衞空空却是其中之一。

在這九戟之內，衞空空的人時而在地上，時而在半空中，最後兩戟他的人更落在石橋的欄杆上。

洗休咄咄逼人，每一戟都絕對不留餘地。

這本是生死決鬥，你若不逼死對方，自己就得死在對方的手下。

所以，無論是誰都不能說洗休太狠。

直到他發出第十戟的時候，衞空空的長劍終於出鞘。

（三）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非常霸道，但他用的劍却只不過是一口平凡的長劍。

洗休也知道。

自從姚力死在衞空空劍下之後，一直以來他都在研究衞空空的人，研究衞空空的劍和他的砍腦袋劍法。

他的劍本來並不可怕。

與名刀寶劍相比之下，衞空空的劍只能算是一塊廢鐵。

但却有不少手持犀利武器的武林高手，死在衞空空的劍下。

洗休却不信這個邪。

他的天方畫戟，無論如何都比衞空空的長劍優勝得多。

他要以己之長，攻彼之短，先把衞空空的長劍擊斷再說。

當衞空空長劍出鞘的時候，長戟已像箭般射出。

戟本是長劍的尅星，它可以把劍「鎖」住。

但洗休並不打算纏住衞空空的劍，而是要擊斷他的劍。

鏗！長戟擊在衞空空的劍鋒上。

但劍沒有斷，却乘勢滑下，一劍疾刺洗休的咽喉。

這是衞空空的反擊。

洗休深知砍腦袋劍法厲害，這一劍他是萬萬不敢輕視的。

長戟與人並時後退，一退就是三丈。

但衞空空手裏的劍再度揚起，砍腦袋

劍法繼續向洗休猛攻。

這是殺人的劍法，每一劍都和洗休的長戟同樣兇悍。

洗休臉色微變，他苦練多年，絕少失手的連環穿心十八戟，竟然無法發揮它全部的威力。

他已陷入衞空空的劍網中。

暮色漸濃。

玉南城內，忽然悄悄的出現了八條人影。

八條人影移動迅速，瞬即渡橋而至，竟然把衞空空重重圍困。

衞空空一面揮劍，一面冷笑着對洗休道：「你沒有把握對付我，所以勾結了八黑燕？」

這八個人俱身穿黑衣，腰間都懸着一把黑色刀柄的刀。

他們就是江湖上行動最神秘的殺手，最乾淨俐落的八黑燕。

× × ×

八黑燕是一個怎樣的組織，江湖上的人雖然並不十分瞭解，但對於他們的行事作風，却是談虎色變。

這並不是一個新近崛起的組織，據說在三百年前，江湖上就已經有這麼一個組織存在。

有人說他們是一個暗殺組織，只要有錢，就可以叫他們去對付任何人。

有人說這是一個盜匪帮會，江湖上不少無頭公案，都是八黑燕幹出來的。

但無論怎樣，八黑燕絕非善類，這是可以肯定的。

（四）

長劍寒芒閃動，洗休處於極度的劣勢之中。

但八黑燕仍然只是圍着衞空空兩人，並沒有立刻出手。

衞空空忽然停劍。

洗休大喝一聲，長戟直挺過去。

衞空空勃然大怒，道：「你一定要我殺你？」

洗休連攻五戟，厲聲道：「我們本來就無法共同活到明天，但在今夜之內同歸於盡，却絕非奇事。」

衞空空的臉色微白，忽然對八黑燕道：「他不是我的敵手，你們還呆站着看甚麼？」

洗休又已再攻八戟。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只要我還能挺戟要你的命，他們都絕不會出手。」

衞空空怔了一怔，險些給洗休一戟刺中。

洗休像是一隻瘋狂的豹子，不斷撲起、衝前，挾着怒嘶的聲音，瘋狂地擊殺衞空空。

衞空空若不殺洗休，他就一定會死在洗休的長戟下。

他一定要殺洗休，而且絕不能拖延，否則他將會給洗休累垮。

八黑燕這個組織能在江湖上存在這許多年，當然並非易與之輩。

洗休突然發出一聲驚呼。

驚呼聲未已，他的頭顱就像是皮球般從他的頸上飛了出去。

這是衞空空的看家本領——砍腦袋劍法。

好快的一劍。

衞空空一劍解決了洗休，但却沒有感到高興。

殺人並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決鬥勝利也同樣不足以令到衞空空感到興奮。

八黑燕的神情還是很鎮靜。

他們臉上彷彿連一點表情都沒有，洗休是死是活，對他們來說不但不重要，簡直就是毫無關係。

× × ×

十六隻冷酷的眼睛，像十六枝利箭般射向衞空空，他們腰間的刀雖然還未出鞘，但殺氣已逼人眉睫。

衞空空忽然嘆了口氣，道：「八位合力對付衞某，看來並不是洗休的主意。」

八黑燕中一人冷冷道：「憑他這塊材料，還不足以令到我們出手？」

衞空空看着洗休的屍體，淡淡道：「雖然近年來他已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名氣，但在你們八黑燕眼中看來，他的確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不錯，」說話仍然是剛才說話那人，他的鼻樑中央有一條裂痕，就像是生長着兩個鼻子：「洗休固然要殺你，我們更要殺你？」

衞空空道：「閣下貴姓？」

「原不憂。」

「你是八黑燕的首領？」

「可以這麼說。」

衞空空皺了皺眉，道：「我們以前素未謀面，將來碰頭的機會也不多，可說是無仇無怨，何以你們一定要殺我？」

八黑燕突然同時亮刀。

他們的刀不但刀柄漆黑，連刀鋒也是漆黑如墨。

原不憂冷冷道：「就算今天我們不找你，遲早你仍然會找到我們頭上來的。」

衞空空搖頭笑道：「我不明白。」

原不憂冷笑一聲，道：「你可知道鐵琴郎已死在李藏珍的手下？」

衞空空臉上的笑容突然變得很奇怪，雖然他仍然在笑，但這種笑却像是一隻被烤熟了的狗頭。

過了半晌，他才道：「我不知道這件事。」

原不憂冷冷道：「這件事你遲早總會知道，你一定會追查主謀者是誰？」

衞空空的眸子似已變成兩塊沒有生命的石頭，他冷冷的說道：「我當然會追查，鐵琴郎是個好人，而且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年輕朋友。」

原不憂一笑道：「他已死了，殺他的人是李藏珍，但眞正的主謀却不是他。」

衞空空吸了口氣，道：「這些事你可以不告訴我，但你却全部說了出來，爲甚麼？」

原不憂冷冷道：「這是八黑燕的老規矩。」

「老規矩？」

「不錯。」原不憂凝視着他，目光就像是獵人看着陷阱裏的野獸：「我們的老規矩，在三百年前就已定下，每逢殺人之前，一定要把殺人的原因，和所有事情的眞相完全說出。」

衞空空忽然閉起了眼睛，緩緩道：「很好，你們的老規矩的確很好。」

原不憂冷冷道：「所以，現在你可以死了。」

八把黑燕刀同時抖動起漆黑的刀花。

黑燕飛翔，八八六十四式鐵翼迴風刀法已從四方八面一齊湧向衛空空。

天南魔帝

（一）

黑夜已吞噬了一切，八把從未失過手的黑燕刀也已吞噬了衛空空。

絕少人能在這八把刀的圍攻下，還可以保存着他的生命。」

衛空空也沒有把握。

八黑燕成名江湖三百年，一代傳一代，從來都沒有失手的紀錄。

衛空空以一人之力，能否打破厄運？

× × ×

原不憂雖然是這八個人的首領人物，但在發動攻擊的時候，他的刀幾乎沒有動過。

他的刀彷彿已變成了一根石柱。

不動的刀能殺人嗎？

答案永遠只有一個，那是：「能！」

刀雖然不動，但衛空空的人卻在動。

但他的「動」，已並非主動，而是被動。

那七把黑燕刀，竟似有一股奇異的力量，把衛空空不斷的牽引。

他三番四次幾乎自己衝到原不憂的刀鋒上。

衛空空身經百戰，但像八黑燕這種奇異的陣法，他還是第一次見識過。

原不憂雖然不動，但他的刀卻給予衛空空一種巨大的壓力。

其他七把刀越動越快，變化也越來越是離奇莫測。

衛空空忽然覺得手心在冒汗。

原不憂的人不動，刀也不動，但他的眼睛卻像是兩隻無形的鈎子，不斷把衛空空勾過去。

這不能算是懾魂大法，但卻與懾魂大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 × ×

七把黑燕刀看來已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把衛空空吞噬下去。

但忽然間，一陣罡風吹起，一桿長槍從刀林中暴射而起。

鏗！

這一桿槍居然截斷了原不憂的刀！

（二）

突如其來的一槍，突如其來的驚人變化，把局勢奇跡地扭轉。

原不憂臉色驟變，手中半截斷刀倏地射出，如離弦矢箭般射向一個人的胸膛。

那是一個白髮灰袍、臉上表情威嚴十足的老人。」

這人赫然竟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 × ×

唐老人近年來成爲了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他經營皮草的生意越幹越出色，單是這五年來，他最少已賺了好幾百萬両。

幾百萬両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何況杭州唐門本來就是富甲一方的富豪之家。

但這五年來，他最受人矚目的表現並不是他賺了多少錢，而是他那種嫉惡如仇的作風。

他本來就是個俠客。

他年輕的時候是俠客，他中年的時候也是個俠客，到了垂暮之年，他仍然寶刀未老，依然保持一貫作風。

雖然仇家滿天下，但卻也結下不少肝胆相照的朋友。

他很頑固。

他絕不肯與敵人妥協。

當他決定要對付某一個人，或者是某一個組織的時候，他一定會幹得很徹底。

這就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 × ×

原不憂以斷刀脫手出擊，這是急忙中拼命的招數。

他這一刀很準，也很快。

唐老人沒有閃避。

他並不是不想閃避，而是似乎無法閃避。

但實際上，他並非無法閃避，而是根本不必閃避。

原不憂這一刀雖然很快，但動作更快的卻是另一隻手。

唐老人之突如其來，已是令人大感詫異。

但更突如其來的卻是這一隻手。

這一隻手肥胖粗大，就像是蒲扇般，巨大得嚇死人。

但更嚇死人的還是這一隻手的速度，和這五隻手指的靈活的程度。

伏！

五指一伸，輕輕向上一抄，居然就把那一柄斷刀牢牢的接在手裏。

原不憂臉色一變：「唐家父子！」

他看見了唐老人，也看見了唐老人的寶貝兒子，號稱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唐竹權。

唐竹權把斷刀輕輕一拗，這把已經斷了的刀又再變成無數的碎片。

原不憂已不再憤怒，他已只有恐懼。

唐竹權嘻嘻一笑：「據說八黑燕都是具有眞材實料本領的高手，今日看來，未免名大於實。」

唐老人沒有追趕。

原不憂與其餘七刀手臉色齊變，突然同時向玉南城方面逃去。

唐竹權走到衛空空的面前，大笑道：「酒囊，你走運，遇上了老子。」

衛空空淡淡一笑：「你認爲我一定會敗在他們的刀陣之下？」

唐竹權道：「就算你有本事可以打敗他們，但最少也得付出相當的代價。」

唐老人忽然冷冷一笑：「何謂相當的代價？」

唐竹權道：「例如一條臂膀，或者是兩隻脚，又或者是被人削平鼻子之類。」

唐老人冷冷道：「你可知道胡說八道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唐竹權似懂非懂，茫然道：「誰在胡說八道？」

他一面說，身子卻已不斷的後退。

但唐老人的手卻比他移動的速度更快：「巴」的一聲，一記耳光已打在唐竹權的臉上。

唐竹權給父親打了一記耳光，卻仍面

不改容，笑道：「打得好，畜牲該打！」

他是自己罵自己。

但唐老人又是一記耳光刮在他的臉上：「你罵誰是畜牲？」

唐竹權這才吃了一驚，道：「我是自己罵自己。」

「混帳！你若是畜生，老子算是甚麼，畜生之父乎？」

「豈敢。」

衛空空看得有點出神。

這一雙父子，好像越來越稀奇古怪。

（三）

唐家父子已來到玉南城的消息，很快就傳到龍城璧的耳朵裏。

當他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他正在符員外的家裏吃麵。

符員外是龍城璧的遠房親戚，當龍城璧還未出道江湖的時候，就已在家中見過符員外不下十次。

符員外在十餘年前，經常鬧窮，他每次無法可想的時候，就會去找龍城璧的父親。

龍隱每次都沒有讓他失望。

近十幾年來，符員外已賺了大錢，在玉南城，他是屈指可數的富翁。

龍城璧在他家中作客，符員外自然是求之不得。

除了龍城璧之外，李藏珍、司馬血、丐帮二老也在符員外的宅院之中。

× × ×

龍城璧吃了兩碗麵之後，精神煥發，體力充沛。

司馬血也吃了兩碗麵，他吃完麵卻在閉目養精。

袁不懼，黃養平每人各吃一碗。

只有李藏珍他連一口麵都吃不下去。

龍城璧對他說：「你已整天沒有吃喝，難道你不餓？」

李藏珍臉上木無表情，道：「我很餓，但却不想吃。」

司馬血忽然張開眼睛，悠然道：「你可以吃，但却小心手軟脚軟，給人一口吃掉。」

李藏珍道：「上官潛武和上官芳舞是不是已變成了別人的奴隸？」

司馬血嘆道：「你可以這麼說。」

李藏珍道：「那麼我們眞正要對付的人，並不是他們。」

龍城璧道：「的確不是他們。」他沉默了半晌，又道：「你曾否聽過西門烏雲這個人？」

「西門烏雲？」李藏珍的身子忽然一陣顫抖：「天南魔帝西門烏雲？」

龍城璧點點頭，道：「不錯，是天南魔帝西門烏雲，在十年前，他與羅浮五聖決戰於泰山之下，這一戰之後，這六人都在武林中神秘失踪……」

李藏珍問道：「難道他們並非同歸於盡？」

「沒有，」龍城璧道：「他們沒有同歸於盡，但却都已受了重傷。」

李藏珍道：「羅浮五聖也沒有死？」

龍城璧道：「雖然傳言他們已經死在泰山之下，但實際上那只是誤傳而已。」

李藏珍道：「羅浮五聖沒有死，西門烏雲也活着，他們之間的恩怨是否已經了結？」

司馬血目光一閃，道：「你以爲會不會就此一筆勾銷？」

李藏珍嘆道：「西門烏雲是個有仇必報的人，如此一來，他們之間的積怨恐怕越弄越深。」

「不錯，」龍城璧也嘆息一聲，道：「這十年以來，西門烏雲一直都在苦練武功，而且更想盡一切辦法，要把羅浮五聖置諸死地。」

李藏珍道：「你何以對這些事情知道得這樣清楚？」

袁不懼突然插口，道：「這些事情是我們告訴他的。」

袁不懼是丐帮的八袋長老，他口中所說的「我們」並非單指他和黃養平二人，而是指整個丐帮而言。

李藏珍若有所悟，道：「聽說羅浮五聖與丐帮有很深厚的淵源。」

袁不懼道：「羅浮五聖都是太原老神翁的弟子，而太原老神翁却是本帮已故帮主蕭田的生死之交，蕭故帮主與太原神翁在世之時，曾屢次聯手擊敗西方魔教，那些事跡，直到現在的江湖中人，還是沒有忘記。」

李藏珍道：「羅浮五聖仍然活着，對丐帮可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黃養平忽然冷冷一笑：「這不是利害的問題，你的目光未免太鄙俗。」

李藏珍呆了一呆，繼而笑道：「罵得對，李某確是個混帳的東西。」

龍城璧凝視着他，忽然道：「唐家父子從杭州來到此地，顯見他們也已知道了不少消息。」

李藏珍道：「他們是羅浮五聖的甚麼人？」

龍城璧道：「他們與羅浮五聖沒有甚麼淵源，也許素未謀面，但唐老人與西門烏雲却是仇人。」

李藏珍道：「他們之間有何仇怨？」

龍城璧道：「唐老人有個姊姊，人人都叫她八姑，而八姑的丈夫，是給西門烏雲殺死的。」

李藏珍沉吟着，說道：「唐老人雖然正直無私，絕不護短，但他恩怨分明，西門烏雲殺了他的姐夫，他一定會替姊姊報仇。」

龍城璧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李藏珍深深的吸一口氣，道：「我被上官芳舞所騙，但上官芳舞和她的哥哥也被人所利用，想不到這件事情竟然如此複雜。」

黃養平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事情比你現在想像中還更複雜得多。」

袁不懼道：「你可知道鐵琴郎的底蘊麼？」

李藏珍怔了怔。

袁不懼嘆了口氣，緩緩接道：「鐵琴郎的武功，雖是家學淵源而成，但他的琴藝，却是由勞鄂公親自傳授的。」

「天龍七指勞鄂公？」

「正是天龍七指勞鄂公。」袁不懼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勞鄂公是羅浮五聖之首，雖然他沒有正式收錄鐵琴郎爲弟子，但他對鐵琴郎有極大的期望。」

龍城璧皺眉道：「勞鄂公若知道鐵琴

郎殺，事情必會擴大。」

李藏珍沉聲道：「我眞是個呆瓜，竟然被人利用。」

司馬血嘆了口氣：「你不必自怨自艾，上官芳舞是出了名的女妖精，她要一個人上當，實在是太容易了。」

李藏珍咬了咬牙，不再說話。

龍城璧沉吟着，忽然道：「西門烏雲再次在江湖上出現，恐怕有不少人都會遭殃，我們一定要小心，別再中了別人的圈套。」

他們的確必需小心。

直到現在，李藏珍才驀然發覺，一向放蕩不羈、無拘無束的雪刀浪子，原來也是個很小心的人。他若凡事粗心大意，又豈能活到現在？

夜會佳人

（一）

夜已深。

李藏珍躺在天階上，口裏不停的在唸數着數目字：「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

他仰首向天，究竟在數甚麼呢？

說來可笑，他在數一數天上有多少顆星星。

他們現在本該去對付西門烏雲，但在沒有具體計劃之前，龍城璧主張不要輕舉妄動。

現在符家莊已成爲了羣雄聚集之地。

符員外非但沒有反對，而且極力主張羣雄集中力量，誓與邪魔決一死戰。

他雖然已成爲了富翁，但却沒有忘記龍隱對他的恩惠。

雖然他欠下龍氏世家的債項早已清還，但他仍然覺得自己欠下龍隱一份太重的人情。

龍城璧等人來到符家莊駐脚，是符員外自己的主意，他再三懇求龍城璧不要令他失望。

龍城璧對他說：「你若不怕我們會替你惹上麻煩，小侄唯有恭敬不如從命。」

符員外一拍胸膛，凜然道：「老夫不怕麻煩，只怕你看不起我這個滿身銅臭、手無縛鷄之力的生意人。」

龍城璧搖頭道：「生意人賺的每一個銅板，只要來歷光明正大，又焉能說是滿身銅臭？別忘了家父也是個生意人，符伯伯此言未免差矣！」

他們已在符家逗留了整整一天，這一天是很太平的。

× × ×

李藏珍在「數星星」，當他數到「八十九」的時候，忽然聽見了一個人輕輕的笑聲。

李藏珍霍聲站起來，沉聲叱喝道：「誰？」

「疊鳳。」

聲音是從牆外傳過來的，那確是疊鳳的聲音。

李藏珍一個翻身，像燕子般的飛越牆頭。

他果然看見了疊鳳。

李藏珍眉頭一皺：「妳怎會跑到這裏來的？」

疊鳳呶起了嘴：「我來看你嘛！」

李藏珍吸一口氣，道：「妳豈不是正在生我的氣？」

疊鳳道：「你對我一向都很好，我怎會眞的生氣不理睬你？」

李藏珍問道：「是誰告訴妳我在這裏的？」

疊鳳道：「上官芳舞。」

李藏珍咬了咬牙，道：「又是那個婊子。」

疊鳳瞪起了眼，道：「你爲甚麼罵人是婊子？」

李藏珍道：「我喜歡罵誰就罵誰，就算是皇帝老子惹到我的頭上，我也一樣照罵不虞。」

疊鳳道：「你很討厭上官小姐？」

李藏珍道：「何只討厭她，簡直想把她的肉一塊一塊割下拿去餵狗。」

疊鳳忽然沉着臉，冷冷的說：「哼！吹牛。」

李藏珍一怔。

「妳說甚麼？」

「我是在說你吹牛。」

「妳以爲我不捨得去對付上官芳舞，是麼？」

疊鳳又是冷冷一笑：「你是個無情無義的殺手，誰敢說你不捨得？」

李藏珍也板起了臉孔：「妳是說我不敢對付上官芳舞？」

疊鳳冷冷道：「不是不捨得，而是不敢。」

李藏珍瞪着她：「妳以爲我怕了無雙堡主上官兄妹？」

疊鳳道：「難道我說錯了？」

李藏珍哼的一聲：「當然是錯了，妳是否知道這個婊子在甚麼地方？」

疊鳳道：「你要去找她算帳？」

李藏珍道：「不錯。」

疊鳳忽然淡淡一笑：「她有甚麼地方開罪了你，居然要辣手摧花？」

李藏珍皺眉道：「這種事就算說出來妳也不會明白，妳少嚕嘛一點好不好？」

疊鳳鼓起腮，道：「你幹嗎這麼兇？你以前都不是這樣子對待我的。」

李藏珍冷笑一聲：「以前是以前的事，現在我這個人已經變得很可怕，妳若再嚕嚕嘛嘛，我就……」

疊鳳挺着胸膛，怒道：「你是不是要殺了我？好讓那個殺手之王逍遙法外？」

她忽然把話題扯到司馬血的身上，李藏珍大概不想節外生枝，於是道：「別提那個混蛋，我現在只想知道上官芳舞的下落。」

疊鳳怒火漸漸平息，忽然瞟了他一眼，道：「你敢不敢跟我走？」

李藏珍在她的手臂上捏了一把，笑道：「就算妳把我帶到地獄裏去，我也跟定了妳。」

疊鳳嫣然一笑，扭動着蛇腰向北方而去。

她走得並不快。

李藏珍一直都跟在她背後，不到半個時辰，疊鳳帶着李藏珍來到了湖邊。

（二）

湖邊有一艘畫舫。

這一艘畫舫雖然比不上銀琴公子那一艘金畫舫般金碧輝煌，但船艙內外的佈置却更精緻、更悅目。

夜色已濃，畫舫中傳出一陣柔和的燈光，燈光倒映在湖水中，就像是一條狹長的金蛇，不斷的在蠕動着。

李藏珍忽然站在湖邊痴痴的發着呆。

疊鳳忽然不見了。

其實疊鳳沒有走。

她只是站在李藏珍的背後，但他却竟是渾然不覺。

李藏珍眞的怔住了。

究竟他看見了甚麼？足以令他看得爲之發呆呢？

× × ×

李藏珍並不是個鄉下人，也不是自小投身空門，從未見過女人的和尚，他看過許多美麗的女人，無論是大美人、小美人，胖美人或者是瘦美人他都見過。

能够被稱爲「美人」的女人，當然都很美麗、很動人。

但現在他却看見了一個既不大也不小、既不胖又不瘦的絕色佳人。

他並不是第一次看見她，而是第三次了。

但前兩次相見，她臉上都蒙着一層黑紗，而且又是在環境黑暗的地方。

李藏珍只覺得她的臉龐很美，但怎樣美法，却無法看得清楚。

但現在，他總算看見了。

他看見了這一張美麗得出奇的臉。

他看見了一雙清澈明亮、嫵媚可愛的眼睛。

他看見了上官芳舞……

× × ×

上官芳舞的臉上沒有脂粉。

一點也沒有。

李藏珍在脂粉叢中混了這許多年，最不渴望見到的就是女人臉上的脂粉。

尤其是濃粧艷抹的女人，他看見了總是胃口不佳。

他覺得臉上越少脂粉的女人越好看。

疊鳳無疑也是個美人胚子，而且又很懂得打扮。

但她仍然脫離不了脂粉，否則她的臉色也就會顯得有點青青黃黃，就像是營養不足的樣子。

李藏珍沒有因此而不喜歡她。

人本來就很難十全十美，這道理李藏珍打從八歲的時候就已很明白。

直到現在，他才看見世間上的另一種人。

這是絕代麗人，足以傾國傾城的人間絕色。

這樣美麗的女人世間上究竟有多少？

李藏珍不知道。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從來未見過任何一個女人的容貌，可以和上官芳舞相比的。

（三）

夜色凄迷，燈光朦朧，美人有如在霧中。

李藏珍却像是在做夢。

他本來是準備來對付上官芳舞的。

但當他看見了上官芳舞的時候，他却彷彿變成了一個白痴。

湖上有點風。

他忽然聽見了她的哭聲。

「李公子，你終於來了。」

她的聲音很輕，輕得就像是一隻很細小很細小的小蚊子在飛動。

但李藏珍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

這聲音就算用出谷黃鶯這四個字來形容，也未免是太俗套一點。

李藏珍還是在發楞，還是像個呆子。

連疊鳳都有點不懂，這個風流殺手怎會忽然間變成呆楞楞的？

李藏珍的脚步終於移動，走進了畫舫之中。

× × ×

月朦朧，夜涼如水。

畫舫裏充滿芬芳的花香。

但更香的却還是人。

上官芳舞把他帶到畫舫深處，這裏除了花香和她自己身體上發出來的香氣之外，還有酒香。

李藏珍深深的吸了口氣，微笑道：「好香的沛城香。」

上官芳舞嫣然道：「沛城香雖是佳釀，但此地距離沛城八百三十里，而沛城香一向很少傳到外面，李公子只憑嗅覺就認出這種酒，的確令人佩服。」

給她這麼一說，連李藏珍也有點佩服自己了。

李藏珍不由自主的坐下。

他現在面對着的，是美酒佳餚，美人如玉。

這個風流殺手，似乎已只有風流之念，而胸中毫無半點殺機。

他的目光是柔和的，就像是三月天春風裏的陽光。

上官芳舞忽然笑了笑，道：「據說李公子的酒量雖然及不上司馬血，但却是個眞正懂得喝酒的人。」

李藏珍默然半晌，道：「在下並非很懂得喝酒，只不過所喝的酒品類極多，而且每次喝過之後，就算相隔多年也不會忘記那種酒的氣味，如此而已耳。」

上官芳舞瞧着他，輕輕笑道：「這已是一種很不容易練成的本領。」

李藏珍乾咳了一聲，道：「可惜這種本領並沒有多大的用處，我又不是一條獵犬。」

「李公子當然不是獵犬。」上官芳舞淡淡笑着，「獵犬既不懂喝酒，而且也不會像李公子般具有多才多藝。」

李藏珍苦笑一下，道：「誰說我多才多藝？妳別把我捧上半天好不好？」

上官芳舞幽幽一嘆，道：「你一定還在很痛恨我。」

李藏珍也嘆了口氣：「我沒有痛恨你，我只是在痛恨自己。」

上官芳舞怔了怔，凝望着他。

李藏珍的目光遙注在湖邊的楊柳，緩緩道：「雖然令我上當的人是妳，但最大的責任還是在我自己，我若看清楚那個不假道長一點，又怎會中了妳的圈套？」

上官芳舞道：「倘若不是我從中作祟，又怎會出現一個冒牌的假道長？」

李藏珍忽然好像很生氣的樣子：「妳爲甚麼總是不肯原諒自己？」

上官芳舞也板着臉，冷冷道：「世間

上就是因爲有太多人很容易原諒自己，所以才會變得烏烟瘴氣，一塌糊塗。」

李藏珍眨了眨眼睛，半晌才道：「妳的說話很有道理，看來妳是不應該原諒自己的。」

上官芳舞點點頭，道：「我的確不應該原諒自己。」

她的聲音漸漸的變得黯然低沉，她緩緩的接着說道：「我害了你，也害了鐵琴郎。」

李藏珍道：「但這件事仍然不能由妳來負全責。」

他沉默片刻，又道：「妳既然不能原諒自己，我也同樣不能寬恕自己，看來我們都罪孽深重得很。」

上官芳舞垂下頭，道：「你願不願意陪我喝酒？」

李藏珍連想都不想，就點頭不迭的說道：「當然願意。」

上官芳舞輕提錫酒壺，爲李藏珍斟滿一杯。

然後，她自己也給自己斟滿一杯。

兩杯滿滿的酒，在燈光下閃閃發亮，就像是上官芳舞的眼睛。

李藏珍正待舉杯，上官芳舞却道：「且慢。」

李藏珍看着她：「哦！難道這酒不能喝？」

上官芳舞道：「這酒別人能喝，但你和我都不能喝。」

李藏珍茫然不解：「既不能喝，那妳把酒斟滿何用？」

他嘆了口氣，又道：「酒裏有毒？」

上官芳舞搖頭。

李藏珍皺了皺眉：「毒在杯上？」

上官芳舞又搖頭。

李藏珍怔了怔：「酒既無毒，何以不能喝？」

上官芳舞瞪着他，咬着唇道：「正因酒裏無毒，所以才不能喝。」

李藏珍楞住。

上官芳舞忽然拿出一包黑色的藥粉，把其中一半倒在李藏珍的杯子裏。

李藏珍皺了皺眉，道：「這好像是五步斷腸散。」

上官芳舞把其餘的一半傾在自己的杯裏，緩緩道：「這不是五步斷腸散，而是比五步斷腸散還更爽快的太保絕命粉。」

李藏珍呆了一呆，繼而苦笑道：「的確够爽快，據說這種毒藥只要舐上一點點，再眨兩下眼睛，就得馬上完蛋。」

上官芳舞把杯子舉起，凄然一笑。

「能够死得爽快，這未嘗不是一種福氣。」

李藏珍嘆道：「但我們還很年青，妳很美麗，我很瀟洒，爲甚麼要死呢？」

「妳很美麗，我很瀟洒。」這八個字非但很有趣，而且簡直是很滑稽。

但在李藏珍的口中說來，這兩句說話却很動聽，一點也不肉麻。

他本來就是個很瀟洒的人。

上官芳舞也的確很美麗，她風姿綽約，就算用仙女下凡這四個字來形容她也並非誇大之辭。

上官芳舞爲甚麼要死呢？

（四）

毒酒已接近上官芳舞的唇邊。

她忽然幽幽嘆息一聲，眼睛裏閃爍着一種神秘的光芒：「你以爲我在故意作態？你以爲這一杯酒下的藥粉根本就不是毒藥？還是以爲我已經預先服下了解藥？」

她一連串提出三個問題。

她每說一句話，李藏珍的頭就搖了一搖。

他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一本正經，道：「雖然妳會欺騙過我，但我知道妳現在說的每一句都是眞心話。」

上官芳舞苦澀的一笑：「你居然會相信我的說話？」

李藏珍沉聲道：「我雖然不太聰明，但最少也不是一個蠢材，妳若是存心誘殺我，根本就不會用這種手段。」

上官芳舞道：「你又豈知我不是在誘殺你呢？」

李藏珍道：「妳可以利用我去殺別人，但却不會用這種法子來殺了我，無雙堡自建立以來，從來都沒有用過毒藥來對付任何一個敵人。」

上官芳舞忽然嘆了口氣，喃喃道：「這是祖傳下來的第一條戒律，無雙堡上下，無論是誰使用毒藥殺人，與欺師滅祖同罪。」

李藏珍道：「假如我喝了這杯酒，妳豈非也是犯了這條大罪？」

上官芳舞冷冷道：「我已決心一死，就算犯了瀰天大罪，又有誰能管得着？」

李藏珍道：「可是妳爲甚麼要自尋短見呢？」

上官芳舞道：「其實我和你都是同一種人。」

李藏珍道：「那一種人？」

上官芳舞冷笑道：「當然是蠢人。」

「蠢人？」

李藏珍乾咳一聲，然後，又苦笑，道：「我以爲自己就算不聰明，最少也不太笨，想不到居然是一個蠢人。」

上官芳舞冷冷道：「你蠢，我更蠢，因爲我們都同樣被人利用。」

她說完之後，仰首要把毒酒喝下。

但李藏珍的手遠比她的手更快。

他的手一動，上官芳舞手中的毒酒就已被他搶了過去，而且杯裏的酒還是平平穩穩的，沒有受到絲毫的震盪。

上官芳舞勃然怒道：「你爲甚麼不讓我死？」

李藏珍吸了口氣，道：「妳不能死，我也不能死，因爲我們若死在這裏，將會更對不起鐵琴郎。」

上官芳舞忽然嘆息了一聲，道：「難道你以爲我們還有機會可以替鐵琴郎報仇麼？」

李藏珍道：「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永遠都有機會。」

上官芳舞深深的凝注着他，道：「你豈不是要來殺我的？爲甚麼還不動手？」

李藏珍把載着毒酒的杯子放下，忽然壓低了嗓子，道：「令兄是否被西門烏雲所要脅？」

上官芳舞柳眉深鎖，良久才幽幽嘆道：「你想見他？」

李藏珍道：「當然想，你們兩兄妹若能同心合力，一定可以回復無雙堡昔年的

雄風。」

上官芳舞猶豫着，終於毅然點頭道：「我帶你去見他。」

他們正要離開畫舫，突聽一人冷冷道：「上官姑娘，妳已改變了主意？」

李藏珍微微一笑，只見叠鳳已杏目圓睜的站在畫舫上。

李藏珍沉吟着，緩緩道：「她曾經答應過妳甚麼事？」

叠鳳道：「殺你，還有司馬血！」

李藏珍目光一轉，落在上官芳舞的臉上。

上官芳舞長嘆了一聲，對叠鳳道：「咋天我還是很想殺了他們，但今天我的確已改變了主意。」

叠鳳臉色變了變，道：「世間上能殺他們兩人的人，絕不只有妳一個。」

上官芳舞點頭道：「妳說的不錯，妳儘可以另訪高明。」

叠鳳咬了咬牙，道：「我一定會找人殺了你們。」

她說完這句話之後，就離開了畫舫。

李藏珍看着她的背影，嘆道：「她越來越糊塗，初時要殺司馬血，繼而連我也要殺，現在她連妳也含恨於心，假如她眞的找到一個絕世高手帮忙，我們都一律要遭殃。」

上官芳舞垂首，默然不語，似乎是心事重重。

李藏珍目光一閃，接道：「上官堡主在哪裏？妳剛才不是說要帶我去見他？」

上官芳舞凝視着他，緩緩道：「我一定會帶你去見他，否則你永遠都不會明白我何以要自盡。」

李藏珍心中一動。

上官芳舞纖腰一扭，人已離開畫舫，向岸上的一片叢林掠去。

她的輕功無疑絕快，但李藏珍並沒有被她拋離。

上官芳舞帶引着他，一直到十里外的荒郊才停止下來。

四野無人。

荒郊上只有一幢已被廢棄多年的破屋子。裏面一片黑漆。

上官芳舞吸了口氣，道：「他就在這幢屋子裏。」

飛仙三煞

（一）

破屋子裏雖然一片漆黑，但李藏珍却還是可以憑着天上微弱的星光，看見屋子裏停放着一口棺木。

荒郊、破屋子，再加上一口棺木，李藏珍已意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上官芳舞走進屋子裏，燃亮了一根蠟燭。

她那纖柔的手按在棺蓋上，然後輕輕向橫一推。

棺木中露出了一張慘白色的臉。

李藏珍神情嚴肅，緩緩道：「是上官堡主。」

上官芳舞靜靜的站着，她的表情好像很平靜，既沒有悲哀，也沒有激動。

但忽然間，她的臉龐已淌滿了淚。

× × ×

上官潛武已經死了。

他全身上下只有一個傷口。這個傷口就在他的額上，他的額穿了一個洞。

連李藏珍都看不出，是甚麼利器在上官潛武的額上刺穿一個洞的。

他雖然沒有問，但上官芳舞已在回答：「他是給鐵筷子刺死的。」

「鐵筷子？」李藏珍的臉色一變，道：「殺他的人，莫非就是貴堡的護法鐵筷金梭曲無智？」

上官芳舞搖搖頭，道：「殺他的人並不是曲無智，但殺他的武器却是曲無智永不離身的七星寒鐵奪命筷。」

李藏珍心中一動：「七星寒鐵奪命筷既是曲無智永不離身的武器，怎會……」

上官芳舞幽幽嘆道：「曲無智已死，永不離身的鐵筷也落在仇家的手中。」

李藏珍怔了半晌，道：「曲無智武功極高，能殺他的人豈非更可怕？」

上官芳舞道：「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無雙堡武功最高强的，並不是我們兩兄妹，而是護法長老鐵筷金梭曲無智，但强中自有强中手，曲護法已於去年死在無雙堡外。」

李藏珍道：「殺他的人是誰？」

上官芳舞道：「初時我們都不知道，直到七星寒鐵奪命筷再度出現的時候，我們才知道，這是厲紅霞的傑作！」

「南國飛仙，六親不認的仙宮魔姥厲紅霞？」

「不錯。」

李藏珍深深的抽了口氣，道：「厲紅霞在東海飛仙宮隱匿多年，她怎會與曲無智有仇？」

上官芳舞嘆道：「曲護法與厲紅霞雖然互不相識，但厲紅霞最寵愛的一個女弟子，却在三年前給曲護法廢掉了武功。」

李藏珍道：「他怎會廢掉厲紅霞弟子的武功？」

上官芳舞又是嘆了口氣，道：「這個女弟子從飛仙宮悄悄的溜了出來，不到半年，就已幹了幾宗大案，其中有一宗更濫殺無辜，結果給曲護法遇上，當然不肯放過她。」

李藏珍道：「曲護法沒有殺她？」

「沒有，」上官芳舞黯然道：「這正是曲護法畢生中最大的錯事，他若把那妖女殺掉，厲紅霞絕不會知道，但他只是廢了她的武功，這一念之仁，終於惹下殺身之禍。」

李藏珍嘆道：「厲紅霞是江湖煞星，而且最是護短，曲無智廢了她弟子的武功，她當然不肯放過曲無智。」

上官芳舞輕輕把棺蓋移回原位，李藏珍又問道：「上官堡主也是給厲紅霞殺死的？」

上官芳舞黯然點頭。

她說：「我們在這半年來，曾替魔帝門做過不少事，但到頭來還是要死在厲紅霞的手中。」

李藏珍目光一亮：「魔帝門？」

上官芳舞緩緩道：「魔帝門主就是天南魔帝西門烏雲。」

李藏珍目中帶着沉思的表情，良久才道：「厲紅霞莫非已和西門烏雲聯合在一起？」

上官芳舞點點頭，道：「魔帝門與飛仙宮結下盟約，誓言在一年之內，把羅浮五聖置諸死地。」

李藏珍皺了皺眉，道：「單是西門烏雲，已經是令人大感頭痛，再加上仙宮魔姥厲紅霞，這兩股巨大的勢力溶滙在一起，唉，難怪上官堡主會死，也難怪妳要服毒自盡。」

上官芳舞淒然一笑：「千古艱難唯一死，我若死了，豈非可以完全無憂無慮，也不必担心一切了。」

李藏珍忽然笑了笑。

上官芳舞卻不再笑了。

因爲李藏珍忽然在她的臉上打了一記耳光。

上官芳舞吃了一驚，道：「你爲甚麼打我？」

李藏珍聳聳肩，搖頭道：「我沒有打妳。」

上官芳舞道：「不是你打我，難道是我自己打自己？」

李藏珍又搖頭。

「也不是，打妳的人是他。」他伸手一指，居然指着那副棺木。

上官芳舞一呆，還沒有弄清楚李藏珍的意思。

李藏珍盯着她，慢慢的說：「他打妳一記耳光，是因爲妳太沒有勇氣，他還罵妳忘記了兄妹之情，寧願自殺也不肯想辦法去替他報仇。」

上官潛武已死，死人當然不會說話，更不會動手打人。

但上官芳舞卻彷彿覺得剛才打他的人，眞的是上官潛武，而不是李藏珍。

李藏珍分明是在「胡說八道」，但卻收到了極大的效果。

上官芳舞美麗的眼睛突然燃起了生命的火燄。

她咬牙道：「不錯，我不能逃避，我絕不能死，我要替大哥報仇。」

她的態度是堅決的，前後不到一盞茶時光，她的心境已有了很大的變化。

因爲她已有了勇氣。

只要有勇氣，就算敵人的勢力更強大千百倍，最少她還可以跟他們一拚。

就算拚盡而敗，力戰身亡，也總比鬱鬱而終，飲鴆自盡好得多。

最少，她已曾盡力，何況她現在已有了一個新的朋友、新的帮手？

×　　×　　×

就在這一個黯淡的晚上，李藏珍成爲了上官芳舞的朋友。

這也是上官芳舞與魔帝門決裂的第一個步驟！

（二）

荒郊沉寂。

上官芳舞和李藏珍兩人在破屋子裏逗留了很久很久。

他們沒有太多的說話，卻有太多相同的感受。

上官芳舞本是個很俏皮的少女。

李藏珍本是個風流的殺手。

但現在俏皮的少女已不再俏皮，風流殺手也沒有半點風流倜儻氣味。

他們都似已變成了另外兩個人，完完全全的另外兩個人。

×　　×　　×

即將黎明，大地卻更黑暗。

在這幢破屋子的東方，忽然有六隻陰冷的眼睛，在閃動着充滿殺機的光芒，就像是有三條吃人的野豹，正在伺窺着獵物一樣。

她們不是野豹，而是比野豹更兇暴，比野豹更令人防不勝防的女煞星。

她們都是飛仙宮的人，她們的師父就是仙宮魔姥厲紅霞。

厲紅霞固然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雌老虎，而她這三個弟子的兇名，卻是半點也不輸虧於她們的師父。

厲紅霞近十年來絕少在江湖上走動，但這三個弟子卻經常在江南一帶招搖過市，無論是誰叫她們看不順眼，立刻就會惹來殺身之禍。

她們殺人根本沒有甚麼顧忌，而且也不必具有任何理由。

她們初出道江湖的時候，年紀最大的只不過二十歲。但現在她們年紀最輕的已經超過了三十歲。

三十歲的女人本來絕不算老，但她們卻認爲自己已經很老很老了。

她們的心理越來越是奇怪，居然覺得天下間沒有一個男人是好東西。

男人都是臭的。

臭男人當然該殺，她們恨不得把天下間所有的男人全部殺光。

但她們當然不可能這樣子大幹特幹，於是，她們又把臭男人劃分爲好幾級。

算來算去，臭男人之中，最可惡最該殺的，就是那些相貌英俊，而且又瀟洒風流的美男子。

他們往往玩弄女性，繼而棄如敝屣，簡直是吃人不吐骨的大惡魔。

這種自以爲是香寶貝的臭男人，當然是更加該殺之又該殺。

她們居然把美男子視爲人類中最鄙下、最無恥的垃圾，甚至覺得這些男人比強姦女人的採花大盜還更罪大惡極。

對於風流殺手李藏珍這個人，她們早已被他們列入「黑名單」之內，只要一有機會碰上，她們就決不會放過他。

（三）

李藏珍和上官芳舞在破屋子裏逗留了整個晚上，原來是在屋後的一塊空地上挖坑。

直到差不多黎明時分，他們才合力把上官潛武的棺木埋葬在地下。

他們的心境是極其沉重的。

上官潛武在江湖上總算是一代名俠，但卻慘亡在仙宮魔姥厲紅霞的手上，落得如此黯淡的收場。

他一直以爲西門烏雲可以給他庇護，卻沒料到厲紅霞，根本就不怕西門烏雲，雖然西門烏雲存心維護着他，但結果還是不免死在厲紅霞的手上。

這就是厲紅霞的報復手段。

她最寵愛的女弟子武功被廢，她非但要殺掉曲無智，而且還要對付上官潛武和上官芳舞。

西門烏雲要借重飛仙宮的力量，與羅浮五聖決一死戰，雖然厲紅霞殺了上官潛武，令到他大爲不悅，但他表面上還是不動聲色，想當作不知道一樣。

×　　×　　×

黃土已掩埋着棺木，上官芳舞臉上的涙卻已乾透。蠟燭也已燃盡。

燭光忽然熄滅，大地上帶着一種說不出的陰森氣氛。

李藏珍已沉默了許久，就在燭光熄滅的時候，他忽然用一種蚊蚋飛翔般細小的聲音對上官芳舞說：「有人來了，她們就在妳背後十八丈之外。」

上官芳舞目光閃動，輕輕的點點頭。

原來她也已知道。

李藏珍又輕聲說道：「她們都是女人，如果我沒有猜錯，她們就是厲紅霞的弟子。」

上官芳舞低聲道：「飛仙三煞？」

李藏珍點點頭：「正是她們。」

上官芳舞道：「據說她們很憎恨男人，尤其是像你這種男人。」

李藏珍苦笑一下，沒有回答。

他自己這種男人，算是甚麼男人？英俊的男人？風流的男人？

還是玩世不恭、花花公子般的男人？

也許眞正的答案，就是既英俊、又風流，而且更是個玩世不恭、十足十的花花公子。

「這種人」就算與飛仙三煞素未謀面，也是她們要殺害的對象。

厲紅霞雖然沒有殺男人這種嗜好，但對於門下三個弟子這種作風，也沒有加以管制。

這眞是男人的不幸。

（四）

六隻充滿殺機的眼睛，暴射着凌厲的寒光，直盯在李藏珍的臉上。

李藏珍的目光也橫掃在她們的臉上。

這三個女人剛才還是距離上官芳舞最少有十八丈，但在片刻之間，她們已逼近到李藏珍的面前不足三丈。

上官芳舞站立的方向也已改變。

她本來是和李藏珍相對而立的，但現在他們兩人已併肩站在一起。

飛仙三煞冷冷的看着他們的，其中一人冷笑着，道：「孤男寡女，親熱一點，本來未嘗不對，但在上官堡主的墳前胡來，卻未免是太過份了吧？」

她是飛仙三煞之首的仙蝎子姜冰冰，她的名字冷冰冰，性格更是陰沉毒辣，口舌從不饒人，一出口就是傷人的說話。

李藏珍本來聽慣閒言閒語，別人說他甚麼，他從來都不放在心上。

但他卻替上官芳舞不値。

他冷冷的對姜冰冰道：「別人說姜蝎子口毒心毒，如今看來果然不錯。」

姜冰冰臉色微變：「你怎知道我姓姜的？」

李藏珍悠然道：「姜蝎子是飛仙三煞中最老最醜的一個，我又不是瞎子，豈會看不出來？」

姜冰冰身子猛然一震，站在她左邊的朱秀晶已怒叱道：「住口。」

朱秀晶外號仙蝶兒，是飛仙三煞中年紀最輕的一個，她向來脾氣不佳，三煞中以她殺人最多，下手也是最狠。

李藏珍淡淡一笑，目注朱秀晶道：「妳姓朱，叫朱秀晶，對不對？」

朱秀晶道：「姑奶奶正是朱秀晶。」

李藏珍的目光又轉望向第三人，道：「妳當然就是仙魔女諸葛妙靈了。」

李藏珍沒有說錯，她是飛仙三煞中排行第二的諸葛妙靈。

諸葛妙靈冷冷一笑，道：「我們找你已整整花了一個月的工夫。」

李藏珍笑道：「只不過花了二三十天的時間就能找到區區，妳們的運氣實在不錯。」

他臉上的笑容忽然消失得乾乾淨淨，道：「但妳們現在眞正要對付的人，恐怕並不是我，而是上官小姐。」

姜冰冰冷笑道：「你沒有猜錯，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我們既已殺了上官潛武，當然不會讓上官芳舞再活下去。」

李藏珍道：「但她一定要活下去。」

朱秀晶嘿嘿一笑：「你們兩人果然是拚上了，好一對不要臉的狗男女。」

上官芳舞突然瞪着眼睛大聲道：「妳們可以罵我，也可以殺了我，但卻絕對不能侮辱李公子！」

飛仙三煞同時大笑。

她們的笑聲充滿譏諷之意。

她們的笑聲越來越響亮，就在笑聲最響亮的時候，李藏珍的劍已飛出劍鞘，上官芳舞的雙手也已揚出十八點寒光，分別向飛仙三煞激射過去。

他倆雖然是第一次聯手出擊，但居然互相配合得很好。

李藏珍使出了最直接最快速的斷魂劍法，傾盡全力向姜冰冰攻去。

姜冰冰是飛仙三煞之首，倘若一擊便已把她解決。這一戰他就可以穩操勝劵。

劍飛起，李藏珍的身子也同時飛起。

劍靈活，他的人更靈活。

姜冰冰既要對付李藏珍的劍，又要避開上官芳舞打出來的暗器，形勢本是相當惡劣。

但上官芳舞的暗器剛打出，十八點寒光忽然被一蓬黑色的帳幕一捲而沒。

那是諸葛妙靈的天羅帳。

天羅帳不但是暗器的尅星，同時也是一種很特別的武器。

上官芳舞的暗器未能奏效 朱秀晶的仙蝶散手已纏了上來。

上官芳舞雖然以一敵二，但却絲毫不見慌亂，刹那間連環踢出了七腿。

她這七腿踢的都是對方的要害，無論是誰挨上一腿，都會倒地不起。

她這七腿無疑很厲害，但在諸葛妙靈和朱秀晶的面前，竟然是毫無效用。

她們這一戰結束得很快。

因爲上官芳舞只是踢出了七腿，立即就被諸葛妙靈的天羅帳緊緊纏住，就像是一隻被綁紮着的粽子。

姜冰冰與李藏珍的一戰也是結束得很快。

李藏珍的劍快得出奇，姜冰冰連接下五劍，但第六劍却再也無法閃避。

颯！

姜冰冰一向對男人辣手無情，但這一次她却碰到了尅星。

李藏珍的劍穿過了她的咽喉。

姜冰冰只覺得一陣刺痛深入骨髓，然後就全身突然僵硬。

諸葛妙靈和朱秀晶的身子，也同時僵硬。

朱秀晶發出了雌豹般可怕的怒吼聲，突然伸掌就向上官芳舞的頭頂上拍去。

李藏珍倏地大喝：「妳若敢動她一根毫髮，我就把姜冰冰剁成肉醬。」

當他說出這兩句話的時候，連他自己都感到很幼稚、很可笑。

姜冰冰已是個不折不扣的死人，就算把她剁成肉醬，也同樣是一個死人而已，以朱秀晶兇殘暴淚的性格，又怎會因此而放過上官芳舞？

仙宮魔姥

（一）

世事玄妙，女人更玄妙。

朱秀晶雖然兇殘暴戾，但對姜冰冰却是親如骨肉。

雖然姜冰冰已死在李藏珍的劍下，但却仍然不願意她的屍體受到任何的傷害。

李藏珍原來以爲自己的恐嚇很幼稚可笑，根本就不會令到盛怒中的朱秀晶住手，但事實却是恰恰相反。

朱秀晶不但立刻住手，而且同時大聲道：「你別胡來，我不殺她就是。」

李藏珍暗暗一怔，臉上却是不動聲色，趁機道：「姜冰冰是我殺的，妳們要報仇儘管找我，何必去動她的主意？」

諸葛妙靈冷冷一笑，她已看出了李藏珍的心意，道：「你要我們放了她，我可不上你這個當。」

李藏珍道：「難道妳們不想替姜冰冰報仇？」

諸葛妙靈眸子閃爍不定，半晌才道：「你的劍法很不錯。」

李藏珍微微一怔，繼而勉強笑道：「平平而已。」

朱秀晶怒道：「你能殺得了大師姊，豈能說自己的劍法平平而已，那豈不是說大師姊的武功更加平平之又平平？」

她一向最尊敬大師姊，雖然姜冰冰已經死了，但仍然要替她掙回一點面子。

李藏珍終於點點頭，淡笑道：「妳的說話也很有道理，事實上風流殺手李藏珍畢竟是武林一絕，我的劍法就算是殺手之王司馬血都不能不佩服。」

其實司馬血從來都沒有說過佩服他的劍法。

司馬血最佩服他的地方，是他對付女孩子的手段。

但李藏珍劍法高明絕頂，倒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就算有人聽見，也不會認爲他是在自吹自擂。

李藏珍這一番說話，是被朱秀晶逼着說出來的，朱秀晶聽了當然很受用。

但諸葛妙靈却不爲所動。

幸好她也是和朱秀晶的思想很接近，她也不願意看見姜冰冰的屍體受到摧殘。

上官芳舞雖然是她們本來要對付的目標，但現在反而不能下手。

雙方仍在對峙着。

本來，李藏珍是沒有條件跟對方談判的，因爲就以雙方的人質看來，他擁有的只不過是一個死人，如此「人質」，根本就不足以威脅對方。

但飛仙三煞確是與衆不同，李藏珍看準了這一點，唯有「死人質」當作是活人質看待，向對方提出了交換人質的辦法。

朱秀晶在猶疑着，似是舉棋不定。

假如只有她一個人，李藏珍最少有七分把握可以用姜冰冰的屍體換回上官芳舞的性命。

但現在除了朱秀晶之外，還有諸葛妙靈。

諸葛妙靈並不愚蠢，她當然看出，如此交換，己方實在是大大的吃虧。

假如她有把握對付李藏珍，她也許會答應下來，當人質互相交換之後，她再行出手把李藏珍和上官芳舞兩人置諸死地。

但她剛才看見過李藏珍的劍法，連大師姊姜冰冰也在數招之內死在他的劍下，由此足以證明，李藏珍的武功實在是在自己之上。

心念一轉，突然對李藏珍道：「你若是個生意人，一定會賺大錢。」

李藏珍搖搖頭。

「我不懂生意經。」

諸葛妙靈冷冷一笑，道：「你說自己不懂生意經，但你的算盤却打得很精。」

李藏珍道：「以一換一，難道還不公平？」

他一面說，一面連自己都覺得這兩句說話實在是太豈有此理，太蠻不講理。

諸葛妙靈嘿嘿一笑：「難得你能說出這種話，而且臉不紅氣不喘，我們的大師姊已給你一劍殺掉，却來個以一換一，還說公平得很。」

李藏珍雖然聰明過人，但這時候他實在已沒有甚麼說話可以反駁對方，只好說道：「令師姊之死，在下感到很抱歉，但人死不能復生……」

「別說這些廢話！」朱秀晶突然插口道：「你要我們放了上官芳舞，容易得很，只要你立刻自刎，我們就釋放了她。」

李藏珍一呆，繼而說道：「妳的算盤簡直比和尚撞大鐘還更响八百倍，我若死了，妳們豈會放過上官小姐？難道要我去閻王那裏告妳們一狀嗎？」

上官芳舞突然道：「李公子不必理會我是死是活，但千萬不能放過……」

她只是說到這裏，諸葛妙靈已伸指點了她的啞穴，不再讓她說下去。

李藏珍已明白了她的意思。

但他又怎能不顧上官芳舞的死活？

諸葛妙靈冷冷的看着李藏珍，忽然道：「你只不過是個自命風流、視女人爲玩物的臭男人，豈肯爲女人而犧牲性命？」

李藏珍又是無話可說。

本來他也不是完全無話可說的，但他知道這些說話說了等如沒有說，那又何必廢話連篇？

諸葛妙靈想了想，忽然又沉聲道：「你担心一旦自刎身亡之後，我們仍然不肯釋放上官芳舞，也是人之常情，我們可以略爲讓步。」

李藏珍微微一怔，道：「妳們如何略爲讓步？」

諸葛妙靈看着他，一字一字的說道：「你把右臂砍下來，我們就放了她！」

這同樣是難題。

對於一個劍不離身的劍客來說，這簡直是和殺了他沒有甚麼分別。

諸葛妙靈相信李藏珍絕不會爲一個女人而犧牲自己的右臂。

那是絕不可能的。

李藏珍只不過是個自命風流的臭男人，這種男人只知道享受，只是存心在女人的身上滿足自己的慾望，又怎會把自己的右臂砍掉？

諸葛妙靈用蔑視的目光冷冷的瞧着他，又道：「你若肯砍掉一條右臂，我可以保證她能安然無恙被釋放，你若不願意，大可以把大師姊的屍體剁成肉醬，但上官芳舞也將會遭遇到相同的命運。」

朱秀晶點點頭，含淚大聲道：「我們一定會這樣做的，大師姊英魂不遠，她也不會怪責我們。」

這時候，東方又漸漸的露出了魚肚白色。

天快亮了。

旭日終於緩緩從地面上昇起。

彩雲滿天。

李藏珍突然揮劍。

血飛濺，如泉水般在他的右臂的創口上射出。

他竟然眞的把自己的右臂砍了下來。

（二）

刹那間，每個人的臉色都起了很大的變化。

雖然陽光滿天，雖然黎明已降臨到人間，但他們四人的臉色都變得一片蒼白。

朱秀晶的臉本來是脹紅的，但刹那間連她的臉都發白了。

她也和諸葛妙靈一樣，是絕對不相信李藏珍會把自己的右臂砍下來的。

但事實已擺在眼前，李藏珍爲了上官芳舞，竟然不惜犧牲一條右臂，那實在令人大感意料之外。

× × ×

李藏珍雖然也是臉色慘白得可怕，但却居然比三個女人還更鎮定得多。

他以左手握劍，吸了口氣，道：「兩位是厲宮主的高徒，想必不會食言吧？」

諸葛妙靈望着朱秀晶。

朱秀晶也望着她。

她們兩人妳望我，我望妳的，彷彿彼此都拿不定主意。

李藏珍的傷口仍然血如泉湧，上官芳舞更是花容失色，幾乎暈厥過去。

她並不是那種胆小如鼠的女人。

但她的心情實在是太激動。

她以前曾利用過李藏珍，而且還一度曾想把他殺掉。

但到最後，這個空有薄倖之名的風流殺手，竟然甘願爲了自己而斷去右臂，這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只聽得諸葛妙靈對朱秀晶道：「這臭男人有點瘋。」

朱秀晶奇道：「他發的是那一門子的瘋？」

諸葛妙靈冷冷一笑，道：「當然是發女人瘋，否則他又豈會把自己的手臂砍了下來。」

朱秀晶道：「但我們剛才說過……」

「別說了！」諸葛妙靈冷冷一笑，笑聲中帶着說不出的狡猾和殘酷之意：「這是二師姊以智取勝，想不到風流殺手李藏珍竟然是一號大呆瓜，此時不把他們兩人除掉，尚待何時？」

朱秀晶連連搖頭道：「那不好！那不好！」

諸葛妙靈冷冷道：「怎會不好？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錯過了，師父一定把我們責罵，難道大師姊的血海深仇妳竟然不想報了？」

朱秀晶一呆。

「但……」

「還有甚麼考慮的？」諸葛妙靈哼了一聲，伸掌就要向上官芳舞的天靈蓋上拍去。

朱秀晶楞住，眼睜睜的看着諸葛妙靈的右掌，用力地向上官芳舞的頭上重重擊去。

李藏珍臉如白紙，怒聲叫道：「賤婦，妳……」

諸葛妙靈充耳不聞，掌上的勁勢更是陡添幾分。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一道寒光凌空飛起，接着血光暴現，諸葛妙靈那一隻正要殺人的右掌，竟然被齊腕削斷。

寒光一閃而後，落在地上，赫然是一把彎形的鋼刀。

諸葛妙靈和朱秀晶臉色齊變。

兩人不禁同時脫口驚叫出兩個字：「師父……」

（三）

雖然陽光漸漸燦爛，但大地上却隱隱籠罩着一層朦朦朧朧的薄霧。

一條極瘦而頎長的人影，就在霧中出現。

那是一個灰髮紅袍，手持木杖的老婦人。

老婦人的臉上滿是皺紋。—

皺紋很深，每一條都像是用刀子用力刻劃上去的。

這本是一張很平凡的臉，無論在那一處地方，都會出現這種歷盡滄桑的臉。

她年輕時的生活一定很吃苦，看她的樣子，一點也不像是個過着養尊處優生活的人。

但事實上，她却是東海飛仙宮的主人，也是江湖中人聞名變色的仙宮魔姥厲紅霞。

× × ×

武林中人給予厲紅霞的評語是：

「南國飛仙，六親不認。」

但實際上，這是並不十分正確的。

最少，她對於門下弟子，一向都非常愛護。

她的愛護是絕對偏袒的，就算門下弟子先去侵犯別人，她也絕不會怪責自己的弟子，反而要帮着去對付別人。

誰也想不到，在上官芳舞危在旦夕的時候，厲紅霞竟然會突然出現，而且一刀就把諸葛妙靈的手砍斷。

諸葛妙靈渾身都在發抖。

她發抖是因爲太恐懼、太痛楚。

厲紅霞冷森的聲音忽然响起，道：「跪下！」

諸葛妙靈與朱秀晶同時跪下。

厲紅霞的聲音忽然又變得很柔和，慢慢的說道：「秀晶，妳起來。」

朱秀晶吸了一口氣，緩緩的站直了身子。

厲紅霞刀鋒一般的目光刮在諸葛妙靈的臉上，冷冷道：「妳越來越不像話了，爲師的臉簡直給妳丟盡。」

諸葛妙靈跪在地上，連氣都不敢吭出一口。

厲紅霞忽然走到李藏珍的面前不足一丈，冷冷的道：「小李，算你有種，老身的徒兒沒出息，咱們是以一手換一手，誰也沒有吃虧。」

李藏珍傻了，厲紅霞一向護短，但今次的表現自然是令人大爲驚詫。

過了片刻，他才說道：「謝謝厲老前輩。」

厲紅霞冷笑着，道：「你不必謝我，老身雖然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但却也看不慣出爾反爾，卑鄙無恥的小人，你現在大可以和上官小姐遠走高飛，以後再也莫要讓我看見你們。」

李藏珍看着她，忽然苦笑道：「我也希望以後不會遇上您老前輩，可惜我知道將來我們一定還會再碰頭的。」

厲紅霞提醒他：「你已斷了右臂。」

李藏珍大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我只不過是斷了一條手臂而已。」

厲紅霞拇指一豎，道：「不愧是個男子漢？」

她忽然轉身，冷冷道：「可惜你已不管用了，沒有了右手的劍客，又與死人何異，等到你練成左手劍法的時候，就算你沒有老，老身也許已不在人世……」

她又在笑。

但她的笑聲已不是那麼冰冷，而是帶點酸楚的味道。

李藏珍心中一動。

他忽然發覺，厲紅霞並不如江湖中人傳說那般殘酷，比起她的弟子，倒還正派得多。

飛仙三煞之中，脾氣最暴躁的，是朱秀晶，她的長相也最爲兇惡。

但到現在，李藏珍和上官芳舞都發覺，她是飛仙三煞中最有人情味的一個人，豈不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麼？

（四）

原本微不足道的玉南城，忽然變成了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除了符員外的家中人來人往之外，師傳客棧也是「突告爆滿」。

師傅客棧是玉南城比較像樣的客棧，但這間客棧的老闆却沒有半點「師傅」的氣派。

他叫言用武，年輕的時候火氣奇猛，無論跟甚麼人三言兩語談不攏，立刻就會用武力解決。

初時，這種辦法很好。

他練過武功，而且功夫不弱，所以每戰必勝。

拳頭够硬，嗓子够响亮，用這種辦法來解決紛爭，當然是「上上之策」。

但到了三十一歲那一年，他的火氣忽然的下降。

不是「下降」，而是簡直完全「熄滅」了。

他的火氣不是自動「熄滅」，而是給別人「打熄」的。

他在三十歲至三十一歲這兩年，總共用過八次武力去「解決問題」。

但這兩年來他很倒楣，居然八戰八敗，最後一戰幾乎連性命都保不住。

幸好，言家祖宗有靈，他還可以活下去。

但他現在只有一隻右眼，鼻子也已被人打歪，右頰上留下了五道疤痕，一張臉變成了不倫不類，像個吃錯了藥的怪物。

自此之後，就算有人在他的臉上吐痰，就算有人用豬尿淋他一身，他都不會動手。

他已變成了另一種人，一種完全沒有火氣的人。

× × ×

雖然言用武就是這間客棧的老闆，但客人們很少有人能看得出他就是老闆。

他甚麼都不像，只像個雜役小厮。

師傅客棧今天已全部客滿了，連言用武的房子也騰了出來，讓給一個老和尚居住。

客棧中住滿各種類型的武林人，他們的身上都懸佩着武器，雖然有的很粗魯，滿口污言穢語，但却也有一些很斯文，連吃飯的姿勢也是規規矩矩的，恐防在大庭廣衆之間有所失儀。

客棧早已滿座，但仍然有不少武林人騎着馬，駕駛着馬車、騾車，甚至是牛車來到這個城鎮。

熱鬧極了。

這是甚麼大日子？玉南城將會發生一些甚麼大事？

× × ×

這時候，李藏珍已和上官芳舞在符宅之中。

上官芳舞爲他裹紮傷口，終日陪伴着他，伺候着他。

因爲李藏珍曾經暈厥。

他傷勢非輕，而且流血甚多，若不是厲紅霞突然出現，諸葛妙靈根本不必動手，單是流血不止，就可以要了李藏珍的性命。

李藏珍醒過來的時候，發覺上官芳舞的手，正握着他唯一的手。

他的右手已斷了，她只能握着他的左手。

她的手握得很緊。

但她的身子却在發抖。

李藏珍沉默了很久，才道：「妳害怕麼？」

上官芳舞點點頭，顫聲道：「我的確很害怕。」

李藏珍笑了笑：「你怕甚麼？」

上官芳舞凝視着他，幽幽嘆道：「是我害了你。」

李藏珍咳嗽一聲：「別說這種喪氣的說話，我最討厭看見女孩子這種態度，那實在是太沒趣了。」

上官芳舞一笑。

她的笑容很勉强，很澀苦，而且還帶着幾分抱歉的意味。

李藏珍的左手忽然在動。

他的指骨勒勒作响，他的臉上充滿着自信的笑容。

「妳看，我的左手是不是很靈活？」

上官芳舞勉强的點了點頭。

李藏珍悠然一笑，道：「假如我告訴妳，我的左手劍法，比右手使出來的劍法更快、更準、更厲害，妳是否會相信？」

上官芳舞毫不猶豫地就點了點頭。

她說：「只要是你的說話，我每一個字都相信。」

李藏珍揚了揚眉，道：「妳也許不明白我以往的事。」

上官芳舞埋首在他們的胸膛上，細聲道：「別人都說你很風流。」

李藏珍道：「妳可知道一個風流的男人是怎樣的麼？」

上官芳舞搖了搖頭，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李藏珍接道：「風流的男人最靠不住，尤其是他們對女孩子講的說話，更是一個字都不能相信。」

上官芳舞眨了眨眼睛。

「眞的？」

「當然是眞的，」李藏珍長長吐出一口氣，道：「妳現在還是不是相信我？」

上官芳舞道：「你呢？你也是否相信我的說話？別忘記我常常騙人，而且還騙過你。」

李藏珍道：「妳騙過我多少次？」

上官芳舞伸出了兩根手指。

李藏珍笑道：「第一次是妳騙我出手去殺了鐵琴郎，還有第二次呢？」

上官芳舞故作神秘地，道：「你猜猜看。」

李藏珍也故作神秘之狀：「妳也不妨猜一猜，我能否猜中？」

上官芳舞忽然笑了。

她竟笑得很愉快，道：「我猜你一定猜不着，因爲你並不如外表那麼聰明。」

李藏珍搖搖頭，道：「這一次妳說錯了？」

「哦！」

「我並不是不如外表那麼聰明，而是並不如外表那麼愚鈍。」李藏珍微笑着說：「妳以爲我猜不中的事，我偏偏已經猜中了。」

他的語氣很肯定，似乎有十足把握。

上官芳舞眼珠子一轉，道：「我不相信，你說出來聽聽，我第二次騙你的是甚麼事？」

李藏珍悠悠一笑，道：「昨天晚上在畫舫上的酒，根本就沒有毒。」

上官芳舞楞住了。

過了很久很久，她才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李藏珍微笑道：「上官堡主被殺，妳雖然很悲哀，但還不致愚蠢到要自尋短見的地步。」

上官芳舞吸了口氣。

李藏珍又說下去：「何況無雙堡根本就絕對禁止用毒，妳要自殺還可以有很多種法子，何必偏偏要用甚麼太保絕命粉？妳這樣做，只不過是想我出手，帮助妳一臂之力去對付魔帝門和飛仙宮的高手。」

上官芳舞的臉色忽然變得慘白。

「原來你……一早已知道，你又何必偏偏往陷阱裏跳？」

李藏珍還未開口，上官芳舞的手已縮了回來，臉上的表情就像是被毒蛇噬了一口：「你以爲自己是個英雄，你以爲自己已很有資格來同情我？可憐我？你以爲我是一個甘心被人用憐憫目光看待的可憐蟲嗎？你做夢，你在做夢！」

她的聲音越來越大，身子却不斷的向後急退。

李藏珍的臉色也很蒼白，他甚至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

上官芳舞突然擰身，頭也不回的就離開了他。

李藏珍呆住。

他沒有追出去。

他忽然覺得胸膛有一種片片碎裂的感覺。

雖然他想追出去，但却竟然提不起勇氣。

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已傷害了她？

他又想，自己配不配和她在一起呢？

他想了又想，甚至胡思亂想。

他的眼皮漸漸變得很重，他的視綫已變得一片朦朧。

但他却睡不着。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他的頭腦忽然清醒起來了。

他右臂斷處的傷口，在發痛，就像是給一團烈火不停的在燒烤。

但他並不担心自己的手，他只是担心上官芳舞。

在這個世間上，究竟還有多少人要殺她？

別的不說，就以飛仙宮的人來說，就已足以對她構成絕大的威脅。

想到這裏，李藏珍忘記了身上的痛楚，剛才已消失得乾乾淨淨的勇氣，又再湧上胸膛。

他要保護她！

倘若她在這個時候出了甚麼意外，那可是終身抱怨的憾事。

× × ×

上官芳舞像一枝箭般衝出去，她的輕功就算不是頂尖兒的脚色，但最少也足以讓大部份的武林人瞠乎其後。

她翻越過後園的高牆，連方向都沒有分清楚就狂奔出去。

勁風吹亂了她的長髮，也吹亂了她的心。

她往自己的臉上輕輕一抹。

臉上竟然淌着晶瑩的淚珠。

她痛恨李藏珍。

她忍受不了李藏珍剛才對自己的那番說話。

更忍受不了的那他種憐憫的目光。

她幾乎發誓永遠不再見這個人。

但她還沒有發誓，就已看見了一個令**她大吃一驚的人。**

她看見的人竟然是上官潛武！

擂台大騙局

（一）

上官潛武坐在一輛馬車上，車廂的窗子是打開的，上官芳舞恰巧就看見了他的臉。

他的臉木無表情，就像是一尊塑像。

上官芳舞看見了他，但他却沒有看見上官芳舞。

馬車在大路上疾馳而過。

雖然只是驚鴻一瞥，但上官芳舞却可以絕對的肯定，馬車上的人，就是上官潛武。

但她立刻又可以肯定，這人看來雖然**十足十是自己的哥哥，但他決不會是上官**潛武。

理由實在再簡單不過。

——上官潛武已經死了，他的額上穿了一個洞，他的屍體已被埋葬。

但這人是誰？

他爲甚麼要冒充上官潛武？其中又隱藏着甚麼可怕的陰謀？

她抹乾了臉上的淚，她決定要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她必須冷靜，保持絕對的冷靜。

她要好好的思索一下，從千頭萬緒中找出頭緒。

實際上，她既是千頭萬緒，也是無頭無緒。

這件事應該怎樣去查呢？

馬車已疾馳遠去，但她絕不能就這樣子跟上去，她必須要易容。

但這個時候，她連半點易容的工具都沒有，甚至，想更換一襲衣服也是在所不能。

怎辦呢？

她跺了跺脚，突然玉手一翻，七枚銀針向身後一棵大樹射去。

× × ×

上官芳舞的銀針當然不是無的放矢，她已聽得很清楚，這棵大樹上有人。

這人鬼鬼祟祟的，顯然不會是甚麼好人，她現在的情緒極爲惡劣，一怒之下，銀針已脫手飛出。

但當她轉身一看的時候，却是不禁一楞。

樹上樹下，哪裏有人的踪跡？

難道是自己聽錯了？

她長長的吐出口氣，心想：也許是自己太緊張了。

但忽然間，她的面前出現了一個人。

上官芳舞嚇了一跳。

但她隨即心神略爲安定，原來這人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看着她，目中帶着笑意：「妳在生氣？」

上官芳舞點點頭。

龍城璧微笑道：「妳在生誰的氣？是李藏珍激怒了妳？」

上官芳舞沉默半晌，搖着頭說：「我在生自己的氣，跟任何人都沒有關係。」

龍城璧知道她不是，但却也不去反駁她。

他知道女孩子的說話最難反駁，因爲大多數女孩子都是蠻不講理的高手。

尤其是上官芳舞，她本來就是個千金小姐，她的小姐脾氣一發作，你就算搬出十萬條比長江還長的道理，也一樣拗不過她。

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自討苦吃？

上官芳舞凝視着龍城璧很久，才接着說道：「你剛才是否看見了一輛馬車？」

龍城璧道：「我並不是瞎子，當然看見。」

上官芳舞道：「車廂裏的人是誰？你有沒有看見？」

龍城璧道：「也看見了。」

上官芳舞道：「你看見他是誰？」

龍城璧搖搖頭：「我雖然看見他的臉，却不知道他是誰。」

上官芳舞又問道：「你從未見過那張

臉？」

龍城璧又搖搖頭，道：「那也不是，最少前兩天晚上我曾在古剎中見過。」

上官芳舞道：「他是我的哥哥？」

龍城璧淡淡道：「的確很像，但却絕對不是他。」

上官芳舞芳心卜卜亂跳，道：「那麼他是誰？爲甚麼要冒充我的哥哥？」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雖然我不知道他是誰，但他冒充上官堡主的目的，我却略知一二。」

上官芳舞深深吸了口氣：「你說。」

龍城璧緩緩道：「妳可知道今天玉南城很熱鬧？」

上官芳舞一怔。

「怎麼熱鬧法？」

「妳聽過范常醉、許飛煌、柴二笙、翟無常、恨金大師這些人的名字沒有？」

「聽過，他們都是名震一方的武林高手。」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不少名氣比他們更響亮，平時絕少在江湖上走動的風塵異人，他們也來到了玉南城，」龍城璧道：「他們都接到了一張請帖。」

上官芳舞問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龍城璧道：「無雙堡擺下了擂台陣，比武招親。」

上官芳舞以爲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你說甚麼？」

龍城璧淡淡道：「是比武招親，在擂台上能戰勝羣雄者，將成爲妳的丈夫。」

上官芳舞又給嚇了一大跳：「這是誰的主意？」

龍城璧道：「當然是上官堡主的主意啦。」

上官芳舞怒道：「上官堡主已死！」

龍城璧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但他們不知，而且你剛才不是看見另一個上官堡主正乘着馬車向玉南城進發嗎？」

上官芳舞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他是在昨天被厲紅霞殺死的，但請帖顯然早已發出，難道……」

龍城璧點點頭，道：「請帖是上官堡主生前發出的，當然，眞正決定這件事的人還不是他，而是西門烏雲。」

上官芳舞臉色蒼白如雪：「他們爲甚麼要擺設比武招親的擂台陣？」

她想了一想，又氣憤憤道：「連恨金大師也被邀請之列，難道他們打算要我嫁給一個老和尚？」

龍城璧道：「恨金大師從不喜歡女人，他喜歡的東西只有一樣，那是黃金。」

上官芳舞道：「那麼他爲甚麼要來？我又不是一塊金磚。」

龍城璧道：「妳不是一塊金磚，但大會中有明文規定，假如最後勝利者是個出家人，或者是已有家室者，一律以黃金萬兩代替。」

上官芳舞冷冷一笑：「俗不可耐。」

龍城璧道：「這是一個大陰謀。」

上官芳舞道：「假如我離開這裏，離開無雙堡，甚至離開人世，他們又怎麼能完成這一宗親事？如何向參戰者交代？」

龍城璧冷冷笑道：「他們根本就不必向任何人交代，因爲這個比武招親的擂台陣，徹頭徹尾是一個大陷阱、大騙局。」

上官芳舞恍然大悟，脫口道：「魔帝門的目的，是要借無雙堡主的名義，把這些武林人引到此地，然後加以殺戮。」

龍城璧道：「這是一場可怕的浩刦，西門烏雲暗中主持這個大騙局，目的就是要把這些人全部剷除，打擊羅浮五聖。」

上官芳舞道：「他們都與羅浮五聖很有淵源？」

龍城璧頷首說道：「他們其中有十餘人是羅浮五聖的弟子，或是記名弟子，又有二十餘人是羅浮五聖的多年老友，也有不少是羅浮五聖的親屬，至於恨金大師，更是羅浮五聖以前的同門師弟。」

上官芳舞道：「好陰險的手段。」

龍城璧道：「西門烏雲的如意算盤是，首先讓他們在擂台上拚個你死我活，然後……」

上官芳舞接道：「然後一網打盡！」

龍城璧道：「正是如此。」

上官芳舞冷笑道：「想不到我竟然變成了香餌，他們也未免太愚蠢了。」

龍城璧道：「西門烏雲雖然佈下羅網，但能否如願，還是未可逆料。」

上官芳舞道：「我們現在就去揭破這個陰險惡毒的騙局。」

「現在去？」

「難道還要等到明天不成？」上官芳舞臉上露出了焦慮的神情，道：「救兵如救火，這件事萬萬拖延不得。」

龍城璧悠然一笑：「當然是拖延不得，倘若我們現在才去擂台陣，恐怕已經太遲了。」

上官芳舞目光一亮，道：「已經有人去提出警告？」

龍城璧點點頭，道：「當妳還未離開符家宅院的時候，殺手之王司馬血已去辦這一件事。」

上官芳舞問道：「就只是他一個人前去？」

龍城璧道：「他已有了三個本領很大的人相助。」

上官芳舞鬆了口氣。

雖然她和羅浮五聖素無交往，但她絕對不希望羅浮五聖敗在西門烏雲和厲紅霞的手下。

她永遠都不會忘記，上官潛武是給誰害死，又是給誰殺死的。

（二）

玉南城西南，原本有一列白牆黑瓦的房子，但在兩天之前，這一列房子忽然給拆了。

拆房子的，都是精壯如牛的大漢，他們不但拆房子速度奇快，搭建擂台的手法更是令人嘆爲觀止。

前後不到兩天時光，七八幢房子已被夷爲平地，變成了一個大擂台，和剩下一塊廣闊的空地。

那些房子早在兩個月前就已全部易手，買主同是一人，但在玉南城，誰都沒有見過這個財主老爺的模樣，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直到現在，總算有點「眉目」了，有人說買下這一列房子的人，就是無雙堡主上官潛武。

但上官潛武購下這些房子，又把它們

拆掉，搭建一座大擂台，是不是太奇怪了一點呢？

無雙堡有不少地方，可以搭建擂台，上官潛武又何必選擇這種地方？

有人覺得奇怪，但却沒有人知道眞正的原因。

× × ×

擂台比武快要開始。

擂台下黑壓壓的堆滿了人羣，忽然有人大聲道：「上官小姐爲甚麼還不現身？也好敎俺一飽眼福。」

這人的聲音甚是粗魯，說話也是無禮之極。

立時有人罵道：「甚麼一飽眼福？簡直是侮辱佳人。小心挨揍。」

「比武應該開始啦！」

「讓開，讓開，上官堡主到了！」

突聽一人大笑道：「甚麼上官堡主？他媽的不怕笑掉老子的大牙，原來是個乳臭未乾的臭小子！」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

剛才有人說了一句「一飽眼福」，已幾乎要給別人揍一頓，現在，居然更有人大聲辱罵上官堡主，更是「駭人聽聞」之至。

立刻有人喝道：「是誰在胡說八道？滾出來！」

那人大笑道：「是老子在胡說八道，你要揍老子，請滾進來！」

人叢中有人脫口驚呼：「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唐竹權？」

「看他的身材，和他抱着的大酒罎，準有八成是他。」

剛才還在呼喝的人，忽然臉色蒼白如紙，繼而迅速地在人叢中消失。

「上官堡主來了……」

「甚麼人在搗亂？」擂台上又响起了另一個人的大喝聲。

「老子在搗亂！」

「你是誰？吃了豹胆熊心？還是活得不耐煩了？」一個錦衣大漢從擂台上衝下來。

台下搗亂的人大聲道：「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杭州唐竹權是也！」

錦衣大漢怒喝道：「管你是糖粥還是鹹飯，吃大爺一刀再說。」

這錦衣大漢好像一股旋風般從擂台上衝到唐竹權的面前，揮刀就砍。

他用的刀份量奇重，最少有二三十斤的重量，這一刀砍下，雖然唐竹權身材胖大，也勢非被劏開兩邊不可。

但唐竹權根本就不理這一刀，却大搖大擺地向擂台上走去。

他走動的姿勢並不很快，但錦衣大漢的刀偏偏沒有砍中，却砍在另一個人的身上。

但這人也沒有給他一刀砍死。

因爲這人的手很快，而且手上的力度更是大得令人出奇。

他居然一伸手就把大刀的刀背緊緊挾住，然後順勢一拉，這把刀就平平穩穩的落在他的手中。

錦衣大漢嚇得呆了。

他從來都沒有碰過這種人，也沒有碰見過這種事，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吶吶道：「你……你是……」

那人淡淡道：「我是殺手司馬。」

「殺手司馬？」錦衣大漢又再嚇出一身冷汗，身子連連後退，說：「殺手之王司馬血？」

人叢中又再起了一陣騷動。

這時候，上官潛武已在擂台上。

他的表情沒有太大的變化，既不覺得驚詫，也不覺得憤怒。

唐竹權已衝到擂台邊，戟指向上官潛武道：「你是何方神棍？」

在上官潛武身旁，還有四個黑袍武士，聞言紛紛亮劍，四枝劍寒森森地直指着唐竹權。

來參加擂台比武的人雖然不少，但大會尚未開始，就已有人前來搗亂，不禁都抱着隔江觀火的心情慢慢「欣賞」，除了一個老和尚企圖勸開唐竹權之外，誰也沒有揷上一手。

這老和尚就是恨金大師。

（三）

刹那間，氣氛變得又熱鬧、又緊張。

恨金大師口中不住的大唸「阿彌陀佛」，一面勸阻唐竹權，別作無謂的搗亂。

唐竹權忽然大聲道：「老和尚，你以爲這個上官潛武是……」

但他只是說到這裏，胸中突然血氣翻騰，竟然中了恨金大師一掌。

他怎樣也想不到，恨金大師竟然會突然出手。

唐竹權驀然醒覺，原來這個老和尚也是一丘之貉，他上前勸架是假的，實在是要對付自己。

他雖然挨了一掌，但仍然具有反擊之力，一見情勢不對，唐門五絕指法已經施展。

四個黑袍武士長劍飛舞，趁機圍攻唐竹權。

人人都在看熱鬧。

他們心想：擂台比武的正本戲還未上演，就已在擂台下打得天翻地覆，倒是眼福不淺。

這也難怪他們。

這是突然爆發，沒頭沒腦的一戰，他們不知其中底蘊，根本就不知道誰是誰非，既然連是非黑白都未能分得清楚，就算要抱打不平也是無從下手。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儘管人叢中有不少大俠之流的絕頂高手，他們都暫時袖手旁觀，未敢揷手。

× × ×

唐竹權大戰恨金大師，掌來指往，一時之間殺得難分難解。

四個黑袍武士揮劍襲擊唐竹權，冷不防一桿松木紅纓槍從旁殺出。

一個灰袍老人挺槍而出：赫然正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這一來，人叢中倒有人作出了反應。

「唐老祖宗嫉惡如仇，而且絕對不會祖護兒子，難道其中當眞有些蹊蹺？」

「不會吧？」

「何以見得？」

「無雙堡主可也是個大俠，這一次比武招親，絕對不會有甚麼陰謀。」

「那倒未必。」

「你對上官堡主動了疑心？」

「咳！咳！那也不是，只不過若論到彼此在江湖上的聲譽，自然是唐老人比上官潛武爲佳，老兄，你說是不是？」

「這個……這個也未嘗沒有道理。」

這時候，那四個黑袍武士已和唐老人在激戰之中，但那些武士的劍法並不太高明，遇上了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又怎能抵擋得住？

頃刻之間，四個黑袍武士已倒下了三個，餘下一人眼見劍法比自己高明的同伴都已紛紛倒臥在血泊之中，如何還敢再戰，匆匆後退。

擂台上的上官潛武怒喝一聲：「丟臉！」接着一掌擊下，登時把黑袍武士的腦袋拍爲肉醬。

又有八個黑袍武士殺出，把唐老人團團圍住。

擂台上的上官潛武大喝道：「上！」

八個黑袍武士同時搶攻。

他們的劍法，比剛才那四人厲害得多，而且人數也多了一倍，唐老人的槍法雖然厲害，但一時間也是無法佔到優勢，雙方漸漸陷入苦戰之中。

擂台下又响起了一連串的慘呼聲。

司馬血早已把那個錦衣大漢一脚踢開，但又有幾個漢子揮刀舞劍的纏着他。

他們的刀法和劍法都很霸道，但他們却沒有一個是司馬血的敵手。

上官潛武大怒，突然一個翻身，飛下擂台，兩道寒光同時向司馬血的咽喉上刺去。

司馬血冷笑。

他沒有動，反而把碧血劍揷回劍鞘之內。

刷！一道青芒閃過，把上官潛武發出的兩道寒光震開。

上官潛武身在半空，應變却也極快，身子猛然一擰，人已穩站在地上。

他手中有兩把鋒利的短劍，但更具殺氣的還是他的目光。

把手中兩把利劍震開的，是一把平凡的長劍。

劍雖平凡，人却絕不平凡。

因爲這把劍的主人，就是名震天下的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 × ×

上官潛武臉如寒霜，冷冷道：「你是誰？」

衞空空道：「你又是誰？」

上官潛武大笑：「是無雙堡主上官潛武。」

衞空空冷冷道：「眞巧合。」

上官潛武冷笑：「何謂之眞巧合？」

衞空空淡淡一笑，道：「因爲剛好我也是上官潛武。」

上官潛武一怔，繼而怒喝一聲：「胡說！」

衞空空哈哈笑道：「不錯，我是在胡說，你也同樣是胡說。」

司馬血忽然冷冷道：「你們兩人都不是上官潛武。」

人叢中又起了一陣騷動。

「他不是上官潛武？」

「他是誰？」

「難道這個上官堡主是假冒的？不會吧？」

司馬血突然站到擂台上，朗聲道：「上官潛武已經死在飛仙魔姥厲紅霞的手下，這個上官潛武當然是假的。」

司馬血說的都是事實。

但衆人還是半信半疑。

唐老人却在這個時候大吼道：「這是一個陷阱，西門烏雲對付羅浮五聖，而你們都與羅浮五聖頗有淵源，當然也是西門烏雲要剷除的對象、」

這一番說話出自唐老人的口中，份量更是不大相同，衆人你望我、我望你的，臉上都露出了驚惶之色。

假上官潛武沉着臉，突然雙劍齊飛，向司馬血撲過去。

但衞空空絲毫不肯放鬆，緊纏着他。

而且他的砍腦袋劍法已經施展。

大樹上的殺機

（一）

比武招親大會，缺少了中間兩個字，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比武大會。

許多人平時精明能幹，但到了這個時候，却統統變成了糊塗蟲。

他們有些爲了黃金，有些爲了美人，不惜千里迢迢的趕到此地，那知道到頭來却只有「拚命」這兩個字。

貪字誤人，此語果然不假。

前來比武的人，其中有幾個都認識唐家父子，也有些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的朋友。他們都很相信唐家父子和衞空空。

所以，他們都願意助一臂之力，去對付那些從四方八面突然湧現的黑袍武士。

假上官潛武惡戰衞空空，殺的難分難解。

司馬血却突然從擂台上飛躍而下，直向一棵又高又大的樹衝去。

× × ×

司馬血在擂台上高居臨下，他看見了一個黃衣漢子，正鬼鬼祟祟的爬上樹上。

司馬血一眼就已認出這個人是誰。

他就是師傅客棧的老闆言用武。

言用武爲甚麼像隻猴子般要爬上大樹上呢？

就算別人看見他爬樹，也未必會覺得奇怪。

現在擂台四週戰火四起，他爬上樹上看熱鬧，倒是人之常情。

世間上喜歡看別人打架的人實在太多，尤其是高手相爭，有機會欣賞，當然不肯放過。

言用武雖然只不過是武林中第七八流的角色，但也算得上是個武林人物，他要看看這一場罕見的「盛會」，爬上大樹上的確是最佳的「座位」。

但司馬血的想法和看法並非如此。

他在很久以前就已認識言用武，他很清楚言用武是一個怎樣的人。

自從他在三十一歲連吃幾次敗仗之後，他再也不喜歡看熱鬧，更不喜歡看別人打架。

有一次，師傅客棧門前有十二個醉漢扭作一團，大打出手，但言用武却在櫃枱上打瞌睡，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

當時司馬血也在場，而且更是十二個醉漢其中之一。

雖然他的確已醉了，但他仍然記得很清楚。

這間客棧的老闆並不是個喜歡理會閒事的人。

有人在他的客棧門前打架，他尚且可以不聞不問，這裏距離師傅客棧相當遠，他又豈會有興趣爬上這棵大樹上看熱鬧？

司馬血心念電轉，目光更是銳利非常。他一看見言用武，已覺得事有蹺蹊。

抬頭一看，大樹上茂密的枝葉裏，赫然藏着一隻用紗布封邊的鐵籠子。

這籠子安放的位置極其隱秘，若不小心觀察，很難看得出來。

言用武已是一個可疑人物，再加上這籠子，事情更加大有古怪。

司馬血連想都不去想，立刻就衝了過去。

言用武驀然驚覺，爬樹的速度更快幾分。

他的手中已亮出一把又長又鋒利的鋼刀，但他並不是用來對付司馬血，而是要把那籠子劈開。

他的身手雖然不算極快，但距離鐵籠子却已很接近。

這時候，司馬血已看見了鐵籠子裏的東西。

他一看之下，不由驚出一身冷汗。

籠子裏竟然有數之不盡的毒蜂。

（二）

司馬血是殺手之王，他不但在劍法上有極高深的造詣，對於各種毒物的認識也是非常到家。

雖然只是驚鴻一瞥，但他已認出這種毒蜂，是苗疆最兇惡的大黑煞。

大黑煞這種毒蜂極其罕見，毒性之猛烈，比起青竹蛇、金脚帶之類的毒蛇還更歹毒得多，給它螫了一下，不到一盞茶時光就已足可致命，端的非同小可。

司馬血大喝道：「言老闆，你不想要命了？」

言用武並不答話，揮刀就向那鐵籠子劈去。

只要他一劈開鐵籠子，他自己固然首當其衝，非要死在毒蜂針下不可，而司馬血和擂台下的人，也勢必要大大的遭殃。

言用武不要命的撲向鐵籠子，刀鋒已劈在籠子之上。

但司馬血的手也在同時揑着言用武的足踝。

言用武在掙扎，但司馬血豈能放鬆他？就是這麼一陣糾纏，言用武的刀雖然劈中了鐵籠子，但力度已大爲減弱，未能把籠子劈開。

言用武一聲怒吼，翻身一刀向司馬血的頭頂上劈去。

但司馬血的身手遠在他之上，他的刀剛劈下，司馬血已把他的腿高高抬起。

言用武不虞有此一着，竟然收勢不及，一刀剁向自己的大腿。

司馬血一聲冷喝，反手一摔，把言用武凌空拋了出去。

言用武從大樹上被拋下，這一拋之勢非同小可，居然把他拋到擂台之上。

言用武慘呼一聲，背脊上最少斷了好幾根骨頭。

司馬血小心翼翼的把鐵籠子提起，也施展輕功，飄然落到擂台之上。

衆人一見，不禁又驚又怒。

幸虧司馬血及時制止言用武，否則此刻景況如何，實在是不堪設想。

立刻有人燃起了火摺子，把籠子裏的毒蜂燒死。

言用武怒目逼視司馬血。

司馬血冷冷道：「是誰指使你放出毒蜂的？」

言用武大聲道：「沒有任何人指使，這是我自己的主意。」

司馬血冷冷一笑：「你不想活了？」

言用武道：「我早就置生死於度外，否則又豈敢放毒蜂？」

司馬血道：「你首當其衝，第一個死在毒蜂之下，對你又有何好處？」

言用武緊閉着嘴巴，不再回答。

突聽一人蒼老的聲音嘆道：「指使他放毒的人是西門烏雲，而他自己早就不想活了。」

又是另一把蒼老的聲音接着說：「他有個兒子叫言樹安，很想練習上乘的武功，而且看上了一本少林寺的掌法秘譜。」

先前那蒼老的聲音又道：「言老闆這一輩子已無法成爲武林高手，但他却望子成龍，所以不惜答允西門烏雲的條件，在這裏施放毒蜂陷害羣雄，目的就是希望言樹安能藉着這一本掌法秘譜，他日能完成驚人的藝業。」

第二把蒼老的聲音嘆了口氣，說：「言老闆愛子心切，不惜犧牲自己，但他却未曾想到，此舉非但害己，而且害人，掌法秘譜雖然在西門烏雲手中，但他會履行諾言嗎？嘿嘿，嘿嘿！」

言用武臉色慘變，身子不住的在顫抖着。

把他底蘊完全揭穿的，赫然正是丐幫二老的袁不懼和黃養平。

言用武忍不住問：「這些事是誰告訴你們的？」

黃養平嘆了口氣，道：「是你的兒子言樹安。」

言用武的身子抖得更厲害。

只見遠處一塊草坪上，站着一個粗眉大目的少年。

他看着言用武，却不敢走過來。

言用武嘆了口氣：「畜生！朽木不可彫，朽木不可彫！」

袁不懼冷冷道：「他畢竟是你的兒子，你畢竟是他的父親。」

黃養平道：「假如他寧願以父親的性命來交換一本秘譜，那才是該剮萬刀的衣冠禽獸。」

袁不懼道：「他不是。」

黃養平道：「但我們却已來遲了一步了。」

袁不懼道：「幸好世間上還有一個聰明的殺手之王司馬血，否則你們現在都已成爲了蜂下之鬼。」

衆人聞言，都是深深的抽了口冷氣。

只有那假上官潛武，依然冥頑不靈，仍然與衞空空展開激戰。

衞空空不再客氣。

他的劍勢本已一度緩和下來，但現在又再度發揮了强大的威力。

劍氣蕭蕭，映目生寒。

砍腦袋劍法是天下間最霸道的劍法，每一劍擊出，都是絕對致命的殺手招數。

假上官潛武初時還能守中帶攻，攻中帶守，但衞空空長劍不斷迴旋，簡直把他看得頭昏腦脹。

突聽一聲慘呼，衞空空的長劍帶着一道沖天的鮮血，在擂台下同時飛揚。

慘呼聲未已，假上官潛武的腦袋已被砍了下來。

唐竹權伸手一接，居然把這顆腦袋四平八穩的接着。

他瞪着假上官潛武的腦袋。

假上官潛武的眼睛也彷彿在瞪着唐竹權。

唐竹權瞧了一瞧，喃喃道：「這種易容術雖然與第一流的相差甚遠，但要瞞騙這些糊塗蟲，已經很足够。」

他的說話立刻引來十幾道憤怒的目光，但這些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唐竹權也不去理會別人的反應，他以左手捧着人頭，用右手在它的臉上不停的又搓又抹。

漸漸地，這張臉孔變了。

初時，這張臉變得一塌糊塗，既不像是上官潛武，甚至不像是人的臉。

但經過唐竹權的手左搓右揑之後，另一張蒼白的臉終於顯露出來。

這是假上官潛武的廬山眞面目。

唐竹權瞧了半晌，頻頻搖頭。

「老子不認識閣下啊！」

他不認識，但却有人突然驚叫起來：

「是銀谷樂園的銀琴公子！」

「銀琴公子？不會吧？」

「哼！怎麼不會，這不是銀琴公子是誰？除非連這張臉也是假的，那倒難說得很了。」

唐竹權這又在張臉上揑了幾把，終於道：「這張臉決不會是假的了，想不到銀琴公子居然甘心成爲西門烏雲的走狗。」

這時候，魔帝門的人已鬥志全消，不是被人打得死去活來，就是紛紛的狼狽逃竄。

司馬血嘆了口氣，對言用武道：「你回去做客棧老闆好了，草莽江湖，並不適合閣下，也未必會適合你的兒子。」

人叢中有人怒吼道：「這廝要放毒蜂害咱們，豈能縱虎歸山？」

「對！」立刻有人大聲附和。

「咱們把他吊起來，每人揍他一拳消氣！」

「妙極！」

「把他吊起來……」

一時間，人聲擾嚷，形勢對言用武極其不利。

就在人聲最鼎沸的時候，擂台上突然有人以槍頓台，朗聲道：「大家靜一點，大家靜一點！」

此人登高一呼，一時之間，果然人人都靜了下來。

杭州唐老人畢竟德高望重，他的說話在這種環境中往往能發揮重大的作用。

每個人都在洗耳恭聽。

唐老人大聲接道：「言老闆要放毒蜂陷害我們，確然是罪大惡極……」

他說到這裏，衆人又是七嘴八舌罵個不休：

「當然罪大惡極，他媽的混帳之又混帳！」

「倘若不是司馬大俠及時制止，咱們現在非要又肥又腫不可。」

「俺本來就嫌自己太胖，再胖下去可乖乖不得了。」

「老周，你不算胖，比起唐大少爺相差得遠啦！」

「無論如何，這廝放過不得。」

唐老人白眉一皺，又大聲道：「大家再靜一靜……」

人羣又再靜下來。

唐老人咳嗽兩聲，道：「言老闆雖然罪大惡極，但却不是爲了自己，而且也不是主謀。」

衆人又在私私竊議。

唐老人接道：「即使言老闆不放毒蜂，西門烏雲也一定會派別人幹這件事！」

他這番話却是合情合理。

衆人沉默下來。

唐老人又嘆了口氣：「放毒蜂並不是有趣的事，言老闆已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他付出的代價也是絕對不輕。現在他雖然落在我們的手上，但老夫認爲交給司馬血發落最爲恰當。」

沒有人反對。

司馬血也在擂台上，朗聲道：「在下願意給他一個機會，誰反對的，儘管說出來。」

剛才人人都反對釋放言用武。

但經過唐老人的一番說話之後，再也沒有人反對。

言用武勉强一笑：「很好，很好！你們都原諒了我。」

司馬血突然臉色一變，驚道：「言老闆……」

言用武的嘴角突然吐血，原來剛才竟然暗中服下一顆毒丸。

他凄然一笑，道：「你們可以原諒我，但我……却沒有臉再活下去……司馬大俠……」

他凝視着司馬血，一雙眼睛已不能再轉動。

他的臉迅速地變成死灰色，繼而轉爲紫藍色。

言用武的頭忽然垂下。

他已氣絕。

× × ×

司馬血的指尖在發冷。

言用武並不是大奸大惡的人，但這一次他却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

這條道路的終點，是把他帶向罪惡的深淵，死亡的地獄。

言樹安抱起了他的屍體。

這個年青人沒有哭。

他甚至沒有流淚。

他的淚已化爲血，他的血已在他的唇邊一行一行的滴着。

他忽然對司馬血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說話。

他說：「謝謝你。」

司馬血瞭解這句說話的意思。

因爲他已原諒了言用武，而擂台下的人也因此而原諒了他。

× × ×

擂台比武的結果，是比武不成，變成

一場亂戰。

後來，亂戰也戰不起來，變成了亂七八糟。

混亂中，恨金大師終於逃之夭夭，唐竹權也受了內傷。

就在這時候，人叢中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羅浮五聖已到了玉南城外的天魂古刹。

五聖會雙魔

（一）

古刹荒涼，處處野草叢生。

天地蒼茫，古刹殿堂之內，更是氣氛陰沉，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殿堂內的陳設。早已敗壞不堪，甚至連神案也已坍塌下來。

但在神壇前，却有五個長髯老者，各據一方，盤膝而坐。

雜草幾乎遮掩着他們的臉龐。

這五個老者，正是西門烏雲的大仇人——羅浮五聖。

× × ×

羅浮五聖神態肅穆，每一張臉都是冷冰冰的。

他們在等待着西門烏雲。

西門烏雲還沒有出現，老天忽然下起雨來。

雨點並不很大，但有綿綿不絕之勢。

羅浮五聖雖然在古刹之內，但衣衫已漸漸被雨點沾濕。

原來這一座古刹的蓋頂，早已千瘡百孔，下雨的時候，自然是水淹殿堂。

羅浮五聖對於綿綿雨點，毫不理會。

他們並沒有久等。

一陣鼓樂之聲，從西方响起，漸漸由遠而近，逼近了天魂古刹。

羅浮五聖仍然盤坐殿中，臉上的神情絲毫沒有改變。

鼓樂聲已降臨到天魂古刹之內。

二十四個白衣金靴、臉上戴着銀色面具的怪人，敲鑼打鼓的率先進入古刹。

接着，又有十二個綠裳艷婢，分列兩行，中間簇擁着一頂寬敞無比、要用十二個彪形大漢才能抬得動的豪華大轎。

這轎子燦爛輝煌，堆金砌玉，左右兩旁還懸掛着兩列寶劍，總數共達二十八把之多。

轎內珠簾低垂，依稀可見轎中人是個華服男子。

此人不問而知，自然就是天南魔帝西門烏雲。

（二）

蒼涼靜寂的古刹殿堂，忽然變得熱鬧非凡。

鼓樂忽停。

接着，又是一陣笛聲，從東方响起。

笛聲初時柔和悅[illegible]，但漸漸的却起了變化。

柔和的笛聲變成了尖銳激蕩的音律，陣陣扣人心絃的殺機融滙在笛聲之中，連雨點都似已化成了無數尖銳的利針，刺在全身每一處毛孔之上。

這是飛仙宮的「飛仙笛韻」。

「飛仙笛韻」共分四章，前三章溫和悅耳，娓娓動聽，但第四章却有如鬼哭神號，蘊藏着無窮無盡的殺機。

羅浮五聖仍然盤膝而坐，對外間發生的一切事情，似是不聞不問。

笛聲越來越接近。

隨着笛聲的逼近，天魂古刹外忽然傳來了陣陣幽香。

十六個黃衣少女，每人的襟上都插着一朵顏色鮮艷的花朵。

這些花朵每一朵的顏色都不相同，但每一朵都同樣嬌艷可愛。

在這十六個黃衣少女之後，是一輛用四匹駿馬拉動的華麗馬車。

趕車的是個美豔如花的婦人，車廂內人影朦朧，但依稀可以看見，那是一個老太婆。

這個老太婆自然就是飛仙宮的主人——仙宮魔姥厲紅霞。

× × ×

強敵已臨。

羅浮五聖仍然闔上眼睛，盤膝坐在野草叢中。

馬車不能駛進古刹。

車廂門緩緩打開，裏面一人果然正是仙宮魔姥厲紅霞。

厲紅霞手持枴杖，步履穩重的來到了天魂古刹的大殿上。

轎中人忽然沉聲說道：「厲宮主，我們的敵人果然言而有信，他們早已恭候多時了。」

厲紅霞冷冷一笑：「五聖的胆量雖然不小，但還及不上另外兩個人。」

轎中人道：「厲宮主指的是誰？」

厲紅霞道：「西門烏雲，難道你眞的不知老身指的是誰？」

西門烏雲在轎中淡淡一笑，道：「厲宮主莫非是說隱身在佛殿後的兩人？」

厲紅霞冷笑一聲，突然厲聲喝道：「甚麼人在佛殿後鬼鬼祟祟？」

佛殿後緩緩地出現了兩個年青人，那是一男一女。

男的正是雪刀浪子龍城壁，女的就是無雙堡的上官芳舞。

（三）

一直闔上眼睛的羅浮五聖，突然同時張開眼睛。

十道目光都一齊集中在這兩個年青男女的身上。

五聖之首是譚振棠。

譚振棠十八歲出道江湖，二十九歲方始成名，直到四十六歲那年，成爲了羅浮五聖之首。

他歷盡江湖風險，一向都很愛惜那些剛在江湖上闖蕩事業的年青人。

龍城壁雖然出道江湖已超逾十載，但在譚振棠的眼中看來，他還只不過是個小孩子。

但他沒有看輕這種「小孩」。

年青人幹的事，往往只有用「後生可畏」這四個字才能形容。

龍城壁無疑也是其中之一。

這幾年以來，他已幹過不少令江湖人側目的大事。

就算是譚振棠年輕的時候，他的歷史也及不上龍城壁那般多姿多采。

龍城壁突然挺身而出，譚振棠實在感

到有點意外。

他忽然長嘆一聲，目注龍城壁道：「我們這一戰，並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你不必强自出頭。」

煩惱皆因强出頭，這句說話人人都知道。

但龍城壁似乎不怕煩惱，也許他就是爲了要自尋煩惱才來到這裏的。

他一本正經的對譚振棠說：「五位前輩都是家父的老朋友，晚輩絕不能讓五位白白犧牲。」

譚振棠臉色一沉。

「你這算是甚麼說話？這一戰還未開始，誰敢說我們必定會吃敗仗？」

龍城壁吸了口氣，欲言又止。

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忽然又從佛殿後响起。

殿堂後還有人。

這人顯然並不打算掩藏自己的行動，他的每一下脚步聲都使人清晰可聞。

譚振棠喝道：「甚麼人？」

一人緩緩從殿堂左側步出，赫然竟是唐老人。

（四）

唐老人的衣衫也已濕透。

他在古刹殿堂後逗留了多久，連龍城壁也不清楚。

譚振棠的目光忽然垂下。

唐老人却盯着他，不斷的搖頭，又不斷的嘆氣。

厲紅霞臉色一沉，冷冷道：「唐老人，這一件事你不能插手。」

唐老人道：「哦！老夫爲甚麼不能插手？」

厲紅霞冷冷道：「這一場決戰，是我們早在三年前就已訂下來的。」

唐老人道：「老夫知道。」

厲紅霞道：「你既然知道，應當懂得江湖規矩，這是我們七個人的事，與你無關。」

唐老人冷冷道：「本來是的。」

厲紅霞道：「現在的情況，也沒有改變。」

「不！」唐老人搖搖頭：「情況已變了。」

厲紅霞冷笑道：「你要插手多管閒事，老身可不會饒你。」

唐老人大笑。

「老夫幾時怕妳來着？」他把松木紅纓槍一挺，冷冷道：「老夫此次趕來，就是要看看妳兇惡到怎樣的程度。」

厲紅霞臉色鐵青，冷冷道：「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唐老人搖頭道：「老夫不喝酒，敬酒也不喝，罰酒更不喝。」

龍城壁微微一笑。

他想不到這個頑固的老人居然也會有如此幽默的時候。

厲紅霞怒道：「滾開！」

唐老人道：「老夫非但不會滾開，而且還要代替五聖和你們決戰。」

「笑話！」西門烏雲在轎中冷笑道：「這是本座與羅浮五聖的決戰，豈容任何人代替？」

唐老人道：「老夫有很好的理由，可以代替五聖出戰。」

西門烏雲道：「難道他們都已成爲了廢人？」

唐老人嘆了一口氣，道：「五聖行動如常，但五人的武功已經盡失。」

西門烏雲冷冷道：「荒謬！」

龍城壁突然插口道：「不是荒謬之言；而是事實。」

西門烏雲冷冷道：「他們何以會武功盡失？」

唐老人道：「五聖在兩年前中了一種奇毒，至今仍然未能解脫。」

西門烏雲道：「此乃何種毒物？」

唐老人道：「天魔散功粉。」

西門烏雲冷冷道：「本座從來都沒有聽過這種毒藥的名字。」

唐老人臉如寒霜，道：「無恥！」

西門烏雲怒聲道：「你在罵誰？」

唐老人道：「當然是罵你。」

西門烏雲道：「本座行事光明磊落，豈是卑鄙無恥之徒？」

唐老人「哼」一聲：「說的漂亮，可惜閣下卑鄙的行爲，已被老夫查得清清楚楚。」

西門烏雲沉默片刻，道：「唐老兒，這裏可不是杭州，豈容你胡來？」

唐老人冷笑道：「老夫有眞憑實據，並非信口雌黃。」

西門烏雲又沉默下來。

唐老人接道：「兩年前，你花銀十萬兩，聘請千毒殺手杜神豹，用天魔散功粉使羅浮五聖武功盡失。」

西門烏雲冷冷道：「一派胡言。」

唐老人道：「杜神豹已把事情眞相全部說出，豈容你抵賴？」

西門烏雲道：「本座與杜神豹素不相識。」

唐老人突然掏出一張信箋。

「這是杜神豹臨死前親筆所書，把這件事說得清清楚楚。」

「他已死亡？」

「何必裝蒜，你若不是存心殺人滅口，杜神豹也不會把這件事寫在遺書上。」

颯！

信箋如刀般飛出，向轎子急旋過去。

西門烏雲伸手一抄，把信箋接住。

良久，西門烏雲的笑聲從轎中傳出：「這個姓杜的小子果然靠不住，本座總算沒有殺錯他。」

唐老人冷冷一笑，道：「你現在承認了罷？」

西門烏雲大笑。

「就算本座承認，那又如何？」

唐老人道：「老夫最看不過眼的，就是這種暗箭傷人的手段。」

龍城壁也接道：「比起羅浮五聖，閣下未免是太卑鄙了，五聖武功盡失，依然赴約，那是視死如歸……」

西門烏雲大笑道：「他們都是蠢材，你們也是一樣。」

厲紅霞哈哈一笑，對轎中的西門烏雲道：「這是他們咎由自取，怪不了咱們心狠手辣！」

鏗！

厲紅霞手中枴杖一分爲二，其中一截變成了一把輕盈的長劍。

「唐老兒，唐門槍法乃江湖一絕，老

頭搥仍是絕招

小雲

有許多人認爲頭搥巳經落伍，不必練習，但在事實上，多懂一招比較少懂一招一定是比較有帮忙的，廣東十虎當中的一名好漢黃澄可，就是靠頭搥享譽的，當然他的武功根底不錯，他苦練少林拳有七年之久，而且受過名師指點，爲了學習拳脚，他遁跡空門，在荒山裏面苦練，就算沒有頭搥，他的武功仍是一流的，不過，用一流的武功跟三流的拳師交手，那就當然打贏，反過來說，假定雙方都是一流高手，不容易取勝，他就運用苦練十年得來的頭搥突然向對方出擊，往往一招打贏，他能够置身於廣東十虎之內，就憑着這一招鐵頭。

黃澄可做和尚的時候，根本上就是光頭，他很喜歡把自己的頭顱向柔弱的小樹撞擊，把那枝樹折斷，後來練習巳久，顱骨愈來愈硬，他竟然把頭搥向大樹撞擊，沒有撞斷大樹，也把樹皮弄到脫落，頭上絲毫不會受到損害，憑着這一招，加上了他從少林拳變化出來的鐵搥拳脚，那就更加出色，他習慣了使用雙龍出海的招式，雙手向前打出，誘敵進攻，然後使用鐵頭撞擊，依照一般拳理來說，雙手齊出，那是很吃虧的，因爲對方以分龍掌的一招，雙手向中央伸前往左右一分，壓倒你的雙拳，跟着把他雙手向前撞擊，那時你的一雙手巳經被他撥開，無從挽救，胸部可能因此受到重傷，這是用雙掌去破雙掌的一個絕招，南拳北腿都懂得這種招式，問題是名稱不同而巳，黃澄可偏偏用雙手出擊，誘惑對方，趁着對方使用分龍掌法，撥開自己的一雙手，而未有足够的時間反攻，突然把頭顱向對方的胸部撞擊，由於相隔只有兩尺，他的頭搥有如石磨，撞了一下，受擊之人就此倒地昏迷，甚至口吐鮮血，，這一招幾乎是無從閃避的，因爲很少人眞眞正正花十年時間苦練頭搥，故此不會防範．再又因爲他練習頭搥之際，遁跡空門，變成和尚，後來束髮還俗，有了頭髮，他這一招頭搥擊敗許多名江湖好漢，並非僥倖得來。

說到頭搥當中練習得最有勁的一名武林高手就是當時比較廣東十虎更老一輩的武當派掌門人叫做「馮道德」，此人的內功精湛，硬功也練習到十分到家，眞的是刀槍不入，而且精頭搥，突然向前飛躍撞擊，能够把一堵磚牆撞毀，磚石紛飛，他的頭顱絲毫不受損害，如果有人用木棒向他的頭顱敲打，棒折木斷，他的頭顱一點沒有損傷，他確是有資格做掌門人，幾乎一生沒有一次打輸，後來只是輸了一次，就丟了一條性命，就因爲他跟少林派的掌門人至善禪師展開生死決鬥，那一次他施展最擅長的頭搥，突然向對方搶攻，料不到至善禪師的一個大肚腩苦練二十年，另有妙用，能够向後一縮，變成一個小窩，剛剛吸住他的頭顱，跟住使用內功，把壓力增加，馮道德的頭顱被對方的小肚吸住，無法擺脫，時間拖長了，就呼吸窒息，那時至善禪師鬆開了肚皮，哈哈大笑，馮道德巳經氣絕。

這一招，至今仍是武林中的秘聞，可見一山還有一山高，大肚腩本來是一種累贅的東西，但經過苦練多年，竟然變成一個絕招，剛剛克制鐵頭功。

進入了二十世紀，根本上就沒有人肯在荒山野嶺苦練拳脚，縱然有這種人，也不會苦練頭搥，不過，羅馬的摔角高手，十居其九是練過頭搥的，因爲羅馬摔角絕招非常之多，一共超過四百八十招過外，懂得招式愈多，打贏的機會愈大，碰着兩人倒地打滾，頭顱較硬的人，當然是佔盡上風，根本上兩人巳經糾纏在一起，手扣手，脚扣脚，只是剩下一個頭，如果身材較矮的一個摔角高手，置身於這種環境，用他的頭向對方胸骨撞擊，就算一下沒有把對方擊倒，連撞十多次，對方就捱不起，故此，羅馬摔角專家反而十分重視頭搥，列爲摔角名手必學的一種功夫。

羅馬摔角碰着互相扣緊的階段，那是生死之間最扼要的一環，未必兩個人手扣手，脚扣脚，但却可能頭對頭，躺在地上，雙方的手都扼住對方的肩膊或咽喉，那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臂鎖」，這時雙方的頭互相貼近，用頭撞擊對方的頭，那一個人的頭顱够硬，就此獲勝，那是必贏的，因爲當時兩人都無法鬆手。

日本柔道反而不重視頭顱，因爲他們的摔角招式跟羅馬根本不同，決不會手臂鎖着手臂，故此，日本人至今仍是輕視鐵頭的，山口崗玄是空手道最有權威的一個名手，至今仍是威震四方，他就沒你練過頭搥，而且他很豪氣的說：「我的掌刀能够打下去，把牛角打折，相信一個鐵頭遠比不上一隻牛角那麼堅實，如果有人肯把他的鐵頭給我試一試掌刀的滋味，一個掌刀劈下，他沒有喪命，我就從此收山，把我全部財產送給他。」

這是事實，鐵頭只是在必須的時間以詭計取勝，絕對不是硬到無法用掌刀打傷。

時至今日，練習鐵頭的人愈來愈少了，主要的是醫生方面提出來的警告，醫生認爲用頭顱撞擊堅實的物體，隨時會使腦袋震傷，那種傷勢是看不出來的，活到中年，就會覺得頭暈頭痛，醫生並非爲了練習中國功夫然後這樣說的，這番話就針對喜歡打足球的人而說，事實上有許多人苦練足球，兼練頭搥。

身來領教領教。」

西門烏雲也同時從轎中竄出，他的速度比厲紅霞還更快。

他的手沒有任何武器，但他的十隻手指却比十把尖刀更具殺傷力。

唐老人的槍還沒有動，西門烏雲左手的五指巳幾乎插在唐老人的胸膛上。

（五）

西門烏雲並不是個很高大的人，但他的十隻手指却比任何人都更長一些。

但手指長並不足以克敵制勝。

陣上交鋒，決定勝負存亡的因素，往往在於那一方能最先把握機會。

尤其是高手相爭，可以克敵制勝的機會往往有如白駒過隙。

西門烏雲是高手，邪魔道上一等一的頂尖高手。

他擅於製造機會，更擅於把握機會。

他突然襲擊唐老人，目的就是要製造一個好機會，去殺另一個人。

他眞正的目標並不是唐老人。

他眞正的目標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龍城璧的雪刀巳閃電般出手。

他絕不能讓唐老人以一敵二。

雪刀出鞘，刀鋒迴旋急落，疾劈西門烏雲的左手。

這一隻手巳幾乎插進唐老人的胸膛上，但雪刀也巳落下。

除非西門烏雲不要這隻手，否則他必須放棄繼續襲擊唐老人。

這只是一刹那間的事，他必須在電光石火之間作出決定。

但西門烏雲根本連想都不必想，因爲這一着巳在他意料之中。

他本來就不是準備對付唐老人，他首先要對付的人是龍城璧。

西門烏雲的手應變奇快，五指一收，腕向下沉，反手化指爲拳，一拳就向龍城璧的左肩上撞去。

龍城璧的身子彷彿突然收縮。

砰！

西門烏雲這一拳的力量眞還不小，居然把龍城璧整個人震飛三尺之外。

西門烏雲這一拳是致命的一擊，他有十分把握可以把龍城璧置諸死地。

但他却忽略了一件事——

龍城璧早巳運起龍心神訣上的內功，保護着自己的身體。

雖然龍城璧的人被震飛，但他立刻又像皮球般反彈回來。

這一下的姿勢，眞是令人大出意料之外。

就在這一刻間，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巳和厲紅霞的枴中劍交擊。

西門烏雲不再理會他們，因爲龍城璧的雪刀巳向他咽喉刺了過來。

這一刀並不太快，但却令人很難閃避得開。

刀光一閃，雪刀巳刺入西門烏雲的咽喉。

× × ×

刀快如電，一擊巳命中西門烏雲的要害。

但西門烏雲却沒有死，他的頸子甚至沒有流出半點鮮血。

原來刀鋒並沒有刺入他的咽喉，只是他的頸子猛然一擰，把雪刀挾在頸子與肩膊之間。

這是何等兇險的一着。

這一着不但兇險，而且古怪無比，龍城璧竟然無法把雪刀拔出來。

對於龍城璧這種刀法上的大家行而言，這簡直是從來都沒有遇見過的怪事。

他只是怔了一怔，西門烏雲的右掌巳疾拍而出，又把龍城璧震飛出去。

這一掌威力剛猛無儔，龍城璧雖然巳運起龍心神訣護體，但仍然被一掌打得口吐鮮血。

上官芳舞吃了一驚，突然不顧一切的撲了出去。

突聽一人大喝道：「速退，妳絕不是他的敵手！」

但上官芳舞的身子巳撲出，再也沒有人能阻止。

西門烏雲那裏會把她放在眼內，左手一翻，七件暗器如電般射了出去。

上官芳舞只覺眼前一花，胸膛上巳中了七枝藍汪汪的毒針。

龍城璧臉無血色。

另一個從外面衝進來的人，臉上更是變成一片死灰之色。

那是李藏珍。

（六）

西門烏雲猙獰怪笑。

他大笑着說：「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哈哈……哈哈……」

就在他笑聲不絕的時候，李藏珍的劍巳刺了過來。

西門烏雲不怕龍城璧，更不會懼怕一個只有一條手臂的風流殺手。

刷！刷！刷！刷！刷！

李藏珍連發五劍。

這時候風雪之刀巳落在西門烏雲手上，李藏珍這五劍，都被他用雪刀化解於無形。

李藏珍雖然只有一條左臂，但劍法竟比從前更快，劍招也更辛辣。只是他重傷初癒，勁力不免受到影响。

風雪之刀在西門烏雲的手裏，威力並不比在龍城璧手裏遜色。

西門烏雲的刀法也頗有獨特之處，而且刀招狠辣霸道，更非龍城璧所能企及。

但李藏珍絲毫不懼。他的人巳豁了出去，不殺西門烏雲決不罷休。

就在他們激戰的時候，唐老人的右肩上突然射出一枝血箭。

厲紅霞的劍巳刺中了唐老人。

唐老人似有力竭之勢。

她的劍更快、更狠。

但龍城璧並沒有去助他一臂之力對付厲紅霞。

因爲他巳看出唐老人雖然中劍，但他的松木紅纓槍巳反而趁勢套住了厲紅霞，不出十招之內，厲紅霞同樣會受傷。

龍城璧沒有看錯。

唐老人雖然受傷，但在形勢上反而佔到了實在的上風。

厲紅霞的劍雖快，却巳無法再衝過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

仙宮魔姥固然是江湖一絕，杭州唐門老祖宗可也不是泛泛之輩。

龍城璧已不只一次見識過唐老人的槍法，他對唐老人極具信心。

× × ×

西門烏雲用風雪之刀，砍殺雪刀浪子刀如急雨。

龍城璧雖然受傷，但身手仍然極爲矯捷靈活。

西門烏雲以一敵二，臉上充滿了自信的神色。

雪刀落在他的手裏，正是如虎添翼，李藏珍若單打獨鬥，絕不是他的敵手。

但現在縱使加上龍城璧，形勢也是極爲不妙。

龍城璧雪刀在手之際，尙且無可奈何，現在雪刀反而成爲敵人手中的武器，又焉能會有奇蹟出現？

倏地，一聲慘呼響起。

果然不出龍城璧所料，厲紅霞雖然首先擊傷唐老人，但最後反而要敗在唐老人的槍下。

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已穿過了她的小腹，這一槍已足以把她推進地獄。

就此在同時，西門烏雲也突然地悶哼起來。

他當初沒有小覷龍城璧，但當他奪刀之後，他却認爲雪刀浪子不外爾爾。

但龍城璧眞的不外如是嗎？

倘若沒有李藏珍的劍相助，他也許無法勝過西門烏雲。

但現在西門烏雲却是以一敵二，而且越來越是驕傲。

他相使憑這兩個年青人的力量，絕對無法擊敗自己。

但他錯了。

龍城璧除了是刀法名家之外，他的掌法也有極高深的造詣。

再加上龍心神訣相輔，他雙掌下的威力就更不容漠視。

但西門烏雲却漠視了這一點。

所以，當他見到厲紅霞中槍之後，只不過是楞了一楞，龍城璧的雙掌已無聲無息的拍在他的胸膛上。

西門烏雲一聲悶哼，蹌踉後退三尺。

李藏珍等候這個機會多時，當然不會輕易放過。

颯！

血激濺，李藏珍的左手劍法果然更快、更準確。

天南魔帝西門烏雲的性命，就此結束在龍城璧和李藏珍的手裏。

× × ×

古剎又再回復了一片死寂。

魔帝門一戰潰敗，宣告瓦解。

飛仙宮雖然仍存在，但主人已更易。

新主人居然是個尼姑，據說她是厲紅霞的師姐。

老尼姑本不該成爲飛仙宮的主人，但她不避嫌。

原來她別有目的，居然在短短半年之內，把飛仙宮變爲尼姑庵。

她眞有辦法。

女人的辦法眞多，而且往往比男人想出來的辦法更有效。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疊鳳居然也成爲了尼姑。

她在三個月內，花掉一萬二千兩黃金，總共聘請了十二個殺手去對付司馬血。

但這十二個殺手全都失敗，若非司馬血劍下留情，他們早已變成死人。

自此之後，她再也沒有聘請殺手。

她開始覺得這是一件傻事。

也許她太累了。

她終於跑到東海，出家爲尼。

飛仙宮變成了雲月庵。

雲月庵沒有仇恨，她也沒有了仇恨。

× × ×

羅浮五聖武功盡失的消息，終於在江湖上傳了開去。

不少人要找他們算帳。

這些人平時聽見了羅浮五聖這四個字，連腿都會發軟，但現在却不可一世地，公然要找五聖報仇。

但羅浮五聖已離開了中原。

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甚麼地方。

也許他們也已太疲累了。

他們到天魂古剎赴約，本來就是去送死。

他們也許很傻。

但有一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

羅浮五聖重信義，一言既出，永不反悔。雖然他們最後沒有和西門烏雲交手，但勝負之分早已明顯，所以戰與不戰，都是一樣。

最少，他們已曾赴約。

× × ×

三月，霧中。

天魂古剎外，李藏珍終於跟上官芳舞告別。

其實他們早已分手。

在大半年之前，他們已分手。

上官芳舞已死在西門烏雲的毒針下。

但李藏珍仍然留下。

他在古剎內渡過無數寂寞的黃昏，他每天都在這裏看她。

美人已埋在黃土下。美人已成爲一堆枯骨。但他仍然陪伴着她。直到今天，他必須跟她告別。

因爲她已接到一宗生意，一宗殺人的生息。

他要去殺的人，遠在島國扶桑。

那是一個僞君子。

當這個僞君子的假面具被人拆穿之後，他遠走高飛。

一個人若有五十萬兩金子，他當然可以走得很遠，飛得很高。

但曾經給他害得苦透的人，却不甘願讓這個僞君子逍遙法外。於是，他們籌謀了一千兩銀子，去找李藏珍。

這時候，李藏珍已很窮。

但他却發覺，這些人更窮。

風流殺手李藏珍，會爲了區區一千兩銀子，就跑到扶桑島國去殺人嗎？

× × ×

碧海茫茫，那艘殘舊的大帆船已離開了港口，望東而去。

龍城璧和司馬血騎着快馬，趕了大半天的路，他們所能看見的，就是這一艘已遠颺而去的巨帆。

他們是來向李藏珍告別的。

雖然，他們知道李藏珍一定還會回來但却不知道要等到甚麼時候……（完）

戮魂神鋒

邊塞碧血譜／凌波·文 鐵翅·圖

雙雄決鬥 須彌山招拚神鋒

兩騎馬似飛般奔馳而來，一到這開封龍門鏢局門首，好騎術，兩騎馬走得如此，却是說停即停的，驀一騰跳，立即安靜急驟！而騎馬人是早已縱落了馬背，脚才點地，一陣風似的，向大廳撲進：「回總鏢頭！來了，來了——」

「果然來了！」四個字說得十分清平，沉勁！說話的乃是個年約五旬，神態軒昂的中年人，此人手中盤弄着兩枚銀光閃閃的鐵胆，邊說邊已站起身來，好氣派，淵停嶽峙，這一站已可看出，此君之功力精粹之一斑！

「是！得來了！依在下之判斷，不出半個時辰，他是一定會與總鏢頭您見面的了！」

「很好……」

「林大哥，屢聞此君，出手行事，鬼詭莫測，聽說：還有些不淸不楚，不乾不淨——」

「燕賢弟，爾如此數說此君，有何用意？比門之事，本來就是難求公平，所求者；殺死對方，武林道中有暗器，有明刄，有計算，有謀畧，有……哼哼！總之，此君能殺人如去草芥，並且，成名輩不在少數，即使施用鬼域伎倆，也只能怪你自己自陷入阱……說什麼不清不楚，不乾不淨！」

「大哥！我們是在計劃！何不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佈排陰謀！設伏期待！」

「我們已有成算，此君不來便罷！一來……」語聲中。但見這鏢頭的手一揮，大廳四週，立即有不少壯士，就如由地底鑽出，天上降落般，圍了個密不通風。可是，這些人看來是起不了大作用的武士，鏢伙，不過，每人的手中個個是硬弓強箭，箭頭在日光之照射下，隱泛藍光。分明是箭頭含有劇毒！再看一看清，這些人的打扮是武士，鏢伙，其實，全是開封府中，有名之武林好手所喬扮。來人如果稍有疏忽，可眞想不出，他又有什麼神通來闖出這個羅網中。

「燕賢弟！你那會請到這多的……」

「林總鏢頭！」這一批喬扮鏢伙的硬手中，有一人已越衆而出，對那個龍門鏢局總鏢頭林紹璜對了面：「我們也算是爲自己打算。當然，我們不敢看輕你老哥，事實俱在，目下大河南北，以老哥你的聲望最盛。此人既然毀了天台名宿四靈手段啓元，兩湖的江湖已算是交了給這個獨行大盜了。如果，老哥哥你再有什麼風吹草動，兩河的武林道，還有誰是他對手？莫非，我們這許多走鏢的，得受其宰割，任其魚肉？我們這次是自動上門，我們不求出手露面，我們希望老哥哥馬到功成，不過，萬一有什麼不便，或者兩不相下，我們可不能不打一打落水狗——」

「勝之不武！」

「林大哥！我們早已說過，與此君對手，可不必顧全什麼江湖道義！」

「對啊！風聞他擊斃崆峒三老時，也用梅花毒弩！」

「還有，我接家師之告示，他暗中尚有一個好手……擅打各式陰狠暗器，在助其成功！」

「他表面子上一個人，其實，說不定有不少同黨！林大哥，我們現在對付的是武林之大虫，江湖之殺星。此人根本無道義之可言，殺了他，乃是爲武林除害，也可以說殺了一隻野獸而已！」

「如此手法，我們與他有何分別？」

唉！在江湖上，在武林中，有多少量狠淺狹之小人，也有多少光明正大之名家。有的人會求勝心切——不，其實是心懷內怯，怕死神照顧了他——不顧一切，那怕步入了奸小之地步，他們也得一試。而有的則堅持江湖道義之主則，他寧可光明戰死，也不甘心採取卑劣之手段！兩河之鏢行亘擘，也可稱是武林之領袖；天風劍客林紹璜他可不是個浪得虛名的撓種，他光明正大，他正言侃侃，令在場人個個有些心怯，有幾個已低下了頭！不敢正眼相對！

「反正，此君來找的是我，由我與之對面……」

「萬一，來者別具陰謀——」

「哈哈……」林紹璜一聲狂笑道：「這乃是他的不肖，非是我的不才，公道自在人心，我更相信，也會在他的良心問生根發芽，我不相信，這江湖道會貞的一無道義之可言，我更不相信這江湖由得一個宵小奸惡之徒來馳騁！橫行無阻，即使此君用卑鄙無恥之手法勝了我，殺了我，終有一天，他會自食惡果……」

「好！不愧爲一代名家！」在屋外傳來了一聲清厲的語聲：「比鬥暫緩三日！」一衆人騷動中，林紹璜哈哈的說了聲：「請各位稍安毋躁！」實在，林紹璜之功力沉實，並且，兩河之人，均視之爲首，故而這說話別有一股威嚴，將這樣個亂閧閧的場面給鎭住了——

「由現在開始，各位絕不可離開我鏢局……」

「爲什麼？……」異口同聲，追問原由！

林紹璜看了這些人一眼，不禁微微嘆了一口氣道：「列位自問單打獨鬥，功力與我相較，可有上下？」

奇怪，那會問到這個問題？事實俱在，在場人可以說沒半個是林之對手。有幾個簡直是連比也沒資格，試問還說什麼可有上下？

「唉！」林紹璜很痛心的嘆了口氣道：「此君以我爲對手，可是，你們一片好心，預備打埋伏，亂箭殺了此人，即使亂箭毀不了他，憑你以多欺少，也必置其死地而後快。不想，你們現在正是風聲外洩……據我所得之訊息，此人秉性殘忍，嗜血好殺，而今他將約鬥之期拖延三日，這三日中又該如何？……」

說得該明白了吧？有幾個聰明人，早已發覺此人將時日押後三天，不是好事，而今，突的不約而同起了一陣寒顫，爲什麼？分明此君目前，已將這口毒氣噴在這批人身上，三日中，他會來對付自己一行人……講功力，講陰狠，這批人那裏是他對手？突然，他們全明白了林紹璜之心意，個個不禁對林之急公好義，並且，敢於負責之性格，發生了更親切之感受……

虎威鏢局之少鏢頭小方翔郭清奇首先向林作揖致意：「我們本想來助您一臂之力，想不到反成了您老哥哥的累贅了！」

衆人當然不得不有所致意，但是，林紹璜却沉聲說道：「唉……現在，由於敵暗我明，我也眞說不上此君會用何種手法來對付你我……再說；此君既然祇有三日之約，我以爲你們就在此地暫住三日，人多好應付，燕賢弟！」

「是！」林紹璜的左右手，又是林之同門小師弟的燕南星面色難堪地應了一聲！因爲，設計埋伏是他的主意啊！

「好好欵待這批好朋友，命厨房老饕，這三日中，儘量多備美酒佳餚……」

燕南星不禁心頭一痛，爲什麼？這多備美酒佳餚——聽在耳中，大不是個味兒！說得喪氣點，分明老師兄有着準備後事的意思。至於吃，更像待决之囚之斷頭羮飯……林紹璜爲峨嵋門中之秀，一柄天風劍，十三式峨嵋太玄式，雖不說天下無敵，說實在，想在其手下，單打獨鬥，而能佔得便宜的，當世之間，可想不出有幾多個，可是，今日，他那會如此的落寞？如此的示怯？……

「璜哥！你從來不是這樣的啊……與此君人面不見，你那會怕了？」說話的是個美貌婦人，正是林紹璜之妻子碧影仙史韓雲玲。這一個荊門三老之唯一愛徒，自與林紹璜結褵以來，一對俠侶，連轡走江湖，也不知會過多少成名豪强，劍下不知尅制了幾許武林名流。可是，今日，却看到了丈夫之滿面愁容！她那會不關心？

「唉！雲妹，你以爲我不見此人就不該心存怯意？」

「你向來不是個怯敵之人啊。再說，你也該深明敵我之間，所持者氣，所謂氣盛者勝，你……」

「雲妹！唉！我何嘗不知，抱必勝之念而臨，則强者盛。可是，此君能沿途連殺十名武林名宿，並且，將屍身示衆，詳述比鬥情形，更將最後一招，圖形示意，這就是他之氣盛。至少，他有必勝之道。而我無取勝之把握啊！雲妹，你我多歷事故，請問，幾時有過這麼個怪傑，做出如此之怪事來聳動江湖的？」

韓雲玲果然被問住了。事實俱在，武林中比武殺人，在在可以發生，再說，比鬥之時，一心一意在取勝决首之信念中。又有誰有這好的心情，更且有這好的記憶，就如旁觀者的，將出手發招一一默記，事後再詳盡描述。至於最後一劍之圖形示意，更是匪夷所思，這是殺手絕招，絕招者非不得已時不發，發也得嚴守秘密，幾時有這樣個人，將自己之絕技公開的？

此人除非是白痴，但是，白痴焉能活到今日。

此君莫非別有所指；但是，你也該指出個所以然來啊！別有所指，究竟指向何處？

除非，此人別有所恃。如果，眞的有所恃，這就是令人更頭痛！因爲，此人之殺人招式，可能不拘一招一式。並且，他的出手，實非對手可望其項背——

韓雲玲再看了一眼丈夫，她心中突的又升起一個念頭。「唯自謙者爲有力，唯自弱者爲不弱！」丈夫看來怕了這個對頭，他處處地方在籌商對付之策。看來示弱，却是個最佳之自保之道。多年來與丈夫併肩對敵，今日，依然得與丈夫在一起應付這個大敵！

「娘！」一條人影竄入，突然，這個姑娘怔了一怔道：「爹！你也在啊！」她可有些忸怩了！

這是個看來並不十分漂亮體面的孩子。年紀有廿歲左右吧！可惜生得粗眉大眼，皮膚黝黑，說得不留情的話，有幾個男扮女裝的，還可比她更有些媚態呢！不過，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發覺自己冒失的撞進了房，她本來有事來求娘的，突然發現這個時候不應出現的父親時，她却怔得手脚無措，而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女子嫵媚之神色。

「慧兒！瞧你這副野相……」韓雲玲的話是有理，這孩子實在有些野。雖說是江湖大豪之閨女，至少是個閨女啊！那有她這樣打扮的，全副短打扮，與個套籠頭，裝馬鞍，或者拉車牽騾的鏢伙沒什分別，實在是獨生女，因此，做娘的即使說她野，可也無形中洩露了她的無比慈愛！

做父親的看了女兒一眼，本想有所訓斥，突然，心中升起一陣愁緒。他是微嘆了一聲，起身踱步而出，事實已說明了，你有事找娘，讓他們說個明白，唉！三日後，將會變成如何模樣呢？他只有自己去担他的心事了！

做女兒的林不慧可不在心。她一見父親出了門，她像隻貓一般的。撲上了娘的身……「娘！我又闖禍啦！」

嗨嗨！大小姐啊！現在是什麼時候啊，你還來這一套。還有，你又闖了禍。可憐，韓雲玲是氣苦難分的，向自己寶貝的女兒白了一眼。

「娘！你幹什麼啊！娘，你得帮我個忙啊！救下這個小伙子，一個怪可憐的小伙子！不！說實在，是個小化子！」

「你在說什麼啊？」

「娘，我打了富家的大少爺啦！」

「啊！又打架！」

「娘！這富大荃，眞可惡啊，自恃老子有幾個臭錢，可眞壞吶！人家是個小化子，又不得了他什麼事，他也不知什麼心腸，打啊，將人家打得可眞慘……」說到這裏，她是又一跳，走出房門，一邊走，一邊在叫，「小金子，金子！」她可讓個韓雲玲始終摸不着頭腦。可又令她感到這孩子的一無心腸……

但是，不久，她却拖住了個年才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進來了。韓雲玲又是一陣難過，唉！我的大小姐啊！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了啊。還是不分男女，這個所謂道學，禮教，說什麼男女大防，授受不親，與她就如風馬牛不相及。可是，當韓雲玲一看清這小伙子時，不禁心中一陣惻然。唉！是那個沒心沒肝的人將他弄得如此狠狽！

是一個看來還算清秀的孩子，可是混身血漬，雖然面上裝出些若無其事的樣子，韓雲玲心細如髮，她那會看不出這孩子的强咬牙，微顫抖之神情。又何况，一身破衣服，現在，已變得寸絲寸縷那樣掛在身上。不！有些根本是貼在身上，爲血，爲傷口貼住在身上！一個孩子啊！犯了什麼樣的罪？竟然會受到這樣的毒打？

「就是那個富大荃……就在汴梁樓，他吃酒。他叫勾欄女子，這是他那有錢少爺的事。但不該作弄一對母女啊！並且，還……」姑娘面上泛上了紅霞，想必有極難啓口的粗言俗語，說不出口……

事實如此，富大荃這個人頭畜鳴的有錢子弟，在汴梁樓頭宴客。來了兩個女的，分明是一母一女，這婦人年才卅出頭，雖然衣衫襤褸，可依然掩不住她的絕代風華，她的女兒才十三歲吧！人小，却出落得似仙霞奇葩。可惜，少婦是有病，面色蒼白，有幾聲咳嗽，女孩子扶住了少婦，一直在柔聲的詢問着母親，「可難過，可倦乏？」來到了汴梁樓門前。少婦想飲些水，所以，住了脚。不想，就讓富大荃看見了，這畜生却在與同桌人在說：「小翠，阿巧，可比你倆好看得多！」

「啊！大相公，你也忒爲開玩笑，讓她倆與化子比！」

「滾！老劉，話可不是這樣說，哈哈！老實說，如果洗個大澡。嘻嘻……包保，美不可言，哈哈……並且，你看，這老：老劉，你去說說看，大相公今日有興，的有老的韻味，小的有小的風情，嘻嘻……說上手，我兼收並蓄，代他倆……」

「你是人不是？」這是句可悲可憤，又激動又憤慨的罵聲，將個醜態百出的大相公罵醒了。連下來是大相公出了門，可憐，隨手將個小化子抓住了。連摔了幾個狠的，有幾個帶來的打手，爲了表示是隻忠狗起見，不客氣，又抽又打，並將小化子直摔，橫擲，一對化子母女是驚駭莫名，有不少看客是有的起閧，有的搖頭，總算招來了闖禍胚林大小姐——林不慧！

她一直看不慣富大荃，但是，富大荃却一心想拜林紹璜爲師。因爲，富大荃有心想担當這京師禁軍教頭之位。如果，他得到林之撐腰，他就大有希望，所以，聽說他已委托了開封府尹向林紹璜提說親事呢——

林不慧因爲有所耳聞，因此，她這才遲遲不出手。她旁觀了好一陣，實在，那小化子被糟蹋得太過份了，她也實在恨極了這個紈袴子弟，故此，一出手，將幾個打手揍了個狠的。富大荃一見林大小姐，他還想嬉皮笑臉，賣弄手段，顯示自己的才華風情，苦了，富大相公的俏媚眼做給了瞎子看了！非但對方不受用，反而翻了臉。抓住了他，一頓好打！打得這個富大荃叫苦不出，脫身不得，即使不打得奄奄一息，可也算富大荃出生以來，第一次的大災難……

「娘！我闖了禍啦！」

「你說完了！」韓雲玲氣得無言可說了！

「說完啦！娘！你看，該怎辦？求求你，不！其實，我可沒做錯事啊，還有，我本來還想將這一對母女也救了，可惜她倆得趕路！我！呃！娘！對不起，你給女兒的金釧環！我送給了這一對母女啦，這一來，她們可不會做化子啦！至少，不至於沿途討飯啦……」

韓雲玲正想訴說自己家門中事，並且

說明，大禍已迫眉睫，那想到外面傳來幾聲慘叫，而韓雲玲突的一揚手，將女兒一掌推了一跤，而面前勁風突來，她還想發掌震開來物，自己却莫明其妙的腿彎一麻，不由自主的一矮身……勁風直掠面門而過。可是，韓雲玲依然感到一陣火辣之痛。耳邊又聽得崩崩的迸裂聲，她回頭一看，不禁由心底泛出一股寒意來，爲什麼？原來，身後四面玉石屏風，竟然碎成粉裂，什麼暗器，有這樣霸勁之力！

待到其看清，韓雲玲頓然呆住……四枚又細又長的金針在地下泛着虹光。分明，這四面堅實之玉石屏風。乃是爲這金針所炸裂！如果是有炸藥，金針那會存在？如果不是炸藥，哼哼，這個發針人未免太神乎其技了。這發針之勁，力貫重物……想到這裏，韓雲玲突然週身一凜！出了一身冷汗。自己推開女兒，還想憑掌力來震開，如果，不是腿彎巧在此時一麻，自己那有命在……

四週雖已靜寂，韓雲玲不禁對丈夫之安危更增心事。丈夫之顧忌有理，如果，此人是對頭，這眞該說一聲；是自己夫妻畢生所遇的，唯一勁敵！還有這三聲慘叫！想到這裏，她是身形微動……

「娘！你還沒說……這小金子！」

「寃家！難道你還看不出，這個家將會人亡顚倒！不可收拾了啊！」語聲忿懣中，韓雲玲是再不理女兒的無知與糾纏，她所關心的是；該如何來與丈夫分担苦難，共謀對付之方！

林不慧可怔住了，反而是小化子，雖然他身上創傷未癒，並且有越來越苦痛之感，可是，他却是已看出了這裏有極大的麻煩在：「大小姐！」

「我叫你別叫我大小姐，我叫不慧！我……」突然，她發覺那個小化子滿頭冷汗：「怎麼了，你怎麼了……啊哈！我想起來了，你的傷！唉！我只顧說話，可就忘記了你的傷！」但見她先將小化子扶到一張胡床上，命令他躺倒，她說她去拿傷藥來！

「林……姑娘，你家中……有事，有極大麻煩的事……」

「我可不怕，小金子，你放心，我爹，我娘本事大呢！他們不會怕這些個麻煩！你！唉！你自己的麻煩也不小啊！」

「你！唉！」這孩子突然一陣激動，連咽喉也感到乾苦，心中暗暗在說：「天下，還會有這樣的好人……唉！自己沿路來，看過多少血與尸！也經過多少苦與難，進入雁門關，總以爲可以看到自己的親人，但是，親人更令自己感到難受。有多少人在歌舞昇平，有多少人在醉生夢死？可是，有那一個會想起了關外的白山黑水……長草豐林，還有那許多被遺棄的老百姓！他們活在鋒鏑之下，他們活在恐怖之中。而自己……」一陣痛，將這個化子痛得昏死過去了——

龍門鏢局的大廳上，橫陳着七條尸身！林紹璜是面色鄭重地道：「想不到對頭如此之狠辣濫殺！唉！只恨我林某習藝不精！保護不週，以致令這幾位好朋友，死在我局中。可是，至今我尙難明白，我們究竟在那裏得罪了此君，即使殺我立威，以求成名，就該對我出手，或者對我家人不利，何必如此殘殺無辜……」

「因爲你尙有江湖道義，你又是個光明磊落之士，所以，我不對付你，由得挑戰者與你一決雌雄。至於其他之士，哼哼，既然他們自以爲兵不厭詐，那麼，我也不必與他們講什麼江湖道義！我天性嗜殺，這不錯……可是，姓林的，別以爲我濫殺無辜，在江湖上打滾，不是你殺我，就是我殺你，說什麼有辜無辜……」

此人侃侃而談，聲音却是忽尖、忽沉，忽東，忽西，林紹璜早已明白，來者一定另有藏身之法。再說從尸身看來，個個是面門中針，直貫腦後，這一股勁力已經駭人聽聞。又何況出手人，如何能揀得個好地方，更能在武林人士出手發招之際，憑仗這一枚毫無借勁用力之金針，直破樊籬，一無阻擋，長驅直入，在這最難得手之地，取得如此驚人之成果？這豈是一般人的能耐？更且是這豈是你們這一班庸俗而又自命不凡的武林人士所能對付的？

「……三日之內，我非取爾左右人之性命不可！一個不留！」說話的語氣是越來越森厲，越可怖，有幾個耳朶尖的，根本已聽出了，這語聲有着絲絲吹竹之音。不過，可沒半個可以聽出來，這說話人的眞正落脚之點。不想；就在此時，那個號稱天風劍客的峨嵋名宿林紹璜，倏的身形一長，人就似一股輕烟般，平空升起，又勁又直，又快又疾，喀喇喇一片刺耳之聲響中，大廳上突轉光明，原來，這位林大鏢頭，竟然是突破了屋頂，人已穿頂而出，衆人神智尙未清醒，而耳邊各自聞得一聲長笑，笑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而林紹璜是沉聲喝道：「敬請下去一敍！」

「不必了！」這次聲音較爲清晳，雖然冷，但是，沒了那股吹竹之陰森之音，令人聽來舒服受用得多……

「尊駕是閻先生之同件？」

「此事與爾有何干係！看招！」

分明上面已打了起來，龍門鏢局中依然不乏好手，燕南星，藍家槐，艾文選，還有其他同行好手郭清奇，凌三虎等等……雖然人已死了七個，但是，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可能，他們是抱了必死之心而來，當上面語聲傳來，這幾個好手，毫不在意的，由早先爲林紹璜用強力打穿之屋頂窟窿中竄出，在偏午之陽光下，看到林紹璜與個白巾幪面的白袍人相對而立。當衆人現身時，那白衣人倏的仰頭一陣狂笑中：「想不到林紹璜也會說一套做一套！」林紹璜讓這一句話有些氣糊塗了，可是眼前勁影一閃，白衣人好高的輕功——當然也可能他計算的時間準確，他明知這一句話別有作用，就借林之一怔一忿之間，他是輕巧的，越身而過，可是，當林紹璜突有所悟時，後面已傳來了幾聲慘叫，林紹璜發現中計，回身欲有所行動時，可憐，已見三條人影，雙手捧面，慘呼之中，滾下了屋頂。即使林紹璜身法奇快。一個「飛越關山」，人如强弩脫弦般射到，耳邊依稀聽得此君之冷笑聲：「後會有期！」四個字尙在空間盪漾，而白影一幌，已向後園落去——

林紹璜還想追，一條人影阻住去路，正是自己太太韓雲玲。相互間打一眼色，林紹璜是微微嘆了口氣，與愛侶併肩落下

，天井已如開了鍋沸水那樣，亂得不可開交。林紹璜已看清後來遭殃的正是小方朔郭清奇，凌三虎，還有一個龍門鏢局中的趟子手范小七，至於燕南星，藍家槐，艾文選三人，面色蒼白，分明已看得驚心動魄了——

林紹璜是十分明白，來人太强。並且聲東擊西，神出鬼沒，自己實在防不勝防，當然，如果面對面，一對一，憑自己的天風劍，峨嵋十三神招，分明取勝之機會極大，壞就壞在自己照顧面太廣。唉！想到這裏，突然，他想到了師門尊長鶴尊者的說話：「獨善其身，尙有可取之道，兼顧衆人，未免捉襟見肘！」到今日，碰上了眞正的能手，自己以前所不甘承認之缺點，果然暴露無遺了！

「老哥哥！此事看來十分棘手！」燕南星神思不寧地說。

「早就棘手了啊！」

「以後又該怎辦？」

「唉！我也難以想得個好辦法。我只聽師伯提說過，五十年前，有一家獨門神器，揚威天下，乃是山東浦家的金錢神針，殺人於無聲，傷人於無形，而今日，我總算是碰到了這門獨特的奇技！」

「啊，林兄！你說！這些是傷在金錢神針之手下！」

「除了這一門陰狠殘毒的獨特暗器外，試問又有誰有這股獨特之口勁，指勁，傷人於百無解救之死角中的，唉……」

誰也聽得出，林紹璜的嘆氣聲是充滿了傷感，自愧之情：「林某太狂！可惜，到了死到臨頭之時，這才看出。林紹璜啊林紹璜，這也未免太遲了啊！」

「璜哥，你也未免太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了吧！我就不信，你就無法對付這一對兇徒！」

「玲妹！你說什麼？你以爲我有廻天之力，你以爲我是金剛不壞？哼哼，英雄可不是自稱了事的！玲妹，你錯了！你眞正的錯了！」

「我錯在何處？」

「三天之內，你我誰能保得他們的平安？……」

啊！這可是個難題啊！白衣人雖說本領不一定會高出自己夫婦，而且，如果丈夫敢全力一拚，鹿死誰手，尙在未知之數？但是，眞正之對頭又該如何？又何況此人之金針暗器，可以說一句是無形可尋，無踪可覓。自己夫婦免强能够擋、躲、閃、避，可是誰又敢保證他們——這些江湖朋友能够脫出厄運啊？現在，丈夫的說話是將這位女中英豪也問住了！

「林大哥，難道你我就只剩下束手待斃這一條路了？」燕南星他可是豁出去了！說實在話，自己與林紹璜多年同門，久歷事變，可是，從未有過今日之僵局，偌大一個龍門鏢局，竟然爲兩個江湖暴客，而弄得手足無措。還有，人已死了十個，林紹璜所見只不過是一個配角——事實俱在，出手傷人的，並非眞正的對手——見過一招，看情形，單打獨鬥，老師兄可能有取勝之把握。不過，人家是暗中出手，却令老師兄束手無策！照理就該有所對付之方，惜乎林紹璜，不知是示弱，抑或走了多年順風，令他缺乏了應變之才，在在顯示出他處處被動，事事掣肘！試問：在這樣個情景下，這樣個死局中，燕南星他那能忍得住氣？

林紹璜尙未答覆燕南星的問話，嗨嗨，還有麻煩事，開封府中官宦巨宅的富家，人稱公卿滿庭的富强安前來拜訪。目下；林紹璜須求對付的是；江湖之巨孽惡煞，那有時間來對付公卿巨宦的？傳言不見！對不住，富强安已直衝上廳堂，並且，用板門還抬了他的寶貝兒子富大荃，看來，實情是來找火氣的！

但是，林紹璜實在不想富强安淌上這筆混水，好在十名尸首尙未收歛，他是讓富强安看了個清楚，更說明，事在緊迫，如果富强安眞的不怕惹禍上身，很好，扣，押，打官司，悉隨尊便。不過，江湖惡煞找上他們時，恕自己無力照顧——

本想借此壓迫林紹璜允婚，有了這件江湖的惡風異浪，富强安是縮頭而去，林紹璜送走了富氏家人後，面色苦痛的，要韓雲玲交出自己的女兒來！

林紹璜是眞正的動怒了……

那想到震人心肺之事，又再發生，林不慧遍尋不見，在韓雲玲之房中却發現了一灘血漬，新鮮的……

即使林紹璜多歷事故，並且機智沉穩，何況事已如此，空急無用。但是，到底骨肉至親，自己只得這一個獨生女兒，現在，眞正的不見了。又何況事出有因。金錢神針非但在前廳傷人，更且照顧過後院，既然現身在先，目下女兒失踪在後，想不與其連在一起也不成了。可惜；到那裏去找這個白巾幪面的白衣人？

又何況；他是要殺盡那些前來助拳的武林中人……

不！現在，看清了此君不單是殺盡了助手，連自己的家人也得殺。分明；「他」是得殺剩自己一個人，由那個新近崛起，並已殺了不少成名英俠武士的煞星——又自稱爲獨行大盜的殺手，來單打獨鬥，殺自己，成其名……

此人對獨行殺手却是好，好得令人感到奇怪！

可惜，沒人知道這一對兇星的眞正來龍去脈！

這才是眞正的勁敵！可怖的對手！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武林對手，宛如戰場用兵，最可怕是；敵暗我明，更可怖的是；自己聲名在外，對方却連個來歷師承全不知。請問；將來，見面之時，試問又該如何應付？

林紹璜之担心是有他的道理的——

第一席已開發，第二席尙未端整。林紹璜突的接到了訊息，第一席的用膳者，個個面色大變，捧腹叫痛，林紹璜面色大變，立即飛身入厨房，見到老龔滿面驚駭之色的，用鐵筷箝住了一隻死老鼠！可憐，前面有人叫腹痛，老龔也是個醒目之徒，先求自己之立脚有點，前後察看可有異樣變化。嗨嗨，在水缸中却發現了這隻死老鼠。是江湖人，就知江湖事，看出苗頭，立知食物中毒，兇手是這隻老鼠。不過，誰也想不出，對頭什麼時候混了入來，又是在何時落了手脚……

一頓飯又死了卅六個，可憐，連龍門鏢局中的趟子手，鏢伙，馬夫幾乎死了個

不剩！

誰也不敢怪責林紹璜，但是，誰也明白到；林之心情比他們更好不了！事實俱在，林總鏢頭是讓這個無形殺手，鬧了個束手無策！非但反擊無方，更且是；提心吊胆，誰有個好決策……以應付目前之風聲鶴唳，杯弓蛇影之局。才第一日，已弄得人死這多，連個正主兒尚未見，已經是，既可能死於殺人於無形無聲之金針下，也可能死於這個陰狠絕滅之毒藥中……

該怎辦？該如何防範？誰也說不出個好計較來……

「奇怪！竟然沒人現身露面，什麼？投降了？怕死了！或者，死盡死絕了……」天井中傳來，一聲極陰、極沉、極狠、極厲的語聲來了這一番說話，可將個林紹璜提起了精神，什麼？來了。其對頭上門了——這就好……唉！謝天謝地，至少，我可以別再為這些無形而又可怖，可惡之暗影所束，束得一籌莫展，手脚無措！人來，面對面，那怕自己不是此人之對手，也好，一戰之後，勝負立判，實在；比這樣的提心吊胆，處身於未知數之境地好得多！

林紹璜是緩步而出，第一眼，看見天井中站立一個黑衣長身的壯士。此人年才卅一二，眼神極佳，雖然，面色蒼白，面容瘦削，但是，這一雙眼神，令人看來，此君乾凈俐落，別有一股驕人之色！

「閣下就是沿路殺人的戮魂神鋒……七煞勾魂……」

「非也！」

「呸！如此，尊駕是誰？」

「在下乃戮魂神鋒之伴當，也可以說是報訊、前鋒！」

「原來是殺人之奴才！」燕南星已跟了出來，實在，他是鱉了一肚子氣，並且，更抱了必死之念，故而，這出聲發話也就不加考慮，不留餘地了！

「不錯！在下該稱之為戮魂神鋒之奴才！哈哈哈……其實，一個武林人士，自知學技不精，習藝不純，可又不得不拋頭露面，那麼，是該要有個主子能托庇托庇！這樣；免得自己雖不能成主成尊，至少，也可有個容身之所。比那些個自命不凡，實則為奴，却又找了個不能護得其身家性命的飯桶，唉……這就可憐了，就如足下……」

「你說什麼？」

「你啊！想為人奴，人家還嫌你……做奴才尚且不够格呢！哼哼……」

「好小子……」燕南星是怒極了！因此，他是根本想不到什麼江湖道義，武林之禮節，但只求一戰，不論是主是奴，是老虎，或者是大虫。他豁出性命，求一個拚死無大難。現在，此人說話是冰冷澈骨，神態又是傲岸如斯，好！還客氣什麼？人一竄出，林紹璜想阻也難，而燕南星的峨嵋斷山掌法已向此人迎面擊出……

「啪」的一响，這瘦長黑衣人分明已中了燕南星一個巴掌。可是，此君還在說話，不避不閃……不架不擋！「其實！你又算是主子了！你開山、立窰了！你獨力挑起了一門一戶了！你算得是個武林一派之尊了！不！你只不過是隻武林走狗，龍門鏢局中的奴才而已……只可惜，你的主子還不及我的主子！至於你——」

「我可好過你這個奴才！」

「不見得！」

「出手！」

「你已打了我一掌！」

「這已說明了你不如我！」

「未必！」必字才完，林紹璜一聲驚叫：「且慢。」但是，只見此人本來雙手捧劍，眼神一花，這長劍連鞘，突的向下一滑，而此人是不知用什麼手法，左右一個極輕俏之動作，林之喝聲才起，後來者已聽得崩崩「察察」，劍鞘啞簧聲中，青光一掠，血光立現，如此饒有經歷之龍門鏢局有名鏢頭，峨嵋門中的不乏能手，莫明其妙的中劍，更且駭人聽聞的是；因為出手快，劍鋒利。可以說是；一招畢命，快得連慘叫聲也給凝住了那樣——

現在，天井中的氣氛，分明讓這一劍凝住了！連林紹璜也給怔住了……雖然他也托住了中劍的燕南星。但是，燕南星已為長劍所刺得變了形的面容，顯示了他到死也掩不住他驚駭之色……血在流，不是激迸而出，却是慢慢的流，「流」是比「激迸」而出……更為陰森，可怖……

「你是凝碧子的後人……你是凝碧子的後人……」林紹璜是既苦痛，又忿怒的叫着，這可令在場人個個怔住了！為什麼？凝碧子是卅年前已威震江湖的怪傑，是峨嵋七大長老之一。試問，峨嵋門中那會今日前來自相殘殺？還有，他幾時做了那個獨行大盜的奴才的？……

又何況凝碧子所創之「凝碧劍訣」，為當時各門各長，各派長老所極力推重，許之為多年來江湖一絕。凝碧子也因此而孤傲自許，他的劍法根本無人能學。這因為，他根本不傳，也根本不露！這就說明了，凝碧劍訣根本無傳人。但是，今日，由峨嵋之秀，江湖之雄林紹璜凜然說出；目前之黑衣人乃是凝碧傳人，請教，又有那個不聳然動容。再說；峨嵋之雄；燕南星是根本一無招架，死在此君之劍下，死狀與傳說中之「劍悉凝血」，一般無二，這還不足以說明了，來人是「峨嵋之神」之後人？

更可怕的是；此人竟自認為奴！為即將前來，向林紹璜挑戰之殺手的奴才——奴才已然如此，主人又該如何？

在武林中，技藝才是真正之財富，武力才算真正之朋友。要目前如此之人材，甘心情願，不理天下羣英之笑話，自承為奴，對方——主人——如果沒有比其更可觀之武功技藝，簡直是半日也留不住。林紹璜突的明白了，後來者，勢必比此人更為可怖——

此人是先鋒！不，是示威者。

「林總鏢頭！」是此君之又冷又陰，又狠又厲的稱呼。「你以為我是凝碧傳人？不，你錯了，你且看！」語聲中，但見黑衣人手一揚，衆人面前只見一團白光現！搖曳擺動之下，似神龍擺尾，又如天紳倒掛那樣，嘿嘿！看清了，原來是一幅白絹。黑衣客是長身一掠，衆人均未看清此人用什麼手法，出手揚劍，而劍尖已刺穿了絹首。衆人眼前一亮，看清是一幅人物圖，出現在林紹璜等人之眼前了——是一幅而有三幅分圖之畫幅。第一分

式是了一個麻衣老者，黃冠打扮，右手長劍，劍尖幻出四十九朵劍花，向一青衣少年環攻，而青衣少年，手中却一無兵刄，只是脚步不丁不八，奇的是；左右雙手手指，各揑劍訣，一上一下，遙指着這四十九朵劍花……

第二分式是；青衣人左手手指已點向道裝老者之眉心，而右手却是怪，分明已近道長的右手寸關尺脈……

第三式是；道裝老者迴劍自刺心脈，而青衣人却在道裝人之身後，兩手手指已一指後心，一指頸後——

許多人根本看不清，也看不出其中之玄虛。但是；林紹璜乃峨嵋之秀，這三幅圖已令他心神俱震，他非但已看清了凝碧劍訣之玄奧，他更看出了破解凝碧劍訣之妙招。到今日，林紹璜算是明白了凝碧劍訣之妙處，所謂右手出劍，幻出四十九朵劍花，即使畫得粗糙，可是，在這大巧若拙之筆劃勾勒下。經已顯示了這無比之劍意。凝碧劍之所以為峨嵋長老所稱道，這一招「天罡斷脈」，可以說已發揮得淋漓盡緻。老前輩已將畢生武功所粹，盡此一招，全部表露無遺，這四十九朵劍花，有陰有現，有神采飛揚，也有欲吐還含，更有的是神龍現爪，有的是欽神藏精，動靜不一，但是，得一招，得一式不是凝碧神訣中之精華！又何況這劍中凝勁，式中凝神，更是到了人神天我互忘之境界……

這是凝碧道長的絕招，如果你單看這一面，這乃是凝碧之驚天地，泣鬼神之傑作——

但是，你如果看對方之出手還招，你……你簡直看得目瞪口呆，不知該如何分解——

青衣人的破招是；第一；左右雙指指住了這四十九朵劍花——

這雙指分明是一氣混元，將四十九式天罡招，困死了，不論你是動，是靜，是山崩地裂，是日月無光，他這雙指，分明已含陰陽無窮無盡之勁，牽制了你這一個天罡變式！

第二式是破式；左手手指分明已憑陰陽混元之力，破圍而入，而指尖正點住凝碧式之命門：「眉心」穴。還有右手更是出人意表，原來，他是借勢引力，如此凝重無比之五嶽身法，竟然為混元移天式變了形，身斜劍側，好，以右對右，天罡斷脈式之主筋，為對手所扣！所尅了！

第三式只是清清楚楚的告訴了後來人，哪，凝碧子就這樣，為其混元移天式，鬧了個精，氣，神失馭，自己用凝碧式毀了自己——

「你……你究竟是誰？」是林紹璜之詢問。

「我是奴才！」

「你……你……怎會有凝碧招？」

「想不到，威震兩湖之林總鏢頭，也會嚇得六神無主而口不擇言——」

「怎見得？」

「凝碧招好希罕嗎？」

這——不錯！凝碧招在某些人心目中，果然是神妙不可思議，但是，在黑衣人的主人心目中，又值得幾何？他主人是輕而易舉的破了。並且，怕人不相信，好，畫形圖容的，有所表示……別人或者不太明白這畫中示意，自己是峨嵋門下，自己聽聞過這至高無上之劍訣微意，他相信，圖中的形像，應該不錯。並且，這出手，這「天罡斷脈」，這步法，劍法，決不會錯。更說一句實在話，自己如果在這樣個劍招下，自己只有等死的份，別說迴身破招，連一個轉折也難——

黑衣人的劍招是別人傳授……林紹璜突的有所明白。「閣下好本領……」

「你佩服我？」

「佩服你的凝碧劍招……」

「哈哈哈——吊死鬼擦粉，死要面子。好！就算是凝碧招不凡，可惜已被破了，哈哈哈——林總鏢頭，你不是個一無所知的人吧……該怎辦……」

「我不明閣下之意思……」

「打……抑或降……」

「啊……」林紹璜不禁打了個突，什麼？可以投降……哼哼！如果自己一低頭，這兩河之地面，算是毀了。還有，為什麼此君前來殺人示威……突然，林紹璜心中凜然有悟，不對……看來，其中一定另有陰謀——

「如果打，哼哼，連你峨嵋門中名宿，尚且不是我主人之對手，何況乎你？」

「還有你呢，即使足下，林某也無必勝之把握……」

「哈哈好！就該降……」

「如何條件？」

「服此為主！」衆人眼前一亮，只見他手中有一令牌！

× × ×

「獨脚魔令！」衆人閧然叫出了聲，於此可見，這「獨脚魔令」在江湖上之聲勢。

「跪接獨脚魔令，可保萬年太平！」黑衣人是冷然的，一字一字的噴出了口。

有不少人想跪倒接令，實在，近年來，「獨脚魔令」四個字，經已令人聞之色變，誰也沒見過這魔令，更未見過魔令之主人，可是，陝西太白山，長春庵大小卅六人，因接令不謹，個個死在火中，天南五龍幫幫主游天龍，因不服獨魔令牌，五龍幫莫明其妙，總壇被毀，現在，游小帮主繼為帮主，可是，在拜壇這一日，對三江五湖的大小幫派主者，當衆聲明，五龍幫已為獨脚魔令主人之奴才，並希望在場人，不論是主者，或者是長老，個個學他那樣，歸順獨脚魔令——

有些是奉命唯謹，有些口是心非，有些當場罵出了聲，奇怪的是，當場並無太大之變故……

第二日，當場口出惡言的六位帮主或長老，莫明其妙的奔上大廳，自打咀巴的有，叩頭請安的也有，一句話，他們全已乖乖的，取出獨脚魔令，發誓說：「永不敢有違魔令……」

至於唯唯否否的，有的死了，有的失踪，有的，也奉了魔令……

想不到魔令主人就是他——

「他就是魔令主人？」

「對……」

「你是奴才……」

「與你一樣！」

「林某尚未屈膝自賤！」

「你敢違命？你不怕——」

「看招。」林紹璜是聲到人到，哪這就可看出了此君之能耐。不，該說是，難怪他可以號令兩河之武林，林紹璜不愧爲林紹璜，老實說，當其一聽得來人乃是獨脚魔令之手下，他是更爲明白，自己這膝決不可屈，如果自己畏刀避劍，偷生怕死，哼哼，這以後江湖上，就難免有極大之風波——

獨脚魔令主人是一個有極大野心的惡魔……

難道不可以是個別有雄心的大人物？不！爲什麼？因爲，此君所用的手段，已入魔道！

但是，他有大本領……

唉，這就越形可怖，利器在惡人手，試問，天下尚有好人之活路的？林紹璜是個有心人，因此，他是不得不出手，並且，出手就用重招——

黑衣人之功力不弱，從其一出手毀了燕南星來看，他絕非一個江湖下三流的人物，那想到，今日却有意料不到之事發生了，當林紹璜飛身撲到之時，黑衣人依然是兀立不動，雙手捧住那柄連鞘長劍，當林紹璜第一招「靈山拜月」向黑衣人上三路打到時，黑衣人是不架不躲……林紹璜素來出手，不喜趕盡殺絕，一見此人不架不避，他可是一個收招住式道：「還不出手……」不想，黑衣人是面色微微一變，雖然，他的語氣依然冷傲，有心人却已可聽出，此君之說話，微有顫意——

「何勞姑息……」黑衣人四字出口，脚步微移，嗨嗨，這就是黑衣人的不是了，須知林紹璜人稱峨嵋之秀，這就說明了，他對於峨嵋門中之一切技藝，即使不精，也有涉獵，那怕「凝碧招」，他雖然未見過，可是，最後三招，畫形圖容，讓林紹璜是看了個清楚明白，林紹璜本就玲瓏剔透，稍有所見，心領神會，又何況，看的是凝碧子最後功力所粹之「天罡斷脈」，還有，黑衣人一招出手，也已吐了訊息，林紹璜見黑衣人不架不招，脚步微動，雙手微顫……燕南星的死，立即在其腦海中出現……

說得遲，那時快，林紹璜倏的有所明白，這黑衣人分明是學得了峨嵋門中之殺手神招而來，用峨嵋手法，出其不意的殺峨嵋門中士，試問，還有什麼招式更可鎭壓當場的？

凝碧招是後發制人，並且還有擾人耳目，阻人思維之陰謀在，燕南星一招得手，心粗氣浮，這才中其之計，林紹璜是心有所悟，好，一個「四象式」，先固己圍，然後，一套峨嵋最基本的「四化靈山手」展開了……

這「四化靈山手」本是峨嵋弟子紮根基之手法，不過，到了第四代祖師東靈子時，却發現這一套四化靈山手是別具妙用，非但用以鍛練根基，更可以用來迷惑名流高手，而引其入彀，然後因勢借勢，因力借力，將對手困入了峨嵋另一套須彌掌的勁悉中。

果然，今日，林紹璜就憑仗了這一套看來粗淺不堪，並且，招招自衞，式式自保的手法，將個黑衣人弄了個目瞪口呆，事實俱在，這個黑衣人的的確確，學了三招峨嵋凝碧殺招而來，第一招「飛影濺血」，果然令燕南星一無防備，毫無抵抗下，束手被戮，在他以爲，自己是大有能力尅制在場衆人，又何況，在場人，包括林紹璜在內，個個是目瞪口呆，嚇成了個傻瓜相仿，他那能不心定，可是，人家一聽「獨脚魔令」四個字，就如脫胎換骨般，出手來鬥，現在更頭痛的是，林的出手，看來笨笨拙拙，可惜，自己却成了老鼠拉龜，無從下手了……

想走，對，黑衣人是想到了他主人的交待，越是花俏，越是凌厲的殺手惡招，越是易捉這破綻，事實上，越是殺手，出手人越是自恃，只要你能掌握得一絲破綻，就可制其死命——相反的，越是平易之出手，你就越難捉得到破綻——如果，對頭出手平凡，在自己功力尚可尅制其時，大可以資消遣，或者詳細看淸楚對頭之破綻……否則，走之乎也。

現在，黑衣人是得走了……

唉，如果你一上手就走，這是黑衣人你的幸運，接了幾招，不架不阻，又何況用的是峨嵋的身法步法，哼哼，燕南星是猝然一個不及防啊，林紹璜他是心有成算，你現在想走，走不了啦——

大凡高手對招，可以說的是，「芒刺不捐」，林沼璜他更是個高手中的高手，初一出手，容或爲你之快招殺手所暈炫一陣，事過境遷，對不住，你是什麼變的，他也已有個數目，再要以峨嵋抗峨嵋，那麼，朋友，你等挨揍吧！

林紹璜是微微一笑道：「燕師弟，看我代你報仇。」語聲中，只見林之雙掌倏的一拖一帶，一股似有若無的勁力，已將個黑衣人封了個實……

黑衣人雖說功力有所不及，但是，絕對不是個下三濫的人物，現在，看到林之面色如此，語氣極惡，更發覺自己週身，分明已爲一股無形勁力所困時，不禁也心神俱震，雖說自己得主人所傳三招殺手，但是，現在，自己根本無法施展之機會，林紹璜分明對自己別有戒心，因此，他所用之出手招式，雖是平凡普通，可是，一無破綻漏洞之可現，自己又是越是這樣，越是難有乘隙出手之餘地，還有可怕處是：自己已漸漸的陷入了林紹璜之勁力圈中，脫身不得……

「賊徒，爾還不出劍……」林紹璜在追問——那想到，遠處突的傳來一陣刺耳之尖笑，林紹璜心中一動，而眼前突的飛來一條白影，排闥直入，又見幾絲金光，幾聲隱嘯，林沼璜畢生功力所粹之「太玄十三式」，全力抖出，果然，這金綫之勁力，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如此強勁堅靱之峨嵋神功，依然有相形見拙之勢，至於黑衣人之長劍，却已在此時，抖出了他的凝碧殺招……

尚幸右側掠來一股勁力，助了林紹璜一臂之力，雙雙合力，才算將這江湖第一陰損暗器，金綫神針揮抖而開，好個林紹璜却在如此千鈞一髮之際，他是極迅極疾的，抽出天風劍，一招「雪擁峨嵋」，銀光似虹的，將這一式凝碧式格住——

黑衣人當其一招被格，心神已經大亂，因爲，自己是乘隙出手，全力而爲，而對手是左支右拙，漏洞百出時，反手還劍，不想，人家是阻得恰可，架得有力，自

已簡直是代人餵招來的，試問，他那能不心神俱震。

還有令你吃驚的地方呢！林紹璜一劍在手，第二招「接招還招」，毫不客氣的向黑衣人攔腰劃來，如果不是旁邊來了一股大力，將黑衣人托起，黑衣人眞可能在手忙脚亂之情景下，爲林之一招「剖分鴻濛」腰斬了……可是，現在即使腰未斷，血光微現，分明已受了重創——

「好功夫……後會有期……」是白衣人的尖聲怪腔說話。

林紹璜本想追上去，但爲韓雲玲所阻，如果稍爲深思，林沼璜也不會死命去追，因爲，事情根本未完，此地更是不能無林之座鎭——獨脚魔令之主人是不會放過林紹璜的。即使白衣人，「他」也不見得會讓龍門鏢局中人，平安無事的，既然已擊走了所謂「先行之奴才」，就該商議以後，還有，唉……女兒呢？該找一找……

龍門鏢局現在是一片愁雲，即使林紹璜大顯身手，可惜，江湖人，誰也有個玲瓏心，來的只不過是，獨脚魔令主人手下而已，一出手已毀了燕南星，還有更可担心的是，這一幅畫中，上面清楚明白畫着這最後凝碧一招之敗象，凝碧子爲峨嵋七長老之一，連這樣的名宿也難奈其何，林紹璜又憑什麼來贏獨脚魔令之主人。

林紹璜本已爲自己之女兒大傷腦筋，可憐他目下得爲兩河之武林作決斷，降……抑或戰！有多少人在數說着兵兇戰危，也有多少人在慫恿林紹璜出手，突然，林夫人韓雲玲她是聽出了言中之意，勸降的果然不是好人，屈服，忍辱，而不理這陰謀，附和這陰謀，由得這個武林煞星，漫無止境的蹂躪武林，而讓自己一行人，做了此君之帮兇，助惡！這實在豈有此理。

可是，慫恿丈夫出手，是否好人，不，更可看出此輩人之心機陰險，他們非但坐山觀虎鬥，更且更令丈夫做傻瓜，死，只不過死林沼璜，或者再牽涉到自己，他們，絕不會死，說不定他們也會投降……

自己爲什麼這樣傻？

「這不是傻，這是武林之道義……」是林紹璜之說話，也可以說是他的聲明，「決不能憑令此魔成爲江湖之兇星，唉，這是個比開山立寨更可怖的對手，以後，我眞怕江湖上，永無寧日……」

「你有勝他之把握？」

「沒有！」半晌後，林紹璜反而長嘆了一口氣道：「我反而有必敗之危險！」

「何不一走了之！」

「啊！」

「由得他們去打去拚！」

「臨陣脫逃！」

「至少，尚可保全實力，以後伺機再起！」

「哈哈哈……玲妹，想不到你，越來越不長進了，你以爲我可以走？你以爲此君會放我去，不！一路上，我尚未聽說過，有人走出了他的掌心，何況，走，你我以後尚有何面目在這江湖上走動！」

「我們別有打算！」

「誰信你……」

「自己信自己……」

「怕只怕人未出門，已死於非命，非但一死難逃，反更爲人多饒上了一個貽羞師門之惡名！」

「我就是逼你提起師門，爲什麼你不上峨嵋綉雲峯啊，既然是江湖之惡魔，既然你自知不敵，爲什麼不向師門請援。」

對啊，爲什麼不向師門請援，唉，時間不够啊，由此起趕赴四川，豈是一二日的路程……

深夜，兩夫婦還在計劃如何訪尋女兒，不想，一陣尖笑中，奪、奪、奪幾聲，直打得那張八仙桌幾乎迸裂。「我說過的話，一定得辦到，又再奉上首級五顆！」分明是那個白衣人的說話……

「我眞不明白，如此嗜殺，又算是說明了些什麼，表示你狠，你殘，你毒，你陰……」

「不錯，我本來就是一個陰狠殘毒之人……」

「殺了他們，就不怕你主子會惱恨於你！」

「啊，我主子，我那來什麼主子？」

「獨脚魔令……」

「哈哈哈……他配！」

「我是不配，可是，你又何必在中間打岔！」有人接口了。

「呃，你來了！」

「我來了，我不喜歡你代我訂什麼約會！」

「渭哥……」

「我尚有事做，你可請退下，免得我出手，而讓外人笑話，我早就說過，我的事不喜歡你來揷手……哈哈哈……」一陣極平和的冷聲中，林氏夫婦由房中望去，只見一個極優美，斯文的文士，一陣風似的，出現在天井中……

× × ×

事到如今，林紹璜與夫人韓雲玲根本無選擇之餘地，分明來人是眞正之主子，對手，獨脚魔令之主人。不可能避，其實也不想避。因此，林氏夫婦立竄窗而出，走近了，越發看出了此人之面容優美，一身墨綠色之長袍，貼身，雅緻，更顯得此君之風度翩翩，倜儻瀟洒。做夢也想不到，自命爲魔令主人者，竟然是個玉樹臨風型之青年文士……林紹璜不得不暗中沉吟：「如此人物，竟然爲賊！」

「林總鏢頭，你傷了我的手下——」

「唉！朋友！」

「在下姓閻，閻羅王的閻……」

「好，閻朋友，你說林某傷了貴介？可是，閣下毀了我的幾十個……當然林某學技不精，習藝不純，無法保全了他們，可是，如此殺人立威，嗜血成狂，試問，對閣下究竟有什好處！」

「看來，我不認也無辦法了！好！玉娘子，多謝你又代我殺了人……」後一句分明是說明了，姓閻的並不殺人成狂！這可算是不辯之辯！「林總鏢頭，你是不會歸順我的了！」聲音是越來越冷了——

「閻朋友，雖然，你我目下在江湖道上行走，講究的是殺，打，拚，鬥！不過，亦不得不對儒家之仁義學說，有所瀏覽。姑不論閣下有什大志，野心，陰謀，毒算。請問，以威服人，其可久乎！」

「哈哈——想不到威震兩河之林總鏢頭竟然與我談論仁義迂腐之道！哼哼！其實，我今夜之來，就是對你下一警告，由

於你頗具威名，更且有力傷我手下，還有，你有骨氣，你肯眞誠死持這江湖道義，我不得不對你另眼相看，否則，違令者必死無疑！我如不一念愛才，林紹璜，你早已如凝碧老道般，長眠地下——哼哼，我再給你四個時辰，明日辰時，再不有拜服之意，對不起——」

林紹璜已握住長劍，還想有所聲明，那料到四週勁風似潮，一支支强勁長箭，各挾勁風向那魔令主人，環身射到。林紹璜還想喝阻，只見一條墨綠色人影，在月光下飛舞，幾聲崩崩的擊飛長箭聲响中，微聞此君怒聲說道：「好陰毒！」林紹璜可見此君手中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道金虹，叮叮連聲中，如此勁厲之箭陣，竟然爲這一道金虹打出一條光衖。而突見墨影如驚虹電閃，下邊立有幾聲極凌厲之慘號，林紹璜怎敢怠慢，身法如風般，追踪而上，天風劍一緊，剛好此君金虹暴漲，向前一掠，林紹璜看清是開封名宿的藍家槐，已爲這一股金虹所罩，如此有名之武林好手，竟會手腳無措的擧弓求阻，林紹璜右臂貫勁，一招「劃江分水」，右臂一酸，金虹飛掠中，分明已將來招阻住，可惜，自己之功力，與對手相較，相差多了…

「你敢來阻我？」

「不得不阻……至少，目下，你是在大開殺戒了！」

「是他們自己找死！設下如此陰狠之箭陣……」

「此地由我作主，一切由林某負責，閣朋友，在下就在今晚，與閣下決一死戰吧！」

「我說過明日辰時，再來看你歸順與否，閣某生平不說背信之詞，今夜，看爾份上，饒了此輩項上人頭，明日再見。」

語聲中，只見一條墨綠人影，宛如流星飛渡般，向龍門鏢局後院投落，一晃眼沒入黑暗之中……

林紹璜是關心這些江湖朋友，藍家槐，丘俊，翁鐵翎等還在嘆息，人少不能成功，如果人多，眞可以毀了這個江湖大惡呀……

嗨嗨，所謂：「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藍家槐的說話是不錯的，其實，他們這一陣亂箭，實在已奏了功！可惜，捉得鹿而未脫角……

這個魔令主人之所以不多躭留，就因爲已中箭傷：上文早已說過，爲了對頭太强，燕南星、藍家槐等人非但自低身份，化裝爲鏢伙，並且，這長箭箭頭醮有極烈之毒葯「烏頭鴆鳥汁」，魔令主人身入重圍自恃本領，何況，林紹璜是個至誠君子，他這才單身而來，不想，別人，尤其是藍家槐與丘俊兩人，當凌三虎等人一死，更且看到無形殺手的暗算朋友，他倆是狠了心，燕南星再一死，無論如何，抱定主意拚一拚，好！魔令主人就此險乎大船摔在陰溝中，亂箭如蝗，勁風似潮中，將惡魔困住，不想他還好整以暇，用空手接箭，收鏃法來破這箭陣，那想到這長箭不全是普通的武林中人所射，其中雜有不少一流人物的勁射，好！稍一不愼，左手掌緣被劃破，他是立即發覺中毒，一咬牙，一發狠，仗戮魄神鋒，毀了發箭傷他的馬慶，徐剛。還想追殺藍家槐時，已爲林紹璜所阻——

林紹璜雖說一阻暗驚，對方之勁力極大，他那料到是對頭爲毒藥所中後之反應！輕輕易易的震於對頭之威勢，而放了他去，其實，死乞白賴，立即一戰而决，可担保，此君必死無疑！而今，在相互的一個誤失下，林紹璜爲保全同道而掉以粗心，魔令主人則脫身而去，覓地療傷……

魔令主人離開了龍門鏢局。他心中懊喪了。爲什麼？這箭毒解藥呢……再借月光看看左手傷勢：他不禁大吃一驚！好厲害的箭毒，自己用無比內力，將這一股毒性，强行阻住，但是，已可看出，毒氣之迫攻並不慢啊，左手一隻手掌變得青滲滲，黑陣陣——而手腕，而手臂：全爲這一股靑，黑之氣所染……微鬆一鬆氣，不好，這毒氣立即向前猛衝，再束眞氣，再强阻通行，此君已額頭見汗，而耳鳴心跳，眼前金星亂冒了。

「渭哥！」是個女子聲音，此君的身後突的多了個白衣人，正是那個殺人兇手——金綫神針主人，什麼？是個女的？那麼，她的尖聲，叫聲，吹竹聲全是假的，以資掩人耳目的？

「渭哥！」還是沒有回答，突然，此女已一陣風似的，掠在那個被稱爲渭哥的面前，好個金針主人，果然眼光尖利：「你——中了毒了！」

事到如今，瞞也瞞不過，他苦笑了笑：此女雖是十分的敏捷俐落，却可看得出她的神態焦急。不過，當其看到了此君之傷痕時，她笑了！

「你……」

「閣于渭。」不叫他渭哥了，直接的連姓帶名叫了：「我不騙你，這毒，我有把握，一個時辰內包你平安無事。不過，我可不得不對你有所說明，不錯，我喜歡你，我眞想嫁給你，但是，你對我若有情，若無意，有時我恨你，我眞恨不得你死！有時，我可眞捨不得你！今夜，就算是我要脅你，控制你，不過，我可不能任你騙我，我要你由心中講！你恨我，或者，你娶我，當然，你不喜歡我，我會恨你，我不會殺你，我由得你死，但是，你放心，你死了之後，金綫玄女蒲月琴會好好埋葬你，然後死在你的左右……如果你娶我，我……」

閣于渭十分相信蒲月琴的說話，其實，蒲月琴之暗戀自己，實非一時一日之事，但是，他的確不太喜歡她，因爲，蒲月琴太狂，太野，嗜血，還有殺人成狂，閣于渭是別具雄心，他非但要代自己造成一股勢力，他更且要號令武林，攘奪中原武林所有之兵法，武書……他要中原武林道自相殘殺，他要中原武林死無噍類，但是，現在，可不是殺人之時，還有，殺人，有的簡直不配自己動手，可惜，蒲月琴不明瞭，更何况，唉，還有個大因素，現在，可就無法可以考慮這些了，如果，自己死，說什麼雄心大志，說什麼號令武林，道什麼自相殘殺！

現在，得解毒。

解毒，勢不得允婚，唉！蒲月琴武功不弱，如果，控制得好，實在是個好帮手。好，點頭，明知是被套上了枷索，事到如今，無可奈何啊！

「你點頭，你眞的由心底裏願意娶我爲妻？」

「我素不騙人！」

「好！渭哥！從此之後，你是我的夫郎，我一個人的夫郎，你决不可賣我，我自知我醋性極重，但是，渭郎！你得原諒我！以後，我會如奴隸般的服侍你，只求你……」

閣于渭他用手掩住蒲月琴之咀，但是，這毒性已折磨得他疲憊不堪，因此，當他有所動作時，冷汗如雨的，人，却頹然倒地。

醒來時，發現自己睡在個極舒服的被褥間，鼻端隱聞一股香味，試一運氣，通行無阻，擧起左手，看清了有包紮傷口之繃帶。不過，青黑之氣已盡，分明已無事了，他坐起身來，蒲月琴已出現在他面前：「渭郎！你醒來了？」

「由現在起，我該稱呼你爲娘子啦！」看到蒲月琴的面色緋紅，他是微微嘆了口氣。

「渭郎，你不喜歡我，我不怪你。」

「不，你錯了。你以爲我嘆氣是爲了這個，不！我嘆氣是，可惜你，嫁了個不值得你如此浪擲的蠢才啊！」

「你是蠢才，你是個沒用的人！渭郎，在我眼中，你是比天神更偉大的，我！好高興，說實在，到現在，我還不敢相信，這是眞，還是假。」

「是眞的，丈夫一言，言出如山。」

蒲月琴欣喜若狂，不過，即使她愛極閣于謂，但是，她依然矜持，依然保持了女子的尊嚴。

「什麼時候了？」

「卯時三刻！」

「啊！我得赴龍門鏢局！」

「謂郎，先用早膳！」

「啊，對，我早已聞到了香味！是，人參……呢！」

「聊補元氣！」蒲月琴走出去了。

閣于渭明白，從此之後，他已是個有了家室之人了。稍停，他得與龍門鏢局有個了結！林紹璜此人該殺？抑或留？還有這許多武林人士……突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手下！焦廷玉！他受了傷，傷得極重，以後，又該如何？突然，他嘆了口氣道：「以後，我還有不少事該做呢！說不定，得有個較好之安排，林紹璜是個人才，我得收服了他，由他代我發號施令，對，總得有幾個代我辦事之人。」

× × ×

「閣朋友，果然守時！」林紹璜一人阻住了閣于謂。

「爲什麼不讓我進入局內！」

「這或者是你我個人之事！」

「你錯了，其實，這是關係着兩河武林之事！」

「哈哈哈，閣朋友，你算是代表整個武林道？我看你未必配。至少，沒有人會奉你爲盟主，尊你爲主者。至於不才，只不過是個武林之末流，創一家鏢局，走幾省江湖，我自知才德不足，更不敢自命不凡，而自稱身爲兩河武林之尊！閣下抬擧我，我可是敬謝不敏。因此，閣朋友，今日這一戰，只不過是你我兩人之爭，我死之後，當然，由得你長街通衢，圖形畫容，詳加說明林某之死因，以示閣下之武勢。至於其他，兩河武林之服與不服，由閣下自理。」

「哈哈—林紹璜，人言你一步一計，多謀善斷果然名不虛傳，不過我對你別有用心，我希望你聽我之話，服我之令。」

「以義服我，以德令我，林某敢不如命，否則，小可之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氣不可奪！」

「你一定要視我如仇！」

「正邪不並立。」

「何以見得，我乃邪門中士！」

「從毀我門中長老之訣解，就可見爾已步入魔道。還有，這獨脚魔令，好好一個人，爲何自甘稱魔，自甘爲魔，閣朋友，請……」

「你如敗在我手……」

「一死而已。」

「饒你不死！」

「永不屈服。」

「好！」閣于謂這算是眞的動了怒，他的身形微動道：「出招！」

「亮兵刄！」

「你還不配見我戮魂神鋒！」

「好！如此有僭了！」這就可看出，林紹璜即使在盛怒之下，生死决於俄頃之際，他依然不失身份，天風劍抖開，峨嵋門中最具威力的太玄十三式中之「須彌山式」展開了。這一部劍法，看來是極緩極慢，極鈍極拙，有幾招簡直是費了極大的勁才使到了步位，可是，却逼得這位江湖怪傑閣于渭神態拘束，跟了林紹璜蹉着慢步。

一條錦影，一條墨綠人影，一來一往，雖說劍招慢，却也一連七招展開。好，這就可看出，凝碧招雖說是峨嵋長老之心得獨創，博得本門及其他名門正派長老的喝采，可是，百年來的大門戶，基本劍招却具有更驚人之潛質實力在。就憑這七招須彌山式，經已將個江湖怪傑困在這一重又一重的無形劍炁之中了！

這劍炁又凝又重，重如須彌山！

這劍網又厚又密，密如天羅地網。

× × ×

閣宇渭又如何，本來，他是步步緊貼，並且出手發招，大開大闔，他那乾坤子午劍，憑仗雙指點撥，發出嘶嘶勁嘯，一招二式的或先，或後，或攻，或阻，看來，尚無大不對處，不料七招過後，閣宇渭的出手，步法全在縮小，不，越看越似受阻於人，林紹璜的長劍依然不變，極拙極鈍在劃，在折，在轉，在扭，可是，隱隱就有了個無形的禁圈般，將個閣于渭硬生生團住在這死圈中。

又是七招過後，閣于渭看來是越來越萎靡不振的，在天風劍之刺劈下，顯示了他的奄然無生氣！

「還不取你兵刄出來？」林紹璜在提醒了。

「兵刄一出，必得見血！」

「啊，你，此話何意？」

「我怕你得以血餵我之戮魂神鋒！」

「如此，你就不怕你也會以血濺青鋒嗎？」

「我相信你辦不到！」

「啊？」

「大可以用須彌六合，翻、鑽之勁一試……」

林紹璜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實在，他不明白此人到底有多少本領？「須彌山式」乃是自己所知的，峨嵋門中最具威力，却也最耗人精力之殺手神招，而最後的元運會合，五星貫頂的一招，就得憑仗這須彌六合，配合鑽翻之勁的絕滅神招，而他却實說實話，當然，他說得出，即表是其有恃無恐，更可能他是在自己這一招之推運下，安排下殺手反尅之招……這是勁敵，就得小心應付——

一股啞嘯傳來，林紹璜之劍招分式，已到了乾坤一擲之時了，一聲長嘯：「須彌六合！」原來，須彌六合招還是在劍恐推運下，元運會合，五星貫頂之情況下，不得不展出這一記殺手神招來了。

本來，閻于渭四週已爲這無盡無量之無形劍恐所圈，現在，突然這劍恐宛如一股絲般的爲林之長劍一收，收到後又是一抖，將閻盤身束住那般……

照例是：「鑽天翻山」之招，長劍中宮直入，那想到林紹璜見機極快，就在這最後一招中，他一變七招，連伏三種殺手，第一伏式「靈山式」中的「金頂浮光」，第二伏式「兩儀式」中的「陰陽剖分」，第三伏式爲「環日式」中的「金烏流螢」，好個林紹璜，長劍宛如長虹驚天般，連滾了三滾……虹光如電，更爆出了朶朶銀花，將個閻于渭困在這星星銀花之中，誰能知道，每一朶銀花，就是一個制命的劍星！

「是你逼我！」只有四個字，就見一道金虹掠出，這一來可好看了，金銀星光，如螢如流，更加上一陣極漫長的嘯聲，金銀光虹閃沒時，一道血光耀眼，兩條身影各分東西彈開，半晌，只見那條錦影，緩緩倒下了地，血，從錦袍間流出……沁在地上……

「是你逼我出手見血。」

「是你勝了，不過，你只是憑仗着九連魔功之力而已，是我先怯，我爲你之虛張聲勢所怯，以後，由得你如何來描述你的勝利，其實你是個極高的騙子而已。」

「你說我是個高明的騙子？」

「絕頂高明，不過，記住，任何一個高明，即使是絕頂高明的騙子手，最後，他也無法逃得出眞誠，正義之俠士之手——你可以曚騙一個人一輩子，決不能欺騙整個武林十年，廿年——」

「那也不見得——可惜，我無論如何應該可惜——」

「可惜你殺了一個可資利用的人物？你錯了，林某永不會爲爾驅使，……姓閻的，……記住……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

「林紹璜，林紹璜……」沒人回答，閻于渭他是冷冷一笑，然後，他取出一幅白絹，就用血——林紹璜之血——用手指畫了一幅圖。

須彌六合，鑽翻神招下，閻于渭用一手混元破天指，破了六合須彌式。

開封之武林道，全向獨脚魔令膜拜——閻于渭之開拓新地盤，又得了個新的勝利——

在血畫的破式圖形下，有個婦人在看，她是林紹璜之妻子韓雲玲，她目中有淚，但是，她咬緊了牙，由於她收殮了丈夫，閻于渭如此精明的武林煞星，想不到林紹璜有一手袖中作書之能。

他寫出了他的後悔，還有，對頭之不可懼……並且，還有破解之道——

他更點破了閻于渭之假僞之道，因此，她來看這一幅破式圖形，她相信丈夫的垂死之言，更痛惜丈夫血之訓言，但是，誰來報仇？

「林夫人……」來了一個婦人，打扮如化子，可是，目前，她自感與化子無什分別——家破人亡——因此十分隨和的詢問：「你叫我？」

「隨我走——」簡直像命令——韓雲玲並不執拗，跟了就走！來到了一個城外破窰中，她突然發現了自己的女兒，林不慧在流淚，不過，一見親人，她並不激動的，在等着化子婆的說話。

「林夫人，在下姓戚，名蘭芝，丈夫性畢，失踪七年，我們由關外跋踄而來，所求者夫妻團聚，想不到來到此地，幾乎爲宵小所苦，幸得令媛大力相援，我母女才能躭擱在此……我見過了金綫神針，我在萬分無奈中，用家傳玄陰針打了你「足三里」穴……令你逃出生天——」

「原來，原來房中遇敵，全仗你，我以爲一時腿痲，不想是賢妹相助……」

「可惜，我爲德不卒，我不能助賢伉儷脫出此難，一則，我們已看慣了江湖之險風惡浪，第二，我們實在也不是這些人之對手，我又不能受恩不報，因此，我刼走了令媛，我希望留得林氏一脈，現在，總算見到賢姊，把令媛交回，你我後會有期……」

「且慢……」

「呃……唉……你？」

「我無論如何得與爾倆作個伴！」

「我就怕你有此求。」

「我不得不求，因爲，我非得代夫報仇！」

「阿姨，我也得代父報仇……」

「我力不足以制此獠……」

「找尋夫去……」

「啊……你……」

「你分明在找人中一龍的畢靈瑚，找到了他，我不相信他會置此事於不理，見了他，我夫遺書，就可有用……」

「瓊兒！」戚蘭芝叫了一聲，在窰角的少女應了一聲，只聽得戚蘭芝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以後，記住，別人之寸絲滴泉之恩，不可受，決計不可受……」這可是她有感而發之痛心之言。事實俱在，在汴梁樓的出手之恩，戚蘭芝算是負上了重枷……

「小金子，小金子，」不慧在叫那邊角落的一個破蓆捲，韓雲玲看清了是那個小化子，小金子起來了，他的血已乾，這一身破衣看來越發的可憐……不過，孩子毫無不豫之色。「慧姑娘，是不是該分手了……」

「小金子，我娘來了。」

「呃……林夫人！」這孩子走過來，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說實在，我並不關心這個什麼江湖啊，武林啊，你殺我啊，我傷你啊的事……」

「如此，你關心什麼？」韓雲玲有些不滿了。

「林夫人，我是個化子，我，走過很多路，我見過不少血，死人……」孩子說話越來越發蒼涼了：「而我，只是個小化子，我什麼也不是，我能關心什麼？我配關心什麼？我想，是人啊，別打，別殺，和和氣氣過日子有多好？可是，林夫人，你可知道啊，在那邊，有些人把人不當人，當野獸，當草穀……該殺，該剮……林夫人，你問我，我關心什麼？請問，該是我問你，我該關心什麼？」

不是問林夫人，簡直是向在破窰中人，提出個衆問題，對啊……一個化子，請敎，他是配關心什麼？

「小金子，我問你，跟不跟我走？」

「我跟你們走？走到那裏去？」

「學本領，學武藝，然後，你就會有資格關心你該關心的事……」是那個戚蘭芝的講解，也可算是她的另一個打算……

「你們會到那裏去？」

「對，畢夫人，你可有畢大俠的音訊嗎？」

「沒有！」

「如此你是……」

「走！走到那裏是那裏，我相信，總有一天，我會找到他……」

「現在，你根本沒把握？」

戚蘭芝點了點頭，這座破窰洞立即轉爲沉寂，韓雲玲總以爲戚是個靠山，還有，找到了畢靈瑚，憑仗丈夫垂死所悟，加上畢靈瑚之聰明機警，一定可以揣摸出個尅制獨脚魔令主人之方……可惜，現在她算是聽清楚了，連戚蘭芝也去找，連個準地址也沒有，如此說來，得找到什麼時候？……別說那個小金子，就算林夫人韓雲玲，也弄得不知何以善其後了——

「林夫人，人，可不能做錯一點星兒的事，這一點星兒的錯失，會令你苦痛一輩子，事實俱在，我並不希望你母女跟我們走，因爲，我走的是贖罪之路！」

「你說什麼？你，贖罪……」

「我誤會我丈夫，我最近才看清了自己卑怯之眞面目，因此，我甘心做化子，爲乞兒，我得找到靈瑚，我要當了他面說：我知道我錯了，我請求他的寬恕……我相信，靈瑚他一定會原諒我，……因爲，我的懺悔是眞誠的……靈瑚一生爲人，至誠至性……」說到這裏，戚蘭芝哭了……

「娘，別哭，娘，別哭，爹知道了，他會痛心……」是那個宛如仙霞明珠的小女子的柔聲勸慰。

「瓊兒，幾時才能够找到你爹呢？」

「畢夫人，我們和你一起去找……」

「幾時，你說，幾時……」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對，娘，林姨的說話有理啊！」

「小金子，小金子！」

「嗯，慧姑娘！」

「你也跟我們去？」

「對不起，我不能……」

「爲什麼？爲什麼你不去？你不想做一個能關心別人的人，難道你只想着做一輩子由人來關心你的人……」

「慧姑娘，你說出我心中的話來啦，我就是想做一個能關心別人的人，所以，我得自己走……」

「有志氣，」是那個瓊兒的說話。

「妹子，這算是有志氣了？」

「這位哥哥是個有志氣的人，請問，你貴姓？」

「我姓濮陽？」

「雙姓？」

「對！」一陣苦笑後道：「姓得眞累贅。」

「可不是你有權選擇的。」

「我就不明白，什麼才是我的權？」

「自己走，自己找……」

「且慢，」是林夫人韓雲玲的說話，「孩子，你叫小金子？你可有親人？」

「親人？死盡死絕！夫人，在那邊，唉，不是當畜生那樣的被殘殺，就當谷麥那樣被割盡，死一家二戶，不是件大不了事，死起來，哼……馬隊，騎馬，步軍，勁弓，長箭，然後是骨朶，蒺藜，狼牙棒，馬刀……一圍圍住，幾十幾百個的，不是死在弓箭下，就得死在骨朶下，刀啊，棒啊的兇器下……」

「你關心他們？」

「我無法關心。」

「你去找關心他們的人……」

「我去找能把我變成關心這些叔伯兄弟，大嬸，大娘的人的人——」

「爲什麼不跟我們一起去……」

「我怕這時日太長……他們受的苦也就因此而拖長……」

誰也沒有說話，但是，誰也感到激動，這是個十八九歲的孩子？不，這是個眞正的英雄，願天上神靈保佑他，這個可愛的孩子，將來，別爲災難所壓倒——

第二天清晨，兩對母女走了，她們去找她們的目的，在另一邊，有一個化子，他望着這兩對母女，走向遠處，沒入樹林，他祝福她們，但是，他的心神又回到了關外的豐草長林了……那邊有血，不是一家一姓血，那邊有淚，也不是一家一姓的淚，他們在哀號，在呻吟——

而他，却想着解救他們——

可是，江湖風浪開始襲擊他，以後，有他的奔波，有他的掙扎……（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僱傭丈夫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莎拉由劉福家中逃出，畢基無法找到她的行踪，遂打電話到她家，原來她家中早有一批越南人在等候她，對方聽出是畢基的聲音，就提出和他合作，共同尋找莎拉以及與此案有關的江中哲，畢基運用他的機智，使那越南人親自找上宋祥，希望由宋祥那兒了解到江中哲的下落……另一方面，莎拉逃離畢基後，找到洪婉兒，並威脅洪婉兒，要她承認獨吞五十萬美元，畢基正因找不到洪婉兒而担心之際，洪婉兒來了電話……

不義之財難久享 多情男女枉痴心

狼狗傳出了吠聲。

屋裏的主人還未睡，他查問是否「停電」？

下人們紛紛望向屋外，但隣居們都有燈光透出。

隣居們未必同一綫路，有時一條街道的樓宇，往往分爲兩條綫路。但是，不久之前這兒也試過「停電」，隣居也沒有燈光。所以他們才會先看看隣居。

「停電」是發電機發生故障，本來無可避免。但是如果在外國一些先進國家，商人甚至住戶，都有權要求賠償因「停電」而引致的損失。

香港不但沒有這種可能，甚至政府訂下的法例，一千條都只是爲了保障電力公司的利益的；只因爲投資電力公司的全是英國人。

於是，石油起價麼，他們可以坐地加收什麼「附加費」。但另一方面，服務欠佳的話，却不接受任何投訴。「停電」自然也不會賠償，甚至道歉也欠奉。

且說那大宅的下人們，紛紛查究是否屋內總掣出了毛病。

更有人打開大門鐵閘，出來查看戶外的電力綫路。

就在大門打開的刹那間，也不知從何處湧出數名大漢！

有人沉聲吆喝：「不准作聲！我們來打刦！只想發財，不想殺人！希望你們合作，不要迫我們殺你！」

有人衝入屋內。

一條黑影飛撲過來。

那是一條大狼狗，牠彷彿嗅出了入屋的是個陌生人。

但是，大狼狗只撲到半途，便倒斃死去！

對方是有備而來。

刀光一閃，那把小刀如飛擲出，大狼狗立即中刀斃命！

另一條狼狗也在吠聲中衝來。

另一名大漢手急眼快，長刀一揮，刀鋒帶血，狼狗在悶哼聲中，倒地不起！

二名男僕不敢反抗，也不敢呼叫！

他們被押入來！

大閘迅速關上了。

那兒即使沒有燈光，也不會覺得黑暗，因爲隣居並未「停電」，只是這裏沒有燈光而已。

事實上這裏亦非停電，只是剛才有人暗中將電力截斷。

× × ×

室內的燈光又重亮了。

但眼前一切已改觀。

那五名入屋的「刦匪」，分別控制了大局！

他們把屋內的人，分別用鐵綫綑綁起來，只對其中一人「優待」。

獲得「優待」的，正是這間屋的主人——宋祥。

宋祥是個中年人，看上去很忠厚，態度也十分冷靜。

「你們想發財而已。」宋祥當初也以爲來者果眞是刦匪！「只要你們不傷人，我願意付給你們一筆錢。」

「多少？」其中一名男子問。

「五千元如何？」

「每人一千，你很有分寸。」那男子笑了笑，望望他的同伴。

那個像是首領的人，終於也開聲了：「宋先生，今晚就是你給我五百萬元我也不要，除非是五千萬吧！」

宋祥吃驚地怔了一怔！

他彷彿想起了什麼。吶吶地問：「你……你可是……越南人？」

「不錯，你眞聰明，難怪你會發達了！」那說話的人正是阮大維。

阮大維這班人已經在附近一處山邊木屋監視了好幾天。

因此這一次，他們絕對是有備而來！

宋祥又問：「我們究竟有什麼過不去?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你們。」

阮大維道：「你未見過，你的拍檔却見過。」

「你是指——」

「江中哲。」

「他只是我朋友。」

「他現在何處？」

「我也不清楚。」

「有這種可能嗎？」阮大維說，「除非你把江中哲交出來，否則，後果我也不敢替你想。」

「我是眞的不知道。不過，我猜得出你們找江中哲的企圖。」

「你且說來聽聽。」

宋祥道：「你們既是越南人，大概也上了江中哲的當！」

「你很聰明。」

「其實，我本人也上了他的當，所以我絕不聰明，很易猜中了。」

「你別裝蒜！我知道你和他合夥做黑市套滙生意。」

「是的。」宋祥道，「但是，我們早已拆夥了，他出賣了我！」

「這種謊言我也會編！」阮大維道，「你也是受害者，自然可以拉平了。其實，我們不會相信你這鬼話。除了我們之外，還有人要找你算賬！」

「信不信由你！」宋祥說道，「我們本來合作得很好，因爲他以前有一筆錢在我這裏。但後來我爲他透支了過百萬元，他仍未將錢弄出來，又叫我再透支給這邊的收欵人。我覺得可疑，所以立即止付。

他因此向我撒賴。透支的百多萬元，就一直未還給我，甚至人也不見了。」

「除非他親自證明這點，否則，我決不會相信你的話。」

「你們究竟被他騙了多少？」

「數目很難計算。」阮大維說，「坦白告訴你，我們才是他的眞正合夥人。」

「聽你意思——你們是——」

「沒有我們，他根本不可能有這種偏門生意做。」阮大維說。

宋祥總算明白了。

眼前這班人的確來頭不小，他們原來是越共的貪污幹部。

怪不得阮大維的腰間還有槍。

宋祥當然明白，他們過去的黑市套滙生意，差不多是與越共幹部合作，所不同的，他們要出眞本錢，而對方只不過坐地分肥而已。

聽阮大維的口氣，大概是江中哲連他們也「吃」掉了。

但是，江中哲人在越南，如果沒有他們協助，又如何能逃出來？

宋祥好奇地問：「我們相隔千里以外，我被他騙倒還有點理由，你們怎麼也會上當？」

「我們本來合作得很好，等到他要離開越境時，我們也只好答允了。豈料他走了之後，我們才發覺上當。」

「他騙錢？」

「不！我們那有錢讓他騙？不過公家給我們的太少，才迫住要我們大家一齊貪，那傢伙也看準了這點，所以才會搭上了我們。只是他不應該把一批假黃金的金條，作爲賄欵付給我們，令我們大夥兒一齊上當！」

「那傢伙果然有一手，」宋祥冲口而出！

阮大維瞪住他：「你說什麼？」

「不！我只是說，他連你們也騙倒。也算他有本事。」宋祥道。「其實，你應該絕對相信我也是被騙者。」

「一直以來他對我們很有信用，說過給多少就多少，決不短少，所以我們才相信他，想不到這一次他重重地打了我們一棒。」

宋祥對阮大維道：「你們遠自越南追踪到這兒來，相信也下了不少決心。可否讓我們來一個君子協定？」

「你想怎麼樣？」

「以後我們保持連絡，誰有他的消息，一定要通知對方。找到他之後，一齊處置他。坦白說，我只是志在出出這一口氣，並非志在追討透支出去的金錢。」宋祥說。

阮大維笑道：「你很會演戲，你以爲這樣我會上當麼？」

「你仍懷疑我知其下落？」

「除了你之外，相信沒有別人知道他的下落。」阮大維道，「這幾天，我們一直等你出現，想不到你這老狐狸，一直躲在洞內不出去！」

「我自從被他騙過之後，已處於退休狀態……！」

「不！你絕非退休，只是怕我們找你吧了。」

「我根本沒有躲避任何人。」

「那麼，你爲什麼連電話也不接聽？」阮大維問。

宋祥道：「我曾在越南生活過一個時期，認識不少當地華僑。這大半年以來，有不少越南難民湧來，他們之中有不少查得我的電話，紛紛來電話求助，我根本難以應付。」

「嗯——」阮大維想了想，道：「本來這也是道理。應付得一個，不能應付兩個。」

「所以我才索性連電話也不聽了。」

「你一定也接聽過江中哲的電話。是不？」阮大維問。

「江中哲來了香港？我根本不知，也許衆多的電話之中，也有他打來的亦未可料。但他從未留話啊！」

「爲了縮短我們逗留在這裏的時間，我且信你一次。」阮大維道，「我們保持連絡，但如果我發覺你出賣我們的話，你可別怪我心狠手辣！」

「放心吧！我畢竟是個住過越南的人，對越南人我也有一份情感。」

「暫時我不能留下電話號碼，但以後每天我會給你電話，你一定要接聽。」

「那麼，你最好給我一個暗號。剛才我也說過了，我不能隨便接聽電話，否則我會破產。」宋祥道。

「你很狡猾。」阮大維說，「那麼，以後我就以『狐狸』作爲暗號。只要你聽到狐狸找你，你就接聽電話。」

「好吧！我們就一言爲定。」

「慢着！我還有事求你！」

「什麼事？」

「你一定明白，我們來了這麼久，又有這麼多人同來，錢也花了不少。」

宋祥道：「我明白你意思，讓我開張支票……」

「不！我不收支票。」

「嗯——我家裏現金不多。」

「打開保險箱，讓我參觀一下可以嗎？」阮大維表現得一派「紳士風度」。

「我那裏有什麼保險箱？小夾萬就有一個。」宋祥道，「你不信我的話，我可以開啓夾萬，讓你看看。」

阮大維與他的同伴打了一個眼色。

於是宋祥雙手被人解開了。

阮大維和另一名越南人，押住宋祥，到他二樓的書房去！

宋祥在書櫃旁有個小夾萬。

他用鎖匙打開了。

裏面除了少量的鈔票之外，還有些文件。

阮大維注意那些文件多過鈔票。

他不等宋祥動手，已將那些文件由夾萬內取了出來。

那是一些賬册、信件以及清單等。

有些信件是由越南寄來的，阮大維最注意此等信件。

他看了內容，更加證明畢基的情報絕非憑空虛構。

畢基叫阿平偷入來試探虛實，果然是有道理的。

從此等信件中，看得出他們——宋祥和江中哲果然是同夥。

但從賬册與清單看，宋祥居然做了虧本的生意。

也就是說：江中哲出賣了他！

宋祥道：「本來這是我私人秘密，但你居然看了，也好。現在你總相信我剛才對你所講的話了吧？朋友。」

畢基並未直接跟阮大維提及此人，但他的「間接介紹」，却令阮大維「內心感激」；現在阮大維更加深信不疑。

阮大維心裏道：「畢基這傢伙果然是個很有辦法的人。」

宋祥又說道：「也許你們的預測十分準確，江中哲遲早必然會再來找我。」

「也許他早已來過了電話，只是你未有接聽而已。」阮大維道：「爲了我們，爲了我們共同的利益，由現在起，你必須接聽電話。同時也要和我們保持連絡。」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你有多少現金？」

「眼見這麼多。」

阮大維計算一下，才只得數千元港幣，還有小量美金。

他很難相信像宋祥這麼富有，竟然家裏沒有超過萬元的現金。

但是宋祥道：「香港治安不好，我家裏從不存放太多現金，够家用就算。」

阮大維想了想，道：「那麼，你不妨開一張支票給我。」

「你要多少？」

「我要……」阮大維忽然頓住了。

他看看身邊的助手，二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

阮大維又說：「憑你自己心意好了。就當你捐獻給我們政府。憑你歷年以來在越南人民身上剝削得來的金錢，取出一部份獻給我們，也是十分應該的事！」

「嗯——讓我看看，我這戶口還有多少現金好嗎？」

宋祥說着，在他書房的辦公桌後面，緩緩地坐了下來。

阮大維沒有阻止他，一直讓他自由行動！

不過，阮大維却一直小心監視住他，以防他按動警鐘報警。

阮大維明白到香港許多富有人家的「安全設備」。

但宋祥一直很「規矩」。

他終於抬頭對阮大維說：「我這戶口只有十萬元左右的現金。十萬元港紙雖然只是一個小數目，希望以後我們還有機會見面，屆時我一定再盡棉力，務令各位滿意而歸。」

宋祥這一番說話很得體，阮大維應該滿意了。

但是，他仍然習慣性地，盯住宋祥：「你還有其他銀行戶口，是不？」

宋祥支吾着。

阮大維又說：「從街上走過，香港有那麼多的銀行，你一定不止一個戶口。最少也有二個以上。」

「好吧，我不妨告訴你，戶口的確有好幾個，但你可知道港幣一直貶值？」

「那麼，美金呢？」

「我的現金，大部購了股票。」

阮大維道：「好吧！我再信你一次，先收你十萬元。但是，我聲明在先，如果這是空頭的，你得小心！我會把這間屋夷爲平地，再殺死你的家人。」

宋祥絕對不會懷疑阮大維的話；越共的殘暴他是清楚不過的。

他開了一張十萬元的現金支票。阮大維只瞥了一眼，就收入口袋裏去。

阮大維又對宋祥道：「十萬元打發我們六個人，豈不太便宜？」

宋祥心裏想：他來來去去只見五個，那裏有六個人？

後來他一想：可能屋外還有一個看哨的。

對方如此大陣仗，當然一定是很有計劃的。

他們能够弄到電力中斷，刹那之間便進來，可見一點也不簡單。

宋祥道：「這雖然是個小數目，但我保證，當各位找到江中哲時，我一定捐上一大筆美金。」

「如何保證？」

「我能逃出香港嗎？即使能，我的家人也不能。憑各位如此神通廣大，我深信逃到任何地方，也一樣會給你們找到。」

「給你提醒了我。」阮大維道：「我們就把你的最小女兒帶走，作爲一種保證吧！」

最小的女兒宋咪咪只有十一歲，也是宋祥的心肝寶貝。

宋祥忙說道：「她要上學的，你怎麼可以把她帶走？」

「別騙我了。」阮大維笑道：「我們在附近監視了不少時日，從未見過令千金上學。」

「嗯——」宋祥又說：「這些日子以來，她有些不適。」

「我會相信嗎？」阮大維道，「其實，你是怕她落入別人手中，例如我們啦，或者江中哲啦。甚至其他越南難民也有可能的。」

宋祥想再說話，但已被阮大維的助手再押返樓下去。

× × ×

好像一些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宋家的隣居們，甚至不知道這大宅之內一度「停電」。

但是，宋咪咪却在恐懼中被人擊昏；宋氏夫婦目送阮大維等人將他們的小女兒帶走！

下人們想報警，但被宋祥制止了。

阮大維很鎭定，他知道宋祥不會把小女兒的安全置於不顧的。

阮大維他們表面上雖然走了，但是，宋宅仍被他們的人監視着。

阮大維一邊叫人小心料理宋咪咪，一邊叫人與畢基連絡。

他不會忘記畢基，因爲畢基表現得非常出色，令到阮大維內心暗自佩服。

假如他知道畢基故佈疑陣，故意令他去找宋祥麻煩的話，他一定更佩服他！

但是，可惜他一點也不知道。

× × ×

畢基睡了。

當時已是凌晨一點多鐘。

這幾晚以來，畢基是睡眠不足。所以今晚非睡不可。

突然一陣電鈴聲響，把一向敏感的畢基從夢中驚醒。

他在黑暗中抓起床頭几的電話。

但是沒有人。

他再抓過放在床頭几上的「傳呼機」，發覺響聲也不是那裏發出的。

他只好亮了床頭燈。

在這時候，他非迫不得已，眞不想亮起了床頭燈。

他發覺那發出聲响的，是另外一具小儀器——那是阮大維交給他的無綫電對話機。

自從那次在停車場見面後，這小儀器一直留在他的口袋中。

但畢基一直未再與阮大維連絡過。

每晚他睡覺時，都把這對話機放在床頭几上，因爲他明白到這些東西儘管敏感，也要接收電波之後，才可以發出聲响！

現在，果然就是那小小儀器發出了呼聲！

畢基扳開了機掣。

對方傳出了聲音：「畢先生嗎？」

「你是誰？」畢基明知是阮大維的人，他仍然問道。

「阮先生找你。請你等一等！」對方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畢基先生。」很快又是阮大維說話的聲音傳來，「我們已找過一個人，你猜是誰？」

畢基故意問：「誰？江中哲麼？」

他當然想像得到是誰，但他不敢直說，否則對方一定生疑。

阮大維道：「一個叫宋祥的人，他是江中哲的合夥人。」

「哦！原來是他。」畢基道，「本來我也正要去找他！」

「找他談何容易？我是用另一種方法才可以見到他。」

「結果怎麼樣？」

「他答應與我們合作，如果有江中哲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你相信他？」

「難道你有懷疑？」

「當然，我才不會信他。」

「但是，他有個小女兒在我們手上，他不合作，我有辦法令他心痛。」

畢基怔了一怔：「哦！你抓去了他的女兒？」

「是的，這正是最佳的保證。」

畢基心裏吃驚。

他首先對阮大維說：「你切勿輕舉妄動！香港警方對擄人勒索的事最爲重視。萬一因此而引起不便，不但你們後悔，我也會後悔，我也會不再與你們合作。」

阮大維道：「你放心！我只是嚇嚇他們而已！非到迫不得已，我是不會傷害她的。」

話雖如此，畢基却也明白到阮大維等人的眞正身份。

他們的眞正身份是越共。

越共的殘暴，畢基是了解的。

因此，到了這時候，畢基才緊張起來。他問：「你在何處？」

「我在汽車裏，聲音這麼清楚，我想一定離你府上不遠。」

「你下一步打算怎樣？」

「等他消息。」

「這不是辦法。」畢基說，「我們必須主動，加上你們是外地人，不能久留，

怎可以處處被動？這樣吧——」

「你有什麼辦法？」

「明天你和我連絡。」

「好吧！」阮大維道，「如果這小儀器無法與你接通，我會致電找你。」

畢基知道這種無綫電通話機只適應短距離，太遠就聽不到了。

但這一具似乎是軍用的——美軍撤出越南時遺下的。所以也特別敏感。

至於阮大維說的電話號碼，並非他家中的電話號碼，而是畢基留給他的——劉福辦公室的電話號碼。

× × ×

畢基再也睡不着了。

他怔怔地望住天花板，一直在想：如果阮大維他們等得不耐煩，可能害死了一條小生命，那是十分殘忍的事。

因此，他必須澈底想個妥善的辦法，既要把江中哲找到，又不能讓江中哲落入阮大維手中，那該怎辦？

左思右想，他撥了一個電話給劉福。

劉福已睡了。

「他媽的！」劉福氣得破口大罵，「你這渾蛋。」

「我請你宵夜，怎麼一開口就罵人？」畢基嬉皮笑臉的，「快起來穿衣服，我十五分鐘後開車來接你。」

「喂！我不去——」

但是，畢基不等他說完，電話已掛斷了。

他掛斷也沒有用的，因為對方也知道他家中的電話。

劉福可能回頭就給他電話。

所以，畢基把電話掛斷後，立刻又把聽筒擱起。這是唯一可以令對方無法撥電話來的方法。

然後，畢基起來更衣。

畢基並非一個習慣了倚賴別人的人，所以這件事一開始時，他也是自己進行。

不過，浪子畢基很怕寂寞。

假如這是平常的日子，假如不是有着一連串的事情煩着他。

他決計不會找劉福陪他。

像他這種浪子性格的人，他會找一個漂亮而又性感的女朋友。

在他的生命中，經常有着不少各種各式的女朋友。

只要他搖個電話，很容易就可約到其中一個出來。

但是，今晚他不單止為了解除寂寞。而是另有目的。

× × ×

劉福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他有時很欣賞他這位好朋友，因為畢基的確很能幹。

但像今晚這樣，他恨不得揍他一頓。

畢基已經來了。

他看見劉福身上還披了睡袍，就催促他快些更衣。

劉福生氣地說：「我不出去了，有什麼事快些說吧。」

平情而論，他是比較了解畢基個性的人。他知道畢基不會隨便麻煩別人。

因此，他明明生氣，也把那口氣咽了下去。

畢基看見他的朋友仍有睡意，走過去倒了兩杯酒。

畢基這種喧賓奪主的作風，在劉福的眼中，在劉福的住所之內，已是見怪不怪的了。

劉福也的確須要一杯酒來提神。

畢基道：「阮大維不久之前，把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抓去作為人質。」

畢基了解劉福，單單用酒未必能令他提起精神。

劉福果然緊張地問：「是你朋友的女兒？」

「不！宋祥的。」畢基呷了一口酒，「他要宋祥為他找江中哲。」

「那你可以坐在對山觀虎鬥了。」

「不！宋祥絕無把握找到江中哲。」

「那只是他的事，你何必替他緊張？」劉福說。

「不！阮大維可能等得不耐煩，就會不顧一切。」

「那你究竟想怎樣？」

「想你帮帮我。」

「怎樣可以帮你？」

「坦白說，這件事把我弄得一頭霧水，至此為止，我仍未摸清綫索。」畢基說，「例如：當初我以為阮大維一班人是江中哲的人，豈料他竟然也在找江中哲。」

「現在差不多可以肯定，這班人『鬼打鬼』，江中哲與何冰冰拆夥了，與宋祥亦可能已經拆夥。」

「所以，阮大維代表越共的貪汚份子前來追殺江中哲，其中道理也不難想像得到。」

「是的，我也想過了，如果讓他們找到何冰冰和江中哲在先，他們一定凶多吉少。」

「因此我才會焦急起來，」畢基道，「我知道你最有偵探頭腦，故此才漏夜來向你請教。」

「你別向我拋高帽，這些口才，留給你女朋友享用好了。」劉福瞪了他一眼，「我們有多少材料，彼此已是心知肚明，何必吹牛？」

畢基笑了笑。

又說道：「我沒有時間多想，只因為我們不想害死無辜。例如：阮大維可能殺宋咪咪，江中哲可能殺洪婉兒。」

「為甚麼你不求助於警方？」

「這是誰管轄的地方？」

「英國。」

「哼！英國人最愛面子，如果讓他們知道越共派了殺手偷入香港，你猜他們怎辦？」

劉福服務過警方。他說：「因此，他們一定很生氣。但是在另一角度看，他們却可能為了面子，不敢張揚。」

「那等於迫阮大維他們動手殺人而已。」畢基道，「坦白說句，如果我肯報警，何必半夜三更來找你？」

「除了報警之外，你有什麼妙計？」

「我倒想到了一個辦法，這辦法可能迫他們出來，你來參詳一下。」

「好吧，你說出來聽聽。」

「我現在是什麼身份？」

劉福促狹地端詳了畢基一番。

笑道：「還不是一名吊兒郎當的浪子麼？壓根兒就不似英國貴族吧。」

「不！我現在是莎拉的丈夫。」

「那又怎樣？」

「我有一個想法：莎拉既已證實就是何冰冰，他們可能串同一齊，也可能鬼打鬼。無論如何，莎拉有大筆家財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我想以丈夫的身份，上演一幕活劇。」

「怎麼樣？搞離婚？登啓事？」

「不！把她名下的產業放盤。」

「你眞有種！」劉福道，「莎拉失踪之後，你還未報警，竟把她的產業放盤拍賣？」

「這是唯一迫他們紛紛亮相的方法。」畢基又說，「最多人家以為我貪錢而已，總好過守株待兎啊。」

「嗯——」劉福想了想，「好吧！試試也好！只怕未必收效。」

「我要擴大宣傳，而且，明天就要返回半山莎拉的住宅去一次。」畢基又說，「不過，我有個想法，萬一莎拉與江中哲拆夥，而江又看出她已改容，換句話說，莎拉，目前已落入江之手中。那麼，他的同黨可能正在莎拉的住所外面監視一切。因此，我必須要你助我一臂之力。否則，萬一連我也落入他們手中，那時你就更麻煩。」

「我有什麼麻煩？」

「你屆時又要救我，豈不麻煩？」

「你知道我非救你不可麼？」劉福瞪了他一眼，「我最多報警。」

「他們可能殺我。」

劉福道：「我最多花多數十元，送上個花圈。」

畢基笑了。

他知道劉福只是開玩笑而已。

於是，他們再倒了另外一杯酒，從長計議明日的行動。

× × ×

一個十分轟動的場面。

畢基這浪子居然變成了風頭人物：被一大羣記者包圍。

他宣佈了一個向來很少人知的秘密——那是他和富孀莎拉結婚的秘密。

莎拉失踪了。

這也是畢基宣佈的。

但是，與此同時，畢基又宣佈了另一項秘密，展示了一些影印副本的文件。

那是一紙協議。

協議中聲明：畢基與莎拉既然成為夫婦，二人所擁有的財產是共有的。

其中最令人矚目的一點，就是：畢基只是莎拉「僱傭」的丈夫。

但莎拉聲明十分喜愛這位浪子，只要他斷絕所有女友的關係，全心全意做她的僱傭丈夫，萬一她有什麼不測，她名下的財產，就是屬於畢基的了。

這份在律師樓經雙方簽署的文件，令到記者們為之嘩然。

由於電視台的新聞採訪組也有直接的現場轉播，所以令到不少認識畢基的女士們，亦都為之愕然。

畢基年青英俊，風度瀟洒，早已人所共知。許多富家小姐都喜歡他，有些甚至千方百計去結識他。

但是，經此一役後，這些小姐們都把畢基看低了。

她們覺得：原來畢基只貪錢，根本不懂什麼是愛情。

更令人噁心的事，也在稍後公佈：莎拉已失踪一個星期。

根據他們的「秘密婚約」，在兩種情況之下，畢基有權依法承受莎拉名下的財產。

那兩種情況是：——

第一：當莎拉已被證實死了。

第二：當莎拉失踪後三個月仍無音訊的話，他有權拍賣她名下的產業。

現在「三個月期限」雖然未到，畢基却希望任何人仕提供莎拉的消息云。

畢基的記者招待會之所以轟動，並非因為畢基的名氣，而是由於「婚約的秘密」，極之具有新聞價值。

認識畢基的人，都奇怪畢基這傢伙怎會貪錢貪到這地步？

但當日的午報和晚報，都以大字標題刋出這宗新聞。

有些報紙甚至直稱畢基為：「富孀的英俊丈夫」。

有些則大字標題：「僱傭丈夫招待記者，宣佈妻子神秘失踪」！

無論如何，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記者招待會。

雖然畢基的名譽在若干人的心中造成了一種「無形的損失」，但不少人却暗中為之羨慕不已。

香港畢竟是個十分虛榮的社會，只要有大筆家財，人家就會羨慕你，那管得了你是用什麼手段得來的？

最低限度，這也是「合法」的，又不是靠販毒得來的。

不少與畢基來往的人，都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有些女人甚至急不及待，致電要找畢基問個清楚。

但畢基似乎早有了準備，他連電話也不再接聽了。

× × ×

「這成什麼話？」江中哲十分生氣地，質問面對着他的一個女人——莎拉。

他是剛看過了電視新聞之後，才忍不住火爆地提出質問的。

莎拉曾被他毆打。

她也不止一次地哭泣，所以至今仍是傷痕纍纍，眼腫如鷄蛋。

還有一個人被囚在後面一間房裏，她就是洪婉兒。

洪婉兒沒有莎拉那麼自由。

莎拉可以不時在客廳看電視，但洪婉兒却像囚犯一樣。

莎拉當時也看過了電視新聞。

她是和江中哲一齊看的。此外還有一個男人——江中哲的助手陳仔。

他們一邊看，江中哲曾經一面問莎拉這是否事實？

但莎拉沒有答他。

莎拉明白畢基的為人：要不是那麼明白的話，莎拉又怎麼會在「試用期」滿了之後，匆匆與畢基「續約」？

因此，她不斷想：畢基為什麼要這樣張揚？他不是這種人啊。

後來再想下去，她就恍然大悟。

那一紙「秘密婚約」，他顯然公然作

僞，尤其是那「失踪、死亡」等等，只有莎拉心裏明白：絕無其事。

畢基之所以用影印本，大概也是爲了「容易過關」——事實上他已令所有參加是次招待會的人都信他。

於是莎拉會問：畢基爲甚麼會「公然企圖奪產」？

莎拉終於明白了。

她故意在江中哲面前嘆氣，道：「這傢伙，眞是枉我對他這麼好。」

「他有權拍賣你名下的產業？」江中哲既生氣，又焦急。

「我已經試過他，認爲他靠得住，所以才會這麼信任他，以爲他可以付託終身，想不到他會如此對我。」

「嘿！那小子！他有什麼好？我有什麼比不上他？」江中哲呱呱叫。

「如果你知道他在香港女人心目中的地位，你就不會怪我。」

「他媽的，你這賤女人——」

江中哲說着，揚手又要揍她。

但是，一方面莎拉急急退縮，另一方面陳仔也及時勸止。

陳仔道：「大哥，不要再打了，你瞧！她的傷痕剛好轉一些，再受傷，又有一個長時間不能出去見人。」

「你也見到了電視的轉播了。」江中哲道，「這口氣叫我如何咽得下？」

陳仔道：「我們此來無非爲錢。一個女人，如果變了心，很難挽救的。如果我是你，我就只爲一個錢字。」

「但是，你也聽得清楚，她的產業已交由畢小子託管，三個月後——不，不足三個月之後，他有權拍賣了。」

「正因爲這樣，所以我們才不能再虐待她，萬一她因此死去，我們豈非兩手空空？」陳仔又說，「再說，她已是我們唯一的財路了，你那舊拍檔，根本連電話也不聽。」

「你以爲我們應該怎麼樣？」

這些日子以來，陳仔與江中哲相依爲命，有什麼事情發生，江中哲除了陳仔之外，根本沒有第三者可供商量。

例如這一次把洪婉兒擄來，也是陳仔的主意。

原來他們對「五十萬美元」的事，認爲是洪婉兒監守自盜。

因爲只有江中哲自己明白，他並未「中飽私囊」，爲什麼洪婉兒會收不到？

因此，陳仔主張綁架洪婉兒，準備向她分一杯羹。

但是，想不到莎拉也在那裏。

當初他們也不知道能「一矢雙鵰」，後來回去核對過一張相片，才知道莎拉亦即江中哲千方百計要找的何冰冰。

江中哲原來已被何冰冰出賣了。

他只知道她悄悄離開他之後，來了香港，却不知道她公然徵婚。

後來他帶同陳仔，由新加坡追踪到香港時，從黑道中得到的消息，却表示何冰冰買了假護照去了日本。

他們再追踪到日本東京，發覺何冰冰住進了一間有名的整容醫院去。

進一步追查下去，才發覺何冰冰並非「貪靚」那麼簡單。

她已改變爲另一副面孔。

由於何冰冰離去時已不是他們所熟悉的面孔，所以他們又一次錯過了抓住何冰冰的機會，讓她溜返香港。

幸好他們偷進了改容醫院，取得了檔案中的資料。

他們悄悄偷去了何冰冰改容前後的照片，再找到僞造護照的集團去，這才知道何冰冰又回到了香港。

他們很佩服何冰冰的頭腦和胆識，如果不是他們死纏爛拚，何冰冰絕對可以過關。

就在他們回到了香港，明查暗訪何冰冰下落之際，江中哲帶來有限的錢也花光了。

江中哲的錢，大部份被何冰冰挾帶私逃，所以他才非追踪她不可。

另一方面，他舊日的拍檔——宋祥，連電話也不肯接聽。

在無計可想之際，江中哲才想起洪婉兒這少女來。

洪鈞那筆錢是經江中哲滙過來的，婉兒的住址他仍有記載。

於是他決定先找「揚言收不到錢的」婉兒。一方面要查個明白，另一方面也打算取得一些金錢，以應燃眉之急。

想不到何冰冰却被他們順手牽羊。也算是意外收穫。

洪婉兒落入他們手中之後，她仍堅稱未收過那一筆美金。

江中哲至此才明白：若非何冰冰從中搞鬼，就是他的拍檔——宋祥中飽私囊。

可惜宋祥那住宅不易闖入，要找他眞是談何容易？

× × ×

莎拉總算避過一次大難，若非陳仔從中做好做歹，她又要挨揍。

自從落入江中哲手中之後，她也不知吃了多少苦頭。

同時經此一役之後，她也不得不相信命運的安排。

若非因爲她去找洪婉兒，她又怎會這麼快落入江中哲手中。

當時她只不過剛從阮大維等人手中逃脫，甚至她一度以爲阮大維等人是江中哲派來的。

現在她當然什麼都明白了。

最少她已明白到：江中哲已到了窮途末路之際；他根本無能爲力——沒有多餘的錢去請人來對付莎拉。

莎拉——也就是昔日的何冰冰，已被送回囚室似的房間之內。

她又一次面對住脆弱的洪婉兒。

她對這少女，由懷疑而變爲同情。

莎拉一度懷疑洪婉兒連叔父也欺騙，故意拉畢基作證，證明她未收過那五十萬美金。

但現在她相信婉兒了。

她們日夕相處，婉兒已在哭哭啼啼之中，將一切經過說出。

她終於相信婉兒不會演戲。如果婉兒收了那些錢，早已遠走高飛，何必去台灣會唔毫無辦法的洪鈞？

尤其她明知她叔父洪鈞暫時無法可以申請來港。

因此，洪婉兒看來是信得過的。

那麼，誰吞了那五十萬美金的黑市套滙來港的巨欵呢？

莎拉再想下去就明白了。

只有兩個人最可疑：——

第一個當然是江中哲在香港的拍檔——宋祥。

宋祥負責交錢給洪婉兒，他當然可以說謊。

第二個就是已遷出的同居少女——阿珍。

從洪婉兒口中，莎拉知道阿珍結婚遷出的時間，與滙欵出了問題的時間方面，是不約而同地「湊巧」的。

因此，莎拉的懷疑，並非沒有根據。

但是，她始終未把自己的想法，告訴江中哲和陳仔。

現在他們二人在外面不知商量一些什麼方法來對付莎拉。

不過，莎拉看過了畢基的招待會「自暴」他「繼承」財產的「秘密」之後，她也等於吃了顆「定心丸」。

畢基分明是要莎拉安然出現；任何綁架她的歹徒，都會担心「一無所獲」——假如他們殺了莎拉之後，只有益了畢基而已。

至此，她不得不暗自佩服畢基這位「僱傭丈夫」的機智。

現在只等陳仔的獻計是否獲得江中哲的欣然接受。

從剛才那一刹那的印象，江中哲似乎沒有了主意，一切只好聽陳仔擺計了！

莎拉因爲想通了，所以她和洪婉兒也獲得了初步的諒解。

她們一直在交談、商量！

他們希望想出一個脫身之計。

× × ×

江中哲和陳仔商議的結果，他決定致電給宋祥，因爲他既不能從莎拉身上獲得一些錢，也不能殺她。

想不到，這一次宋祥竟然親自接聽了他的電話。而且很客氣。

「對不起，我剛由外面回來。」宋祥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藉口！「聽說你前些時，曾不止一次來電找我，是嗎？」

江中哲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你有空嗎？」他爭取時間問。

因爲他怕他又變卦。

「當然有，我們是好拍檔，難得你還記得我！」宋祥又問：「你現在住在那一間酒店？讓我來接你回來住！」

「別客氣了！」江中哲很小心，也很生氣，他並未領情。「你手上有現金麼？我目前處境非常困難。」

「我也明白，能平安逃命出來已不錯了。你的錢財一定無法帶出來。」宋祥又問：「你要多少？」

「我要十萬美金。」

「我一下子那有這許多現金？」

「你自己想想辦法吧！」江中哲又說：「一小時之後，我會來找你！」

「你來找我？」

「是的，我自己來，還會帶同炸藥！」江中哲說。

「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宋祥還想說什麼，但江中哲已把電話掛斷了。

× × ×

宋祥家中的電話又響了起來。

宋家的上下人等，正忙於收拾一切，彷彿大難臨頭似的。

電話又是找宋祥的。

「宋先生，認得我嗎？阮大維啊！」

「你的電話來得正好。」宋祥又驚又喜地說：「江中哲有消息了。」

「他在那裏？」

「他不肯說，不過，他半小時之後，會來找我。」

「好極了！他來了，你記緊拖住他！」阮大維說。

「我明白了。」宋祥又問：「你現在何處？」

「我在中區。」

「那麼，你快些趕來，我怕他取了錢之後，就會急急離去！」

「我會趕來的，放心！」

電話匆匆掛斷。

宋祥心裏暗自歡喜，他可以隔山觀虎鬥了。

宋太太已擧家迅速離開這裏。

本來宋祥也心有不忍，最少他的小女兒仍在別人的手上。

但是，他再不走，江中哲就會找上門來。

從江中哲的語氣可以聽出，他很生氣，同時，宋祥也相信他是個十分危險的人物。

他自己最明白，他讓阮大維看的，只是假賬；事實上是他出賣了江中哲。

他以爲江中哲永不可能離開越南，所以後期的「黑市套滙」，差不多他獨吞。

他爲了吞掉洪鈞那五十萬元巨額的美金，不惜串同阿珍——洪婉兒同居的另一少女，摹仿婉兒的簽名。

結果，阿珍只分得十萬美元，就歡天喜地的，與男友「旅行結婚」去了。

沒有想到他吞掉的却是「五份之四」——四十萬美元。

他不敢當面對質，否則江中哲會扼死他。

即使江中哲肯放過他，只怕阮大維等人也決不會放過他。

爲此，他不得不忍痛犧牲他的小女兒——宋咪咪。

× × ×

宋太太含淚登上了那輛大房車。

她捨不得這豪華住宅，也捨不得那作爲人質的小女兒。

但當她聽到了丈夫宋祥分析過眼前的形勢之後，她不得不走。

她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條。

所以，宋家一家上下人等，分別乘了兩輛房車，悄悄離開花園洋房。

汽車只開到閘前，立刻被另一輛突如其來的車子攔住去路。

宋祥就在第一輛房車之內。

他吃了一驚！

在那黑色大房車跳出來的人，正是阮大維和他的手下們。

阮大維迅速到宋祥的座駕車旁邊，手槍由車窗伸了入來，抵住宋祥的太陽穴。

阮大維命令着說：「命令你的司機，快把車子退回屋內！」

宋祥吃驚的不是那支小手槍，而是他

的小女兒正在前面那車子裏掙扎。

於是他叫司機依阮大維的話去做。阮大維和他的助手，迅速上了宋祥的汽車，一齊退回屋內。

那黑色汽車反而退了出去。

宋氏夫婦不知道阮大維意欲何爲，只爲小女兒的安全而担心。

他們更不明白：阮大維怎會來得這麼快？

他們是香港人，自然明白香港的交通情形。

由中區到這兒來，最快也要半小時左右，雖然這不是上班下班的時間。

阮大維他們根本不是在中區。他們一直在附近，電話只不過是在附近電話亭撥來的。

宋祥一直沒有發覺，他在這兒的一擧一動，全被阮大維的手下監視。

如果他知道的話，他一定會用另一方式逃離此地。

可惜現在一切都太遲了。

他們一家數口，全在阮大維和他手下的控制之下。

不久，大閘外有人叫門。

一名由阮大維手下假扮，穿上制服的「看門人」，隔住閘門問：「先生，你找誰？」

「宋先生約我來的，」門外的人正是江中哲。

他果然親自來了。

宋祥也見到他，他腰間隆然，可能就是他電話中說及的炸藥了。

宋祥有點吃驚。

但在阮大維的示意下，他還是要「上陣演戲」——出現在閘門後，叫「下人」開門，迎接這位「貴賓」！

儘管江中哲覺得宋祥態度有異，他看見大閘打開，人還是進來了。

豈料他剛入來，一支手槍的槍嘴如飛閃到他的太陽穴！

「擧高雙手！」阮大維命令着。

「好傢伙！」江中哲對宋祥道：「你敢報警？我們同歸於盡……」

他說着，已伸手到了腰間。

但是，這些人的動作比他更快。

「砰」的一聲。

阮大維手扳機掣。手槍槍嘴冒火，一枚子彈射入江中哲的太陽穴。

他雙手的動作停止了。人也倒了下去。

他腰間果然纏了幾串炸藥——那是建築地盆爆石用的炸藥。

是陳仔在地盤偷來的，經改裝後，便是一觸即發的炸彈。

阮大維正慶幸他的行動來得及時，遲了半秒，他們就會同歸於盡。

但有些人却後悔來遲了半步。

他們便是畢基和劉福他們，還有大批警方人員。

畢基沒有報警，劉福也沒有。

只是畢基那一次的記者招待會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尤其是畢基的另一位好朋友——胡德警司。

胡德既然主動追查「失蹤的富孀」涉

拉，畢基和劉福也惟有和盤托出。

警方首先派人監視宋祥。

不久之前，負責在宋宅附近監視的人已感到不妙，後來更見到大閘門前有汽車「攔住去路」的情景，於是立即報告胡德警司。

可惜，當警方人員趕來時，到底還是來遲了半步。

江中哲已經死了。

還好有個陳仔落在警方手中。

陳仔本來奉了江中哲之命，開車在外面負責接應。

誰知却被埋伏的警探抓住了。

警方也憑陳仔的口供，最後才可以把洪婉兒和何冰冰救出。

× × ×

江中哲雖然死了，但宋祥等人落網，加上各方面的口供，眞相總算大白了。

阮大維是越共方面秘密派出的殺手。

他們混在難民羣中離越出國。

他們代表一班貪污的共幹，要向江中哲追回一筆賍欵。

原來江中哲與何結合，一齊騙過越共共幹，偷偷溜出越境。

後來他們才發覺，江中哲留下的只是假的「金條」。

江、何合謀的結果，又引致何冰冰「食夾棍」——她起了江中哲的尾注，逃來香港。

可惜，她耐不住春閨寂寞，要找個好丈夫，却被畢基「有機可乘」。

畢基雖然替洪鈞從宋祥手中取回那五十萬美元的欵項，但是，他總覺得良心難過，因爲他會被何冰冰恨一世。（完）

精選俠情中篇故事／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雲海雙英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趙維邦正欲發出「三星套月」飛襲「瞽目追風」彭一秋之際，爲躲身暗隅，抱打不平的司馬彥用內家罡氣將兇器毀去，化險爲夷。彭一秋感謝司馬彥，崔明桂二人相救之餘，且爲他們摸骨論相，說出崔明桂全身充滿「辣」「疑」「狠」三字，崔明桂一語爲他道破心中事，怒極擧掌欲殺他，幸爲司馬彥所阻……崔明桂以距大會期尚有三日，他暫別司馬彥他去，原來崔明桂眞名是馬空羣，他與司馬彥別後，循着悠揚歌聲撲去，晤見「翠眉妖女」姬綠綺，當他們會面之下，又商討着一番歹毒惡計，及後二人趕至梁子湖會塲時，已見擠滿人羣，司馬彥亦已在座……

雲夢聚羣英　武林龍虎鬥

孟萬森不再客套，判官筆雙手一分，右手「浮雲天外」，左手「浪捲江心」，攻出兩招淩厲的手法！

岑大化手執朱籐杖中腰，一式「驅塵逐客」，杖頭格開對方右手判官筆，杖尾却疾敲孟萬森左腕重穴！

孟萬森叫了聲「好手法」，雙筆疾收，閃電般地，由外圈內，招化「懷中抱月」點向岑大化的左右雙穴！

岑大化手中一滑，改執朱籐杖尾，驀然自孟萬森判官雙筆的筆影之內，高拔四丈有餘，半空中掉頭猛撲，掄圓朱籐杖，化成一道銳嘯赤虹，垂天疾落！

孟萬森見對方來勢極猛，不敢輕敵，足下微滑，身形一飄，便自閃退八尺！

兩人身形再合，各出奇招，互逞絕藝，祇見這座較技高台之上佈滿了狂嘯杖風，如山筆影！

台下羣雄，一面飲啖，一面觀戰，但多半均覺得「推山神叟」孟萬森，佔了絕大便宜，極爲僥倖！

因爲若在俗人眼內，一匹色澤綠潤的翡翠馬，自較「天蠶軟甲」，值錢多多，但以武林豪客而言，却均願用十四百匹翡翠馬來換取一件能夠臨危保命，掌力難傷，刀劍不入的「天蠶軟甲」！

鬥約五十來招，台上杖招筆影忽收，孟萬森臉上微紅地，向岑大化略抱雙拳，縱落台下！

他們打得太快，衆人雖未看清是怎樣分出勝負，但顯然易見地，孟萬森已失招敗落，把那匹翡翠馬兒輸却！

岑大化命人收起翡翠馬，把第一號籤兒，還入籤筒，並將那件「天蠶軟甲」，也仍自放在木架之上。

這種動作，是表示他繼續參予爭奇比賽！

第二次所抽出的兩根籤兒，是第五號及第十三號。

第十三號是與姬綠綺同席，坐在她身右的一位相貌猥瑣的中年漢子，第五號則是司馬彥！

馬空羣失笑說道：「賢弟，你運氣不好，怎的遇上這麼一位猥瑣的對手？」

司馬彥正色搖頭說道：「大哥不要這等說法，常言道得好：『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對方雖然神采平庸，也許胸中頗有眞才實學。」

馬空羣冷笑地說道：「賢弟莫把他料得太高，我看此人最多在輕功方面，略有造詣，其他武學，定然無甚足觀，祇不知道他必將輸與賢弟的是椿什麼珍奇之物罷了！」

司馬彥微微一笑，緩步登台，這時「雲夢三奇」所派值台弟子，已將雙方爭奇之物，從木架上取下！

司馬彥用來編號的珍奇之物，自然是「青囊神叟」諸葛仁所送的那隻靈氣已失的成形何首烏！

那猥瑣的中年漢子，用來編號的，却是一隻高才寸許，長約三寸的小小玉匣！

司馬彥因本身不貪，遂未曾注意及此，祇向對方，一抱雙拳，含笑說道：「小弟耿天心，外號『銷魂客』，請教兄台尊名上姓？」

猥瑣中年漢子低聲笑道：「我叫樂天游，外號却不僅不見經傳，又極難聽，故不說也罷！」

司馬彥笑道：「樂兄請抽籤決定我們怎樣較量？」

樂天游一聳雙肩，怪笑說道：「耿兄，我有椿不情之請！」

司馬彥點頭笑道：「樂兄但說不妨，你便指定較量某種功力？耿天心也必奉陪就是！」

樂天游笑道：「耿兄放心，樂天游雖然技薄，尚不致如此無聊，我祇是想在抽籤較技之前，先看看彼此用來編號的珍奇之物！」

司馬彥以爲樂天游是想先看看自己用何物作爲彩頭？遂向那几上含笑伸手說道：「樂兄儘管請看！」

那知樂天游走到几邊，却是伸手取起他那隻小小玉匣，揭開匣蓋，送到司馬彥眼前，怪笑說道：「耿兄，你大概對我這件彩頭，有些失望了吧？」

司馬彥目光微注，祇見其中所貯，竟是滿滿一匣紅色黏土，遂微笑說道：「樂兄休得過謙，耿天心雖然孤陋寡聞，不識匣中紅土來歷，但也料出決非常物，樂兄可要看看我那……」

樂天游搖頭笑道：「我此舉不是看耿兄寶物，祇是要向耿氏解釋一下匣中紅土，來歷不凡，免得耿兄贏走以後，輕加棄置，並認爲我是騙子！」

說到此處，緩緩蓋上匣蓋，低聲又道：「匣中紅土，又稱『八寶神泥』，據稱具有八種妙用，但樂天游却連一種妙用，都研究不出！耿兄贏走之後，不妨對它用些心思，必有重大收穫！」

司馬彥聽對方語氣，好似尚未交手，便已輸定，不禁訝然問道：「樂兄怎地這種說法？負的一方或許會是耿天心呢？」

樂天游連連搖手失笑說道：「我除了抽中那根『輕功』籤兒，或有一兩分希望以外，其餘武學，自知必敗！尤其『內力』方面，更是微弱不堪一擊，那裏還會存有僥倖之想？」

一面說話，一面伸手抽了一根籤兒，但才出筒口，便即還擲筒內！

司馬彥目光極銳，雖僅匆匆一瞥，已見籤上所鐫，正是「輕功」兩字！

對方自詡輕功，偏偏抽中了這根籤兒，司馬彥正待含笑祝賀，突然聽得樂天游朗聲說道：「耿兄，小弟時運太以不濟，生平以內力最弱，却偏偏抽的是『內力』籤兒！」

司馬彥聞言，大感意外，不懂這樂天游何故說謊？遂微微一笑，和聲問道：「樂兄你方才抽的籤兒，好像是『輕功』二字？」

樂天游仰首一陣哈哈大笑，說道：「耿兄，我那有捨長取短，抽了『輕功』，而說『內力』之理？你若不信？我們不妨重抽一次！」

話完，又復抽了一根，交與司馬彥，籤上果然正是「內力」字樣！

司馬彥雖然滿腹疑雲，知道樂天游是在存心弄鬼，但因毫無證據，難加指責，遂祇好心存戒意地，點頭說道：「樂兄，你既喜歡比較『內力』，那麼我們即開始如何？」

樂天游含笑說道：「雲夢聚羣英，武林龍虎門，這場大會的精采節目必多，像樂天游這種存心來看熱鬧的江湖末流，自然是早早落敗下台，才好安心觀戰！」

一面說話，一面走近司馬彥，雙掌當胸，緩緩推出！

司馬彥以爲對方既在抽籤之時弄鬼，則「內力」方面，必有特殊造詣，遂不敢絲毫怠慢地，凝聚了十成「三陽神功」翻掌迎去！

誰知樂天游在「內力」方面，確極尋常，四掌才交，便滿臉痛苦不支神色！

司馬彥知道自己「三陽神功」，極爲厲害，趕緊斂勁縮手歉然問道：「樂兄感覺如何？臟腑間受傷了麼？」

樂天游苦笑不答，額間汗珠却滾滾而滴！

臘天滴汗，自然是痛苦難當，司馬彥劍眉深蹙，取出一粒靈丹遞與樂天游低聲說道：「樂兄，小弟誤疑君子，以致出手過重，內心委實歉疚難安！樂兄倘不見怪，快些服下這粒護心靈丹，便無大碍！」

樂天游接過靈丹服食，果覺臟腑間痛楚立減，遂也微抱雙拳，低聲笑道：「耿兄仁義如天，總算我不曾認錯人，你對所贏得的那匣『八寶神泥』，要妥爲保存，定有大用！」

話完，微一定神，便即飄身下台，回歸本座！

司馬彥細看他去時身法，雖已受傷，仍極矯捷，知道這人果具上乘輕功，則他如此舉措，豈非存心要把那匣「八寶神泥」送給自己？

就在司馬彥疑思滿腹，茫然呆立之際，「眇目仙翁」岑大化含笑問道：「耿兄既已獲勝，是把兩件珍寶，一齊取走，還是留下一件，繼續爭奇？」

司馬彥想起樂天游叮囑之語，遂應聲道：「我把贏得之物取走，留下那隻成形何首烏繼續爭奇便了！」

岑大化如言照辦，司馬彥歸座以後，便把那匣「八寶神泥」，遞與馬空羣觀看，並含笑問道：「大哥見多識廣，可知道這匣紅色黏土，有何妙用？」

馬空羣開匣略一審視，又復湊向鼻端，嗅了一嗅，隨手交還司馬彥，哂然冷笑說道：「這根本是匣尋常燒紅磚土，有甚妙用？我早就看出那樂天游猥瑣異常，是個庸俗不堪的騙吃騙喝之輩！」

司馬彥也覺匣中紅土，一無足奇，但心想來賓必須先將所携珍物，交與「雲夢三奇」審查，鑒定確係罕世異寶，才准許編號參加爭奇大會！如今馬空羣說匣內所藏，係尋常燒磚紅土，則「雲夢三奇」難道均是有目無珠之輩？

他想到此處，覺得事情不會如此簡單，遂仍把那匣「八寶神泥」藏向懷內！

馬空羣冷笑了一聲，閃身便向台上縱去！

原來這次所抽出的籤兒，其中正有馬空羣的「三十九號」！

另一根「二十七號」籤兒，則奇巧無倫，不是寃家不聚頭地，屬於「黃山逸叟」紫天藻！

這兩人用以編號爭奇之物，也頗別緻，馬空羣是十二片「風磨銅護穴鏡」，紫天藻則是一幅「華佗五禽圖」！

紫天藻上台見所抽對手竟是馬空羣，不禁微笑說道：「崔兄，世事萬緣皆有定，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們『大別山』中分別不久，居然便在這台上相遇。」

馬空羣冷笑一聲說道：「紫朋友在『大別山』中，吝於指敎，如今總該顯露顯露你那『無影十三飄』了吧？」

紫天藻目注籤筒，微笑說道：「我也希望如此，但不知筒內籤兒，是否湊巧而已？」

馬空羣嘴角微披，伸手向筒內抽籤，心中則又喜又憂，喜的是倘若抽得「輕功」籤兒，便可趁了平素心願，與當世中第一輕功能手，互較上下！憂的則是紫天藻「無影十三飄」的名頭太大，倘若自己非其對手，豈不求榮反辱？

除了這種又抽得「輕功」籤兒，又怕抽得「輕功」籤兒的矛盾心情以外，馬空羣還有一種隱慮，就是恐怕台下三位黑衣蒙面的女子之中，會有「無爲仙子」歐陽絮在內，自己動手之間，必須儘量隱藏功力，不能使她看破來歷！

馬空羣一面憂慮，一面已把籤兒抽出，籤兒所鐫，不是「輕功」，而是拳掌二字！

紫天藻雙眉略蹙，嶽峙淵停，抱元守一地，向馬空羣含笑說道：「崔兄，請賜招，我們較量輕功之學，且待他日因緣了吧！」

馬空羣既覺失望又覺寬心地，輕笑一聲，人隨聲進，一招「金豹翻爪」，便向紫天藻當胸拍去！

紫天藻見對方一出手便是足以致命的內家重掌，不禁雙眉軒動，目射神光，施展自己數十年苦心精研的一百二十八式「仙猿掌」法，全力迎敵！

紫天藻始終是用自創「仙猿掌」，馬空羣則因恐被「無爲仙子」歐陽絮看破來歷，時而「武當」，時而「少林」，時而「崑崙」，時而「峨眉」地綜合了各派拳掌，雜亂施展！

這場打鬥，好看煞人，一個是捷若靈猿的灰衣老叟，一個是掌招百變的年少英雄，鬥到酣時，雙方身形難辨，化成虎躍龍騰的一台翻滾光影！

司馬彥注目片刻，看出盟兄功力優於紫天藻，遂不替台上的馬空羣担心，又向台下羣雄，掃視搜索！

因爲他看到了紫天藻後，又想起那位精於「摸骨神相」的「瞽目追風」彭一秋來！

彭一秋因直言論相，已被盟兄恨入骨髓，何不趁此機會，向他警告，勸其及早避去，免得遭受殺身之禍！

誰知目光搜遍全場，也未看見這位瞽目奇人的絲毫蹤跡！

司馬彥因彭一秋未來參與「雲夢爭奇大會」，心中方自替他略寬，台上的一場龍鬥虎爭，已告結束！

原來馬空羣紫天藻二人，相鬥甚久，毫無勝負，遂被「眇目仙翁」岑大化，判爲和局！

既成和局，兩人遂均以原物編列原號，保留了第二次爭奇機會！

司馬彥等馬空羣歸座以後，含笑問道：「大哥，你分明功力高出紫天藻，爲何好似特別留情地，雜用各派招術，不把那幅『華佗五禽圖』，贏得來呢？」

馬空羣不便對司馬彥說出心中隱事，祇好作狂傲地，軒眉笑道：「賢弟豈不聞『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我除了在『輕功』一技以外，不願勝過『黃山逸叟』紫天藻！」

這時「三奇水塢」之中，早已燈光如海，彷若白晝！

「眇目仙翁」岑大化正待繼續抽籤，忽然雙目凝光，遙注會場入口之處！

羣雄隨着岑大化的目光看去，祇見從這「雲夢爭奇大會」會場的入口之處，走進三位服裝形相均頗奇特之人！

正中一個，是位尖頭高顴，削腮鷹目，頸中掛着一串長長念珠的紅衣番僧！

右邊一個，是位短裙赤足，雙臂套滿金環，手如鳥爪的高瘦苗人！

左邊一個，生相更爲奇異，身高不滿五尺，橫寬倒有三尺，活似一團肉球，穿着一件毛長兩寸的金色衣裳，舉步之間，光華亂閃！

司馬彥看清來人形相裝束，向馬空羣低聲問道：「大哥，那身穿金毛怪衣，形若肉球之人，定然就是以暗器馳名天下的『南荒毒蝟』楖文宗！但那高瘦苗人及紅衣番僧，看上去均頗神情獰惡，却又是誰呢？」

馬空羣搖搖頭說道：「這兩人形相陌生，從未聽人說過，我也不知道是甚麼來歷？」

兩人正在談話，忽然聽得「眇目仙翁」岑大化在台上叫道：「第五號！」

馬空羣向司馬彥笑笑道：「賢弟時運不錯，第五號籤兒，居然再度抽出，但你這一次可得贏回點好東西來，不要再弄上一匣美其名爲『八寶神泥』的燒磚紅土才好！」

司馬彥也頗自失笑地，微閃身形，縱上台去！

「眇目仙翁」岑大化繼續抽籤，看着籤上鐫字，朗聲叫道：「第三號！」

這「第三號」三字才出口，台下羣雄

立時一陣喧嘩，尤其是坐在同一席上的三位黑衣蒙面女子，一齊掉轉嬌軀，把六道眼神，自蒙面黑紗以內射出，凝注在爭奇台上！

原來第三號便是「雲夢爭奇大會」三位主人中的「大頭仙子」紀西屏！

而紀西屏用來編號爭奇之物，便是被天下自負姿色女子，視爲無上至寶的「萬妙駐顏丹」！

姬綠綺見「大頭仙子」紀西屏業已上台，遂離座走到馬空羣身邊，向他耳畔低聲說道：「羣哥哥，倘若你那拜弟耿天心贏得『萬妙駐顏丹』時，你無論如何，也要想法弄來送我！」

馬空羣點頭笑道：「綺妹放心，這點事我必能做到，但耿天心好像不是我所疑心的『離垢書生』司馬彥呢！」

姬綠綺笑道：「羣哥哥，你怎麼會知道？」

馬空羣笑道：「我方才對他說是那三位黑衣蒙面女子之中，可能會有『無爲仙子』歐陽絜？」

姬綠綺問道：「耿天心怎樣回答？」

馬空羣含笑說道：「他根本就未曾聽說過『無爲仙子』歐陽絜名號，答話神情並不似有所虛假。」

姬綠綺雙眉略揚，微笑說道：「羣哥哥，這事根本是你胡亂多疑，『離垢書生』司馬彥早在『天姥山』中，死於我家獨門暗器『閻王刺』下，那裏還會有絲毫生機？」

馬空羣微微一笑，目光遙注爭奇台上，軒眉說道：「他們這一陣是鬥『玄功』，但望耿天心能贏得『萬妙駐顏丹』，便替我們省了不少手脚！」

姬綠綺想要「萬妙駐顏丹」之心太切，遂不再多言地，凝神注視台上。

這位「大頭仙子」紀西屏的容貌，並不十分醜陋，但一顆頭顱，委實太大，看來往往令人有些忍俊不禁！

司馬彥見了紀西屏這種形貌，方知她所以肯將「萬妙駐顏丹」用作爭奇賭注之故。

紀西屏見司馬彥抽的是根「玄功」籤兒，遂幌着她那顆與身軀太不配合的大頭，含笑問道：「耿朋友，我們這一陣既然比鬥『玄功』，便請你出題目吧！」

司馬彥搖手笑道：「耿天心既巳抽籤，關於怎樣比賽，自應由紀仙子決定！」

紀西屏聞言笑道：「耿朋友這樣說法，我就不客氣了！」

司馬彥抱拳笑道：「紀仙子儘管施爲，耿天心免強學步就是！」

紀西屏回頭向台上侍應弟子，含笑說道：「吩咐他們生火烹茶，茶葉要用極上等的雲南普洱！」

台下羣雄，並包括司馬彥在內，都猜不出紀西屏這命人生火烹茶之舉，是要比較甚麼神奇功力？

「雲夢三奇」既是大會主人，對於各種用物，自然早巳齊備，立由侍應弟子端來兩隻奇形茶具！

這茶具是用薄薄紫銅所製，中燃極旺炭火，爐上有一小鍋，質料亦係紫銅，與爐相連，其中則滿滿盛着一鍋業巳燒得翻滾的漆黑茶汁！

紀西屏命人不住添炭，直等爐心炭火把整隻銅爐，燒成赤紅，茶汁更是極沸以後，方對司馬彥含笑說道：「雲南普洱經此濃煎之後，不僅其味絕佳，並能消痰化食，清胃生津！紀西屏以此待客，請耿先生隨意選上一鍋，我們同時飲用！」

姬綠綺看到向馬空羣駭然說道：「羣哥哥，『大頭仙子』紀西屏的武學不弱，她這種題目，出得極難！凡屬內五行功力及外五行功力沒十一成以上之人，是無法飲下這鍋茶汁的呢！」

馬空羣點頭笑道：「綺妹說得不錯，這種較量方法，誰也不能再復藏私，我正想看看我這位神情凝穩，彷彿嶽負海涵的拜弟耿天心，究竟有多高功力？」

說到此處，整個雲夢爭奇會場，變得鴉雀無聲！

因爲不僅賭注中的「萬妙駐顏丹」，是大伙注目之物，便連這場生面別開的玄功比賽，也極爲新奇刺激！

司馬彥聽「大頭仙子」紀西屏要自己選上一鍋茶汁，因明知決無二致，遂樂得大方地，搖頭笑道：「何必選取，我們各飲一鍋便了，紀仙子請！」

紀西屏含笑着走到左面，伸出頗爲白嫩纖纖十指，欲向那隻除了盛茶鐵鍋以外，業巳燒得通體赤紅，無處着手的火爐搭去！

司馬彥知這種「赤手烙鐵」的外門功行，自以誰端得火爐較久？誰便佔優！遂乘着紀西屏緩緩伸手之際，搶先把右面那隻火爐端起！

紀西屏知道遇上勁敵，也立即端起爐兒，對司馬彥含笑說道：「耿朋友，這普洱茶汁，初嚐似有藥味，不太好喝，但越飲其味越佳，我們且慢慢品嚐便了！」

司馬彥深知爐火未熄，鍋中茶汁，始終都在沸滾，自然飲得越慢越難，遂點頭一笑，把茶汁湊向口邊，神色泰然地，徐徐而飲！

馬空羣看得失聲說道：「緩緩飲下沸滾茶汁的內五行功力，比起赤手端鍋的外五行功力，其難何止十倍？『大頭仙子』紀西屏身爲主人，可能久巳有備，事先苦煉？耿天心則完全是臨陣磨槍，一口眞氣提處，便能使肝腸化鐵，皮肉成鋼，這份火候，居然不弱於我馬空羣呢！」

姬綠綺「咦」了一聲笑道：「羣哥哥，你向來心傲於天，目高於頂，如今竟服了人！」

馬空羣雙眉一挑，傲然說道：「誰會服他？『雲夢爭奇大會』了結以後，我非和耿天心鬥盡軟硬輕功，及兵刃暗器，分分高下强弱不可。」

姬綠綺笑了，也未再言，凝神觀看耿天心與「大頭仙子」紀西屏這場較量玄功，究竟誰負誰勝？一鍋沸滾茶汁，終於被司馬彥，紀西屏二人，同時徐徐飲完，爐中炭火，也均燃盡熄滅！

台下羣雄，無不由衷讚佩地，喝起了一聲暴雷大彩！

「眇目仙翁」岑大化含笑朗聲說道：「耿朋友與我紀三妹這場『沸茶入口，洪爐在手』的玄功比賽，旗鼓相當，難分軒輊，岑大化認爲應該判作和局！」

司馬彥聞言，微微一笑欲言又止！

紀西屏則似乎臉上有愧色。

就在岑大化剛剛語畢之際，台下忽然有人高聲叫道：「岑仙翁，你身爲大會主人，怎的不秉公評騭？」

人隨聲至，一條黑影，矯捷無儔地，落在爭奇台上！

岑大化見來人正是編列十三號，曾經把一匣「八寶神泥」，輸給司馬彥的樂天游，不禁詫然說道：「樂朋友，你認爲岑大化何處評騭不公？耿朋友與我紀三妹之間的這一場比賽，有勝負麼？」

樂天游應聲笑着道：「自然有勝負，耿天心兄無論是『沸茶入口』的內五行功力，或『洪爐在手』的外五行功力，均比紀仙子强出不少，岑仙翁如若公正無私，便該把那粒『萬妙駐顏丹』，判給耿天心呢！」

岑大化臉上一片羞紅，本想變顏相向，但身爲主人，恐引衆怒，祇得忍氣吞聲地，向樂天游說道：「樂朋友，祇要你說得出耿天心內五行功力，勝在何處？外五行功力，又復勝在何處？岑大化便判他贏得那粒『萬妙駐顏丹』！」

這時，兩個銅爐，均巳放下，樂天游向司馬彥問道：「耿兄，你方才用的是那具銅爐？」

司馬彥向右一指，樂天游便伸手取起右邊的銅爐，向岑大化怪笑道：「岑天翁，我樂天游別無所長，但兩隻招子，却頗爲識貨，我既敢上台，自然要給你一些公道！」

說到此處，向司馬彥及「大頭仙子」紀西屏，看了一眼，含笑說道：「耿兄與紀仙子，請伸雙掌，掌心向上！」

司馬彥，紀西屏如言照做，樂天游指着他們四隻手掌，微笑說道：「岑仙翁請看他們兩位的十指尖端，耿天心毫無異狀，紀仙子却爲洪爐所炙，膚色略呈淡黃，這難道還不能算得是耿兄在外五行功力方面，微勝一籌的鐵證麼？」

岑大化與紀西屏聽得均尷尬異常，但心中頗驚訝這種情況，幾乎非本人不知，怎會被樂天游在台下看出？

岑大化免强哈哈一笑說道：「樂朋友眼光，岑大化自承疏忽，我還要再請教一下，耿朋友在內五行功力方面，又是如何勝過我紀三妹呢？」

樂天游指着手中銅爐，含笑說道：「岑仙翁，你先看看這兩具銅爐中的茶葉，有何不同？」

岑大化，紀西屏雙雙注目，雙雙吃了一驚！

原來，紀西屏所用那具銅爐之中的沸滾茶汁，雖然被她飲完，但茶葉却潤濕如舊！

但司馬彥所用爐中，却不僅茶汁飲得點滴無存，連茶葉也乾乾燥燥！

樂天游得意揚眉，高聲道：「左邊爐中，茶葉濕潤，右面爐中茶葉乾燥，這種情形顯示了耿天心兄不僅施展神奇功力，使肝腸化鐵地，飲完沸滾茶汁，並以三昧眞火，透過舌尖發出，把鍋中茶葉焙乾，神功絕藝委實驚人，岑仙翁是否應該把雙方勝負之數，再重行評斷評斷呢？」

姬綠綺聽到此處，向馬空羣低聲說：「羣哥哥，你這位拜弟，着實高明，倘若叫你照樣施爲，你能做得到麼？」

馬空羣搖頭說道：「凝聚內五行功力，使肝腸化鐵，飲下沸滾茶汁之舉，我辦得到！用三昧眞火，透過舌尖發出，把茶葉焙乾之舉，也辦得到！但兩樁功力，要在同時施爲，却有些爲難了呢。」

他們兩人，方在低聲私語，那位站在爭奇台上，羞愧難當的「大頭仙子」紀西屏，却巳含笑說道：「耿朋友功力眞高，我承認我把那粒『萬妙駐顏丹』，輸給你了！」

紀西屏既巳這等說法，岑大化自更默然無語！

樂天游身形一閃，自几上取來那粒「萬妙駐顏丹」，遞與司馬彥，高興得哈哈大笑說道：「耿兄，那粒『萬妙駐顏丹』，是宇宙獨一無二的靈異奇藥，能使青春不老，顏色長駐，小弟向你謹致賀意！」

司馬彥苦笑一聲，方待發話，樂天游却把那粒「萬妙駐顏丹」，塞在他的手中，又復笑道：「耿兄，你既巳得了彩頭，怎的還不下台？岑仙翁尚要繼續抽籤，使舉世豪雄，爭奇鬥勝呢！」

話完，竟拉着司馬彥一同飛身下台，各歸本座！

司馬彥俊眉雙蹙，剛自回到席上，馬空羣便爲姬綠綺引見說道：「這位伊碧奇兄，是我好友，他對賢弟的絕藝神功，敬慕得很！」

司馬彥抱拳一揖，愧然搖頭笑道：「好令伊兄見笑，小弟對於這場比鬥，委實贏得糊裏糊塗地，太不光明！」

姬綠綺愕然地問道：「耿兄，此話怎講？」

司馬彥愧笑低聲說道：「我根本不曾用三昧眞火焙乾茶葉，可能是那樂天游故意相助！」

姬綠綺含笑說道：「不管是否樂天游設法相助，耿兄總巳獲得了罕世異寶！你看場中有多少充滿妬嫉羨慕的眼光，在看着你呢！」

話方至此，「眇目仙翁」岑大化又在爭奇台上叫道：「三十八號！」

姬綠綺揚眉笑道：「輪到我了，我希望我的對頭不要抽中那『九幽冥后』司徒璐才好！」

話完，方待飛身上台，突然聽得有人暴喝一聲「且慢」！

喝聲之中，一條金色人影，電掣當空，那位「南荒毒蜎」柳文宗，竟不待主人邀請地，縱到了爭奇台上！

岑大化見了柳文宗的奇異形貌，便知來人身份，眉頭微皺，含笑說道：「柳兄，請按規矩，等我抽中你編號時，方可上台爭奇較技！」

柳文宗雙眼一瞪，怪笑連聲說道：「你們做主人的，都可以不按公平評斷，我們作客人的，還按甚麼規矩？」

這幾句話兒，聽得個「眇目仙翁」岑大化不知道應該怎樣作答才好？

柳文宗站在台上，又是一聲厲嘯！

台上居然也有兩聲厲嘯相和！

羣雄聽得嘯聲，方發覺與「南荒毒蜎」柳文宗同來的紅衣番僧，及高瘦苗人，業巳離開原席，一東一西而立，與台上的柳文宗，恰好成了一個品字形狀！

司馬彥看出有異，向馬空羣問道：「大哥，你看柳文宗等，想作甚麼……」

話猶未了，柳文宗的第二聲厲嘯，又復響起！

高瘦苗人雙臂一振，臂上所套無數金環，一齊凌空飛起！

紅衣番僧也捻斷了頸間所懸那串長長念珠，以「滿天花雨」手法，向着四外洒出！

爭奇台上的「南荒毒蜎」柳文宗，則把他那宛若肉球的身軀，一抖一搖，立有百十道金芒，滿場蜎射！

這幾種暗器，均為數極多，刹那之間，整個「雲夢爭奇大會」的會場之中，幾乎全被那些飈轉金環，電射金芒，及漫空飛舞的念珠佈滿！

但金環及念珠的發射目的，是在打燈，而非打人！

祇有柳文宗自那件金色怪衣上飛起的蜎射金芒，把「眇目仙翁」岑大化，及台上值勤弟子，也一齊招呼在內！

他們三人，是謀定而動，分自三方下手，自然全場燈光，應手皆滅！

時屬除夕，空中無月，燈光全滅以後，成了一片漆黑！

就在這漆黑之中，聽得爭奇台上，發出幾聲慘嚎，及一片凌亂！

司馬彥恍然大悟地，失聲叫道：「大哥，這『南荒毒蜎』柳文宗，是與凶苗凶僧，定計而來，他們想把爭奇台上所陳列無數的珍奇，一齊搶走！」

語聲方了，驀然一掌强烈掌風，向自己凌空撞到！

司馬彥那裏知道這是馬空羣所下辣手，想趁機把他制住，奪取那粒「萬妙駐顏丹」，給姬綠綺服用！

遂一面憑藉耳力，飄身避開這强烈勁風，一面仍自高聲叫道：「大哥小心，有人對小弟無恥暗算！」

他不叫還好，這一叫之下，却又有一縷勁風，是姬綠綺所發，她易掌為指，循聲出手，期使司馬彥難於覺察！

但司馬彥何等功力？那縷勁風，尚未及身，便自足下微滑，悄無聲息地，滑出數尺！

連遭襲擊之下，司馬彥不敢再復出聲發話，祇是心中驚訝欲絕，暗忖究是何人，行為舉措，竟會如此無恥？

這時，「雲夢三奇」中的「長脚仙人」康醉天，「大頭仙子」紀西屏，均憤然叫道：「掌燈！」

兩名執役弟子聞言，剛剛晃着火摺，便有兩枚金環，電轉旋飛而至，把這兩名弟子，擊碎頭顱，屍橫就地！

如此情勢之下，誰敢貿然點火？自尋死路！

整個會場之上，居然形成了片刻的靜默！

「大頭仙子」紀西屏首先忍耐不住，一面功凝百穴防範突襲，一面晃着火摺！

這次火摺亮後，竟無異狀發生，所瞥見的祇是三條循往「三奇水塢」以外的電疾人影。

「長脚仙人」康醉天見「南荒毒蜎」柳文宗等已走，遂再度傳令掌燈，察看爭奇台上，有何劇變？

燈光重亮以後，赴會羣雄一齊驚憤交集地，咬牙切齒！

原來「眇目仙翁」岑大化，因柳文宗發難得太出意料，猝不及防，致慘遭打中了十來根金色毒亡，與其餘兩名值勤弟子，一同橫屍台上！

至於木架上的無數珍奇，却被「南荒毒蜎」柳文宗等，完全搶走，一件不剩！

康醉天，紀西屏一齊臉色鐵青地，縱上爭奇台去！

紀西屏揮指弟子，抬走岑大化等遺屍，康醉天則向台下羣雄抱拳環揖地，苦笑說道：「列位高朋，『南荒毒蜎』柳文宗等，突起奸謀，禍生倉匆，不僅我大哥慘遭毒手，並連累列位高朋，遺失了無數珍奇之物，康醉天及紀西屏，委實問心難安，歉疚不已！」

台下羣雄，相顧默然無人答話。

康醉天繼續說道：「如今康醉天，紀西屏，想請列位高朋，寬予一年期限，俾可不辭海角天涯地，追尋柳文宗等，為我岑大哥報仇，並儘量奪回珍奇，奉還給各位！」

台下羣雄，雖然失去不少珍奇，但見做主人的「雲夢三奇」方面，不僅重寶被刦，「眇目仙翁」岑大化及兩名弟子，又復遇害身亡，遂也祇好點頭應允，有的並還表示願與主人共同協力地，追緝「南荒毒蜎」柳文宗等！

三位黑衣蒙面女子的其中之一，突然一揚手，發出一雙牙箸，直向姬綠綺凌空飛到！

姬綠綺伸手接住，祇見箸上鐫着字若針尖般的一首詩兒：「龍湫往事十年過，鎮日愴懷感逝波，此刻相逢如一夢，夢中舊友竟如何？」

姬綠綺看完，向馬空羣訝然笑道：「羣哥哥，這黑衣蒙面女子，果是『九幽冥后』司徒璐，但她給我的這首詩兒之中，怎祇念舊情，未提舊恨？」

馬空羣低聲獰笑說道：「舊情也好，舊恨也好，反正若不乘機把『九幽冥后』司徒璐除掉，必將留為他日隱患！」

姬綠綺看了司馬彥一眼，低聲說道：「我們收拾司徒璐之事，於心有愧，似乎不應該給你那新交拜弟看見！」

馬空羣點頭笑道：「綺妹放心，我們暫時與耿天心分手，彼此約地再見，不是便沒有這種顧慮了麼？」

姬綠綺又自低聲囑咐說道：「羣哥哥，你不要忘記我想要他那粒『萬妙駐顏丹』呢！」

馬空羣點頭示意，走到司馬彥身邊，含笑說道：「賢弟，我因有要事，不得不和你暫時分手！」

司馬彥感意外地，愕然問道：「大哥既要小弟暫時分手，則我們却在何時何地相會？」

馬空羣想一想笑道：「三日後的黃昏時分，我們在武昌黃鶴樓頭相見如何？」

司馬彥聽說祇有三日小別，遂毫不在意地點頭應允，與馬空羣，姬綠綺等，含笑分手！

馬空羣，姬綠綺乘坐小舟，剛剛出了「三奇水塢」，「九幽冥后」司徒璐，便即追蹤而至！

姬綠綺功力暗凝，卓立船頭，抱拳笑道：「司徒姑娘，龍湫一別，瞬已十年，你居然還不會把我忘掉！」

司徒璐冷然答道：「舊恨未消，新仇又結，我便是想忘掉你，恐怕也是辦不到呢！」

姬綠綺訝然問道：「舊恨雖有，新仇何來？」

司徒璐伸手把蒙面黑巾，一扯而落，指着頰上疤痕，向姬綠綺苦笑說道：「龍湫舊友，我這面頰上的疤痕，是否算得舊恨？」

姬綠綺想起自己昔年所作之事，不禁愧然低頭！

司徒璐又對馬空羣冷笑說道：「自從崔朋友與耿朋友，駕臨『北邙鬼府』以後，府中便即瘟疫大作，幾乎把『九幽』一派，死盡死絕，共有八條人命，是否算得新仇？」

馬空羣靈機一動，憤然作色地，厲聲叫道：「此人可殺。」

司徒璐軒眉問道：「你這是說，誰可殺？」

馬空羣應聲答道：「自然是耿天心，他外號叫做『瘟疫使者』，但我却萬想不到他會在司徒冥后的『北邙鬼府』之中，暗放瘟疫！」

司徒璐信以為眞，雙眉一剔，但却神色旋即平和地，含笑說道：「龍湫舊友及崔朋友聽眞，十年舊恨，及八命新仇，司徒璐可以一筆勾銷，決不再記！」

姬綠綺聽得不敢相信地，蹙眉問道：「司徒姑娘，你怎肯如此寬宏大量地，盡捐舊恨，不記新仇？莫非你想我重續舊情麼？」

司徒璐慘然一笑，搖頭說道：「司徒璐一朝被蛇咬，終生怕井繩，此心已如止水，決不再波，那裏還想重續舊情？我祇是想以舊恨新仇一筆勾銷之舉，向你換回一件昔年舊物而已！」

姬綠綺「哦」了一聲，含笑說道：「你是想要『大還丹』？」

司徒璐點頭說道：「我如今正需要這粒罕世靈藥，以解救我一位至交好友的性命！」

姬綠綺聽司徒璐要向自己索還「大還丹」，不禁回手入懷，摸了一摸！

她這等舉動，並非想把「大還丹」還給司徒璐，祇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不經意動作！

但一摸之下，姬綠綺却如遇鬼魅般，驚異欲絕！

原來她旦夕從不離身的一粒武林至寶「大還丹」，如今竟已平白無端，毫無所覺地失去蹤跡！

馬空羣見她神色有異，愕然問道：「綺……伊妹，你怎的神色有異？莫非出了甚麼事了？」

姬綠綺苦笑說道：「我懷中所藏的『大還丹』，被人偷去了！」

馬空羣聞言，也不禁驚震萬分，姬綠綺又向司徒璐苦笑說道：「司徒璐姑娘，你還要趕緊下手，報新仇，雪舊恨吧！因為你決不相信，我藏在懷中的『大還丹』，竟會被人偷走。」

司徒璐靜靜聽完姬綠綺話兒以後，竟出人意料地，點頭說道：「我相信你的『大還丹』，確已被人偷去了！」

姬綠綺弄不懂司徒璐為何相信這種荒誕絕倫怪事？不禁愕然瞠目！

司徒璐冷笑說道：「龍湫舊友，你是極富心機的絕頂聰明人物，難道不知道曾與一位蓋世神偷，坐在一起？」

姬綠綺「哎呀」一聲說道：「莫非那樂天游就是你所說的蓋世神偷？」

司徒璐點頭冷笑說道：「他不叫樂天游，也不是位相貌猥瑣的中年漢子！」

姬綠綺咬牙問道：「他是易容化名而來麼？」

司徒璐點頭說道：「他是一位風神俊逸，性情倜儻的少年人，外號人稱『妙手郎君』，姓名則一字未改，祇是顚倒過來，叫做游天樂！」

姬綠綺雙目凶芒厲射地，咬牙說道：「我要找他，找到這游天樂時，非把他碎屍萬段不可！」

司徒璐冷笑一聲，接口說道：「我也要找他，但我找到他時，却不像你這等兇狠，祇要能够奪回那粒『大還丹』，救得我至交好友性命，便於願已足！」

話完，雙槳一掉，船去如飛，隱沒在水雲深處！

馬空羣想不到司徒璐走得這快，因在湖面上，要想追襲，業已不及，遂向姬綠綺蹙眉問道：「綺妹，我好容易跑趟『北邙鬼府』，才把這『九幽冥后』司徒璐引來，你怎的讓她輕易走脫，貽留後患？」

姬綠綺「喲」了一聲說道：「羣哥哥，你的心腸，怎比我這『紅粉閻王』的女兒還要狠毒？一來司徒璐業已宣佈對我們新仇舊恨，一筆勾銷！二來我們目前應該急於追尋『妙手郎君』游天樂，奪回『大還丹』，那裏還有工夫，多樹勁敵？」

馬空羣被姬綠綺說得臉上發燒地，皺眉說道：「天涯海角，冥冥鴻飛，我們茫無目的，却到那裏去尋找甚麼『妙手郎君』游天樂呢？」

姬綠綺笑道：「踏破鐵鞋，全無覓處，風萍雲水，偶或相逢？天下事往往便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們既無處追尋『妙手郎君』游天樂，不如趕緊前往『黃鶴樓』，與你拜弟耿天心相會，先把那粒『萬妙駐顏丹』弄到手內！」

馬空羣知道姬綠綺對於那粒「萬妙駐顏丹」，幾乎看得比「大還丹」還重，遂點頭同意，雙雙趕往武昌「黃鶴樓」頭！

他們要去找尋司馬彥，圖謀那粒「萬妙駐顏丹」，誰知司馬彥已為此丹，受了不少滋擾！

原來司馬彥坐小船，剛出「三奇水塢」，到了「梁子湖」中，便見水雲深處，有條大船，尾隨而至。

司馬彥看出這條大船，彷彿直追自己？遂索性停船相待！

船到切近，船頭所立之人，身形一現，竟是「雲夢雙奇」，「長脚仙人」康醉天，「大頭仙子」紀西屏等二位！

司馬彥心中微覺訝然，暗想康醉天，紀西屏，不在「三奇水塢」之內，料理「眇目仙翁」岑大化，及受難慘死的門人後事，却駕船來追自己則甚？

思忖之間，兩船距僅一丈左右，「長

未學打先學跌

嚴霜

一般而論，擅長搏鬥的人，不管是中國功夫抑或是西洋拳，都是拳打脚踢的，但要認眞注意這一點，如果不是自己的拳頭够硬，打在別人的身上，對方特別堅强，那就往往吃虧，就算打傷了對方，自己的骨節亦會損毁，故此，師傅教落，初學拳脚，要打沙包，打木樁，盡可能的使骨格堅强，免得將來眞正搏鬥，發生意外。

看過西洋拳搏鬥的人，都知道他們的拳師都是戴着拳術手套的，那種手套相當厚，而且有棉花，不懂得其中奧妙的人，發生錯覺，以爲那種棉花手套是用來避免受擊的人發生問題的，殊不料實情剛剛相反，用拳頭打在對方的臉部，由於臉上的顎骨比較厚，手指的指節骨太過柔弱，隨時會把拳頭的指節骨擊傷，骨頭裂開，不容易治療，故此戴了拳術手套，還要用棉花罩住，就是想避免打傷自己，並非避免打傷別人。

儘管如此，有份量的拳師仍是有辦法保護自己的，不一定戴拳術手套，就因爲他們的指節骨已經堅强到極點，拳王奇利跟日本摔角冠軍豬木在東京搏鬥的一場比賽當中，他只是戴上僅重一安士的拳術手套，所用手套表皮很薄，棉花更薄，普通的拳術手套，每隻有四安士，他只用一安士，可見他絕對不担心自己的骨頭打折。

即使戴了拳術手套，如果手上有勁，仍有可能打傷對方的，但却不是打破對方的下顎骨，而是把對方的臉皮與肌肉扯裂，曾經五次獲得全世界最健美的一個男人錦標那一位美國先生「查理士愛勒斯」，他就兼是西洋拳術冠軍，曾經一拳擊到稱做伐木人奧倫波的臉孔上面，把對方的臉孔打裂，流血很多，那是拳頭上的勁，與骨節無關。

說來說去，總是這麼一句，企圖拳打脚踢使對方受傷的時候，先要注意到自己的骨節有沒有損毁，其次然後注意到肌肉以及氣力方面，事實上一拳發出，肺部所受的壓力也是相當大的，假定那一拳打到對方的身上有四百磅力，那麼，肺部就要承受八折，即是三百二十磅的壓力，缺少鍛練的人，拳頭有勁，仍會因此發生內亂的損傷，中國有許多武林高手活到中年過外，整體枯瘦，形消骨落，仍然能够有堅强的戰鬥力，但却看來有如病貓，這種情況就是內部受傷，可見練習功夫應該跟科學的精神結合，而且明白生理上的構造，不必拚命去練習某一招，就因此打傷自己。

專家經過深入的研究，證明了這件事情，身上有些骨節是傷了之後，很難復元的，另外一些骨節雖然不容易受傷，傷了很易復元，而且復元之後毫無問題，我們身上的肋骨相當厚，不管給人踢斷，抑或駕駛汽車的時候撞擊，不愼折斷，只要敷藥，經過兩個月，斷骨就會自行痊癒。跟原來一模一樣，認眞駁得好的斷骨，絕對不會影响那個人的體力，事實上參加賽車或拳鬥的高手，又或是足球選手，往往是肋骨折斷的，駁骨之後，仍然是一名好漢。反過來的說，指骨或者腕骨，又或足踝的骨節，就有問題了，那些骨節由於太過細小，而且互相接駁得非常緊密，別說折斷了，就算有少許的骨頭拆開，也會隱隱作痛，而且不容易使它復元，日子拖長，那個地方就變成風濕，有些人早期苦練拳脚，一生都未發生過搏鬥，到了晚年，骨節有許多地方隱隱作痛，彷佛給人惡狠狠的打了一頓，那就是練功的時候太過猛烈，撞傷了細碎的小骨，以至如此，人體一共有二百零六根骨頭，有大有細，如果你想知道那一處的骨頭特別脆弱，不堪一擊，不妨到書局買一張人體骨骼的掛圖，細心研究，愈是細小的骨節，就愈加容易拆開，而且不易醫治。

中國功夫重視手腕，不管南拳北腿，俱是把手腕苦練到堅如鐵石，然後出擊的，就因爲他們担心手腕的骨節容易折斷．成問題的是這一點，腕骨有許多粒細小的圓形細骨，叫做「波子」，眞正跟孩子玩的波子相同，又細又圓，憑着十多粒波子墊底的作用，就使我們的手腕能够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運動得非常靈活，只要其中有一粒波子拆開或受傷，那就影响到整個手腕，腫痛不堪，治癒之後，很難發力，爲了保護手腕的細骨和波子，在它沒有受傷之前，師傅教落，要不斷的練功，令到腕部的肌肉變厚，能够確實保護腕骨之內的波子，仍然有可能發生破裂的，萬一整個人跌下來，爲了避免上半身碰撞到地上，所引起的災禍，影响內臟，那個人不管是否練過中國功夫，抑或摔角的訓練，俱是先行用一雙手接觸地面的，僅憑一隻手掌去支持整體的體重，那就非常困難，沒有好好練習過的人，很容易只是那麼一跌，就使腕骨裏面的波子拆裂，不可不愼。

日本柔道還沒有教授學員練習各種招式之前，先要他們練習如何跌落地不會受傷，包括單手支持整體的體重，羅馬摔角更加要苦練，在任何時候向前或向後傾倒，都可以用雙手或單手支持自己，但却不像柔道那麼支持整個軀體，而是借力一滾，在地上滾了幾滾，使他跌下來的力量消減，故此，腕骨亦不會受傷，這些練功方式，是相當有用的，就算學習中國功夫，也不妨加以參考，日本人說的一句：「未學打，先學跌」，確是至理名言。

脚仙子」康醉天，站在船頭上，抱拳含笑叫道：「耿兄，恕我兄妹，趕來相擾！」

司馬彥抱拳還禮，軒眉笑道：「兩位是特來追尋我耿天心的麼？」

康醉天點頭笑道：「有點小事，想與耿兄商議商議！」

司馬彥含笑說道：「兩位有話儘管請講！」

康醉天笑道：「我紀三妹想用其他寶物，向耿兄換回那粒『萬妙駐顏丹』！」

司馬彥聞言，不禁有點鄙視這「雲夢雙奇」，遂劍眉雙揚地，向「大頭仙子」紀西屏，冷冷問道：「紀仙子，你既然捨不得這粒『萬妙駐顏丹』，却爲何要把它懸作爭奇標的？莫非祇想引誘人麼？」

紀西屏臉上一紅，厲聲喝道：「耿天心，你到底肯是不肯？乾脆回答一句，別的話兒不必多問！」

司馬彥見對方居然變臉，心中越發鄙視，冷「哼」一聲，緩緩問道：「肯又怎樣？不肯又便怎樣？」

紀西屏道：「肯便送你一樣珍奇之物，不使你空來『雲夢』！」

司馬彥哂然笑道：「不肯呢？」

紀西屏目中凶光一射，獰笑說道：「倘若不肯？便把你連人帶那『萬妙駐顏丹』，一齊留在『粱子湖』內！倒看你是吃敬酒？是吃罰酒？」

司馬彥見對方猙獰面目全露，遂一陣縱聲狂笑說道：「紀西屏，你不要忘了你是我手中敗將！」

紀西屏臉上一紅，神色越發兇橫地，厲聲說道：「你我功力相差不多，加上我康二哥來助陣，又是在這無邊無岸的茫茫湖水之間，要把你收拾下來，還不是易如反……」

語猶未畢，忽然有個朗脆口音說道：「我眞想不到『雲夢三奇』，會這等厚顏無恥？」

隨着語音，自濛濛水霧之中，駛出一條小舟，舟中坐的是位黑衣蒙面女子！

紀西屏雖然知道這是參與「爭奇大會」的三位黑衣蒙面女子之一，却弄不清對方身份，冷然喝道：「來者是誰？」

黑衣蒙面女子冷笑說道：「江湖中認識我之人，並不太多，且看你兩隻招子，亮是不亮？」

一面說話，一面竟把臉上紗巾，伸手摘落！

紗巾以內，是張絕美臉龐，但這張臉龐上，有一莫大優點，也有一莫大缺點！

優點是皮膚太好，白潤如玉！

缺點則是英氣太濃，缺少了女孩兒家最可貴的溫柔氣質！

紀西屏覺得來人眼生，素所不識！

「長脚仙人」康醉天却從對方白潤出奇的皮膚以上，猜透此女來歷，頗吃一驚地，皺眉問道：「姑娘是不是名滿乾坤的『玉琢嫦娥』聶小冰？」

黑衣女子探手肩頭，「嗆啷啷」一陣清越龍吟，抽出了一柄精芒奪目長劍，橫在胸前，軒眉傲笑地，點頭說道：「我正是『玉琢嫦娥』聶小冰，你們倘若想倚仗人多，及水性精熟之利，欺壓耿朋友，便請先嚐嚐聶小冰手中『湛盧劍』，及『龍虎風雲劍法』滋味！」

康醉天，紀西屏深知「玉琢嫦娥」聶小冰的「龍虎風雲劍法」號稱天下無敵：所用「湛盧劍」，更是洞金切玉的前古神兵，並自幼生長「塔里木」河，極精水性，委實是位扎手無比的難鬥勁敵！

再加上這耿天心顯然也有一身絕世武功，倘若眞起爭鬥？自己方面，根本毫無勝算！

「長脚仙人」康醉天比較狡猾，見形勢業已逆轉，遂含笑說道：「聶姑娘不要誤會，我紀三妹因與耿朋友祇較量了一場玄功，彼此勝負之別，又屬極微，才略有不服地，想藉詞與他，再復領教領教。」

聶小冰知道康醉天是在設詞下台，遂冷笑說道：「倘若紀仙子目的在此，則雙方不妨訂一後約，我想耿朋友也不會怯場不到！」

康醉天想了一想說道：「五月十五，耿朋友可否屈駕雲南『無量山黑青谷』中一會？」

司馬彥含笑點頭，康醉天又向「玉琢嫦娥」聶小冰問道：「聶姑娘，你湊不湊這塲熱鬧？」

聶小冰一面把「湛盧劍」，緩緩入鞘，一面傲然笑道：「此日種因，來日得果，這塲事既然有我在內，等到五月十五，我不妨也走趟『無量山黑青谷』便了！」

康醉天，紀西屏聞言，向聶小冰，司馬彥，獰視兩眼，便自悻悻然地，掉舟回轉「三奇水塢」！

司馬彥微抱雙拳，向聶小冰深施一禮，含笑說道：「耿天心敬謝聶姑娘的解圍盛德！」

聶小冰微笑說道：「聶小冰雙目未瞽，尚識英雄！我縱不來，耿兄一身絕藝神功，也不會懼怯這兩個行動鬼祟的無恥鼠輩！」

司馬彥問道：「雲夢雙奇委實有些無恥，但聶姑娘說他們鬼祟之處何在？」

聶小冰笑道：「耿兄，你原來是個忠厚人，請想『雲夢雙奇』住在這『粱子湖三奇水塢』之中，他們却把約會訂在『無量山黑青谷』內，豈非顯有特殊毒計？」

司馬彥恍然頓悟地「哦」了一聲，忽自懷中取出那粒「萬妙駐顏丹」來，遞向聶小冰，並含笑說道：「耿天心久仰聶姑娘俠名，今日才得幸會，敬以這粒『萬妙駐顏丹』爲贈！」聶小冰縮手不接，訝然說道：「這粒『萬妙駐顏丹』，是罕世異寶，耿兄怎麼可以隨便送我？」

司馬彥微微一笑說道：「常言說得好：『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耿天心是粗俗男子，駐顏何用？」

聶小冰笑道：「男人們雖然用不着這『萬妙駐顏丹』，但耿兄翩翩濁世，風神秀拔，應該早就結有紅粉知己！」

司馬彥聞言，忽然勾動愁腸，一陣淒聲長笑，搖頭嘆息說道：「春蠶至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耿天心雖曾有位紅粉知己，却早已人天永隔！聶姑娘倘若再不接這『萬妙駐顏丹』，便讓它沉入『粱子湖』中也好！」

話完，竟把粒「萬妙駐顏丹」，凌空拋起，然後催舟疾退！

聶小冰怎捨得聽任這「萬妙駐顏丹」，落入湖水之中？嬌軀一飄，便自接在手

內，遙向催舟疾去的司馬彥笑道：「耿兄，聶小冰銘感盛情，除了五月十五『無量山黑青谷』之約，必然趕到以外，我也有點微物相贈！」

話完，手揚，一綫白光，破空飛出！

司馬彥輕伸猿臂，接在手中，覺出竟是一册小書！

湊近眼前，再一細看，發現書上寫着「龍虎風雲劍訣」，六個鐵綫篆字！

這時，聶小冰的扁舟已逝，司馬彥不禁感慨無窮！

因爲，「龍虎風雲劍訣」是當世武林的絕高秘學，想不到聶小冰竟肯把這劍訣送給自己？

司馬彥喟然一嘆，緩緩盪舟，胸中充滿惆悵！

最惆悵的是此行所願成虛，不僅不曾遇着甚麼與自己形貌完全相似之人，及翠眉妖女，甚至連「九幽冥后」司徒璐的「龍湫舊友」，是個甚麼樣兒，也未看見！

長夜早過，天光已曙！

身後突又傳來拍拍水浪之聲！

司馬彥回頭看去，祇見有位黑衣蒙面女子，正自獨駕小舟，衝波趕來！

起初他還以爲是「玉琢嫦娥」聶小冰，趕來有話相訴！

但船到臨近，方知竟是別人！

司馬彥暗忖，「雲夢爭奇」會中，共有三位蒙面黑衣女子，一位是「九幽冥后」司徒璐，一位是「玉琢嫦娥」聶小冰，這一位却不知又是那個？

展眼間，兩船業已並行，那黑衣蒙面女子，笑聲叫道：「耿兄，你在『雲夢爭奇』會上，所表現的那樁『洪爐入手，沸茶入口』的精妙玄功，委實高明堪佩！」

司馬彥聽她一口便稱「耿兄」，知道這位姑娘，定然又是個洒脫不羈的紅粧女傑！

遂趕緊抱拳含笑說道：「耿天心微薄技能，不敢當高明法眼，請教姑娘，芳名上姓？」

黑衣女子笑道：「我叫艾紫君，有個俗號，稱爲『東海龍女』，但這幾個字兒，東南沿海人物，或有所知，對於中原及西北，西南武林，可就陌生極了！」

司馬彥心中一動，含笑問道：「有位威震東南數十年，但行蹤多在海上的前輩奇俠『東海神龍』艾九霄，與姑娘是一家麼？」

艾紫君肅立船頭，恭身答道：「東海神龍艾九霄，正是先父，倘與耿兄有甚淵源？艾紫君便成後輩，我要改稱呼了！」

司馬彥搖手說道：「艾姑娘不要誤會，我祇是久仰老前輩的盛名，偶然動問而已！」

艾紫君笑聲問道：「耿兄身藏絕世異寶，怎的還在這『梁子湖』中，緩緩盪舟，未曾遠遊，難道不知『由來懷璧易招災』麼？」

司馬彥含笑道：「艾姑娘說我身藏絕世異寶，可是指那『萬妙駐顏丹』麼？」

艾紫君一面點頭，一面伸手把蒙面黑巾，緩緩取去！

黑巾一去，司馬彥頓覺眼前一亮，因爲這位「東海龍女」艾紫君，又是一位生具絕色的月殿仙娥瑤池玉女！

司馬彥暗忖，自己近來業已見着三位傾城絕代的極美紅粧，一位是天姥山削成崖的秘洞主人，一位是「玉琢嫦娥」聶小冰，另一位便是面前的「東海龍女」！

她們同具艷絕容光，難分上下，但仔細說來，秘洞主人似乎佔個「淸」字，「東海龍女」艾紫君似乎佔個「逸」字，「玉琢嫦娥」聶小冰則在儀態萬方之中，略嫌「剛」氣稍重！

艾紫君見司馬彥目注自己，癡癡凝想，不禁玉頰微紅，嫣然一笑問道：「耿兄怎的如此看我？你……」

司馬彥聞言，方覺自己失態，趕緊赧然接口說道：「我是看到艾姑娘的絕代容光，心中忽生其他感觸，以致失禮，尚望姑娘莫加怪罪才好！」

艾紫君聽得幽幽一嘆，搖頭說道：「絕代容光有甚麼了不起？歲月不居，青春電逝，轉瞬之間，烏雲成鶴髮，玉膚變鷄皮，誰又能從一堆朽骨之中，分辨出誰是西施？誰是嫫母呢？」

司馬彥何等聰明，一聽便知艾紫君的弦外之音，遂蹙眉道：「可惜！可惜！」

艾紫君愕然問道：「耿兄這『可惜』二字，意屬何指？」

司馬彥嘆道：「可惜艾姑娘來遲一步，否則我便可把那粒『萬妙駐顏丹』，送給你了！」

艾紫君越發訝然不解地問道：「耿兄你所說的『來遲一步』……」

司馬彥不等艾紫君話完，便自接口說道：「在艾姑娘來此與我相見之前，我已把『萬妙駐顏丹』，送了人了！」

艾紫君聞言，這回到並未感覺十分驚訝，淡然一笑說道：「這事不足爲奇，耿兄自然應該把這粒絕世靈藥，送給你的紅粉知己！」

司馬彥搖頭嘆道：「耿天心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我早已身如槁木，心似死灰，那裏有甚麼紅粉知己？」

艾紫君不解問道：「耿兄既然這樣說法，你把『萬妙駐顏丹』，送給誰了？」

司馬彥答道：「送給一位與我素昧生平，風萍偶識的『玉琢嫦娥』聶小冰！」

艾紫君失聲叫道：「『玉琢嫦娥』聶小冰？」

司馬彥遂把「雲夢雙奇」無恥邀刼，聶小冰仗義解圍，自己慨贈「萬妙駐顏丹」，聶小冰又回贈自己一册「龍虎風雲劍訣」之事，向艾紫君敍述一遍。

艾紫君靜靜聽完，向司馬彥仔細打量幾眼，點頭微笑說道：「耿兄俠骨高懷，所行迥異流俗，這樁故事之中，必然孕育了未來傳羨江湖的一段武林佳話！」

司馬彥愕然問道：「艾姑娘，此語何解？」

艾紫君面含嬌笑，曼聲吟道：「脫手靈丹贈美人，風萍偶聚有前因，定將永駐青春藥，換得雲英未嫁身！」

司馬彥聽得苦笑連聲，趕緊搖手說道：「艾姑娘千萬不要這等說法，我早已聲明身如槁木，心似死灰，那裏……」

艾紫君不等司馬彥話了，驀然連撥雙槳，催舟如箭，並一面前行，一面向司馬彥嬌笑說道：「運至死灰能再發，時來槁木可逢春！我們梁子湖一聚，也算小有因

緣，耿兄與『玉琢嫦娥』聶小冰，鴛夢雙諧之際，莫忘了我艾紫君來吃杯喜酒！」

話完，人杳，祇賸下銀鈴般的語音餘韻，蕩漾在水雲之中，使司馬彥心頭上平添一種無法形容的奇異感覺！

司馬彥悵然良久，緩緩盪舟，心中暗自思忖，自己這趟「雲夢」之行，想找的「翠眉妖女」，及對秘洞主人負情之人的蹤跡，絲毫未見，却平白結識了不期而遇的「玉琢嫦娥」聶小冰及「東海龍女」艾紫君，眞是莽莽恩仇，何時才了？

想來想去，又想念起對自己曾有救命深恩的「青囊神叟」諸葛仁來，不知這位老前輩，爲何事羈絆，竟未參與「雲夢爭奇大會」？

百念紛馳，輕舟如箭，展眼間棄舟登陸，撲奔與馬空羣約定互相會見的武昌「黃鶴樓」前。

但馬空羣約定三日後的黃昏時分，在「黃鶴樓」前，與司馬彥相會，而司馬彥却在第二日的黃昏時分，便即趕到。

時間早了一日，馬空羣，姬綠綺自尙未到，司馬彥遂獨自徘徊，眺賞這座名樓景色。

黃鶴樓的地勢絕佳，俯瞰江漢，極目千里，能令登臨之人，胸襟自寬，意與自遠！

司馬彥獨立蒼茫，對着那隱隱約約的漢陽烟樹，及滔滔潦潦的東去江流，感慨叢生，隨口低吟道：「晴川歷歷漢陽樹，却憶空山舊曉烟，樓上北風斜捲席，洞庭秋色遠連天，……」

吟猶未了，耳內忽然聽得「篤篤篤」地三記木魚聲響！

這三記木魚聲響，聽來無甚足奇，但司馬彥却心神一震，彷彿記記均敲中自己的心靈深處！

司馬彥功力極深，是當世武林中第一流內家高手，心性修爲方面已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驚於側而目不瞬的上乘境界，怎會被幾記木魚聲響，敲震心神？顯然大有蹊蹺，順着木魚聲響，低頭望去，祇見遠遠有位灰衣老僧，緩步而來，好似也有登樓眺覽之意！

司馬彥想距離如此之遠，慢說幾聲木魚，便是凝足內功，來上一聲「獅子吼」，也未必能使自己心神震動，可見這灰衣老僧，絕非常人，少時不妨請教請教！

主意打定，因老僧行動頗緩，遂依然閒步樓頭，瞥見一位青衫少年，正負手柱旁，欣賞柱上所懸聯語。

司馬彥風流蘊藉，詞章音律，件件皆精，隨興走過去一看，見柱上所懸，是副長聯，寫的是：「數千年勝蹟，曠世傳來，看鳳凰孤岫，鸚鵡芳洲，黃鵠漁磯，晴川傑閣，好個春花秋月，只落得賸水殘山，極目古今愁，是何時崔灝題詩，青蓮擱筆？」

「一萬里長江，幾人淘盡？望漢口斜陽，洞庭遠浦，瀟湘夜雨，雲夢朝霞，許多酒興詩情，僅留下蒼烟晚照，放懷天地窄，都付與笛聲縹緲，鶴影蹁蹮！」

青衫少年這時，回身與司馬彥打了一個照面。

司馬彥見此人風神俊逸，年約二十七八歲，眉宇間有股英銳逼人的豪俠之氣，遂有意結交地，微笑問道：「仁兄認爲這副聯語，作得如何？」

青衫少年雙目之中，微閃奇異光芒，含笑答道：「工整倒還工整，祇是那些『賸水殘山，蒼烟晚照』，以及『放懷天地窄，極目古今愁』等字眼，用得過嫌衰颯，不够洒脫！耿兄若是做上一副，或許比它好得多呢！」

司馬彥聽得大爲驚愕問道：「仁兄怎知小弟姓耿？」

青衫少年揚眉大笑說道：「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耿兄在『雲夢爭奇』會上，以絕藝神功，鬥敗『大頭仙子』紀西屏，贏得『萬妙駐顏丹』，聲名之大，早已震動荊襄的了！」

司馬彥暗想「雲夢爭奇大會」剛了，消息怎會傳播這快？莫非這青衫少年，也是當時與會之人？

想到此處，含笑問道：「請教仁兄高名上姓？」

青衫少年正待答話，「篤篤篤」地，三記木魚聲響，又復起自「黃鶴樓」下！

青衫少年一聽木魚聲響，便自蹙眉苦笑說道：「我見不得這位和尙，祇好暫時告退，耿兄倘若夜來無事？不妨出來城內大街西盡頭處，一所花園之內的小紅樓上，小弟潔樽以待，彼此杯酒論交！」

語音方落，身形忽騰，竟以絕妙輕功，避開老僧走來的一面，飄然逸去。

司馬彥覺得這位青衫少年，頗爲有趣，立即決定了夜來前往他所說的小紅樓赴約。

這時，「黃鶴樓」頭出現了一位灰衣老僧。

司馬彥僅從對方那兩道充滿慈悲的眼神之中，便知來者不凡，何況剛才還被他手中的幾記木魚聲響，弄得心神大震，遂油然起敬地，恭身肅立。

灰衣老僧上得樓來，目光四面一掃！

司馬彥想起那位青衫少年之語，恭身長揖笑道：「老禪師是否找尋一位青衫少年？」

灰衣老僧看了司馬彥一眼，含笑問道：「小施主見過他麼？」

司馬彥含笑道：「他說他見不得老禪師，業已俏然離去！」

灰衣老僧微喟一聲說道：「色界難空終有悟，度他千遍必回頭！」

司馬彥聽得老僧話中有話，遂一揖問道：「請教老禪師，法號如何稱謂？」

灰衣老僧含笑答道：「老衲大智，小施主呢？」

司馬彥剛待說出「耿天心」三字，大智神禪師忽似看透他心意般，又復微笑說道：「姓名雖無甚重要，但對於出家人，却不宜謊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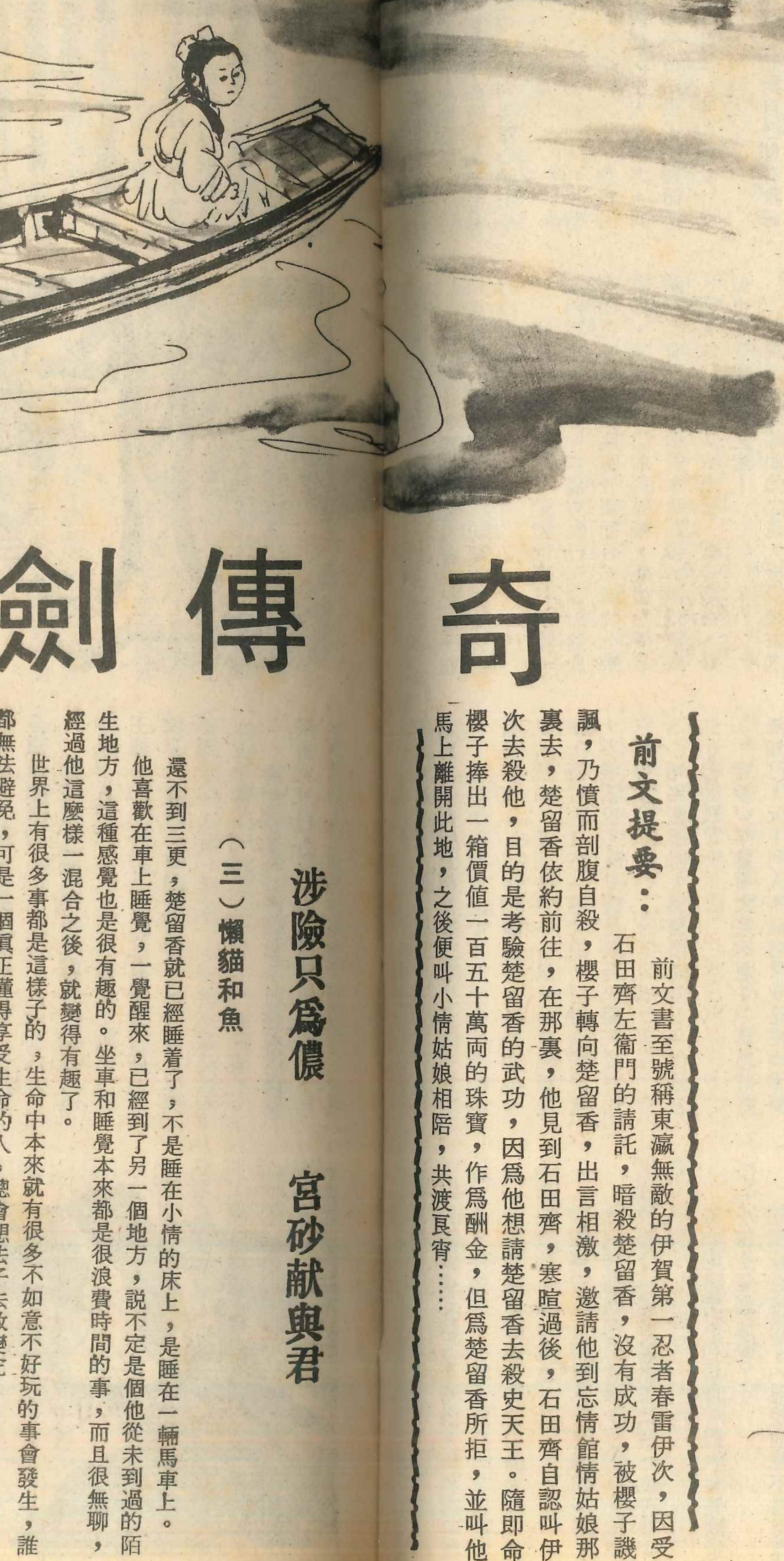
司馬彥心頭一震，臉上一紅，竟實話實說地，恭身答道：「晚輩複姓司馬，單名一個彥字！」

大智禪師「哦」了一聲，微笑說道：「司馬施主原來是以『堂堂君子，巍巍出羣』八字，及『三陽神功』，馳譽江湖的『離垢書生』！」

司馬彥愧然笑道：「司馬彥薄技微名，不敢當老禪師盛讚！」

（未完）





楚留香新傳

古龍・文
培新・圖

玉劍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號稱東瀛無敵的伊賀第一忍者春雷伊次，因受石田齊左衞門的請託，暗殺楚留香，沒有成功，被櫻子譏諷，乃憤而剖腹自殺，櫻子轉向楚留香，出言相激，邀請他到忘情館情姑娘那裏去，楚留香依約前往，在那裏，他見到石田齊，寒暄過後，石田齊自認叫伊次去殺他，目的是考驗楚留香的武功，因爲他想請楚留香去殺史天王。隨即命櫻子捧出一箱價值一百五十萬兩的珠寶，作爲酬金，但爲楚留香所拒，並叫他馬上離開此地，之後便叫小情姑娘相陪，共渡良宵……

涉險只爲儂　宮砂献與君

（三）懶貓和魚

還不到三更，楚留香就已經睡着了，不是睡在小情的床上，是睡在一輛馬車上。

他喜歡在車上睡覺，一覺醒來，已經到了另一個地方，說不定是個他從未到過的陌生地方，這種感覺也是很有趣的。坐車和睡覺本來都是很浪費時間的事，而且很無聊，經過他這麼樣一混合之後，就變得有趣了。

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生命中本來就有很多不如意不好玩的事會發生，誰都無法避免，可是一個眞正懂得享受生命的人，總會想法子去改變它。

× × ×

車輕馬健，走得很快，楚留香却還是睡得很熟。

忽然間，車窗被輕輕推開，一個人水蛇般從車頂上滑了進來。腰肢纖細柔軟而靈活，一雙修長結實的腿充滿了彈力。輕輕巧巧的在楚留香對面坐下，用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着他，已經看了很久。

楚留香却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睡得就像是隻懶貓，要把一條睡着了的懶貓叫醒實在很不容易，可是我們這位陰魂不散的櫻子姑娘總是有她的法子的。

她決心要先讓這條懶貓嗅到一點魚腥味。

一條貓嗅到魚腥的時候還不會醒，那麼這條貓就不是懶貓，是死貓了。

× × ×

這裏又沒有魚，那裏來的魚腥味？

櫻子只有先把自己變成一條魚，一條像楚留香這種懶貓最喜歡的魚。

楚留香果然很快就已經開始受不了。

他的眼睛雖然還是閉着的，可是他的手已經捉住了她手。

「不可以這樣子，我會打你的屁股的。」

櫻子吃吃的笑了：「我就知道你沒有眞的睡着，可是你如果再不睜開眼睛來，我說不定就要把你吃下去了。」

貓吃魚，魚有時也會吃貓的，不但會吃貓，還會吃人。

楚留香嘆了口氣，總算睜開了眼睛，而且已經開始在摸鼻子。

「你能不能告訴我，爲什麼一定要把我吵醒？爲什麼不能讓我睡一覺？」

「我睡不着，你也不能睡。」

「你爲什麼睡不着？」

「我有心事。」

「你也有心事？」楚留香好像覺得很奇怪：「你怎麼會有心事？」

「因爲我聽到了一些本來不應該聽到的話。」櫻子說：「你本來也不會讓我聽到這些話的。只可惜那天晚上你坐在屋頂上喝酒的時候，喝得太痛快了，竟忘了附近有個學過十七年忍術的女人。也跟你一樣，是個偷聽別人說話的專家。」

楚留香苦笑。

「那天我們說的話你全都聽見了？」

「就因爲我聽見了，所以才奇怪。」櫻子說：「你自己明明已決心要去找史天王，石田齊要你去的時候，你爲什麼反而要拒絕他？那是一百五十萬兩銀子，又不是一百五十兩，你爲什麼不收下來呢，難道你認爲他的人太好了，不忍心拿他的銀子？」

「也許是的。」

「那你爲什麼又硬要從我這個可憐的女人身上弄走三十萬兩呢？」

「因爲你不但要偷看別人洗澡，而且還要把別人裝到箱子裏去。」

櫻子盯着他看了半天，才輕輕嘆了口氣。

「我知道你說的不是眞話，你不肯收石田齊的銀子，只不過因爲你討厭他那種人，不願意替他做事而已。」櫻子說：「如果你討厭一個人，就算他把銀子堆在你面前，堆得比山還高，你也不會去看一眼的。」



楚留香笑了：「這麼說來，我既然肯要你的銀子，當然是因爲我喜歡你了。」

櫻子又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說：

「我也喜歡你，我比誰都喜歡你，當然也比那位公主更喜歡你，我也知道你喜歡我是假的，我喜歡你却一點不假。」

她抓住楚留香的手，不讓楚留香去摸鼻子。

「可是我實在不明白你是個什麼樣的人，」櫻子說：「石田齊要對付史天王，只因爲史天王搶去了他的愛妾霞姬。你呢？你爲的是什麼？難道眞的是爲了那位公主？」

楚留香不回答，却反問：

「史天王搶走了石田齊的愛妾，所以他才要你去偷史天王的公主，可是玉劍山莊裏高手如雲，你怎麼能把她裝進箱子偷走的？」

「三個月前我就想法子接替了香兒的差使。」櫻子又解釋：「香兒就是專門伺侯公主洗澡的丫頭。」

她瞪着眼笑道：「你大概也知道那位公主是個很喜歡乾淨的人，換下來的衣服很少再穿第二次。常常要我把一箱一箱的舊衣服拿出去送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的了。」

「只不過這一次你拿出來的那口箱子裏裝的不是舊衣服，而且穿衣服的人，」楚留香嘆了口氣：「聽你說起來，這件事好像簡單得很。」

「本來就簡單得很，」櫻子說：「世上有很多看起來很複雜困難的事，其實都是這麼簡單的。」

她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只不過如果有人想混上史天王那條名字叫做『天王號』的大海船，那就沒有這麼簡單了，就算是無所不能的楚留香，恐怕也一樣辦不到。」

「哦？」

「一個月裏，他總有二十多天住在那條船上，如果你上不了那條船，就根本見不到他的人，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船在那裏，怎麼能上得了船？」

「有理。」楚留香承認：「要做到這件事實在不簡單。」

櫻子却又笑了，笑得就像是朵盛開了的櫻花。

「幸好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她說：「不管多困難的事，總有法子可以解決的。」

「怎麼解決？」

「你只要能找到一個有辦法的人幫你的忙，問題就解決了。」

「誰是這個有辦法的人？」

「我。」櫻子用一根白白柔柔細細的手指指着她那玲瓏小巧的鼻子：「這個有辦法的人就是我。」

× × ×

楚留香也笑了，笑得比櫻子還愉快。

「這麼樣看起來，我的運氣好像是不錯，居然能遇到這麼一個有辦法的人。」

「我早就聽說你的運氣一向很好。」

「可是你爲什麼要幫我這個忙？」

「第一因爲我高興。第二因爲我願意。」櫻子用一雙彷彿已將滴出水來的笑眼，看着楚留香：「第三因爲我喜歡你。」

「你怎麼會忽然變得這麼喜歡我的？」楚留香還是笑得很愉快：「是不是那位石田齊先生又花了幾十萬兩銀子要你來喜歡我？」

「你怎麼能這樣子說話？」櫻子有點生氣了：「你爲什麼總是要把我看成一個無情無義的女人？」

「我知道你有情又有義，我也知道如果沒有你！這件事已經絕對辦不成的。」

楚留香柔聲道：「可是你知不知道現在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麼事？」

「我不知道，」櫻子眨着眼，聲音比蜜糖還甜：「我眞的不知道。」

「我相信，」楚留香的聲音更溫柔：「我相信你非但不知，而且，連想都想不到。」

櫻子的媚眼如絲：「也許我知道呢？也許我早就想到了呢？」

× × ×

她沒有想到。因爲她這句剛話說完，楚留香就已經推開車門，把她從車廂裏像抛球一樣抛了出去。



第十四章

（一）魔掌

這是條精美的三桅船，潔白的帆，狹長的船身，堅實而光潤的木質，給人一種安全迅速而華麗的感覺。

陽光燦爛，海水湛藍，海鷗輕巧的自船桅間滑過，遠處的海岸，已經只剩下一片朦朧的灰影，船艙下不時傳來嬌笑的笑聲。

這是他自己的世界，絕不會有他厭惡的訪客。

他已經回來了，正舒舒服服的躺在甲板上喝着杯用海水鎮過的冰冷的葡萄酒。



只可惜這時候馬車忽然停下，他的夢也醒了。

× × ×

楚留香嘆了口氣，懶洋洋的坐起來，車窗外仍是一片黑暗，距離天亮的時候還早得很。

——馬車爲什麼要在這時候停下？難道前面又出了什麼事？

楚留香已經發現有點不對了，就在這時，車廂的門忽然被人從外面拉開，一條黑凜凜的大漢鐵柱般站在車門外，赤膊、禿頂，左耳上掛着個閃亮的金環，身上的肌肉一塊塊凸起，黑鐵般的胸膛上刺着條人立而起的灰熊，大漢的肌肉彈動，灰熊也彷彿在作勢撲人。

三更半夜，荒郊野地，驟然看到這麼樣一條兇神惡煞的大漢，實在很不好玩。

楚留香又嘆了口氣。

「老兄，你這是什麼意思？要是我的膽子小一點，豈非要被你活活嚇死？」

大漢也不說話，只用一雙銅鈴般的大眼瞪看他。

楚留香只有再問他：

「你是不是來找我的？」

大漢點了點頭，却還是一聲不响。

「你知道我是誰，來找我幹什麼？」

楚留香又問：「你能不能開一開你的尊口說句話？」

大漢忽然對他咧嘴一笑，終於把嘴張開了，露出了一嘴野獸般的森森白牙，就好像要把楚留香連皮帶骨一口呑下去。

楚留香嚇了一跳，倒不是因爲他的樣

子可怕而嚇一跳。

就算他眞的要吃人，楚留香也不是這麼容易就會被吃掉的人。

楚留香被他嚇了一跳，只不過因爲他忽然發現這條大漢的嘴裏少了樣東西，而且是極最不能少的東西。

這條大漢的嘴裏居然只有牙齒，沒有舌頭。他的舌頭已經被人齊根割掉了。

× × ×

楚留香苦笑。

「老兄，你既然不能說話，我又不知道你想幹什麽，你說怎麽辦？」

大漢又裂開嘴笑了笑，看起來對楚留香好像並沒有惡意，而且好像還在儘量現出很友善的樣子，但却忽然伸出一雙比熊掌還大的大手去抓楚留香。

原來這條四肢發達的大漢頭腦也不簡單，居然還懂得使詐。

可是楚留香當然不會被他抓住了，這一點小小的花樣怎麽騙得過聰明絕頂的楚香帥。就算他的手再大十倍，也休想沾到楚留香一點邊，就算有十雙這麽大的手來抓他，楚留香也依然可以從容遊走，揮手而去。

令人想不到的是，輕功天下無雙的楚香帥，居然一下子就被他抓住了。

× × ×

這雙手就好像是兇神的魔掌，隨便什都能抓得住，一抓住就再也不會放鬆。

（二）事如春夢了無痕

密林裏有個小湖，湖旁有個水閣，碧紗窗裏居然還有燈光亮着，而且還有人。

這個人居然就是楚留香。

× × ×

佈置精緻的水閣裏每一樣東西都是經過細心挑選的。窗外水聲潺潺，從兩盞粉紅紗燈裏照出來的燈光幽美而柔和。

一張彷彿是來自波斯宮廷的小桌子，還擺着六碟精緻的小菜和一壺酒。

杯筷有兩副，人却只有一個。

楚留香正坐在一張和小桌有同樣風味的椅子上，看着桌上的酒菜發怔。

他一把就把那大漢抓住，只因爲他看得出那大漢對他並沒惡意，抓的也不是他的要害。

他當然也有把握隨時都能從那大漢的掌握中安然脫走。

最重要的一點還是，他實在很想看看那大漢究竟要對他怎麽樣。

但是直到現在他還是不明白那大漢究竟是什麽意思？

他把楚留香架在肩上，送到這裏來，替楚留香扯直了衣服，搬了張椅子讓楚留香坐下，又對楚留香咧嘴一笑，用最友善的態度拍了拍楚留香的肩，然後就走了。

——他這是什麽意思？是誰要他把楚留香送到這裏來的？

——這地方的主人是誰？人在那裏？

楚留香連一點頭緒都沒有。

× × ×

碧紗窗外星光朦朧，他推開窗戶，湖上水波輕盪，滿天星光彷彿却已落入湖水中。

天地間悄然無聲，他身後却傳來了一陣輕輕的笑音。

楚留香回過頭，就看到了一彎足以讓滿天星光都失却顏色的新月。

「是你？」

楚留香儘量不讓自己顯得太驚訝：「你怎麽會到這裏來的？」

新月的眼波也如新月。

「我常到這裏來，」她幽幽的說：「每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到這裏來。」

她忽然笑了笑，笑容中帶着種說不出的寂寞。

「車子的輪軸常常需要加一點油，人也一樣，往往也需要一個人靜下來想一想，」她說：「有時候寂寞就像是加在車軸上的那種油，可以讓人心轉動起來輕快得多。」

她的樣子看起來好像有點怪異，說出來的話也有點怪怪的，好像已經不是楚留香那天在箱子裏見到的那個女孩，和那個



冷淡而尊貴的玉劍公主更好像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只可惜今天晚上你好像已經沒法子一個人靜下來了。」楚留香故意說：「因爲我暫時還不想走。」

「就算你要走，我也不會讓你走，」新月說：「我好不容易才把你請來，怎麽會讓你走？」

「是你請我來的？」楚留香苦笑：「用那種法子請客我好像沒有聽說過。」



新月眨着眼笑了。

「就因爲你是個特別的人，所以我才會用那種特別法子請你，」她說：「如果不是因爲你又動了好奇心，誰能把你請來呢？」

楚留香也笑了。

「不管怎麽樣，能找到那麽樣一個人來替你請客，也算你甚有本事，」楚留香說：「我第一眼看見他的時候，還以爲是看到了一條熊。」

「他本來就叫做灰熊。」

「他的舌頭是怎麽回事？」楚留香忍不住問：「是誰有那麽大的本事，能把那麽樣一條大漢的舌頭割下來？」

「是他自己。」

楚留香又怔住：「他自己爲什麽要把自己的舌頭割下來？」

「因爲他生怕自己會說出一些不該說的話。」新月淡淡的說：「你也應該知道，我這個人經常都有一些不能讓別人知道的秘密。」

楚留香又開始在摸鼻子：「今天你找我來，也是個秘密？」

「是的。」新月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楚留香。

「直到現在爲止，除了我們自己之外，絕不會有別人知道你來過這裏。」

「以後呢？」

「以後？」新月的聲音也很奇怪：「以後恐怕就沒有人知道了。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爲什麽？」

「因爲，我們一定會把這件事情忘記的。」

說完了這句話，她又做了件更奇怪的事。

她忽然拉開了衣帶，讓身上穿着的一件輕袍自肩頭滑落，讓柔和的燈光洒滿她全身。

於是楚留香又看到了她那一彎赤紅的新月。

× × ×



新月落入懷中。

她的胴體柔軟光滑而溫暖。

「我只要你記住，」她在他耳邊低語：「你是我第一個男人，在我心裏，以後恐怕也不會再有第二個。」

「你爲什麽要這樣做！」

「你要爲我去找史天王，而且明明知道這一去很可能就永遠回不來了，」她問楚留香，「這種事你以前會不會做？」

「大概不會。」

「像今天我做的這種事，我本來也不會做的，」她柔聲說：「可是你既然能做，我爲什麽不能？」

× × ×

水波盪漾，水波上已有一層輕紗般的晨霧升起，掩蓋了一湖星光。

夜已將去，人也已將去。

「我見過我父親一次，」新月忽然說：「那還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我母親叫我一個奶媽帶我去的，現在我還記得他那時候的樣子。」

此時此刻，她忽然提起了她的父母，實在是件讓人想不到的事。

楚留香本來有很多事想問她的。

——你的母親自己爲什麽不去見他？他們爲什麽要分手？

他還沒有問，新月又接着說。

「我還記得他是個很英俊的男人，笑起來的時候樣子更好看，我實在很想要他抱一抱我。」新月的聲音很平靜：「可是他的手一直都在握着他的劍，握得好緊好緊，嚇得我一都直不敢開口。」（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星堡與飛龍帮聯手攻入强秦帮的洞仙堡，便奏凱而歸，咸以未能與該帮帮主秦大官人接戰，滅此江湖巨梟爲憾！飛龍帮主郎如鐵鑒於强秦帮日益坐大，遺害武林非淺，乃抱時日曷喪，與彼偕亡的決心，即命八腿貓向秦大官人下戰書，在朔風凜冽的雪地中，秦大官人果然應約而至。於是雙方擺開陣勢，刀來槍往，苦鬥了兩百多個回合，郎如鐵終於不敵，身受涯創，倒地不起。此時，八腿貓猶在酒館買醉，不知天高地厚，喝得酩酊大醉，及至海飄到來向他查詢郎如鐵的去向，他只迷迷糊糊的遙指北方以對，但海飄向北方望去，並未見郎如鐵的踪影，顯然她對郎如鐵的生死，全然未知……

雪地尋帮主

八腿貓道：「昨天晚上。」

海飄吃了一驚：「昨天？」

八腿貓嘆了口氣：「這有甚麼值得驚奇？我已快將變成一個老小子了，還不娶老婆，將來誰肯嫁我？」

海飄半信半疑：「你不是在做夢的時候成親吧？」

八腿貓哈哈一笑。

「妳若以爲我喝了幾壺酒就變成一隻糊塗貓、醉貓、神經病貓，那可是大錯特錯的事，我的確已成親，而且新娘子就在上面。」

說着，伸手向屋頂上一指。

海飄又吃了一驚。

古廟伏殺機

其實她早已知道這屋頂上有人，却怎樣也想不到，屋頂上的人居然會是八腿貓的妻子。

當八腿貓伸手向屋頂上一指的時候，狗伯又看見了一件令他驚訝不已的事。

窗戶外突然出現了一張蛋臉，但這張臉却是倒轉着的。

一個絕對不算難看的女人，正用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海飄。

她的臉在窗戶外，她的人却在屋簷下倒懸着，就像是一隻蝙蝠。

當然，蝙蝠絕不會那麼好看。

但八腿貓看見這個女人，忍不住又眉頭大皺了。

「阿貓又再叫阿狗」，嚷道：「再給我拿十壺酒，要酒質最好，價錢最貴的那一種。」

狗伯看見這個倒懸着的女人，正以爲自己的眼睛有點毛病，再聽見八腿貓這幾句說話，差點還以爲自己的耳朵也不大妥當。

八腿貓酒量並不好，喝了幾壺已是大有醉意，再來十壺，怎麼吃得消？

但狗伯管不了這許多。

他的家族自從曾祖父那一代開始，都是靠賣酒維生，客人要酒，經營賣酒生意的當然沒有理由拒絕。

十壺「最好」的酒已奉上。

八腿貓正想喝，那個女人已像隻會飛的蝙蝠般飛了進來。

她全身都是黑色的衣裳，連一雙鞋子

和脚上的襪子都是黑色的。

蝙蝠是天生的瞎子，但這個黑衣女人的眼睛一點也不瞎。

她一手就把八腿貓手中的酒壺搶去，然後「波」的一聲，酒壺應聲碎裂。

八腿貓瞪着她。

「妳爲甚麼浪費了這壺酒？」

黑衣女人冷冷一笑：「酒能亂性，多喝無益。」

八腿貓一呆。

「剛才妳又爲甚麼任由我喝？」

「剛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黑衣女人板着臉冷冷道：「相識多年，你總不會不知道，我並不是個一成不變的人。」

八腿貓嘆了口氣，道：「我怎樣也想不出，剛才和現在究竟有甚麼分別？」

黑衣女人道：「剛才和現在當然大有分別，就以昨天和今天來說，我和你的關係已變得很大。」

八腿貓拍了拍自己的腦袋，苦笑道：「這一點倒是半點不錯，昨天我還是個沒有老婆的小子，但今天我已變成了別人的老公。」

黑衣女人冷冷一笑。

「你是不是在後悔？」

「後悔？」八腿貓挺起了胸膛，大聲道：「我爲甚麼要後悔？別說我娶的是個女人，就算娶了一條母老虎回來，而且立刻就給牠一口咬掉，我也絕不會在牠的肚子裏嚷叫甚麼後悔。」

黑衣女人忽然笑了。

剛才她的臉孔還是冷冰冰的，但這時候，笑起來，却比十七八歲的小姑娘還更天眞，還更可愛動人。

她現在當然已不是十七八歲，而是二十六歲。

二十六歲的女人雖然不算年輕，但却也絕對談不上一個「老」字。

只要她的心不老，就算二十六歲再加二十六歲，也不能算老。

有些女人在五十二歲的時候，還是可以讓許多男人傾倒。

這絕不是神話，絕對不是。

海飄看着這個突然出現的黑衣女人，想笑，笑不出，倒想爲八腿貓大哭一場。

八腿貓娶了這麼一個女人做妻子，的確有「福氣」極了。

最少，他快要喝醉的時候，他的妻子會把他手中的酒壺揑碎。

雪地血槍

（一）

對於世間上每一個酒徒來說，最沒趣的事情，莫過於正當自己想喝酒的時候，偏偏給人阻攔住，眼睜睜看着酒而却無法再嚐一口。

那情況就像是獵人看見了一頭又肥又大的麋鹿，偏偏壺中無箭，又像是漁翁遇上一羣大魚，偏偏魚鈎又已用光一樣。

這些事情，的確很沒趣很沒趣。

幸好八腿貓並不能算是一個眞正的酒徒。最能令他感到沒趣的事，既不是酒，也不是賭，甚至連最漂亮的女人也未必能令他有「吊癮」的感覺。

他最怕心癢癢。

能令他心癢癢的事也只有一種，那就是心中有了偷盜的目標，却偏偏無法下得了手。在四年前，他看中了一隻七色玉鳳凰，却一直無法下手。

當時他眞的心癢難熬，但最後，郎如鐵助他一臂之力，幹掉了揚州三妖，終於使他得償所願。

雖然實際上他沒有在七色玉鳳凰身上得到甚麼好處，但他總也算了却心願。

直到現在，能令他吊癮的事已不多。

他手中的酒壺給人搶去揑碎，他並沒有眞的感到生氣。

因爲搶去酒壺的人，是他的老婆，而這一個老婆，又是郎如鐵叫他娶的。

（二）

八腿貓在江湖上的名氣雖然不怎麼響亮，但知道這個人的人並不少。

但若和他現在的妻子相比，那却是螢光比皓月。

這個黑衣女人，原來是名滿中原的女飛盜黑蝙蝠。

黑蝙蝠姓呂，叫柔情。

她的名字雖然叫柔情，但對八腿貓却一點也不客氣。

她嫁給八腿貓，倒不是郎如鐵叫她的，而是她實在很喜歡八腿貓這個男人。

八腿貓雖然長相滑稽，人也滑稽，但却並不是個容顏醜陋的男人。

他笑起來的時候，很甜。

甜得像隻熟透了的大蘋果。

呂柔情三歲開始愛上了蘋果，直到十三歲第一次遇見八腿貓的時候，她又喜歡了這個笑起來很像個大蘋果的江湖小偷。

學無前後，達者爲師。

這兩句說話一點也不錯。

八腿貓第一次遇見呂柔情的時候，她還是個梳着兩條大辮子，對甚麼事情都好像完全不懂的小女孩，但七年之後，女飛盜黑蝙蝠的名氣，居然已蓋過了八腿貓。

這六年來，呂柔情的名氣又再響亮了不少。

但她還是沒有變，她喜歡的男人依然只有八腿貓一個。

八腿貓並非懵然不知。

但他一直迴避着呂柔情。

不知怎的，他有點怕她，就像是老鼠碰見了貓。

然而，在昨天晚上，他倆成親了。

他們的婚禮雖然簡單，但却很嚴肅，並非兒兒戲戲的無媒苟合。

他們的媒人，就是飛龍帮的帮主郎如鐵。

（三）

八腿貓「閃電成親」，實在使海飄吃了一驚。

她沒有要八腿貓解釋。

別人喜歡在甚麼時候成親，她當然是絕對無權理會的。

八腿貓却忽然走到海飄身旁，悄悄的問：「妳認爲她怎樣？」

海飄一笑：「她很好。」

八腿貓苦笑：「本來不錯，就只是兇一點。」

他們說話的聲音雖然並不響亮，但呂柔情是絕對可以聽得清清楚楚的。

呂柔情却忽然擰轉身子，望着北方。

海飄忍不住道：「你們成親，郎如鐵知道嗎?」

八腿貓嘿嘿一笑，道：「他怎會不知道?世間上若沒有郎如鐵這個人，我們這一輩子也未必會成爲夫婦。」

海飄微笑道：「你的確很有福氣，有一個這麼好的朋友，又有了一個這麼賢淑的妻子。」

聽見「賢淑的妻子」這一句話，八腿貓的臉就變得像是一團搓壞了的麵粉。

他臉上的表情實在很好看。

滑稽得很好看。

雖然海飄很想再和這一對新婚夫婦在一起，因爲他們實在是很有趣的一對，但爲了要找郎如鐵，她只好再問八腿貓：「郎如鐵究竟在哪裏?」

八腿貓向北方一指，道：「他在前面三里外，那是一塊大冰原。」

海飄暗暗奇怪道：「他爲什麼要去冰原?」

八腿貓嘆了口氣：「他約了人在哪裏決鬥。」

海飄臉龐上立刻露出了緊張的神色：「你爲甚麼不早點說?」

八腿貓道：「這是郎帮主的囑咐，他說在兩個時辰之內，絕不能讓任何人到哪裏。」

海飄吸了口氣。

「他去了多久?」

呂柔情忽然嘆了口氣道：「快將兩個時辰了。」

海飄眉心一聚，道：「他還是沒有回來?」

八腿貓苦着臉，道：「他若是回來，我也不必喝這種第八流的酒了。」

海飄一楞。

呂柔情却是冷冷一笑。

她說道：「總算你還沒有給醉死，倘若要皇帝陪你喝這種酒，恐怕他寧願去喝皇后的洗澡水。」

海飄却沒有心情聽笑話。

她又問八腿貓：「郎帮主約了甚麼人決鬥?」

八腿貓臉上忽然變得木無表情，道：「秦大官人!」

（四）

聽見了「秦大官人」這四個字，海飄立刻有一種電殛般的感覺。

「他與秦帮主決戰?」

「不錯。」

「你們居然還能猷在這裏?你居然還有心情喝酒?」

八腿貓垂下了臉。

過了半晌，他才緩緩說道：「就是因爲心情不太好，所以才喝酒。」

海飄跺了跺脚。

「就算你在這裏醉死了，對郎如鐵又有甚麼帮助?」

八腿貓無法回答。

但呂柔情却不肯自己的丈夫給別人欺負，她忽然像一隻小母虎般跳了起來，大聲道：「就算他不喝酒又能怎樣?難道他能帮助郎帮主去對付那個剮千刀斬萬刀的姓秦惡賊?」

這一次，無法回答的人却是海飄。

呂柔情的聲音漸漸緩和下來，接道：

「而且，這場決鬥本來就是郎帮主和秦大官人之間的事，就算我們兩人武功再高十倍，也不能在他們決鬥的時候，給予郎帮主任何的帮助。」

海飄嘆了口氣，終於道：「還是妳說得對，決鬥這種事，別人本來就是無法帮忙的。」

八腿貓忽然又抓起了一壺酒，而且一仰而盡。

呂柔情沒有再阻止他。

酒壺已空，忽然也「波」的一聲應聲爆裂。

這次捏碎酒壺的人並不是呂柔情，而是八腿貓。

八腿貓也是個人，雖然他這一輩子已命中註定要怕老婆，但他也有心情激動的時候。

他現在的心情，已由緊張、苦悶而變成激動。

他忽然衝出悠然居，叫道：「我要去找郎帮主，我要去找郎如鐵!」

呂柔情盯着他的背影，看得有點兒出神。

她忽然喃喃道：「郎帮主對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海飄想了想，道：「妳在妒忌?」

呂柔情道：「我爲甚麼要吃醋?他又不是個女人。」

海飄道：「雖然郎如鐵是個男人，但八腿貓對他實在太尊敬，太關心，難道妳沒有覺得自己比不上他?」

呂柔情笑了。

她並不是苦笑，也不是故意發笑，而是眞的從心裏笑出來，她說：「當我以前沒有遇見郎如鐵的時候，我一直都覺得郎如鐵無法和我相比。」

她的目光忽然發出了光，緩緩接道：「直到我遇見他之後，才發覺事實剛好相反，我是無法比得上他的。」

海飄呆住。

呂柔情的視綫遙注在遠方，又道：「八腿貓尊敬郎如鐵，關心郎如鐵，我絕不會妒忌，因爲我也許比八腿貓更尊敬郎如鐵，更關心郎如鐵，世間上若沒有他這個人，八腿貓可能一輩子都不敢娶我。」

「不敢?」

「不錯，是不敢!」呂柔情的聲音忽然變得很溫柔，就像是三月裏從山谷裏吹來的春風：「妳以爲他不喜歡我?不，他喜歡我，當我十三歲的時候，他就已經很喜歡我。」

海飄聽得有點痴了。

呂柔情又接着說道：「但若不是郎帮主一定要他昨夜與我成親，他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勇氣和我在一起，他偸東西的時候胆子太大，但對於女人，他的胆子簡直比蚊子的鼻子還細小。」

狗伯又聽得有點傻了。

他活到這一把年紀，還是第一次聽見「蚊子的鼻子」這句說話。

他的確給這幾個男男女女弄糊塗了。

直到他發覺他們都已走光了的時候，他才看見桌上居然擺放着一錠足足有十兩重的金子。

狗伯更糊塗了。

這十兩金子的「份量」，簡直已可以

把這間殘破的小酒家壓扁。

就算他賣十年酒，也賺不到這十兩金子。

直到許多年之後，他還是沒有弄清楚，這麼大手筆付帳的人，究竟是那個長髮女郎，還是那個曾經倒懸在屋簷下的黑衣女人。

（五）

八腿貓的輕功，天下聞名。

但海飄和呂柔情的輕功，也絕不會比他稍爲遜色。

只不過八腿貓比她們先走一步，所以最後還是他首先到達目的地。

雪野茫茫，人跡杳然。

他看不見郎如鐵，也沒有看見秦大官人。

他狂叫。

「郎如鐵!郎帮主!郎如鐵!郎帮主!郎如鐵。」

沒有回答。

回答他的只有漸漸急猛的寒風，和他自己的脚步聲。

他叫了好一會，忽然看見兩條飛快的人影飛奔過來。

但那不是郎如鐵而是海飄和呂柔情!

聽見八腿貓的呼喊聲，海飄和呂柔情的心都涼了一截。

郎如鐵出了事?

他已死在秦大官人的手下?

× × ×

沒有郎如鐵的影子，連秦大官人都不在。

他們只是看見遠方有一隻黑熊，還有天上幾隻餓鷹在盤旋飛翔。

郎如鐵呢?

那要命的郎如鐵在哪裏?

他們找不着。

忽然間，八腿貓面色慘變。

「血!」

海飄和呂柔情心中一凉。

她們都總算是江湖人，江湖人是不怕血的。

但八腿貓的另一句呼叫却令她們的心跳同時加速兩倍。

八腿貓另一句呼叫是：「英雄槍!」

荒谷古廟

（一）

冰雪上凝結着刺目的血漬，血漬不遠處赫然留下了一桿槍。

那是已伸盡到七尺二寸的英雄槍。

海飄檢起這桿槍，望着冰雪上的血漬，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八腿貓眼睛裏似已冒出火燄，他突然狂吼道：「秦老賊!你躲在哪裏?滾出來!滾出來!」

雖然還是大白天，但天色却忽然變得黯淡，就像是海飄和呂柔情的目光。

她們不怕血，且不怕死亡這一回事。

但她們却害怕在這個時候，只是看見一灘血漬，和那一桿與郎如鐵相依爲命的英雄槍。

郎如鐵的槍，就和學劍者的劍一樣重要。

郎如鐵雖然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槍在人在，槍失人亡。」這種說話，但海飄和呂柔情都明白，他和這桿槍是絕對不能分離的。

但她們現在只能看見郎如鐵的槍。

郎如鐵的人呢?

就算他已死在秦大官人的手下，那麼他的屍體呢?

海飄不敢再想下去。

但八腿貓却又突然狂吼起來，指着那隻黑熊，厲聲喝道：「一定是牠!一定是牠!」

他一面大叫大喝，一面像瘋狂了似的向那隻黑熊衝了過去。

海飄和呂柔情都是一陣發毛。

她們已知道八腿貓想的是甚麼。

倘若八腿貓的推測沒有錯誤，那麼這件事實在太可怕、太可怕。

（二）

黑熊一直都站在那裏，連眼睛都不眨一下，直勾勾的望着八腿貓。

八腿貓衝過來的時候，牠也發出了一聲低沉的吼叫聲。

人在怒吼。

黑熊也在吼叫。

八腿貓身上有刀，這把刀是他檢回來的。

近幾個月來，他遇見的火併場面實在太多。

有人拚命，當然也有人喪命。

有人喪命，往往會有兵刄遺留下來。

八腿貓就是這樣檢到一把百煉精鋼打造的刀。

這把刀很鋒利，用來殺人絕對不成問題。

但用來殺一隻黑熊，那却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容易。

黑熊撲向八腿貓，八腿貓的刀立刻迅速地插入熊腹。

八腿貓正待抽刀，那知用力過猛，刀柄居然甩掉。

換而言之，這把刀雖然不錯，但却是一把「甩柄刀」。

世間上不少人一輩子與刀爲伴，他們所用的刀也許從來都沒有出過「甩柄」這種毛病，但八腿貓却偏偏遇上了。

黑熊中刀，更是兇猛，不顧一切的抱起了八腿貓。

憑八腿貓的輕功，黑熊要抱住他，本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但壞就壞在那一把刀。

當八腿貓拔出這把刀，發現整把刀只留下刀柄的時候，不禁呆了一呆。

這一呆可呆出了禍事。

黑熊雖然中刀，但氣力依然大得驚人，這一個熊抱抱下去，差點沒有把八腿貓變成「貓肉醬」。

幸好這個時候海飄已和呂柔情趕到。

呂柔情用英雄槍狠狠刺向黑熊的心臟，一刺就已擊中要害。

黑熊本已腹部受創，再吃這一槍，終於無法支持，仰天倒斃在雪地上。

八腿貓嚇的臉色發白。

他掙脫之後，立刻就把熊腹割開。

海飄不敢看，連呂柔情都用手掩住了眼睛。

倘若八腿貓在熊腹找到了郎如鐵的屍體，那可是一件不堪想像的事。

（三）

這一頭黑熊實在倒霉。

牠臨死的時候，肚子裏還是餓得發慌，根本就沒有吃過甚麼食物，更沒有吃掉郎如鐵。

八腿貓在牠的腸胃裏左翻右翻，除了滿手鮮血之外，甚麼也找不到。

任何人找尋東西，都是希望找到的。

但八腿貓現在的心情却是相反。

倘若他在熊腹裏找到郎如鐵的話，那才是眞正的絕望。

雖然算來算去，郎如鐵現在都已是凶多吉少，但只要沒有發現他的屍體，他們就還有一綫的希望。

他忽然「噗」的一聲，在黑熊的屍體旁跪了下來。

他用一種沉重的聲音對黑熊說：「熊大哥，是我八腿貓對不起你，我是個糊塗蟲，居然以爲你吃了郎帮主，你現在不明不白的死了，八腿貓很難過，很難過！」

說到這裏，他哭了。

他擁抱着熊屍，道：「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你！」

海飄也許有點不明白八腿貓的說話。

但呂柔情却很淸楚。

與其說他是在哭熊之死，不如說是爲了郎如鐵而哭。

他說「是我害死了你」，是因爲向秦大官人傳遞戰書的人，就是八腿貓。

大概八腿貓以爲自己不送戰書的話，那麼這一場決鬥就不會發生。

呂柔情嘆了口氣，道：「這不關你的事。」

八腿貓哭道：「不關我事？不關妳事才是眞的，郎如鐵若有甚麼不測，我就把妳一脚踩扁。」

海飄跺了跺脚，道：「現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時候，郎如鐵一定還沒有死，我們一定要把他找回來。」

八腿貓揩乾了淚，道：「不錯，他是個好人，好人一定會長命的，他絕對死不了。」

天上兀鷹仍然在飛翔。

但郎如鐵在哪裏呢？

又有誰能找到郎如鐵？

（四）

又再大雪紛飛，寒風夾着飛雪，冰碴子，無情地在大地上疾舞。

這裏是一座山谷的必經之路。

在山谷旁，一間看來已快坍塌的古廟，已被白雪完全掩蓋着。

這座古廟早已荒廢。

殿堂內一片蕭條，除了外面的風雪聲外，這裏就只有一個人的呼吸聲。

從呼吸聲聽來，這人似乎並不是個武林人，更不像是一個武林高手。

呼吸聲很混濁，而且並不調協。

假如有人單憑聽覺，他是絕對無法猜到這人是誰。

就算有人告訴他這個人是誰，恐怕他也不會相信。

× × ×

就在風雪最凌厲的時候，廟外又來了一個人。

這人的脚步聲，輕盈得就像是一團棉花。

棉花着地，了無聲息。

但殿堂裏的人却還是聽到了。

他冷冷喝道：「是甚麼人？」

脚步漸漸移近。

一把蒼涼的聲音同時慢慢的說道：「一個寂寞的居士。」

「孤零居士。」

「正是劉某。」

「你來得着時。」

「當然着時。」

「本帮主早已想找你，我要爲香飛雨報仇。」

在這破廟內的人，赫然竟是強秦帮主秦大官人。

× × ×

世間上絕對沒有任何人能輕視秦大官人。

同樣地，世間上也絕對沒有任何人敢小覷這一個寂寞的孤零居士。

現在，他們已碰頭。

秦大官人盤膝坐在殿堂神案下，臉上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只是他的臉色比起平時未免是蒼白了一些。

劉孤零忽然笑了。

「武林中敢面對你的人並不多。」

秦大官人冷冷接道：「就算是你也不敢。」

劉孤零沉吟着，道：「你很瞭解霍十三刀，也很瞭解我。」

秦大官人冷笑。

劉孤零嘆了口氣，接道：「霍十三刀敢面對你，敢找你算帳，但一直以來，我却只不過是隻縮頭烏龜。」

秦大官人道：「連你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那當眞是無可救藥。」

劉孤零點點頭：「這些年月以來，我的時間算是白白渡過了，但霍十三刀斷腕之仇，我非要代他伸雪不可。」

秦大官人冷冷道：「你們豈非一直都很不和氣？怎麼忽然又要爲他報仇？而且砍斷他一雙手的人並不是本帮主。」

劉孤零冷冷一笑道：「無論如何，這件事總是由你而起，劉某與霍十三刀，總是源出一脈，而且我並沒有眞正與他結上甚麼仇怨，那只是江湖人的錯覺而已。」

秦大官人道：「你一直都想殺我？」

劉孤零道：「江湖巨孽，魑魅魍魎，人人得而誅之。」

秦大官人冷笑。

「當眞是大義凜然的很。」

劉孤零傲然道：「劉某師祖三代，儘是江湖名俠，除奸去惡，本來就是我輩中人學武的最大目的。」

秦大官人沉聲道：「你以爲可以擊敗本帮主？」

劉孤零冷冷道：「現在正是使你伏誅的最好時機。」

秦大官人忽然抬起頭，冷冷的瞅了他一眼，道：「你以爲我正在生病？」

劉孤零沒有回答。

廟外忽然又響起了一陣脚步聲。

這人的脚步聲並不輕巧，看來若非不懂武功的人，就是有心保存自己的氣力，

不肯在走路的時候浪費半點內家眞氣。

秦大官人忽然笑了。

他的笑容很特別，就像是一隻抓住了兔子的老狐狸。

因爲他聽到了鐵胆相碰的聲音，而且他很快就看見了慕容天軍走進這座古廟之內。

意外一擊

（一）

六隻可怕的眼睛，發出了六股令人不寒而慄的光芒，這種壓力幾乎已足以使這座古廟坍塌。

古廟也許不會塌下，但這三人之中，必然會有人倒下去。

秦大官人本該是這三人中最強一人，他的武功和定力，都應該在劉孤零和慕容天軍之上。

但現在的情況却是有點特別。

目光最鎮靜的人是劉孤零。

目光最冷酷的人是慕容天軍。

秦大官人的目光，不知如何突然變成一片散渙的狀態。

他忽然發覺慕容天軍有點變了。

慕容天軍的變化在甚麼地方，他却說不出來。

倏地，一道寒光飛閃，慕容天軍手中的一枚鐵胆居然向秦大官人的臉上激射過去。

秦大官人急閃。

一聲巨响，鐵胆穿過神案，不知飛射到何方。

秦大官人雖然沒有受傷，但臉色已變得比死人還難看。

「慕容天軍，你竟敢出賣我？」

慕容天軍根本不回答他，只是淡淡的對劉孤零道：「秦帮主沒有病，只不過是血氣運行受到一點小小的阻碍而已。」

劉孤零似懂非懂，道：「秦帮主功力湛深，天下間已鮮有人能企及，又怎會血氣運行受到阻碍？」

慕容天軍淡淡道：「一個人的武功就算再高，畢竟仍然是人，而不是神仙。」

劉孤零道：「劉某既未遇見過神仙，也從來不相信甚麼鬼神之說。」

慕容天軍道：「他既非神仙，亦非妖怪，當然也會有受傷的時候。」

劉孤零「恍然大悟」地說道：「秦帮主是受了傷？」

慕容天軍點點頭。

「不錯，所以我特別請你來到這裏，給你一個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

劉孤零瞧着他，道：「這是劉某爲霍十三刀報仇的好機會，對你來說，也是一脚把秦大官人踢開的好機會。」

慕容天軍笑了，道：「你說的一點不錯。」

秦大官人長長的吸了口氣，目光向兩人一掃，終於還是落在慕容天軍的臉上：「這些年來，你曾爲強秦帮立下了不少大功。」

慕容天軍道：「倘非如此，你也不會對我如此信任。」

秦大官人道：「但你可不要忘記，昔年你走火入魔，是誰把你從死亡邊緣挽救回來的。」

慕容天軍淡淡道：「我知道，那人是你。」

秦大官人道：「你竟恩將仇報？」

慕容天軍忽然沉下臉，冷冷道：「若不是我父願付出五十萬兩黃金，你又焉肯出手救人？」

秦大官人怔住。

慕容天軍冷笑接道：「你以爲這件事我不知道？你錯了，先父雖然答應過你絕不把此事洩露，但當他病重臨危之際，終於還是把事情都說了出來。」

秦大官人抽了口冷氣。

慕容天軍冷冷一笑，道：「若不是那五十萬兩金子，秦帮主也不會有今天。」

秦大官人長長嘆息一聲，道：「所以，你一直都沒有把我當作救命恩人。」

慕容天軍冷笑道：「先父已付出了代價，我們根本就沒有欠你分毫。」

「好！說得好！」秦大官人忽然大笑：「所以你現在出賣我，也是一件很合理的事。」

慕容天軍冷冷道：「你早就知道我並不甘於屈居人下。」

秦大官人笑聲倏止。

「我只悔恨當初爲甚麼如此重諾，其實我收到那五十萬兩黃金之後，就該出手把你們兩父子殺死。」

慕容天軍笑了。

「你以爲自己眞的那麼仁慈？」

秦大官人冷冷道：「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慕容天軍冷冷一笑，道：「當年你不殺我們，並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不敢？」秦大官人道。

慕容天軍凝視着他，慢慢的說道：「我們畢竟是慕容世家的一份子，以你當年的力量，又豈敢得罪慕容世家？」

秦大官人不再說話了。

他已無話可說。

（二）

正如劉孤零的說話一樣：「武林中敢面對秦大官人的人並不多。」

能令秦大官人受傷的人，更是絕無僅有。

連魔刀老祖都打不過赤手空拳的秦大官人，他的武功如何，實在是難以想像。

但此刻他已受傷。

令他受傷的人，就是英雄槍郎如鐵。

——郎如鐵曾與秦大官人對了一掌，雖然他敗了，而且立刻性命危在旦夕，但秦大官人也絕不是可以安然無恙。

只不過他受創的程度不及郎如鐵的嚴重，一時間沒有發作出來而已。

郎如鐵是拚着一死，也要把秦大官人拖進泥沼裏的。

世間上眞正喜歡拚命的人，雖然並不太多，却也不是完全沒有。

但郎如鐵爲甚麼甘願找秦大官人拚命呢？

這一點，慕容天軍和劉孤零就不知道了。

× × ×

昔年令到秦大官人賺了五十萬兩黃金的慕容天軍，現在，已成爲秦大官人的死敵。

慕容天軍手裏還有一枚鐵胆。

他冷冷的對秦大官人說：「這枚鐵胆將會嵌進你的心臟裏。」

秦大官人盯着他道：「你們是有機會的，本帮主不錯是受了傷，憑兩位的力量，只要齊心合力，不難把我置諸死地。」

劉孤零和慕容天軍忽然互望一眼。

假如他們眞的能够齊心合力，殺死秦大官人的機會自然是存在的。

但他們是否眞的能够齊心合力？

劉孤零總算是天生俠骨，白道上一條不怕死的硬漢，他是肯拚的。

但慕容天軍呢？

雖然他很渴望秦大官人死，但却絕不想自己也陪他一起死。

這一點，秦大官人已看了出來。

所以，他選擇的攻擊對象，第一個就是慕容天軍。

（三）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獅虎垂死，餘威猶在。

何況秦大官人雖然與郎如鐵拚掌受傷，但却絕對還沒有達到「垂死」的田地。

他所發出的攻擊，當然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不世絕學。

慕容天軍跟隨着秦大官人多年，對秦大官人的武功當然知道一點的。

但秦大官人眞正的本領，却是連他也從來沒有親眼見過。

眞正見識過秦大官人武功的人，算來算去，只有魔刀老祖、白天義和郎如鐵。

魔刀老祖已死，郎如鐵凶多吉少，餘下來就只有當年身爲公證人的老山貓白天義，見過秦大官人的眞正武功。

慕容天軍對秦大官人的武功，只能用「略知一二」四字來形容。

但到了眞正交鋒的時候，「略知一二」與「一概不知」，「一無所知」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但慕容天軍是個很謹愼的人，他知道憑自己的武功，未必有把握可以擊敗已受了傷的秦大官人，但再加上劉孤零，勝算最少可達七分以上。

能有七分勝算可殺秦大官人，這種事已絕對值得去冒險。

曾經有過不少想殺秦大官人的高手，他們事前連一分把握也沒有，但他們還是咬緊牙關下手。

結果，他們也咬緊牙關地，被秦大官人送到枉死城裏。

江湖中的殺戮，永遠都是殘酷而現實的。

這本來就是一個弱肉强食的世界。

× × ×

秦大官人雖已受傷，但他發出這一擊却還是令到慕容天軍感到大爲意外。

秦大官人的手剛揮出，袖中已射出四件暗器。

直到現在，慕容天軍還是第一次看見秦大官人使用暗器。

在强秦帮中，人人都知道慕容天軍是使用暗器的高手，但秦大官人在這一方面的本領，顯然是絕不比他稍爲遜色。

四件暗器從慕容天軍的脇下穿過，總算他閃避暗器的功夫，也和發射暗器的功夫不遑多讓。

但秦大官人致命的攻擊，絕不是那些暗器之上，而是他的刀。

無名刀！

× × ×

暗器閃過之處，無名刀的刀光隨着緊接而來。

刀光急促。

刀光燦爛輝煌，一下子就刺在慕容天軍的胸膛上。

但就在這個時候，另一道刀光也已飛起。

那是劉孤零的文王紫玉刀！

（四）

無名刀雖然無名，但這是一把罕世難逢的寶刀。

文王紫玉刀雖然名滿天下，居然還是無法在兵刄上佔到任何的便宜。

這很難怪，因爲無名刀固然也是一把好刀，更何況這把刀的主人，乃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

鏗！

兩刀相交，劉孤零的身子被震退後三步。

秦大官人屹立如山，紋風不動。

但他的嘴角，却沁出了一絲刺目的鮮血。

× × ×

看見了秦大官人嘴角沁血，慕容天軍笑了。

那是若隱若現的一笑，也是一種發自內心愉快的微笑。

他冷冷道：「秦帮主，你的時候已不遠了。」

秦大官人臉色不變，冷冷道：「你早已想殺我，現在正是最好的機會。」

慕容天軍道：「我不着急。」

劉孤零道：「劉某也不着急，該死的人，遲早都難逃一死，我們又何必急在一時。」

秦大官人乾笑着：「看來本帮主已墮入你們的陷阱裏。」

慕容天軍悠然道：「當你接受郎如鐵挑戰的時候，我就已知道郎如鐵是抱着與你同歸於盡的決心。」

秦大官人道：「他若眞的與我同歸於盡，對你來說自然是上上大吉的事。」

「不錯。」

「我承認郎如鐵是一個很可怕的對手，而他也確實抱着與我同歸於盡的決心。」秦大官人的臉色忽然變得很平靜：「可是他畢竟還是太嫩，假如再遲五年，情況也許會有所改觀。」

劉孤零道：「五年？」

「不錯，五年之後，他的武功將可給予本帮主嚴重的威脅。」

秦大官人冷冷一笑，又道：「可惜他現在已無法再活五年，就算是五天也不能了。」

劉孤零冷冷道：「你呢？你自己又能再活多久？」

秦大官人的目光忽然變得很深沉。

「你說說看。」

劉孤零搖搖頭。

「我也不知道，」他輕輕一咳，忽然揮了揮手中的文王紫玉刀，冷笑道：「但你可以問一問這把刀。」

刀光又再升起。

不是一股刀光，而是兩股刀光同時發出令人心悸的寒芒。

刷！

刷！

但兩股刀光並不是相擊交拚，而是同時向慕容天軍的咽喉上刺去。

（五）

刀光如雪，血却鮮紅。

慕容天軍手中已扣滿一把歹毒無比的暗器，只等待秦大官人露出任何絲毫破綻的時候，就會立刻發出。

當劉孤零纏鬥秦大官人的時候，慕容天軍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最好的機會，一舉把秦大官人置諸死地。

但秦大官人沒有破綻。

因爲劉孤零的文王紫玉刀根本就不是對付他，而是對付慕容天軍。

天下間絕對沒有人能輕易地殺死慕容天軍，就算是秦大官人也不能。

但秦大官人再加上劉孤零，無名刀再加上文王紫玉刀，這種力量就絕不是慕容天軍所能抵禦。

上天下地，究竟有多少人能抵禦這兩個人、這兩把刀的聯手一擊，實在還是大有疑問的事。

當然，慕容天軍之所以不能抵禦，其中還包括了「意外」的成份在內。

他深謀遠慮，秘密邀請已歸隱江湖多年的劉孤零，與自己聯手殺秦大官人，却未想到這正是他最錯誤的一着棋子。

秦大官人的確已被郎如鐵的掌力震傷，但劉孤零却原來早已和秦大官人有所勾結。

這古廟本是一個可以把秦大官人置諸死地的陷阱，但現在掉在陷阱裏的人却不是秦大官人，而是早有預謀的慕容天軍。

殺機四伏

（一）

兩把罕世難尋的寶刀，同時滑入了慕容天軍的咽喉。

慕容天軍死也不肯相信這種事竟然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但秦大官人却已在告訴他：「孤零居士是本帮主最親信的人，他在强秦帮的重要性，尤在你和勾中魂之上。」

劉孤零淡淡道：「沒有秦帮主，你早就已經埋骨黃土之下，現在你居然要背叛他，未免是太過份了。」

慕容天軍沒有反駁。

就算他要反駁，也已無從反駁。

他的喉頭已打了結，他的呼吸也在這一刻間倏地中絕。

武林中人人聞名喪胆的鐵胆戰帥慕容天軍，就在這一個大風雪的中午，死在這一座看來快將坍塌的古廟內。

其實他的死亡，或多或少都與潛花劍客香飛雨有些關係。

香飛雨若不把劉孤零引進洞仙堡，劉孤零未必會殺香飛雨。

劉孤零居然把香飛雨殺死，令到慕容天軍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爲劉孤零眞的很痛恨强秦帮和秦大官人。

他怎樣也想不到，劉孤零要殺香飛雨，根本就和痛恨强秦帮完全沒有關係。

劉孤零殺香飛雨，原來是秦大官人的主意。

香飛雨投靠强秦帮，可說是無誠意。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借助强秦帮的力量，去對付郎如鐵、海飄和白盈盈。

「借助」的另一個解釋，也可以稱爲「利用」。

利用別人，本來就是秦大官人的拿手好戲，他怎會甘心自己，反而受人利用。

雖然郎如鐵、海飄和白盈盈都是强秦帮要對付的對象，但對於香飛雨的用心，秦大官人仍然感到十分不悅。

所以，他秘密下了這一道命令給劉孤零，要把香飛雨除掉。

對於香飛雨這一個女婿，劉孤零本來就沒有多大的好感。

既然連秦大官人都要殺他，劉孤零當然不惜親自出手，把香飛雨置諸死地。

但這麼一來，却引起了慕容天軍的誤會。

他以爲劉孤零可以利用。

所以，在擊殺秦大官人的計劃下，他預上了劉孤零的一份。

這一着棋，他自己都覺得高明極了。

可是，這一着棋却反而令他陷入萬刦不復的深淵。

（二）

秦大官人看着慕容天軍的屍體，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他對劉孤零說：「把他厚葬，就說他練功走火入魔，忽然全身痙攣而死的。」

劉孤零點頭，道：「小弟明白。」

秦大官人又嘆了口氣，道：「這些年以來，你暗中爲本帮主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對於本帮的事，可謂瞭如指掌。」

劉孤零靜靜的聽着。

秦大官人緩緩地接道：「愚兄最相信的人，只有三個，現在就只剩下了你。」

劉孤零點頭道：「希望小弟不會令你失望。」

秦大官人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膊，目中露出關切之色：「你沒有讓我失望。」

他盯着劉孤零的臉，又道：「令我失望的人，是方殺和勾中魂，雖然他們對我盡忠，可惜都曾犯過嚴重的錯誤，所以，他們都已無法再爲本帮効力。」

劉孤零道：「人誰無過？這也不能怪責他們。」

秦大官人點點頭，道：「你說的雖然不錯，但要在江湖中立足，就絕不能犯任何的錯誤，因爲任何一個微小的錯誤，都足以使自己陷入滅亡的境地。」

他的目光又再盯着倒臥在血泊中的慕容天軍，道：「慕容戰帥無可否認是個天才，無論是學武、習文、醫卜星相，他都是一個天才。」

劉孤零道：「但這個天才已經死了。」

秦大官人點點頭：「不錯，就是因爲他犯了一個錯誤，以爲你很痛恨强秦帮，很憎恨我，所以他才會死在自己佈下的陷阱裏。」

劉孤零道：「就算他沒有犯錯，遲早也會死。」

秦大官人道：「哦？」（未完）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七武士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司馬洛和莫如茵相識後，莫如茵帶司馬洛前往一座別墅，他們經過一段的交往之後，才知道他們之間有誤會，估計是另有一批人想使他們之間因鄭成名的死發生誤會而糾纏不清，以得到坐收漁利的目的，現在，可能那帮人會派殺手來對付司馬洛和莫如茵了，他們警惕地在別墅中等待着對方的到來，不久，只是一個人爬上牆頭，企圖跳進院子，機槍手立即掃射他腿部，忽然那人跌翻牆外，同時，那人就完全消失了，司馬洛他們想由他那聲爆炸裏，得到口供也就不可能實現了：：另外，同來的兩位殺手，也已經逃去無蹤了。

借他拳頭　打他眼睛

「對了!」司馬洛說，他對莫如茵揮揮手示意，莫如茵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兩個人又忙把機槍手丟下，而回去守着屋子的其餘兩個方向了。又因爲到了現在，情形是有了一些改變的，所以他們間中也要向正門的方面窺探一下，以加强防備的工作。

那外面，戰情則是進行得相當激烈。司馬洛那些人是配備精良而佔了最好的位置，那二個神秘的殺手則是屬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窘境。他們手上是有槍的，但敵人所在的地方，却是遠到他們無法還擊。對方所用的顯然是遠距離的長槍，而他們所用的祇是手槍而已。

他們兩個人分開來，在樹林中跑來跑去，想找尋一個躲藏的地方，無奈樹林却是並不密的。槍彈總是跟着他們來，射在他們的脚邊。有時他們躲在一棵大樹後面，以爲可以暫避一時，但是一顆槍彈會在他們頭頂的樹身上開一個洞。這實在是很明顯的警告了。對方是在表示隨時可以射死他們的，祇是不想這樣做吧了。對方當然亦不是警方，不然就會用擴音器勸諭他們投降了。

他們明白那暗示，但是，並不打算投降。

他們還是盡他們的能力走得遠，後來就兩個人開始會合了。一部放在路邊的汽車就是他們的共同目的地。

那些他們看不見的射手這時就失了耐性了。

一顆槍彈射中了其中一人的腿子，這個人痛苦地尖叫着仆倒了。

另一個也差不多一顆槍彈把他的肩膊扯去了一塊。

他們都倒在地上掙扎着，不能夠到達車子。

這警告是太明顯了。要殺他們是輕而易舉的事，祇要他們投降，就不會死了。上車逃走，那會引起太大的痲煩，這是不行的。

司馬洛的射手分別從兩隻不同的望遠瞄準鏡中看着，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再添一

槍。他們都看着他們的目標從衣服裏面取出一件像是小型無綫電通話器的東西，似乎是要跟什麼人通話。假如他們是互相通話的話，那可是什麼用處都沒有的，因爲他們兩個人都是自身難保。

跟着，從望遠鏡之中，他們就發覺那二個目標不見了。一下爆炸，人就不見了，就像是會飛天遁地似的。但這並不是什麼遁術，祇是强烈的爆炸，使他們的人也碎掉了。

司馬洛接得報告：「那兩個人也完了，炸掉了!」

「什麼炸掉了?」司馬洛吼道。

「我也不明白，」那無綫電中的聲音報告，「我們把他們射傷了，他們爬不動，他們拿出一件像是無綫電似的東西，似乎向什麼人請示，但是跟着就爆炸了。」

「眼睛張開一點，」司馬洛說，「繼續留心着吧。」

莫如茵和那個機槍手都在發呆地看着他。

機槍手說：「究竟發生了什麼?」

「看來他們是還有一個上級的!」司馬洛說，「這個上級是正在指揮進行這個計劃，他們報告失敗，他們的上級就叫他們自行毀滅。也許他們身上是携帶着作這用途的小型炸彈的。他們自行毀滅了。」

「沒有人肯這樣做的，」那機槍手說，「就是在戰爭之中進行間諜工作，爲了自己的國家，爲了許多人的性命着想，許多人也還是做不到!」

這是一個脚踏實地的人所講的話。人性就是如此的。一個人祇能夠死一次，爲了七武士這樣一個組織而死，算不了是壯烈的犧牲，的確是不容易找到肯毅然這樣做的人。

「也許，」司馬洛說，「這是一個詭計，他們手上那隻無綫電本身也是一隻炸彈，祇是他們却祇知道有無綫電一種作用，當指揮的人知道任務失敗了，便把他們炸死了，不留下活口。」

「這比較像一點了，」莫如茵說，「不過這樣下去，恐怕愈來愈難找到肯爲他們忠心工作的人了。」

「那是他們的問題，」司馬洛說，「也許這個問題目前是還沒有產生大作用，但是將來一定會的。」

「下一步，我們又幹什麼好呢?」莫如茵問。

「下一步，我就要走了。」司馬洛把槍收起來說。

「走?」莫如茵詫異地看着他。

「我們已經沒有了生命危險，」司馬洛說，「他們知道他們所計劃的事情已經徹底失敗，殺死我們也沒有用了。而且，我恐怕他們也暫時沒有可用的人手了。」

「你——走到什麼地方去?」莫如茵問。

「回到酒店去，」司馬洛說，「我是有一間酒店房間的，記得嗎?」

莫如茵還是看着司馬洛。她的樣子，似乎是想司馬洛逗留下來似的。但是她是一個女人，她又不願意講出來，而且，也有那機槍手在場，更不方便講了。

「對了，」司馬洛在門口停一停，「還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帮我一個忙的。那三位爆炸了的仁兄，我相信你在權威的方面是有辦法解釋的吧?」

「我看最好不解釋，」莫如茵說，「我不知道有這件事情發生過，那不是更好了嗎?而且，說帮忙的話，這也不過是帮我自己的忙吧了。」

「我是想知道，」司馬洛說，「炸藥究竟是在無綫電之中抑或不是。專家是查得出來的，假如那炸藥是在無綫電之中，那麼就是你猜得對了。」

「這個我可以辦到，」莫如茵說，「我會盡快給你一個回覆的。」

「你——你走路回去嗎?」那機槍手問。

「我會有車子來接我走的了。」司馬洛說。

他走出去了。

× × ×

莫如茵在第二天晚上就到司馬洛的酒店來。

她敲敲門進來，對他作了一個明艷的微笑：「你實在知不知道這酒店也是我們的?」

「當然知道。」司馬洛說。

「這使我來去方便得多了，」莫如茵說，「一個女人單身到酒店去找一個男人總是有點難爲情的，不過我却很有理由進來。」

「怪不得服務好多了，顯然是你特別吩咐的。我要知道的事情查出來了嗎?」司馬洛問。

「查出來了，」莫如茵說，「炸藥是藏在無綫電之中的。果然世界上沒有理由找得到那許多這樣願意自動送死的人。」

「謝謝你。」司馬洛說。

「爲什麼你要知道呢?」莫如茵問。

「我就是要知道。」司馬洛說。

「下一步，你要幹什麼呢?」莫如茵問。

「繼續去追，」司馬洛說，「我不相信我要找的人在這裏可以找得到。」

「那我們怎樣呢?」莫如茵問。

「你們沒有什麼，」司馬洛說，「我不相信他們會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們雖然說是有仇必報，但那是爲了什麼呢?爲了聲譽。假如他們當作這裏的事情沒有發生過，而你們當然亦不會熱心宣傳這件事情，那對他們的聲譽會比較有好處了，碰了你們的話，這件事情是一定會傳開去的，多殺幾個人所得的威信也還不够挽回面子。」

「你這樣就走了?」莫如茵問。

「多謝你的合作。」司馬洛說。

莫如茵說：「可以給我一杯酒嗎?」

司馬洛給她斟來了一杯酒。

他說：「你其實可以打電話告訴我一聲就行了。」

「我眞的是那麼缺乏吸引力嗎?」莫如茵說，「你連見都不願意再見我?」

司馬洛微笑：「假如你打電話給我，我就會約你見面了。」

「那我是應該打電話來了，」莫如茵說，「這樣我可以搶回很多面子。」

「我要跟你見面，」司馬洛說，「因爲我有一件事情是要當面對你講的。這可以說是贈送你一個帮忙。」

莫如茵又顯得有點難爲情了，因爲司馬洛這也算是在口頭上把她玩弄了一下。她說：「你要跟我講什麼？」

「兩個殺手隨時要到這裏來，」司馬洛說道，「施蘭諾和甘保。也許你巳經知道？」

「我不知道。」莫如茵說，「這是眞的？」

「這是我們的情報來源，」司馬洛說，「這是兩個西方殺手，我猜他們來這裏的目標也是一個西方人了！」

「麥律泰！」莫如茵的眉頭皺起來，「一定是麥律泰！」

「麥律泰是那麼重要嗎？」司馬洛問。他知道麥律泰是她的上級的要員之一。

「麥律泰很有組織能力，」莫如茵說，「他也最有本事排解我們的內部矛盾。假如少了麥律泰，我們就很容易散開了。對方是要向我們的神經中樞開刀，什麼時候到？」

「現在還沒有到，」司馬洛說，「假如他們到了的話，我會知道的。不過我會留一個人跟你聯絡。」

「我得馬上打個電話通知他。」莫如茵說。

「他會相信嗎？」司馬洛問。

「他很難不相信！」莫如茵說：「事實上他很希望能够跟你見一面，結交一下，可惜在目前的環境之下不大方便，這是他引以爲憾的！」她走過去拿起電話，打出去，低聲講了一陣，然後放下電話，說：「麥律泰說多謝你！」

「這是順水人情吧了。」司馬洛說。

「好了。」莫如茵說：「我也得走了，祝你一路順風。」

「你不能走！」司馬洛說：「你以爲我說你可以走，你就眞的可以走了嗎？」

「你想怎樣？」莫如茵問。

「這樣寶貴的情報。」司馬洛說：「怎麼可以不拿到一些寶貴的酬勞？你就是最寶貴的！」

莫如茵微笑：「我到底還是有吸引力的。」

「我不明白你爲什麼會懷疑。」司馬洛說：「你自己不是也講過，你是懂得照鏡子的嗎？」

他走近她，把她輕輕地擁進懷中，他們的咀唇就很自然地接上了。好久好久之後，他們的咀唇才分開，而莫如茵的眼睛巳經抬不起來似的。

司馬洛說道：「我看我得過去把門鎖上。」

「燈也熄掉！」莫如茵說。

司馬洛過去把門鎖上了，而且也用門邊的燈掣把房中的燈熄掉了！他在黑暗中再走回她的身邊。

她又進入了他的懷中，而這一次她是整個人都軟下來了。司馬洛溫柔地把她抱住，嗅着她的頸邊發出來的那股淡淡的香氣，嘆息地說道：「我還是不相信你是眞的。」

「爲什麼呢？」莫如茵低聲問。

「像你這樣一個人。」司馬洛說：「怎麼可能是仍然未曾有一個好的男朋友呢？難道這裏的人都瞎了眼睛嗎？」

「像我這樣一個女人！」莫如茵說：「就是不容易有一個親蜜的男朋友。因爲，假如一個男人不是對我巳經有了相當了解的，我不會跟他親蜜起來。但是他了解我，知道我是什麼以及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那麼他就會害怕我了。」

「這是比較難的。」司馬洛說：「在同等地位的男人之中挑選一個對象，範圍就是窄得多了。」

「是的。」莫如茵說：「尤其是他們知道吵起架來會吃很大的虧。他打不過我，會給我狠狠打一頓。沒有一個男人喜歡給自己的女朋友狠狠地打一頓的。」

「所以地位愈高，找對象就愈難。」

「暫時可以不談這個嗎？」莫如茵問道。

「好的。」司馬洛說：「談談我們好了。讓我看，你在來之前是剛剛洗過澡的，而且還用了一種香味很淡的香水。」

「女人身上總是有點香水氣味的了。」她說。

「這香水跟昨夜的不同。」司馬洛說：「昨夜那一種是濃得多的。」

「好吧。」莫如茵嘆口氣道：「我是有準備的，就是準備會有現在這樣的發展。現在我親口講出來了，你滿足了嗎？」

「你有沒有嗅到我的古龍水氣味？」司馬洛微笑：「我也是爲這一刻而作過準備的。」

她在他的胸膛上嗅了一下，說：「對了！」

他們的咀唇又緊貼在一起了，而她把身子放得軟軟的，使他不能不把她整個人抱起來，抱過去放在床上。

之後的事情就是相當自然的了。他們親熱着。

× × ×

第二天早上，莫如茵說：「現在我們再談談公事如何？」

「你就是有這個地方不大女性化。」司馬洛微笑着說：「有些時候是不適宜談公事的。」

「但現在不是一個普通的時候。」莫如茵說：「現在是一個非常時期，我們需要節約時間。」

「談什麼公事？」司馬洛問。

「留在這裏。」莫如茵說：「替我們對付這兩個西洋殺手吧。」

「這不是我的工作呀。」司馬洛說。

「也許吧。」莫如茵說：「但是以我們現在的關係的密切，難道你也不能够幫我這個忙嗎？」

司馬洛微笑：「到底是女人，總是要這個作爲武器的。」

「你不答應嗎？」莫如茵半撒嬌地問道。

「這並不是我的事情。」司馬洛說：「而且你們又不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我們也許做得到，也許做不到。」莫如茵說：「不過由你來做，則是有很大的好處。仍然有可能性這個叫七武士的組織會向我們報復的，但是假如你爲我們出頭了一次的話——他們是怕你們的，他們一想到你們，就會有所顧忌，是不是？」

「你倒想得很周到的。」司馬洛說。

「我們應該盡量利用每一個機會。」莫如茵說。

「讓我考慮一下吧。」司馬洛說：「我是不能够答應你的，時間方面也許趕不及。我做得這一件事來，可能就沒有空做另一件事了。目前，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找尋這七武士。我不能讓他們逃掉的。」

「目前你的綫索是巳經斷掉了！」莫如茵說：「還沒有再進一步的綫索。假如你有這時間的話，你會替我做這件事情的嗎？」

司馬洛考慮一會，然後點點頭：「好吧，假如我有時間的話。但是你也不能够全部倚靠我的。說不定到時我這邊有了什麼新綫索，我就不能够替你們做事了。」

「這當然了。」莫如茵說：「我祇是說，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希望你帮我這個忙。」

「很好。」司馬洛說：「就是這樣決定吧。」

「這很好。」莫如茵把頭枕在他的胸前，「這很好。你會在這裏逗留一段時間，我可以每天來看你！」

「每天？」司馬洛說着，抬起一邊眉毛。

她笑起來：「我們祇不過是保持聯絡吧了。」

「我們不可以到你那裏保持聯絡嗎？」司馬洛說：「祇有你來找我，我不可以去找你？」

「對了。」莫如茵笑起來：「這倒是一個不錯的主意，我不能在這裏逗留得太久。我不能够在這裏逗留到天亮的。但你可以在我的家裏隨便逗留到什麼時候。」

「我正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

「講起這個問題。」莫如茵說：「我也得走了。我在這裏太久，酒店的人見了也不大好意思。他們都認識我。」

「那麼明天我們再見。」司馬洛說。

「再見。」莫如茵說。

× × ×

在莫如茵的住處，他們方便得多了！司馬洛用不着趕時間離開，因爲他不是女人，又沒有人看見。不過，雖然莫如茵對他是歡迎之至，也知道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也是不會怎麼長的，莫如茵却還是不能够有太多時間跟他在一起。她的工作是放不下來的，而且她不願放下來。所以她通常都要在很深夜時才能够回家，早上則比較可以逗留得多一些時間；她的職業，在中午之前是沒有多少工作要做的。

司馬洛留在她家裏的時間，反而比她較多，倒有喧賓奪主之勢了。他簡直不再是住客了。

而一如莫如茵所講的，她也並不是天天都要跟他幹那件事情。她祇是要跟他在一起，談話，依偎着，就滿足了。一個女人對於肉體上的需要總是不如一個男人那麼强，她比較重視的還是精神上的滿足。有時她回來時巳經太疲倦了，洗一個澡，倒在床上就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有機會跟他談話。

這天早上，他們正在用早餐。

司馬洛抬起眼睛來看着她：「施蘭諾和甘保，這兩個西洋殺手今天晚上就會到達了。」

「老天！」莫如茵坐起來說：「偏偏我今天下午有空，他們就來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你認爲還是跟我一起玩一天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也有我自己的需要呀。」莫如茵說：「我不能够一天到晚都是工作的。可惜這件工作不能拖。爲什麼你不早點告訴我呢？」

「他們是今天晚上才到達吧了。」司馬洛說：「那是今天晚上的事，他們不一定會到的。他們到了才是到了。」

「你怎知道他們今晚會到呢？」莫如茵說：「他們不見得會告訴什麼人吧？」

「他們現在是在隣埠。」司馬洛說：「他們買了今晚到達的飛機票，但這並不是說他們就不會改期。」

「也得準備一下。」莫如茵說，「萬一——」

「你們準備，他們就不會來了。」司馬洛說，「他們在這裏當然有一些綫眼，現在是你們在光處他們在暗處，你們是比較吃虧的。」

「不準備怎麼行？」莫如茵說。

「你不是叫我留下來嗎？」司馬洛說，「爲了這兩個人而留下來的，我留下來，你却不給我事做嗎？」

「你一個人就可以做到嗎？」莫如茵說。

「我和你兩個人，」司馬洛說，「我應該是一個比較理想的人選，他們防你的人，却不防我。」

「這是——比較大胆的做法。」莫如茵說。

「你可以問問麥律泰。」司馬洛說，「性命是他的，假如他同意，就沒有問題了。」

「那我中午就要去找他了。」莫如茵把脚踏下床，「他今天很忙，再遲一點就很難有空談話。」

「他今天忙些什麼？」司馬洛問。

「有一個貿易代表團來了，今晚有酒會，」莫如茵說，「他要求出席，他是主人身份，所以我今晚也很忙，其他事情都取消，就是爲了今晚。」莫如茵說吧，走進了浴室。浴室裏水聲响起來。

司馬洛提高聲音叫道：「貿易代表團，那即是很多外國人了。」

水聲停止了，莫如茵從浴室裏出來，她是還沒有沾過水的，她說：「你在說什麼？」

「貿易代表團，」司馬洛說，「一定有很多外國人了。」

「當然了，」莫如茵說，「那即是說那兩個殺手是不會改期了，他們等的就是這個。」

× × ×

貿易代表團，外國人很多，因爲是從外國來的，而本地的商人也很多，因此，這二個殺手就很有機會可以混進酒會之中了，這是一個促進貿易的酒會，假如有兩個不速之客混進來，也是不會有人注意的，就是沒有接到邀請的商人，自動前來參加也無不可，尤其是這兩個是西方人。

這裏西方人比較少，一般人對西方人也比較尊敬和信任，崇洋的心理祇是佔一小部份吧了，主要就是不會有西方人遠道來此做乞丐的，他們起碼也得有買飛機票的錢方能來。當然，來做騙子的江湖客也

不少，但他們還是需要有一點本錢才能夠來。

施蘭諾和甘保就是打着這樣的主意。

這兩個人一肥一瘦，施蘭諾是瘦長的，甘保則是矮而胖得有點像一個球，鼻子上還架着一副眼鏡，他們穿着講究的西服，看上去倒是很像兩個商人的。

他們混進會場裏，一點也不受到懷疑，祇有麥律泰，司馬洛，莫如茵知道這件事情。

莫如茵在酒會上活躍得很，她使許多商人都忘記了生意上的事情了。她是公關小姐，她在發揮着她應有的作用。

施蘭諾和甘保也是活躍得很，他們跟許多西方人交談，就像他們認識很多人似的，其實他們是一個都不認識。不過西方人與西方人碰在一起，總有他鄉遇故知之感，就是陌生人前來攀談，也是歡迎的。

他們兩個一直留心着麥律泰。

後來，麥律泰向一位西婦道歉一下，到洗手間去。

施蘭諾和甘保交換了一個眼色，兩個人也悄悄離開會場，到洗手間去。

他們進入洗手間，發覺麥律泰已經不見了，應該是進入了其中一座馬桶的間隔之中。

施蘭諾和甘保都伸手摸着腰間的槍，在瓷盤前面交談着，麥律泰一出來他們就可以動手，假如另有人在，那就是那人的不幸了，他們也是會一起殺掉的。

麥律泰還沒有出來，他們却聽到莫如茵在門外的笑聲。

她說：「我的洗手間是在那邊，你得放手，我不能跟你進男人洗手間的，這是我一生從未去過的地方。」

「你在外面等我。」司馬洛說，「我很快就會出來了，我還有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跟你談的。」

司馬洛推門進來了。

甘保和施蘭諾連忙開了水喉詐作洗手，假如這個人很快就出去，他們就放過他好了。

司馬洛醉醺醺地走到小便的地方，似乎要嘔吐。

兩個殺手交換了一個眼色，這也很好，一個醉酒的人，醒過來之後記性就一定是不大好的，就放過他好了。

司馬洛乾嘔了一陣之後，忽然轉過身來，說：「好了，現在，你們兩個不要動了！」

甘保和施蘭諾都僵住在那裏了。

他們連轉身都不敢，就因爲他們已經看到了司馬洛的手上是有槍的，在他們的面前就是瓷盤，瓷盤上面有鏡子，鏡子就爲他們把身後的情形照得清清楚楚了。

「現在，」司馬洛說，「慢慢地把手舉起來，放在鏡子上吧！」

兩個人遲疑着，甘保和施蘭諾到底是老搭檔，他們之所以在一起就是因爲他們合作得好，現在，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又決定採取合作行動了。

甘保忽然伸手，按在鏡子上，動作是快而突然的，但因爲他是服從司馬洛的命令而行，照道理也是不會開槍的了，然而甘保這一下突然的動作，難免會比較吸引司馬洛的注意力，施蘭諾就在這個時候乘機而動。

施蘭諾的右手閃電一般向上裝下面一伸，就把槍拔了出來。有鏡子照着，可以讓他準確地看到司馬洛所在的地方，因此當他轉過身來的時候，他就不需要再花時間去找尋司馬洛的所在了。

不過，鏡子也同時可以使司馬洛看見他拔槍，而且司馬洛假如不是對自己的本事有把握，亦不會一個人獨自進來的，因此，施蘭諾並沒有機會轉過身來。

司馬洛冷酷地扳了三次槍機，施蘭諾的身子一陣抽搐，槍跌在地上，他仍然極力要扳住瓷盤，但是已經有心無力，終於滑倒在地上。

他的手腳一伸，便軟下來不動了。

甘保的雙手按在鏡子上，一動也不敢動，司馬洛的冷靜他看得出來，他知道他是沒有機會的。

司馬洛慢慢地走上前去，把施蘭諾的槍踢開，雖然他知道施蘭諾已經活不成了，跟着他就把甘保的槍也繳走了，沒收了甘保的眼鏡，甘保既然是戴着眼鏡的，他當然是需要這眼鏡的。

因此司馬洛把他的眼鏡沒收了，就更加使他抵抗力減低了，而且這在意志的方面亦是會有打擊的。

司馬洛說：「不要亂動，我殺死你也不算一件難事，我留你活着，祇是要你講話而已。」

「講……講些什麼？」甘保呐呐着。

「我們出去呀，」司馬洛說，「這裏的東西自然有人收拾的了！」

「我們去跟麥律泰先生談談吧。」

「麥律泰——他不是在裏面嗎？」甘保扭頭向其中一格厠所示意。

「麥律泰先生根本沒有進洗手間來。」司馬洛說。

甘保的臉扭曲了一下，有一種受騙的感覺，但是也沒有辦法。他走在前頭，出了洗手間。

外面，莫如茵已經等着了，她微笑着一手挽住甘保的手臂，甜蜜地微笑着：「這邊來呀，甘保先生，你有點醉了。」

司馬洛則是守在洗手間的門，直至他看到二個莫如茵的手下匆匆走進來，他才離開，這二個手下其中有一個就是那個機槍手了！這一次這個機槍手是沒有帶着他的招牌武器了。在這樣的場合是不大方便的，太礙眼了。

司馬洛讓他們去收拾那洗手間裏的狼狽情形，自己則跟在甘保的後面。

莫如茵領着甘保下了一層樓梯，進入了一間房間，那個酒會根本就是開在酒店的頂樓的，而這酒店就是屬於莫如茵他們的，所以他們要用一間房間，是容易之至了。

司馬洛替他們關上了門。房間給一座屏風間開了一半，以使進門的人不能夠一眼就看到房內的全部情形，莫如茵把甘保帶到屏風的後面去了，司馬洛則就在屏風這邊的一張小沙發上坐下來。

這樣，他可以聽到屏風裏面的對話，而又不讓甘保再有機會看見他，他猜甘保至今爲止還不大清楚他的樣子的，時間太短促了，到他想看的時候，他已經把甘保的眼鏡拿掉了。

他是有他的理由這樣做的。

甘保轉進了屏風後面，就看見了麥律泰。

莫如茵說：「甘保先生，這是麥律泰先生，你大概也不會不認得他的。」

甘保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麥律泰在那個酒會上時是滿面春風，笑臉迎人的，但是，現在他却是十分嚴肅，表情有如鋼鐵，使人望而生畏，有些人是可以在表情上有如此强烈的變化的，麥律泰就是這樣一個人了。

麥律泰穩如泰山地坐在那沙發上，瞪着甘保，慢慢地說：「甘保先生，我正在開着一個重要的酒會，你阻碍了我很多寶貴的時間，我希望這阻碍對我是有點益處的。」

「你想怎樣呢？」甘保問。

「我告訴你我可以怎樣做吧，」麥律泰說，「我有兩個做法，一個做法就是把你殺掉，你和施蘭諾的屍體在海上出現，那麼派你來的人就知道你們來這裏的任務法是失敗了。」

甘保苦笑着，他顯然是不贊成這個辦的。

「當然，這個辦法是有一個缺點的，」麥律泰說，「那就是，我仍然不大清楚究竟你是誰派來的，因此我認爲還是第二個辦法最好，那就是，你告訴我，是誰派你來的，這樣就可以放你活着回去。」

「我——不知道。」甘保慌忙說。

麥律泰好像根本沒有聽到他講這句話似的，又說：「你亂講一個人的名字是沒有用處的，我不是剛剛出道的人，我是分得出眞假的。」

「我並不知道——」甘保說。

「那你是贊成我們採用第一個方法了？」麥建泰說。

「不——」甘保說，「我——」

「你知道我今天晚上是多麼忙的，」麥律泰說，「我不能够在你的身上浪費太多的時間。爽快一點！」

「你還是要殺死我的！」甘保說。

「我說過放你回去，」麥律泰說，「我就放你回去，我大可以叫人向你用刑的，雖然我從來不喜歡這一套，但這也並不等於是說我們沒有用刑的人才。我可以叫另一些人侍候着你，等酒會結束之後再跟你談。」

「不，」甘保慌張地道：「我告訴你好了，是倪家兄弟，他們是櫻花城的。」

麥律泰想了一會，點點頭：「你講得對了，他們是最有可能的人之一。」

「那麼，」甘保說，「我現在可以走了嗎？」

「不，」麥律泰說，「我留你活着，當然是有一個用途的。」

「但是你說過——」甘保說。

「我要留你替我做一件工作。」麥律泰說：「你回去替我告訴倪家兄弟，以後都不要來這一套了，我們不打算犯他們，他們也最好不要犯我們，假如他們再來的話，——他們的家族很大，堂上還有父母祖父母，我們也會派人去，由最老的一個開始動手，一直殺下來，他們會損失的東西比我們還要多！」

「我——我很難這樣對他們講的。」甘保爲難地說。

「你當然會用比較婉轉的方式把我的意思表達出來了。」麥律泰說，「你反正是要回去報到的，你的老搭檔施蘭諾已經死掉了，你不能回去退錢說幹不了，也不能躲起來，你反正要回去講清楚的。」

「好吧，」甘保說。

「我相信你是要趕時間的，」麥律泰說，「我知道你們已經買了今天晚上的飛機票，工作一做完之後就到機場去乘飛機離開，現在我派人送你到機場去如何？」

「好吧，」甘保又囁嚅地說。

「那最好了，」麥律泰說，「我喜歡辦事爽快，現在你到樓下去找一位陳先生吧，我會替你安排好的。」

甘保連忙轉向門口，莫如茵和麥律泰送他到走廊中，升降機的門打開，甘保狠狽地踏進去，莫如茵說：「甘保先生，你的眼鏡。」

甘保伸手接了眼鏡，升降機的門就關上，他給帶到樓下去了。

「他應該多謝上帝，」麥律泰說，「他的運氣算是極好了，現在，我們也得回到酒會中去了。」

「你先回去。」莫如茵說。

麥律泰回到酒會中去，莫如茵則回到那房間裏，司馬洛還是坐在那裏。

莫如茵走到他的身邊，司馬洛把她一拉，莫如茵就在他的腿上坐下來了，莫如茵連忙掙扎着要爬起來，「不要。」

「你不應該對我表示多謝嗎？」

莫如茵在他的臉頰上吻了一下，又要爬起身。

「這是不够的，」司馬洛說，「這祇是會把人家的胃口吊起來，使人家想得到更多了。」

「你別胡鬧了，」莫如茵說，「回到家裏的時候我再好好地多謝你好了！」

「這房間不盡量利用太可惜一點了。」司馬洛說。

「你的手——」莫如茵叫道，「我的衣服——我的臉上還有化粧品的，你弄得亂七八糟，我怎麼出去見人，我還有工作要做的。」

「好吧，」司馬洛說，「你出去工作，酒會散了之後回來，我躺一躺，在這裏等着你。」

「爲什麼你不回到我家去呢？」莫如茵問。

「我在這裏等你，」司馬洛說，「在酒會散了之後，你帶麥律泰回來吧，我要跟他談談。」

× × ×

酒會散了之後時間已經相當晚了，麥律泰却還是沒有顯示倦意，以他這樣的年紀，這實在是相當難得的，他與司馬洛握手說：「我們還沒有正式談過，也沒有正式多謝過你，實在，講一句多謝，也是不够的，我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報答你才是適合的。」

「我却早已想到了一個方法。」司馬洛說。

麥律泰誠懇地看着他：「怎樣呢？」

「我們，」司馬洛說，「當然已經查過了你的一切了。你在這裏生根之前，也曾有過一段潦倒的日子。」

「司馬洛！」莫如茵說，「你一定要提這個嗎？」

「不要緊，」麥律泰微笑揮揮手，「對這裏的人，我當然是不喜歡提這些事情了。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有名譽有地位的人。但在司馬洛先生的面前却是不需要假裝的。正如你們有一句話，英雄莫問出處。昔日我的確有過一段不大舒服的日子。但我們西方人到東方來，差不多都是江湖客了，各用各種手段爬起來。我們在那裏混不下去，到這裏來則比較容易，不單止我，許多人都是這樣的。假如不是混不下去，誰願意離鄉別井呢？但我相信司馬洛先生這樣講是一定有他的目的的。」

「我替你解決甘保和施蘭諾這件事情，並不是白做的，」司馬洛說，「我要得回一些代價。」

「我是絕對願意付出任何代價的，」麥律泰說，「我祇希望這是我付得起的代價。」

「你以前認識一個叫德格拉斯的人。」司馬洛說。

「德格拉斯？」麥律泰的眉頭略爲皺起來。

「你那時跟他一起賣炸藥。」司馬洛說。

「哦，他！」麥律泰忽然笑起來了，「那個德格拉斯！」他轉向莫如茵，「我賣炸藥的事情你也不知道吧？」

莫如茵搖搖頭，好奇地睜着眼睛。

「那時你應該還是在唸書，祇懂得捧明星吃雪糕，」麥律泰溺愛地微笑着看着她，「我們找到了這批過了期的炸藥，買下來了。那時有一座石礦場需要大量的炸藥。我們用廉價購回來，用比市價略低的價錢賣給礦場，賺了好一筆。這過了期的炸藥是很危險的東西，但是德格拉斯却是有他的辦法的。他在這方面是天才。我和他兩個人在貨倉裏都弄好了，弄成新的一樣。假如一不小心，我們就連一點肉碎都找不到了。」

「這件事情我倒不知道。」莫如茵說道。

「我用那筆賺來的錢做本錢經營生意，有路便走，有洞便鑽，一直爬到了今天的地位，」麥律泰說，「就是這樣了。」

「德格拉斯呢？」莫如茵問。

「他幹他的，我幹我的，」麥律泰說，「假如不是窮到無可奈何，我們也不會合作那件事的。基本上我們是不適宜合作的人。他喜歡做冒險的事情，我喜歡穩打穩紮。坦白講一句，冒險的事情，可能的話，我還是寧可讓別人替我去冒了。」

莫如茵點點頭。

「以後你有聽到德格拉斯的消息嗎？」司馬洛問。

「沒有什麼聯絡。」麥律泰說。「有一次他向我借了五萬元，那是六年前的事情了，結果他也沒有還。我猜他後來環境大概也不錯了。」

「環境不錯怎會不還錢呢？」莫如茵問。

麥律泰又笑起來：「他沒有再借，那就是環境不錯了！」跟着他的表情就嚴肅下來：「爲什麼你對德格拉斯這樣感興趣呢？」

「他是炸藥的天才，」司馬洛說，「但不祇是天才吧？他能知道的並不是與生俱來的。」

「當然不是，」麥建泰說，「他是專學那一門的。我們一起當兵時他是專任爆破工作。」

「對了，」司馬洛說，「他跟你分手之後還是做這種工作。有過好幾宗謀殺案。東西送到被殺的人的手中，一拿就爆炸了。藏在生日蛋糕裏，藏在化粧品裏，藏在許多外表完全沒有可疑之處的日用品裏，我們知道這些事情是與德格拉斯有關的，不過很難證明，而且他這個人也不容易找。最近三年來，這個人完全不見了。」

麥律泰的表情變得更加嚴肅。

莫如茵說：「那些炸藥也藏在無綫電裏？」

「是的，」司馬洛說，「正是這個意思。」

「你認爲這件事情是德格拉斯幹的？」麥律泰問。

「有這樣本領的人並不很多，」司馬洛說，「有這作風的人更不多，忍心這樣做的人更少了。」

「德格拉斯會做這樣的事情嗎？」莫如茵問。

「他就是做過，」司馬洛說，「所以我才記起他的。有一次，他還把出錢聘請他的人炸死了。看來他是認爲那個人不大可靠，由於警方正在注意着那個人。那個人就是拿着德格拉斯交給他的一隻無綫電，正在與德格拉斯通話的。那一次，德格拉斯殺死了兩個人，一個就是那個人出錢叫他殺的人，另一個就是出錢叫他殺人的人。」

「你跟他有什麼私人的過不去嗎？」麥律泰問道，「怎麼你會記得這個人呢？你的腦中一定有許多個人的記錄，不單祇是這一個的呀。」

「是的，」司馬洛說，「我的腦中是有許多個人的記錄的，但我的記性好，所以我記得。而且，德格拉斯這個人的記錄是比較特別的，很少人有他這樣的本事，亦很少人有他這樣心狠手辣的。」

麥律泰的臉上還是保持着嚴肅的，莫如茵的眼睛則看看他，又看看司馬洛，看來似乎有點心慌意亂的。她說：「麥律泰先生，司馬洛的意思，就是要你提供一下德格拉斯的所在。」

「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麥律泰臉上的表情還是相同的，就像戴上了一隻面具似的。

「他──是你的朋友。」莫如茵說。

「他不是我的朋友了，」麥律泰說，「他到這裏來企圖做的是什麼事情？他是要把一件大災禍帶到我們的身上，這並不是一件朋友會做的事情。他是明知道這是我的地方，他却來害我。」

「你絕對肯定這是德格拉斯做的事情嗎？」莫如茵問司馬洛道。

「這是他。」麥律泰則代替司馬洛回答，「這種作風是他了。他是喜歡做這種事情的人，他是這種性格的人。事實上，七武士這種組織，正是最合他意的。」

司馬洛看着他，不做聲。既然麥律泰是肯開口了，他就不做聲了。

莫如茵說：「既然德格拉斯明知道這裏是你的地盤，爲什麼他却偏偏要把鄭成名引到這裏而殺掉呢？他不可以把他引到別個地方去嗎？」

「這個就要問他自己了，」麥律泰說，「也許他認爲這裏正在情形混亂，值得利用吧。至於是不是朋友，他則不管了。反正他認爲我也不會知道是他的。」

「現在，」莫如茵說，「你知道德格拉斯可能是在什麼地方嗎？」

麥律泰搖搖頭。「我一直沒有跟他聯絡，也一直沒有企圖與他聯絡。」

司馬洛祇是坐在那裏看着他。他當然是希望麥律泰供給他一些德格拉斯的綫索，所以他才留下來，這樣耐心地把那兩個西洋殺手解決的。現在，麥律泰說沒有與德格拉斯聯絡，但他却並不感到失望，因爲他看麥律泰的神情，就覺得麥律泰雖然說沒有與德格拉斯聯絡，但是，却並不是就是表示麥律泰沒有什麼綫索可以告訴他的。

莫如茵則還沒有司馬洛這樣高深的道行，她現在是比較直覺了。她說：「你得決定他究竟是一位朋友抑或已經不是一位朋友。」

麥律泰好像沒有聽到莫如茵講這句話。他還是對司馬洛說話。他說：「我是正在想，我幾年前借過給他一筆錢，這也許是可以找到他的綫索。」

「假如他有把錢還你，」莫如茵說，「假如他是寄來一張支票還給你，那麼我們還可以──」

「那錢他不是親自來向我拿的，」麥律泰說，「他是給我一個長途電話，叫我替他存進一個銀行戶口轉過去。他那時實在很窮，大概不會有錢買火車票來拿了，連長途電話費都是由我付的。」

現在，莫如茵也明白麥律泰的意思了，所以她也沒有再追問，她祇是跟司馬洛一起等着麥律泰說下去。

麥律泰說：「那是東方國際銀行的戶口，他用的名字是陶德。這就是我能夠給你的唯一綫索了。」

「這已經是很好的綫索了，」司馬洛說，「那既然是一個化名的戶口，那麼很可能他是仍有這個戶口的。尤其是我們也不知道他有這個戶口。即使他結束了這個戶口，我們還是可以知道他最後地址。」

「我希望我可以帮你更多，」麥律泰說，「但是我沒有辦法了。德格拉斯是一位老朋友，但他却不是一位我有與趣重聚舊情的朋友。以我今日的地位，我就是不方便再與這樣一位朋友來往。假如他再要借錢的話，我倒是沒有什麼所謂的，但是要來往的話，我却是得重新考慮了。」

「行了，」司馬洛說，「我相信你所供應的這綫索已經很有用處！」

麥律泰站起來，伸出手與司馬洛相握，又嚴肅地說：「你救了我的命，我是願意爲你做任何事情的，祇要是我做得到的事情。你有什麼地方用得着我的，你隨時通知我好了。」

「我們會保持聯絡的。」司馬洛說。

麥律泰走出去了。莫如茵看着司馬洛：「現在，你要走了？」

「也許不，」司馬洛說，「先得查出德格拉斯是在什麼地方才行。」

「德格拉斯總不會是在這裏吧？」莫如茵問。

「他在這裏的可能性很高，」司馬洛說，「一個星期之前他不是正在這裏的嗎？而且，爲什麼他要把鄭成名引到這裏來呢？也許並不是他叫鄭成名來的，是鄭成名知道上級是在這裏，就逃到這裏來，以爲可以得到保護。他們不能夠叫鄭成名逃到別的地方去，而且，一個任務失敗了的人，也不能夠留下來了，所以他就祇好被消滅了！」

「老天！」莫如茵說，「假如他是在這裏──」

「我看他也未至於亂放炸彈的，」司馬洛說，「這不是聰明的事，這會暴露他的身份。」

「那麼，」莫如茵說，「你還是會留在這裏一段時間了？」

「到我查清楚了他究竟是不是在這裏。」司馬洛說。

「那麼，」莫如茵說，「你到我家來吧。」

司馬洛微笑點點頭。

× × ×

德格拉斯果然就是在當地的，而且他仍然是正在用那個化名陶德。他這個西方人是孤僻的，很少和什麼人接觸，因此，就連他的老友麥律泰也不知道他是在此地了。

德格拉斯住的地方也是很孤僻的，一間獨立的別墅式洋房，在山上，一座山明水秀的湖邊，沒有隣居，這就使他連隣居的煩惱都沒有了。

這一天晚上，天在下雨，德格拉斯冒雨回家，車子才一駛進車房，就聽見屋中電話响起來了。德格拉斯連忙下車入屋去接聽，幸而他的車房是有門與客廳相通的，所以他不需要冒雨入屋了。

他拿起聽筒說：「哈囉？」

「德格拉斯先生嗎？」那邊一把聲音也是用英語說。

德格拉斯呆了一呆，然後吼道：「打錯了！」擲下聽筒。不過他却站在那裏發呆，他並不相信巧合。雖然他已經許久不用德格拉斯這個名字了，然而有人打電話來找德格拉斯，一定是事有蹊蹺了。

果然電話又响起來了。他等了好一陣然後才拿起聽筒，又說：「哈囉？」

同一把聲音說：「陶德先生嗎？」

「是的。」他深呼吸着回答。

「對不起，」對方說，「我記錯了，我不應該稱呼你的舊名字。這個名字你已經不用了。」

「你究竟在攪什麼鬼？」德格拉斯咬牙切齒地問，「你是誰？」

「我的名字叫司馬洛。」那人說。

「沒有聽過這名字。」德格拉斯說。

「我白天到過你的屋子來，」司馬洛說道，「老天，你的地下室裏滿是爆炸品，你簡直是睡在炸藥堆上。你怎麼睡得着呢？」

德格拉斯不知道說什麼好。司馬洛說到過他的家裏來，可能是眞的來過了，因爲司馬洛說他地下室裏的情形是眞的。他眼睛迅速地向廳中掃視着，看看有沒有什

麼異狀。

「假如有炸彈在你的家中爆炸，」司馬洛說道，「那豈不是整間屋子都沒有了嗎……」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德格拉斯說，「別浪費我的時間！」

他摔下了聽筒，馬上飛身一撲過去，撲到窗前的地上，小心地拉開窗簾。他看見有一條電綫通到窗外，現在他拉開窗簾，果然看到那後面的地下就藏着一隻簡單的炸彈。那條電綫看來是天綫，以便接收電波，隨時引爆。

那炸彈並沒有外殼，而德格拉斯是一個專家，他一眼就看出了這炸彈的構造，馬上就動手去解拆。這些本來是一觸即發的東西，不過假如你有充份的知識，而又是內行人物，你却是可以就用手指把它解拆。德格拉斯就是一個有這種資格，亦有這種本事的人。

他正在解拆着的時候，電話又再度響起來了。他知道這電話當然又是司馬洛打來的，他不能够不去接，但是也用不着那麼快去接。他讓電話響了一陣，把炸彈上最重要的一步完成了，然後才走過去把電話拿過來，拿起聽筒，一隻手則仍在那炸彈上弄着。

司馬洛的聲音又說：「德格拉斯先生嗎？」

「媽的！」德格拉斯吼叫道，「你這狗養的，你究竟想怎樣？」

祇是聲音激動而已，實在他的身體却是十分之冷靜的。假如他不是够冷靜，他就處理不了那隻炸彈。

「有一隻炸彈在你的屋子裏，」司馬洛說，「隨時都會爆炸！」

「是嗎？」德格拉斯說，「我不是那麼容易嚇倒的！」他的手指再一動，就把這炸彈解開了，不會爆炸了。

「你剛剛把它拆開了！」司馬洛說。

德格拉斯恐怖地張大了咀巴，抬起頭望望窗外。花園的圍牆擋着，司馬洛不可能從遠處看到他，而且下着這樣的大雨，稍為遠一點也看不到了。

司馬洛繼續說：「那祇是其中一隻，猜猜另一隻藏在哪裏？」

德格拉斯全身都冒着冷汗。他不能够不相信司馬洛這話。雖然炸彈是講一聲就已經可以製造恐怖感了，司馬洛却不是單單講一聲而已，而是給他看到了一隻眞眞正正的炸彈作為示範證明。

「你究竟想怎樣？」德格拉斯軟弱地說。

「另一隻就是在你手上的電話裏，」司馬洛說，「假如你再摔電話，我就要引爆了！」沉默了一下，讓德格拉斯看清楚電話。德格拉斯無法看到電話之內的，非把電話炸開來。但他用不着拆開來。他知道電話裏面很可能眞有一隻炸彈在着的。他知道裏面有足够的空位；他自己也裝過這樣的炸彈了。司馬洛又說：「所以，你不要再收綫，否則我就不客氣了。」

德格拉斯深呼吸着。假如他要解拆這一隻炸彈，他就必須先掛斷電話而把電話拆開來。但是司馬洛是不會讓他有機會這樣做的。

司馬洛又說：「你也沒有時間逃走，來不及的。你就是丟下電話也逃得不遠，你的地下室裏有那許多爆炸品，上面一爆炸，下面也就爆炸了，整間屋子都不存在了。」

「好吧，」德格拉斯洩氣地說，「你贏了。你究竟想怎樣，你講出來好了。」

「你大概也猜得到我想怎樣了。」司馬洛說。

「我猜不到！」德格拉斯吼道，「你告訴我好了！」

「你在浪費你自己的時間，」司馬洛說，「你是七武士的重要人物之一，你也知道我現在是要追查七武士的詳細情形的，你可以把詳細情形告訴我。」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德格拉斯說。

「你指揮那幾個人殺我和莫如茵，」司馬洛說，「還企圖嫁禍於他們的組織。你失敗了，就把行事的人炸死了。你還說不知道什麼？」

「我——我祇是受到命令吧了，」德格拉斯又進一步，「我根本不知道命令我的人是誰。」

「假如你希望我相信你，」司馬洛說，「那對你並沒有好處的，假如我相信你是不知道什麼的，那我就會認為你是沒有什麼用處了，於是我祇好把你炸掉，向七武士再示威一下！」

「不！」德格拉斯哀鳴地說，「你——你先等一等！」

他這個善用炸藥去弄別人的人，現在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了。

「假如你肯合作，」司馬洛說，「那你對我們是還有用處的。」

「有什麼可以證明你不會把我炸掉？」德格拉斯問。

「沒有什麼可以證明的，」司馬洛說，「不過，假如你知道得多，你有用處，那我就有興趣跟你見面談談了。」

「那我們見面談談吧。」德格拉斯說道。

「你得先證明你是有用處的，」司馬洛說，「你先開口講講讓我聽聽。」

「你——你問好了。」德格拉斯不能不屈服。他知道電話裏有炸彈是一定的，事實他懷疑屋中可能還有另一個地方有炸彈，他是脫不了身的。而且他對於別人安裝的炸彈沒有很强的信心，愈快遠離就愈好。假如是安裝得不好的，那可能會在不想爆炸時自動爆炸的。

「很好，」司馬洛說，「我問。但是先警告你，不要對我說謊，我的手上也有不少資料，假如你所講的與我已有的資料矛盾，我就知道你是說謊了！」

德格拉斯祇好詳細地回答司馬洛的問題。沒有錯，他就是七武士的首腦之一，他們還有一些什麼人，他們正在進行着的是一個怎樣的計劃，以往又進行了一些什麼事情，他都講出來了。他就是渴望司馬洛快點能讓他離開這電話，離開這屋子。至於後果會如何，他是以後再算了。

他們談了好長一段時間，德格拉斯供給了好一些寶貴的資料。不錯，這些資料他是並不願意供給的，但他又要使司馬洛相信他。

最後，司馬洛沉默下來。

「你還有什麼問題嗎？」德格拉斯問道。

「我想不出什麼問題了，」司馬洛說，「你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我知道的，我都已說出來了！」德格拉斯說。

「我也相信，」司馬洛說道，「謝謝你。」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見面？」德格拉斯問。

「我看也不需要了，」司馬洛說，「既然你所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了我，還有什麼好見面的呢？」

「不！」德格拉斯尖叫着，丟下聽筒就向門口逃去。

他是逃不掉的，不會有充足的時間讓他逃走，不過他還是要試試。結果他還是逃不脫。

電話果然爆炸起來了。這一炸使屋子通了頂，地面也是穿了一個洞，震力使那已經逃出了客廳之外的德格拉斯仆倒下來。跟着，儲藏在地下室裏那些大量的那些爆炸品果然也給這一次爆炸引動了，整間屋子就像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火球，帶着黑烟向天上一衝，就不見了，剩下黑烟上升，屋子也沒有了，屋子所在的地方也是留下了一個大洞。祇有一個洞，完全沒有了屋子，洞的中間和周圍都是烈火熊熊。雖然雨正在下着，這些火也一時滅不掉的。

那間屋子既然不存在，德格拉斯這個人亦是不存在了。

司馬洛也是從遠處看着的。他打電話的地方可以遠遠看到德格拉斯的屋子所在的那個地方，不過並未近到可以看到屋子，尤其是被雨所阻。但是一爆炸起來，他就可以看到那爆炸生出來的火光，亦可以聽到那爆炸的聲音。那火則是看不到了。那火在雨淋之下也是很快就熄滅了。

他嘆一口氣，冒雨出了那間屋子的門外，上車開動車子，離開了。當他的車子開到海邊的時候，從衣袋裏取出那隻無綫電遙遠控制器，丟出去。那隻控制器沉下了海底。

他一直把車子駛回莫如茵的家裏，拿了一瓶酒，在沙發上坐下來，慢慢地自斟自飲，也沒有開燈。

當莫如茵回來的時候他還是坐在那裏，不過他並不是把整瓶酒都喝掉了。這些事情，他是懂得節制的。

莫如茵開了燈，嚇了一跳，詫異地說：「我沒有想到你會在這裏！」

「怎麼了？」司馬洛說，「雨下得這樣大，難道我應該去逛街嗎？」

「不是這個意思，」莫如茵在他的身邊蹲下來，「經過了那件事，我還以為你一定忙得很，很多事情要做。」

「經過了什麼事情？」司馬洛問。

「德格拉斯的屋子爆炸掉了。」莫如茵說。

「你的消息很靈通。」司馬洛說。

「假如這樣的事情我們都一無所聞，」莫如茵說，「那我們也不必在這裏立足了。」

「對了。」司馬洛說。

「你把他炸掉了？」莫如茵說。

「他是一個弄炸藥的人，」司馬洛說，「炸藥是危險的東西，稍一不慎，就要出事了。德格拉斯就是不小心，自己也炸掉了。」

莫如茵知道這祇是一種技巧的講法而已。她說：「為什麼你要把他炸掉呢？難道不可以留下來慢慢問話。」

「不可以，」司馬洛說，「他已經把他要講的都講出來了。但是他的同黨並不知道他講出來了。也許他們會猜到我們是找到了德格拉斯，在槍戰之中引起爆炸。也許我們也有人與德格拉斯同歸於盡了。他們一定不相信德格拉斯會這樣容易招供的。所以他們會認為秘密是還沒有洩露。但是假如德格拉斯落入了我們的手中，他們就會知道德格拉斯是一定招供了。這樣，德格拉斯所招供的，也就沒有什麼價值了。」

「這是一個好辦法，」莫如茵點點頭，「不過，德格拉斯是連屍體都沒有了，他們怎知你不是把德格拉斯收藏起來，而爆炸了一間空屋呢？」

「這個可能性也是有的，」司馬洛說，「但問題就是要看看他們願意不願意相信了。他們是應該不願意相信的。」

「但是這實在是一個更好的辦法，」莫如茵說，「把德格拉斯收起來而炸掉一間空屋子。」

「我也想過了，」司馬洛說，「但是我不敢冒險，我們把德格拉斯捉起來的話，可能會有人看到。而且假如有機會讓他放下電話，那說不定他也有機會通知他的同伴了。所以爽爽快快地解決他是最好了。他的同黨絕不相信德格拉斯有機會招供那麼多，因為他們需要非常豐富的想像力才能够猜出我是用什麼方法使德格拉斯招供的。而我不相信他們猜得到。」

「德格拉斯雖然已經招供了，」莫如茵說，「但是他已經死了，你能够證明什麼嗎？」

「誰說我需要證明？」司馬洛說，「我祇要知道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莫如茵驚訝地看着他。

「殺死他們。」司馬洛說，「這是他們的辦法，他們做的都是些很難證明的事情。」

「還有——六個人？」莫如茵說。

「三個，」司馬洛說，「七武士不一定是七個人，這一點我們是老早已經懷疑的了。」

「那為什麼要叫七武士呢？」莫如茵問。

「其中一個日本人，」司馬洛說，「他們日本以前有過這樣一部電影揚威國際。一個名字總是有一個理由的。」

「他們為什麼不叫羅生門呢？」莫如茵說，「羅生門是更出名的。」

「也許他是比較喜歡七武士吧，」司馬洛說，「但這是一個不祥的名字。你有看過那部電影嗎？」

莫如茵點點頭：「結局時七武士好像都死了。我記得不大清楚，不過我記得，七武士雖然有一身不凡的本領，結果勝利的還是沒有武功的農夫。」

「對。」司馬洛說，「正是這樣。」

「那麼你要走了？」莫如茵問。

「明天。」司馬洛說，「我們還有今天晚上。」

「也許，」莫如茵擁着他說，「我會把你弄得明天沒有氣力工作了。」

「也許，」司馬洛微笑說，「你可以試試！」

他們祇是動作，而不再談這件事了。莫如茵不想再多問他，因爲她認爲自己是已經知道得够多了，知道得太多，對她沒有好處，而且她也是沒有知道得太多。

後來，慵倦地躺在床上，司馬洛對今天的事情的發展也是感到相當滿意。在炸彈的壓力之下，德格拉斯是招供得很詳細的，而且也正如司馬洛所料，他不敢說謊。事實上司馬洛所講的也並不是吹牛的，假如德格拉斯是說謊的話，他會聽得出來，由於司馬洛對七武士的事情並不是一無所知，起碼也知道了有間藍星公司。

德格拉斯也把那間藍星公司的詳細情形講出來了。七武士這一次的陰謀就是要中飽那些見不得光的資金，吸進藍星公司。此外還有好幾間大公司也是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假如這間公司在組織上是有缺點，要員死了之後就癱瘓下來的話，他們還作好了準備將之收購。這眞是一項十分惡毒的陰謀，他們不但是應用暴力，而且也應用財力，雙管齊下。不過他們以後的計劃，是再也不能够實現了。莫先生的組織會加以制止的，而他們這些計劃，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馬上實現的計劃。

德格拉斯還供出了那三個人名。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對於這三個人，莫先生已經開始作謹慎的調查了。

在把這些人名供出來的時候，德格拉斯是早巳聲明是不能够證明什麼的，一如他們也不能够證明德格拉斯什麼。

但是司馬洛並不打算證明。有些事情是不能證明，而祇能够用行動解決的。假如不是這樣的話，也不需要有莫先生這樣一個組織存在了。

× × ×

那個日本人是第一個。那是說，他是繼德格拉斯之後的第一個。假如把德格拉斯也算在內的話，他就是第二個了。由於七武士這個組織不但是一個武力强大的組織，而且也是一個有財力的組織，因此這個日本人亦是一個很富有的人。

這個人叫橫山三郎。

也正如德格拉斯一樣，由於爲他們做事的人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因此橫山三郎的身邊亦是沒有人保護着的。

橫山三郎自己倒不是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

他的家裏有一隻架子，上面放着好幾把東洋劍。而他是一個很重視民族色彩的人，他的家是佈置得絕對日本色彩的。即使是身在日本的人，也沒有很多是有能力把住宅佈置得這樣典型的日本味道的了。這是需要寬大的地方的，而這個世界，居住的地方是愈來愈珍貴了。

橫山三郎還是身上穿着正式的日本和服，跪在日式的小几面前夜讀。他就是從一部古裝日本片裏出來的人，打扮與白天處理生意的時候是完全不同了。祇差頭上的頭髮。

他不能够像古代的日本武士那樣留着長頭髮而在頭頂上束成一團。他不能蓄着這樣的頭髮去辦理生意上的事情的。

不過除了頭髮之外，他就是連表情也像足了古代的日本武士。他翻了一頁書，用案頭的一隻木器敲擊一下。這就是他通知僕人把米酒添來給他的訊號。

有腳步聲來了。橫山三郎皺起眉頭，很不高興。怎麼他的僕人穿着屐子來？他不是已經聲明過在屋子裏祇能穿襪子嗎？到底不是日本人，很容易又忘記了。必須教訓一下。

那紙屏給一隻手插破了，然後才給推開。

橫山三郎大聲咒罵起來。這門是橫滑而不是直推的，這樣也忘記了——

跟着他就發現進來的不是他的僕人，而是一個穿着緊身黑色的衣服的男人。上身一條皮帶把一隻槍袋吊在腋下，槍袋裏插着一把手槍。

橫山的頭髮也直豎起來了。他深吸一口氣，喝道：「你是什麼人？」

「你的僕人都睡着了，」司馬洛說，「我暫時客串一下替工！」

「我——不認識你！」橫山還是極力保持着那嚴肅的表情，不過內心的恐慌則是壓抑不住了。

「我叫司馬洛，」那人說，「我殺死了德格拉斯。」

「我不大明白你在說什麼，」橫山說道。

「現在，」司馬洛說，「我也要殺你了。」

「這——這是不公平的，」橫山說，「你一定是認錯了人或者怎麼了——」

「對了，」司馬洛說，「把劍拿起來。我聽說你是劍道好手，看看誰快呀！」

橫山的確是巳把劍拔出來了一半。那是他腳邊地上放着的一把劍，他不過是放在那裏做做樣子的，此時卻用得着了，他一面講話一面就偷偷地伸手把劍拔出來。不過這卻沒有逃過司馬洛的眼睛。他祇好停住了。劍對槍是沒有什麼機會的。

「不要緊，」司馬洛說，「來吧，我給你一個機會。我答應不射別的地方，祇是射你的兩眼中間，假如我射不中，你的劍就到了。」

假如是這樣的話，橫山是還有一點機會的。但他仍然希望避免。他說：「你沒有理由殺我，我也沒有理由殺你，你有什麼誤會，好好地講吧。」

「也許是有誤會的，」司馬洛說，「德格拉斯把你供出來了。也許他是說謊，但假如他是亂指一個的，那你把保險箱打開來讓我看看就知道了，假如他不是亂指的，那保險箱裏應該有一些對你很不利的文件。」

橫山自己知道保險箱裏有一些什麼文件。於是他祇好抓住這個最後的機會了。

他忽然整個人飛了起來，那把東洋劍也巳經拔出來拿在手中了。他果然是一個有武功的人，就像古裝日本片中的日本武士一樣。這樣從坐着的姿勢而飛起來，這是一件並不容易的事情。不過，也許就是因爲他是屈着腿子，這樣腿子一彈起來，就方便他跳高了。

當他正在飛行着時，他的劍就舉起來，隨着他飛行的姿勢而向下劈，他的距離看來也是計算得相當準確的。但也許是司馬洛與他的距離比較遠一點，他看來就會在司馬洛身邊落地，然後劍就會向司馬洛的頭上劈下來了。

司馬洛則是好像出自一部美國支加哥的黑社會電影一樣。他的手以閃電似的速度把槍從腋下的槍袋中抓出來。

槍聲「轟」地響了！

他們的機會，實在是相當均等的，因爲司馬洛的手中雖然是有槍，但是他的槍並不是拿在手中，而是插在槍袋裏的，需要一點時間拔出來，而且拔出來了之後，亦是還需要一點時間去瞄準！

假如他一槍不中，橫山的劍就來了。子彈是很小的，歪一點就射不中目標，然而劍劈下來則是歪一點也會劈中的。

橫山並沒有劈中。他的身子打了一個轉，落地的時候，就變成是用背對着司馬洛了。他的劍仍然拿在手中，腳步顯得踟躕不前的。他終於把劍放掉了，就仆倒在地上。

司馬洛走上前，用腳把他一挑，使他反轉過來，仰面而朝天。

司馬洛說道：「我並沒有食言，是不是？」

果然，橫山就是兩眼之間中了一彈，當然，他是已經死去了，他並不知道司馬洛是射中什麼部份。

司馬洛轉身，走到這房間的一角落，把那裏掛着的一幅古畫除了下來，丟在地上。

那後面的也是日本式的紙牆，用長形的木條間成一間一間的。他在其中的一格上摸一摸，那一格就像一度門似的打開來了！

那裏面就並不是古色古香的日本式設備了，因爲那裏面是有一隻入牆保險箱。雖然這隻入牆保險箱卻也是日本的出品，日本出品的保險箱是也有相當市場的。

這一隻保險箱並不很難開，那當然就是對於司馬洛來說了。普通人是無從入手的。司馬洛花了十分鐘時間就把保險箱打開了。

那裏面放着不少現鈔，金條和一些文件，司馬洛對那些財物沒有什麼興趣，祇是對那些文件感興趣。他把那些文件取出來，略看了一遍，然後就用保險箱內的一隻大鷄皮紙袋把這些文件全都裝起來，帶走了。

沒有人制止他，雖然剛才響過一聲槍響，屋中也沒有人醒過來，因爲屋中人都睡着了，而且這並不是普通的睡，而是不容易醒的睡，因爲司馬洛是給他們嗅了一些催眠的氣體的。他們全睡得很安心，睡到天亮之後才會醒過來的了。

所以司馬洛是一點也不担心的。他從容不逼地走出了門口，步行了一段路，登上了他停在路邊那一部開來的車子，不慌不忙地開走了。

他帶走了的那些文件，初步看來是相當有用處的，不過他沒有時間在屋子裏詳細分析了，反正他用不着的，橫山也是用不着的了，所以他就索性全都帶走。

他殺死橫山，也算是一件相當英雄的事情了。

這個世界的潮流正在轉變。經過了一次戰爭之後，人們覺得殺人是一件非常可厭的事，所以有一段時期不輕易傷害人命，但是也許年輕的一代並沒有嚐過戰爭的滋味，所以他們的本性又露出來了，他們又很輕易地就殺人。也許這是因爲世界上人實在太多，人對別人都十分厭惡，也不會珍惜別人的性命，所以也輕易就講殺人，以前司馬洛是極力避免殺人的，然而現在卻似乎被大勢所逼，有時他眞是非要開殺戒不可。

他實在巳經給了橫山一個很公平的機會。假如碰到那些年輕的刦匪的話，那根本不會給他什麼機會。

× × ×

「這些文件很有用處，」莫先生欣賞地點着頭，「到底他們也是需要準備一些文件記錄不可的。這些文件巳經足以讓我們把藍星公司解決了。他們那些秘密活動，亦巳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了。」

他與司馬洛巳研究過了那些文件。

「德格拉斯果然是沒有說謊的，」司馬洛說。

「還有兩個。」莫先生說，「文件上沒有他們的名字。」

「這兩個就很容易解決了，」司馬洛說，「而且我們亦很容易可以分辨德格拉斯所講這兩個是否亦是眞的。」

「對了，」莫先生說，「我們祇要等着看就行。表面上，橫山這是一件刦殺案，但是橫山的同黨就知道並不是。德格拉斯死了，那還可能是意外，但橫山的死則決不是的。他們會知道德格拉斯死前巳經提供了。他們會逃走。他們非逃走不可。假如他們逃走，那他們就是了。」

「對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要等。」

「他們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一天，」莫先生說，「他們要對付別人的時候可以秘密指揮，替他們工作的人都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是現在，他們要保護自己，卻是很難指揮那些人來做這件事了。他能够信任誰好呢？」

「對了，」司馬洛微笑，「他們就是逃走一條路，別無他途了。」

× × ×

繼橫山之後的就是一個巴西人，叫洛特里高。

這個人是乘坐一架私人飛機逃走。他似乎認爲乘坐民航逃走亦是不很安全的，隨時可能給截回，而現在，這個人的底細，莫先生亦巳經查清楚了。他以前在巴西是曾經做秘密警察的。巴西的秘密警察的厲害和兇狠，是早巳舉世馳名了。犯人用不着有什麼罪證，祇是懷疑就給抓起來了。而且不管問不問得出什麼結果來，也是九死一生了。

以洛特里高這樣的背景，做這樣一件工作倒是很適合的。他簡直是有這種愛好的。

洛特里高大概也知道自己的底子不好，所以他就乘私人飛機逃走了。反正他會駕駛飛機，而他亦有私人飛機。那架藍白二色的小飛機就由他駕駛着，飛得低低的，飛在樹林的上空。下面樹林就像一片深

綠色的海面。邊境就在下面這樹林的某處，他的飛機祇要通過了邊境，在另一個國家降落，他又可以有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了。

但是，他這一次的行動却是功敗垂成了。

佈的飛機上的無綫電忽然响起來，一把權威的聲音說：「這裏是邊防地面瞭望塔，你現在飛進了戒備區域，請表明身份，請表明身份！」

洛特里高冒了一額汗。佈想不出他是怎麼可能會被發現的。飛機飛得那麼低，雷達不容易探測到，而且他們通常也不會探測這些地方呀。

「請回頭！請回頭！」那把權威的聲音說，「我們不能够接受不明身份的飛機，請回頭！」

洛特里高咬着牙不做聲，不回答亦不從命。他們拒絕是一件事，他祇要不是在他們的機塲降落就行了。一越過了邊境之後，他祇要找到一塊可以降落的平地，他就降下去，棄掉飛機逃走。他的身上帶着鉅額的現鈔他可以買到別的交通工具的。

接着前頭忽然出現了三個黑點，很快就變大。

洛特里高冒了更多的汗。三個黑點一閃就到達，是三架噴射戰鬥機，幾乎要與他相撞似的，在最後一刻才昂頭升起，直衝雲端。

「請回頭，請回頭，請回頭！」那把聲音又說：「你已經侵入了我們的領空！」

看來他要悄悄降落的計劃是失敗了。那三架戰鬥機全監視着他的。它們正迅速繞了一個圈，又飛回來了。

「我不回頭，」洛特里高說，「我的汽油不够，不然我也不會飛這條路綫！」

「我們不相信你！」那聲音說，「爲什麼你早不開口？而且，你回頭和向前也是一樣了，你回頭還會有可以更近的逼降的地方！」

但洛特里高不肯回頭了。他知道他給發現不會是偶然的，一定是有人有意與他作對。不然他是應該可以過去的，假如他回頭，佈就是自投羅網了。

而且，現在樹林也已盡了，前頭有一些平野，有一些農莊之類。

那裏是可以找到一塊平地降下去的。

佈咬着牙繼續飛向前。既然有屋子，那戰鬥機也不敢胡亂開火了。而且前頭就有一塊可以降落的平地。

「不要在那裏降落，」另一把聲音傳來，顯然是其中一架戰鬥上的人所講的了，「那裏是危險的！」

洛特里高才不打算睬佈，危險是佈們認爲危險吧了。佈們的噴射戰鬥機當然不能在這樣的地方降落，但是佈這一架輕型的小飛機却是沒有什麼理由不可以的。

祇要一塊小小的平地，甚至是斜坡都可以了。祇要佈並不怕飛機會有一些輕微的損壞。反正佈也是不打算要這架飛機的了！

佈的前面就有這樣一塊平地。那裏附近一座農塲並且還有一部小貨車。洛特里高又有錢又有槍。假如錢買不到那車子，槍也可以拿到那部車子了。

洛特里高沒有機會看到佈們講的危險是什麼意思，而佈們也沒有時間對他講清楚了，雖然是一架小型飛機，到底也是飛機，一定是飛得很快的。

而在飛行之中很難看那橫在低空的電綫。而且那還是高壓電流的電綫。那架小飛機就這樣撞在電綫上，打了一個轉，另一個部份再搭在另一條電綫上，就馬上通電了。

這飛機就像成爲了一隻巨大的烟花，正在燃燒起來似的，耀眼的火花四濺，然後就是轟隆一聲爆炸。

碎片向四面飛散，冉冉落下。

就像那飛機根本沒有存在過。洛特里高也像是根本沒有存在過似的。他的屍體都找不到了。

× × ×

最後一個逃走的人就是一個叫泰利的人。他却是一點不像那種人的。他的模樣看來十足一個英國紳士。但他是那種人。他是一個南非洲人。他也是當過秘密警察的。那裏的秘密警察也是與巴西不相上下了。

而且泰利在那裏養成了一種奴視別人的習慣，雖然離開多年都沒有改變。

他並不知道洛特里高出事的事情。因爲洛特里高那件事情並沒有成爲新聞。而且他在那船上也是沒有機會聽到很多新聞的。

他現在正在乘着這一艘身份可疑的舊貨船潛回他的家鄉去。他在那裏有朋友，而他仍然有他的本事，他相信他再做以前的工作，並不困難。

他雖然可能是會給列爲不受歡迎的人物，然而，像他這樣的人才却是難得的，假如他們考慮一下，就還是會接受他了。他還是喜歡那種工作。

他拿着一杯酒，在船欄邊，寫意地看着水平綫上的落日。

有人在他的後面說：「泰利先生？」

泰利慢慢地轉過來。他看見一個戴着黑色眼鏡的歐洲人，也是拿着一杯酒。瘦削而乾枯的。

「眞美麗的日落，是嗎，泰利先生！」那人說。

「是的，」泰利說道：「我們認識的嗎？」

「我是羅拔士！」那人伸出瘦瘦的手，泰利與他握手，羅拔士又說：「記得我嗎？」

「唔——不大記得了，」泰利說，「也許是很久以前？」

「我們在南非洲見過面。」羅拔士說道。

「哦，那是很久以前了，」泰利笑起來，「我已經離開了很久，眞奇怪，現在我們又回家鄉去了，」

「每一個人都是終於要回到原來的地方去的。」羅拔士說。

泰利打量了他一遍：「我的確感到有點面善。也許，我們是做同一類工作？」

「不，」羅拔士搖搖頭，忽然把眼鏡脫下來，泰利發覺他祇有一隻眼睛。這就是他戴黑眼鏡的理由，「我假如是跟你做同一類工作就好了。我是走私軍火的。」

「唔，」泰利聳聳肩，「在這船上的人也不會是什麼紳士名流了！」

「有人看中了我的太太！」羅拔士說，「於是我給抓了起來。我出去的時候，失去了這隻眼睛。我能够出來已算是幸運了。」

泰利忽然感到一陣不自然的陰冷。

「我給驅逐出境，」羅拔士說，「後來我聽說我的太太也自殺死去了。她是愛我的。」

「我很難過！」泰利說，「不過這應該是多年之前的事——！」

「對了，應該談些高興的事，去游一個泳如何？」羅拔士把黑眼鏡戴回了。船上是有泳池的。

「沒有興趣。」泰利說。

「你不會游泳？」羅拔士問。

「不，」泰利笑起來，「我祇是嫌這船上沒有美女。」

「我是說到海裏游泳。」羅拔士說。

「你在開玩笑——」泰利說着就僵住了。他看見了羅拔士手中的槍。羅拔士的手很快。一閃，槍就出來了。

「到海裏去游泳。」羅拔士說。

「你瘋了！」泰利說，「我跟你沒有過不去！」他還正在記憶中極力搜索。

「你不是看中我妻子的人！」羅拔士說，「但你却是取去了我的眼睛的人！」

「我看你認錯人了！」泰利說。

「你也許會不認得我，你經手的人太多了，」羅拔士說，「但是我怎會不認得你？你那時眞威風，要幹什麼都可以！」

泰利還是記不起，的確，這種事情也做得太多了，他吶吶着說：「假如是我，我也是被逼的！」

「問題是你很享受那件工作！」羅拔士說，「你取去我的眼睛時當作是一種享受。你祇要把我驅逐出境就行了，但你做了這許多不必要的事！」

「你認錯人了！」泰利尖叫道。

「沒有錯！」羅拔士說，「供應這情報給我的人，是不會錯的。多謝他們，不然我也不會找到你了。」

泰利可以猜到這情報是誰供應的了。他吶吶着說：「讓我們先談談！」

「我們現在就是正在談了！」羅拔士說，「我請你到海裏去游一個泳！」

「你瘋了！」泰利說。他望望下面的海，就抖一抖。

船正在行駛着，假如跳下海，他就給丟下，永遠返不上這船了。他們又是在船尾，跌了下海亦不會有人發現的。這樣的茫茫大海。

「你是個很有本領的人！」羅拔士說，「說不定你是可以游泳到達岸邊的。」

「這——這是沒有可能的，」泰利尖叫起來，「這海裏有鯊魚！」

「這是鯊魚的不幸了，」羅拔士又吃吃笑着，「牠們可能會給你咬一口！」

「讓我們談談條件吧！」泰利說。

「是的，」羅拔士說，「就像以前我跟你談條件一樣。你把我的每一分錢都搾出來，結果你却什麼都不給我，還是把我的眼睛挖去了，驅逐我出境！」

「這已經是很寬大了！」泰利說，「本來你是會死在獄中的！」

「我現在也很寬大了，」羅拔士說，「我可以一聲不响就開槍打死你，但是我却讓你下去游一個泳！」

泰利說：「羅拔士先生，過去的已經過去，我們還有將來，我們可以合作。」

他手上的酒向羅拔士潑過去。

羅拔士却非常敏捷地伸手一擋，那隻酒杯便脫手飛走了，跌進了海中。

「不要亂動手！」羅拔士咬牙切齒着說，「我就是空着手也可以殺死你的，這多年以來，我一直都是在鍛練，我現在是一架殺人的機器！」

泰利相信他。因爲羅拔士的手就像鋼條似的擊在他的手腕上，使他半條手臂都痲痹了！

羅拔士說：「現在跳呀！」

「不！」泰利尖叫道。

「跳！」羅拔士說，「你祇有兩個選擇，第一就是跳下去，第二就是我在你的腿上放一顆槍彈，把你推下去，選擇後者，你就不能游泳了！」

「不！」泰利仍尖叫着。

羅拔士不等了。羅拔士的槍咀略一垂低，放了一槍，一顆槍彈就穿進了泰利的腿子。風相當大，槍聲給風吹去了，傳不到什麼地方。

泰利的身子一彎，羅拔士就把他一推，泰利尖叫着就跌下去了。

船還在進行，泰利再度起來時已經在相當遠的地方，掙扎一下，沉下去了。

羅拔士把槍收回身上，回身走進船的內部。

× × ×

司馬洛是個很重視諾言的人，他答應過莫如茵他是會回去的，他果然回去了。

莫如茵白天是極少在家的，所以他進入她的家裏時並沒有人在着。他仍然保留莫如茵給他的門匙。

他爲自己斟了一杯酒，鬆弛地靠在沙發上，想着這件事情。

現在大致已經解決了，七武士這個組織已經不再存在了，因爲爲首的四個人都已經死了，而他們下面的人還不知道他們的上級是已死去了，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上級是什麼人。莫先生的組織從得到的文件中知道如何指揮這些人。他們指揮他們把藍星公司的資產全部轉到了莫先生的組織的名下，然後又指揮他們自投羅網。於是很快，莫先生的組織就增加了一筆龐大的資金，可以用以作反罪惡的用途。自然，這之中司馬洛也佔到了一份。這是他的酬勞。現在，司馬洛是打算過一段悠閒的假期，休息一下了。

他就在那沙發上睡着了，醒過來的時候，莫如茵正開門進來。燈光亮起來，司馬洛詫異地說：「唏！」

因爲莫如茵並不是一個人回來。還有另一個女人在一起。莫如茵對司馬洛微笑：「我看你們是認識的吧？」

司馬洛當然認識，那就是紫蘭。他吶吶着說：「紫蘭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莫先生另外有件事情要找你辦，」紫蘭說，「他相信在這裏可以找到你。」

「爲什麼叫你來找我？」司馬洛問。

「這是命令，」紫蘭說，「我祇是服從命令！」

司馬洛嘆一口氣：「這就是他的幽默感，我並不很欣賞他的幽默感！」（完）

武林軼事

劉仕忠神拳揚威

麥海雲·文

廣東五大門派稱做洪、劉、蔡、李、莫。其中有一個門派稱做蔡莫派，即是蔡九儀跟莫家結合而成，創造這個門派的人就是神拳劉仕忠，又名三脚虎，劉仕忠的一生非常英勇，多姿多采，確是從小就打出名堂來，如果說一百幾十年來確實有戰鬥格的英雄氣概那種人，首推劉仕忠。

劉仕忠是個孤兒，十二歲的一年，他忽然投身於虛寒寺內，拜虛寒和尚爲師，學習武功。難得他僅有十二歲那麼年紀，居然想出一條妙計來，剛剛入黑，趁着虛寒大寺的寺門沒有關閉，便即閃身入內，趁着和尚沒有發覺，他走到虛寒大師的房間外邊，放聲大哭，虛寒和尚走出來，看見門外站着一個孩子，引以爲奇，問

句，劉仕忠乘機把他的苦衷說出來，詐稱父母雙亡，寄養在一個嬸母家內，因爲他從小就不吃魚腥，豬肉更加不食，嬸母認爲他有這種怪僻，只能做個小和尚，不必留在家裏，把他痛打一頓，他覺得天地茫茫，無處容身，自己想想，生下來就是不吃肉類的，索性做個小和尚也好，因此走進虛寒大寺來，希望和尚收容他。

劉仕忠說得頗有道理，而且骨格堅實，雙目炯炯有光，虛寒大師摸摸他的後枕骨，認爲他是個修眞養性的好材料，便點頭答應，讓他留下來，那個寺觀雖然不是虛寒大師做主持，但因虛寒大師的功夫厲害，棍棒更加犀利，那一手虛寒棒，有如[illegible]蛇出洞，給[illegible]點了一下，受傷的人就此患了重病，臉色蒼白，恍如肺癆鬼，故此稱做虛寒棍，天下無敵，難得劉仕忠打聽得那麼清楚，想學這一手棍法，兼學功夫，然後投身門下，虛寒大師等於在那間寺觀做護法之職，有他座鎮，强盜不敢摸進去，方丈特別器重他，言聽計從，於是劉仕忠就在十二歲的一年，剃度出家，做個小和尚，貼身侍候虛寒大師，而且很誠意的拜師學習武藝。

他苦練多年，到了十八歲，仍是和尚的身份，手上有些斤兩，那天恰當有事，他離開寺門，進身走到附近的一個大城，替寺裏買些經文，怎料經文還沒有買到，他忽然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揮鞭痛打，有一名少女倒地打滾，啼啼哭哭，問及旁人，才知道她姓蔡，叫做小花，因爲父親經商欠了一筆債，無法清償，那個彪形大漢，就是惡霸江中虎的門下，負責收賬，由於蔡家沒有錢財，他想把小花帶走，小花不肯，索性揮鞭打她，施展下馬威。

劉仕忠非常正直，看不慣那副模樣，一躍而去，昂然的站在小花前面，擺明是個護花人，彪形大漢頗爲詫異，收鞭問他是誰，劉仕忠說：「我只是一個途人，看不慣男人打女人，故此擋駕，別的事情一概不知，聞說小花欠你錢財，不妨驚動官府，帶她走入衙門，由縣大爺定案。」

那個彪形大漢正是江中虎的爪牙，聽了怒不可遏，大喝一聲，揮鞭向這個和尚的光頭打下，劉仕忠苦練六年武功，早就想找個機會顯點本領，看看自己所學的是否眞材實料，那時對方揮鞭打來，正合他的意思，他的身形一閃，還沒有把對方長鞭搶到手，已經踢起連環鴛鴦腿來，一脚踢中彪形大漢左胸，雙眼翻白，似乎受了重傷，站在一旁的途人看了，大驚失色，紛紛散去，緊隨着江中虎的家丁，聞訊奔來，先行跟劉仕忠交手，跟着江中虎也趕來，大喝一聲，便把身邊的佩刀抽出，向他攔腰劈去。

那時劉仕忠殺得性起，已經忘了自己是你和尚，索性從附近擺檔的小販那邊取出一條担挑來，憑着那枝担挑，他橫撞直撞，先把幾個家丁打傷，然後跟惡霸江中虎交手，搏鬥了一會，他的担挑先行打在對方的右臂，跟着担挑另外一邊向這傢伙的肋骨掃去，聽到一聲慘呼，定眼看時，江中虎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不但左邊肋骨打斷幾根，流出血來，口角也是有血沁出，看來非常危險，去死不遠

劉仕忠發覺自己一時衝動，仗義護花，連傷數人，那一場大戰結束，他呆若木鷄，反而慌張起來，末了還是小花牽着他的道袍，勸他快些走開，他才如夢方覺，給小花帶走。

小花的父親蔡翁，驚聞此事，猛吃一驚，說：「這位法師不能在本地留步了，回到山上去，只是牽累僧人，你還是逃奔別處再算，我跟小女亦無法在此過活，暫時各奔前程。」說了這麼一句，蔡翁就含淚拱手向他告別。

劉仕忠闖了禍，不敢回到虛寒寺，只好聽從蔡翁的指點，暫時以掛單和尚姿態出現，到處流浪。

三年後，他好像一塊樹葉似的飄到潮州城內，那時他爲了避免官府拘捕，早已

髮留長，自行還俗，身上也不再穿僧，他只知道自己叫做劉仕忠，別的茫知，橫豎浪跡天涯，索性在潮州城內一間拳館，教授拳脚。

半個月後，忽然有一名姓孔的老翁登見，說：「劉師傅，聽說你的武藝很我想令兩小孫兒拜你爲師，但却不想兩人到館中學習，你可否晚上抽點時來，駕臨寒舍指點晚輩的後人學習功？至於酬金，當然特別優厚。」

那時劉仕忠剛剛開館，正愁徒弟太少旣然孔老爹這樣說，喜出望外，一口答，當晚就到孔家坐談，順便看看他的兩孫兒。

孔家兩個孫兒，一個十四歲，另一個八歲，相差不遠，體型又高又瘦，臉色如黃蠟，劉仕忠看了不斷搖頭，認爲他兩人並非練武的材料，還是先行練好身再算。

孔老爹臉露微笑，說：「實不相瞞的師傅說，兩名小孫巳經學過武功，我叫們紮下馬步來，讓你試試他們馬步的虛，然後告訴我如何判斷他們不是練武的料。」

劉仕忠聽了愕然，很快就看見兩個小分別紮馬，一個是四平大馬，另外一個弓箭式的馬步，劉仕忠走近看看，說：他們紮馬倒是有點樣子，究竟向誰學習武功呢？」

孔老爹說：「他們兩人曾經向父親學過。」

這句話等於是孔老爹的小孫，至於孔爹的兒子，當然懂得武功，說不定孔老爹也懂得功夫的了，不管如何，先行試試這兩小童的馬步，再談其他，劉仕忠即想即做，按住一個較大的孩子，弓箭式，前鋒馬，想發力把他向左一推，以爲立刻可以推跌，怎料孩子的馬步穩如鐵石，不管他向左向右推動，毫不介意，甚至劉仕忠想把的馬步向前拉動，以爲推不倒他，可以整個人拉前幾步，但也辦不到，到了那時，他才知道自己的功夫根本比不上兩個小童，要是跟孔老爹比，當然相差更遠，十分難過。

根本上劉仕忠跟孔老爹一家人毫無冤仇，何以如此戲弄呢？當時他有所不解，立刻鬆手，站在一邊，望住孔老爹。

孔老爹緩緩的說：「開拳館先要考慮自己的虛實，說不定有些高手登門踢盤，不過一個回合就會拆骨，不可不防。」

劉仕忠聽了恍然大悟，知道孔老爹確是高人一等，担心他的功夫有限，貿然開館，如果給附近的名拳師看不過眼，進來踢盤，便會遭殃，他恍然大悟，立刻跪地叩拜，先行道謝，然後懇求孔老爹指點功夫。

孔老爹說：「我怎會懂得功夫呢？兩個孫兒只是懂得紮馬，也不算懂得功夫，你還是另聘高明，再求深造吧！」

說完孔老爹就此送客。

劉仕忠走出孔家大門，回到館裏，當晚就收拾行裝，飄然而去，此後潮州府就沒有人再看見他的蹤跡。

四年之後，他回到潮州縣城，再度開設武館，他到孔家拜訪，巳經人去樓空，問及旁人，才知道孔家在一年前遷往他處

，不知去向。劉仕忠此行曾經遠赴崑崙山，向空空僧學習武藝，功夫躍進，認爲回到潮州縣城，再跟孔老爹一家人交手，一定打贏，有了信心，然後重臨舊地，料不到孔氏擧家巳經遠去，他就無可奈何。

他照常的設館授徒，自信功夫深厚，附近的拳師不敢上門踢盤。話雖如此，一來他究竟年輕，沒有甚麼驚人的搏鬥場面發生過，很少人懂得他是誰，以至影响到徒弟非常稀疏，那間拳館只是養活自己，毫無進展，他不覺眉心緊皺，心裏暗想，如果附近的名拳師進來挑戰，那就再好不過了，只是附近可惜沒有這種機會。

天下的事情千變萬化，他再度設館授徒只有兩句之久，忽又另有一宗奇事發生，那晚他在館內教授三個徒弟練習開拳紮馬，忽然看見門外有一個人穿了白色的長衫，似乎有七十多歲，定眼瞧望，偶然也點一點頭，他曾經跟孔老爹的孫兒無意中交過手，知道天下奇人甚衆，不敢輕視老人，於是走前兩步，拱手爲禮，說：「尊駕貴姓呢？你似乎對我教授門徒的武功有所不滿，是也不是呢？」

此人十分冷靜的說：「我姓張，叫做張文永，年輕的時候曾經看人表演功夫，覺得有些興趣，現時七十多歲，當然談不上功夫了，不過，心裏喜歡這一套，看見年輕的一代練習武功，總是喜歡看看的，坦白點說，我並非覺得你教授他們的功夫有甚麼不對，反而感覺到你非常精細的指導後輩，值得欣賞，故此我有時不自覺的臉露笑容。」

一來這個老翁實在年紀太大，鬚髮皆白，就算打贏他也不是英雄，而且担心這傢伙死在自己的脚下，再又因爲老翁所言，並無衝撞，故此，劉仕忠一笑置之，反而很謙遜的說：「多謝老前輩指點！」

他這樣有涵養，巳經難得，可是他剛轉身，就聽見背後嘆息了一聲，他愕然，轉身看看，那時並無旁人，僅有身穿白長衫的老翁，不消說，自然是老翁嘆息了，他忍不住，再度拱手，說：「晚輩斗胆問問，你何以忽然嘆息起來？」

張文永說：「我看見你的身手不凡，料想你苦練武功起碼有十年過外，而且你循循善誘，如此專心教授後輩，也是難得，只就可惜你的功夫有限，如跟高手過招，實在不堪一擊，故此我無意中嘆息了一聲。」

劉仕忠雖然涵養巳深，聽了這幾句話，仍是忍不住的，怒容滿面，說：「老前輩從何見得晚輩的功夫未够斤兩呢？」

張文永淡然說：「中國功夫最精的就是少林寺，五百年來，所有高手都是從少林寺學習出來，不瞞你說，我是從少林寺正門走出來的一個人，憑着這一點，我認爲有資格批評你的功夫。」

張文永如此自大，劉仕忠更不服氣，說：「晚輩確實未到少林寺習武，但從崑崙寺的空空僧練習武藝有四年之久，自信普通拳師無法招架，既然在此幸得老前輩指點，非常感激，很想老前輩落場跟晚輩過招，借此印證少林寺功夫好不好呢？」

張文永笑容滿面，說：「這樣也好，口說無憑，我不必擺甚麼架式，你喜歡如何發招，任意出擊好了。」

張文永巳經有七十多歲，而且穿了長衫，走動不便，這種情況，跟劉仕忠相較，相差太遠，劉仕忠怎會担心打輸呢？只是担心他一拳打出，老翁招架不來，倒地身亡，於是他再三聲明，自己確有斤両，除非不打，一經出手，必用全力出擊，仍是盼望對方考慮清楚然後過招。

張文永說：「我叫你打就打，何必多講呢？」

那時劉仕忠正在氣憤，當然不肯罷手，應聲說了一句：「好的，看招！」

跟着人到拳到。

他把空空僧教授的靖海派絕招單鳳朝陽，獨劈華山，以及鳳凰展翼等連續打了十多招，奇怪得很，張文永只是身形一晃，便即消失，去得無蹤無形，就像是個隱形人，別說打他了，就算想碰碰他的手脚也辦不到，跟着劉仕忠忽然覺得有人在他的右肘摸了一下，登時整條右臂痠痛起來，僅得一隻左手作戰，當然更加無法招架，不過一會，他就分別感覺到身上有幾處地方痲痹，包括了左手的手腕，以及右邊小腿，既然兩隻手和一條腿都給人了點穴道，當然打不成，他迫得跪下來。

根本上劉仕忠學武之心非常堅定，贏輸不算甚麼一回事，横竪想拜他師，索性朝着張文永倒頭連拜三拜。

張文永把他扶起來，說：「壯士千萬不要叩頭跪拜，你是拳師，巳經是別人的師傅，我怎能再做你的師傅呢？如果有心研究武藝，互相切磋也不要緊。」

劉仕忠發覺張文永總是不肯做他的師傅，只好點頭答應，站了起來，向他拱手道謝，此後兩人就忘了年紀，成爲忘年知己朋友，互相談論武功，倒也不嫌寂寞。

劉仕忠以前學習過許多派的武藝，後來覺得自己的功夫未够，投奔空空僧，學習靖海派的拳技，以爲錦上添花，有資格横行江湖，殊不料回到潮州城內，忽又碰上張文永，他跟姓張的交手，簡直是送打，到了那時，他才知道天上有天，人上有人，畢竟從少林門下出來的高徒，並非一般平凡之輩所能比擬，立刻把別的事抛開，專心練武。

他從張文永手上學習到正宗少林的武功，才知道少林拳脚並非完全則重於硬拳硬馬，出手就向對方的穴道發招，而且一收一發，快如閃電，跟着對方的身形轉動，簡直使敵人完全無法捉摸，這一手身形步法，別的拳脚望塵莫及，於是他學會了少林拳，更加高興。

劉仕忠渴望找個機會出頭露角，免得整天坐在拳館裏面教授無名小卒，可惜前路茫茫，總是沒有機會。有一天，他偶跟張文永到江邊遊玩，那裏有一條小河，闊六七丈，兩人都想到對岸去，可惜只有一隻小舟，有如獨木舟一般，根本就無法載得起兩個人，再又因爲小舟之上沒有木槳，看來只好運用脚下的功夫，用暗勁把那一隻船推到對岸去，儘管如此，那隻獨木舟仍是無法讓兩人站在船上的，因此，他們二人就要計議一番。

張文永說：「世侄，我想看看你脚下的功夫有沒有斤兩，你就把移步換形的絕招在船上施展出來，利用脚下的暗勁，把它撥到對面去，我另有辦法渡過小河，你

不必担心。」

聽他的口氣，好像能够在水上飛過，從來沒有人眞的踏水有如平地，凌空飛躍，能够渡過六七丈闊的小河。

故此，劉仕忠聽了愕然，不禁驚喜交集。

既然他想看看張文永的本領，便不推辭，拱了拱手，說：「那麼，請恕晚輩放肆了。」

說完，他就飛躍到小舟之上，就船上把一雙脚的脚步，忽前忽後移動，利用暗勁，小舟就逐漸移動向對面的小河那邊移去。

雖說是那條河僅有六七丈闊，並非很難把小船渡過去的，但因劉仕忠沒有木槳，只靠雙脚，那種暗勁亦非很容易施展出來。故此他相當吃力才把那一隻獨木舟撥動到河心，又再逐漸靠岸。

小舟距離對岸僅有一丈，張文永然後施展他的本領。

劉仕忠看見張文永把地上的一些粗壯樹枝抓在手裏，把它折斷，向河上抛去，隨即飛身躍登。

每一脚踏在一條樹枝之上，便即跳到另外一條樹枝去。

由於他身輕如燕，雖然給他踏着的樹枝即時沉落，他巳經離開。

故此張文永沒有跌在水中，很快就飛躍過許多條樹枝。

小啓：「一身是胆」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敬希原諒。

抵達對岸，他比劉仕忠還了一步，劉仕忠看在眼裏，喜極而呼。

他先行稱讚張文永的武功，然後十分懇切的哀求張文永教他這一手水上飄的絕招。

張文永說：「這裏難以傳授武功，因爲風高浪大，談話之聲如果太細，聽不出來，大聲說話，却又傷氣，還是晚上在拳館再談吧！」

這番話似乎允肯，劉仕忠喜出望外，又再道謝。

當晚張文永跟劉仕忠兩人在拳館之內密談。

張文永四望無人，說：「劉仕忠，不瞞你說，我除了懂得武功之外，還略懂相人，因爲你的一雙眼帶着兇光，而且雙眉如劍，眉尖極尖，看來似乎是中年横死之像，讓我再摸摸你的後枕骨，便有定奪，先行研究你的壽元，再談其他。」

劉仕忠愕然，立刻跪下。

張文永伸出一雙手，捧住他的頭，在劉仕忠的後枕骨來來往往的用掌心轉動，細心撫摸。

過了一會，然後鬆開了手，長長嘆了一聲。劉仕忠見狀，大吃一驚，急忙趨前詢問。

張文永說：「世侄，你不要叫我把河上飛的一招傳授，因爲你今年巳經三十歲，照我看，你最多活到三十二歲必死，僅有兩年可活，何必花那麼大的心血苦練輕功呢？」

劉仕忠心上一沉，說：「師傅，晚輩十分喜歡武藝，就算僅得兩年的壽命，也想學習。」

看來劉仕忠並不相信他判斷得如此準確，故有此種言語，張文永低頭一想，說：「世侄，我就教你輕功吧，不過，你相信與否，不妨把此言緊記在心，到了三十二歲，你必然喪命，而且是横死，並非死在床上。」

劉仕忠始終不信張文永摸骨的功夫那麼深奥，一言可判生死吉凶，故此他仍非常樂意學習輕功。

他依照張文永所說的話苦心學習，朝夕不疲。

原來練習河上飛是要靠竹筒的，先把許多圓形的竹筒，中間用繩子穿過，浮在河上。然後用脚踏它，由於竹筒又圓又滑，給河水弄濕，更加難以站穩。

但却可以略爲承脚，能够承住第一步脚，就能够踏第二步，如是者可以連走六七步，然後倒下來。

劉仕忠當然是穿得極少，準備跌在河水之內，然後練習這一招的。

初時他只能走六七步，後來就走得更多。再進一步，竹筒與竹筒之間距離放長，同時竹筒收細。末了，所謂竹筒是半邊竹，有如竹壳而巳。

發展到這個階段，那就能够改踏樹枝，亦可借此飛躍渡過小河。

前後只是一年光景，劉仕忠學會了這一招，更加喜悅。

剛巧是那天。

他的生辰，許多門人恭賀，另有拳術中人，互相談得來，彼此喝酒道賀。

劉仕忠乘着幾分酒意，喝多了一些酒，便回到房歇息。

他暗中向張文永說：「師傅，看來我一些凶兆也沒有，今年三十一歲，難道明年就要撒手塵寰嗎？」

張文永說：「我不必摸你的後枕骨，只摸一次巳經够了，你的一雙眼凶光未除，照我看，你只能活到三十二歲，不管你何時向我查問，我仍是那麼的一句。」

劉仕忠始終不信。

殊不料到了三十二歲的一年，他參加革命軍，炸水師提督，闖入營內，炸藥雖然抛出，還沒有落地就爆炸，竟然把他的左手炸斷。

同伴把他搶救回來，醫治了三天，他才可以活下去。

後來他再訪張文永，張文永看見他只有一隻右手，問及此來，劉仕忠說的詳細，張文永臉有喜色，說：「劉仕忠，我應該向你道賀，横死的凶兆巳經應驗了，大概是你的祖宗積德，沒有丟了一條性命，只是炸斷了一隻手就算，今後你不必担心横死了。」

劉仕忠聽了，驚喜交集，再三道謝，開懷痛飲。此後，他就專心苦練脚法，以補外形之不足。

他每次搏鬥都是展開攻勢的，虎虎有威，他的右手十分淩厲，配合一雙脚，稱爲三脚虎。

他所打的拳就稱做神拳，因爲他的拳技甚精，根基極穩，只有兩脚一手，仍是威震一方，港島至今仍有他這一派的拳館留下來，開枝散葉，兼有蔡莫兩派拳技的特徵。

（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雲飛揚被蒼松、赤松設計試探，果然他一身武功，表露無遺，破綻既露，勢難再容於武當，情急之下，掉頭便走，蒼松，赤松窮追不捨，傅玉書吩咐倫婉兒去召集師兄弟追趕，而他却另奔別處，與此同時，青松追殺無面人至一竹林處，無面人驀然反撲，雙方全力以赴，青松舊傷未癒，故無法將無面人斃於劍下，苦戰百合，打成平手。這時，傅玉書已潛至青松身後，乘青松久戰疲憊，乃猝然暗襲，青松不及防，慘呼倒地。傅玉書忽聞人聲鼎沸，即與無面人遁去。雲飛揚被衆武當弟子追逐，逃至此處，赫然發現青松倒臥地上，急抱起頻呼，青松眼張唇動，似欲有所言……

平日負冤屈　同門均髮指

雲飛揚雖然仍未知道青松就是自己的父親，就是平日教自己練武的那個黑衣人，但是那刹那之間，却感覺一陣難以言喻的親切，難以言喻的悲傷。

「飛揚……」青松終於說出來。「在我房間……」

「在你房間怎樣了？」

「鳳……鳳玦……」

「鳳玦？」雲飛揚大惑不解。

「放……在……抽屜內……」青松强忍最後一口氣。「飛揚，你……你要……勤……勤奮練功—」

聲音陡然一高一沉，青松的頭一側，終於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主持！主持！」雲飛揚脫口狂呼。

聲音激盪，一直傳出老遠。

他叫了幾聲，聽不到青松回答，就怔在當場。

也就在這時候，在他的來路上，傳來了雜亂的腳步聲，他聽得很清楚，却沒有任何表示。

若換是平日，他只怕早已拔步開溜，但今夜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太急速，使他的心情完全沒有靜止的時候，青松的死更使他大受刺激。

腳步聲漸近，一點點火光隨着腳步聲迅速移來，雲飛揚仍然沒有理會。

他終於放開青松的屍體，站起身子，呆然倒退兩步，衣衫已染滿鮮血。

火光這時已將周圍照耀得光如白晝。

一羣武當弟子手執火把疾衝了進來，當先是倫婉兒金石玉石。

「小飛，你在這裏幹什麼？」倫婉兒第一個開口。

雲飛揚應聲回頭，張大嘴巴，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倫婉兒目光轉落在青松的屍體上，脫口發出了一聲驚呼，其他的武當弟子亦看見，無不大驚失色，紛紛湧上前去。

「師父！師父！」

「主持！」

呼喚聲此起彼落，亂成一片，倫婉兒霍地一抬首，盯着雲飛揚，目光充滿了憤怒。「小飛，你怎麼下這個毒手？」

所有目光立時都轉投在雲飛揚面上。

雲飛揚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一雙手下意識抹在衣服上。他的一雙手全都染滿了鮮血，在衣服上抹下了兩片血痕。

倫婉兒緩緩站起身子，戟指雲飛揚。

「你實在太令我失望了。」

「這不關我的事。」雲飛揚倒退一步，慌不迭的搖手。

金石接叱道：「雲飛揚，這種事你也做得出來！」

「把他抓起來，依門規處置！」其他武當弟子一齊嚷起來，吵成了一片。

雲飛揚雙手亂搖。「你們聽我說—」

倫婉兒截口。「不用說了，跟我們回去。」

雲飛揚方在猶疑，兩個武當弟子已搶先撲前，傅玉書即時從林中躍出來。「是怎麼回事？」

衆人尚未來得及回答，傅玉書目光已落在青松的屍體上，脫口一聲：「師父！」跪倒下去。

他幪面的黑巾已取下，但仍然是方才那一身裝束，青松却已經死亡，又有誰知道方才的事情？

他一面悲痛之色，還將頭埋在青松懷中，衆武當弟子看在眼內，神情更激動。

青松蒼松這時候亦因爲看見火光向這邊掠來，看見青松的屍體，不由都一怔。

「是誰殺死了師父？」傅玉書突然抬起頭來。「誰！」

所有的目光，手指全都集中向雲飛揚，雲飛揚倒退兩步，連連搖手。「不是我，我只是湊巧經過。」

傅玉書跳起身子，迫前了兩步，突然又停下。「不可能是他，師父一身武功，怎會死在他手上？」

蒼松立即嚷起來。「怎麼不會，我們兩個何嘗不是一身好武功，方才却險些給他活活打死。」

衆人聽說，面面相覷，半信半疑。

傅玉書佯裝醒覺。「不錯，他的確身懷絕技。」

蒼松戟指雲飛揚。「難怪你方才不肯見主持，原來早已在此安排陷阱，將我們引開去。」

「沒有這種事——」雲飛揚本就拙於辭令，這時候更就顯得結結巴巴。

蒼松大喝一聲。「你這個叛徒！」

赤松接揮手。「上！將這個叛徒碎屍萬段！」

羣情已洶湧，於赤松這一喝，不約而同拔出兵刃衝前去。

雲飛揚連閃三刀四劍，嘶聲大叫。「你們不要迫我！」

衆人聽若罔聞，發狂衝前，雲飛揚眼看不是路，倒踩七星步，閃開砍來刀劍，脫出丈外，雙臂一振，身形大鵬一樣飛起，「呼」的掠上了一株大樹上。

沒有人來得及阻擋，那些武當弟子更就做夢也想不到雲飛揚竟然有這麼好的武功，不由都目定口呆。

雲飛揚腳尖在樹幹上一點，身形橫射了出去，沒入黑暗中。

赤松急喝：「追！」率先追了過去。

火光立時銀蛇般飛舞在黑暗的樹木叢中。

傅玉書看在眼內，嘴角露出了一絲狡猾的笑容，亦自舉步。

他的計劃到現在已可以說完全成功。

白石謝平既死，青松亦命喪，武當的下一任掌門人當然就是他，天蠶訣也就垂手可得的了。

含冤莫白

燕沖天一向給人的形象都是很兇暴，但是與今夜他的形象比較，之前簡直就是一個慈祥之極的老頭兒。

他的一頭散髮怒獅一樣疾往上揚起來，面色已因爲憤怒變成紫醬色，目眦逆裂，血絲奔流，咬牙切齒，一雙手緊握，青筋蚯蚓般一條條突起來。

「眞是師門不幸！」他的嘴唇亦不住顫抖，突然一拳痛擊在面前牆壁上。

隆然一聲，半爿牆壁片片碎裂，沙石飛揚，有如天崩地塌，垂首站在一旁，不停拭眼淚的倫婉兒亦被震得倒退了兩步。

燕沖天反而冷靜下來，喃喃自語道：

「想不到二十年前一個火工道人，二十年後，武當又來了一個雜役，一樣鬧的天翻地覆。」

倫婉兒這才敢問：「師父，你說我們現在該怎樣？」

燕沖天反問：「雲飛揚現在何在？」

「相信還在山上。」倫婉兒歎息一聲。「我們已經派人到處搜索。」

「好！」燕沖天雙手握拳。「雲飛揚，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一個人，我一定要收拾你這個武當叛徒！」

語聲甫落，燕沖天的身子就往上拔起來，「嘩啦」一聲，衝破瓦面，飛上半天！着地的時候，他已經遠在屋外數丈。

倫婉兒急追了上去。

× × ×

長夜未盡，天際黑如潑墨。

青松的靜室外，四個武當弟子手執火把方走過，雲飛揚就從樹後閃出來。

一閃再閃，雙手一分，將兩扇窗戶推開，他輕巧的身子便貓貍一樣竄入，反手接將窗戶關上。

靜室中一燈如豆，沒有人，雲飛揚直入青松房間。

對於房間內的情形他早已瞭如指掌，所以並沒有費多大時間。

他拉開了第一個抽屜，那之內放着幾襲道袍，由底至面翻了兩遍，並沒有什麼鳳块。

他接將第二個抽屜拉開，這一次不用翻也看見，那塊鳳块就放在襲黑衣之上。

「這塊鳳块沒有什麼特別。」他手抓鳳块仔細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什麼。「怎麼主持臨死也念不忘？」

他沉吟着將鳳块塞進懷中，然後他就留意到那襲黑衣。

「這襲黑衣怎麼好像在那裏看過？」

他不由自主將黑衣拿出來，抖開。

他整個人隨即呆住，半晌——

「這不是師父穿的那襲黑衣？」他呻吟起來。「難道主持就是我那個師父？」

他將臉緊貼那襲黑衣，思潮有如波濤般起伏，往昔很多不明白的事情，這時候都已明白。

他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淚盈滿眶。

「主持，師父，我錯怪你了！」

這句話方出口，「砰」一聲，門突然被推開，燕沖天帶着傅玉書倫婉兒衝了進來。

雲飛揚大吃一驚，燕沖天他們亦一呆，他們原是到處去搜查，卻怎也想不到竟然就在這裏撞上雲飛揚。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燕沖天破聲大笑。

雲飛揚惶然站起身子。「師叔，我……我……」

「誰是你的師叔！」燕沖天大吼一聲，雙掌疾擊，「轟」然一聲，大好一張紫檀八仙桌立成碎片。

雲飛揚一閃讓開，身形倒翻，撞碎了一扇窗戶，疾掠了出去！

燕沖天一聲「追！」，天馬行空一樣急追在後面。

× × ×

草長及膝，風吹草動，「簌簌」地作響。

雲飛揚就像是一隻被老虎趕着的兔子，在草叢中拚命往前竄！

衣袂聲突响，金石，玉石，姚峯從前面草叢中冒起來，身形急動，品字形將雲飛揚圍起來！

「三位師兄！」雲飛揚不能不停下。

金石冷笑。「雲飛揚，念在相識多年，你若是束手就擒，我們可以暫時饒你一條命！」

雲飛揚搖頭，三人兵器立撤出。

「三位師兄，我不想害你們，你們又何必迫我？」雲飛揚歎了一口氣。

「好一個叛徒，竟還敢口出狂言！」

金石怒叱一聲，開山刀一翻，疾劏向雲飛揚的雙肩！

雲飛揚拋肩，甩臂，風車一個大翻身，讓開了金石一刀，「颼」一聲，玉石的雙節棍已然毒蛇一樣從脅下標來。

姚峯身形接展，「飛雲縱」一縱兩丈，一手七暗器凌空擊下！

雲飛揚一翻身，竟亦是「飛雲縱」身法，橫裏一縱，雙手亂抓，竟然將姚峯的暗器全接下，身形再一縱，竟縱出三丈之外。

金石玉石姚峯急追，雲飛揚雙手一合，右手一翻，接來的七支暗器同一時間射出！

他並沒有忘記一聲：「小心暗器！」

金石玉石姚峯早已在小心，開山刀一揮，砍下兩支暗器，雙節棍同時一絞，亦將三支暗器震飛，餘下的兩支姚峯探手接下。

「這不是你練的一手七暗器絕技？」

金石脫口驚呼。

姚峯面寒如水，應聲：「不錯！」身形追前。

雲飛揚這刹那已掠入七丈之前的一片密林中。

姚峯三人追到林前，那裏還有雲飛揚的蹤影，三人正不知如何是好，燕沖天已天馬行空樣掠至，人凌空未落，就喝問：「你們可見雲飛揚！」

「他逃進了林內！」姚峯回答。

金石接着道：「他懂得飛雲縱，七暗器。」

「六絕他都懂！」燕沖天冷笑。「若非如此白石謝平又怎會死在兩儀劍霹靂掌之下。」

聽他這句話，他顯然已肯定殺白石謝平青松的兇手就是雲飛揚的了。

雲飛揚在林中聽得清楚，心頭一寒。

傅玉書倫婉兒與一衆武當弟子手執火把，相繼趕到來。

燕沖天接過一個火把，隨即一聲斷喝：「搜！」

一聲霹靂，突然凌空落下。

並不是旱雷暴响，倒像是火葯爆炸。

× × ×

事實是火藥爆炸，火光一閃，霹靂聲轟鳴，寒潭中嵌着鐵鍊的那方巨石一片片碎裂，激飛，亂雹般落下。

石片落在潭中，激起了無數的水花！

烟硝飛揚中，老怪物怪叫一聲，身形凌空，惡鬼般飛越寒潭。

然後他發出一陣狂笑，被囚二十年，今夜他終於脫困！

× × ×

「那是什麼聲音？」傅玉書的心裏明白，卻是第一個發問，這也是他狡猾的地方。

燕沖天一甩首。「別管那許多，先將雲飛揚搜出來！」手舉火把，當先走入。

衆人只有跟上去。

× × ×

鐵鍊過處，樹木連根拔起，老怪物人與鍊就像是一股旋風，一衝出寒潭洞外，方圓十丈的雜木林立時被夷爲平地。

老怪物這才收住勢子，忍不住仰天狂笑。

也就在這個時候，無面人幽靈一樣從樹後閃出來。

「誰？」老怪物立即察覺，霍地回頭，目光如鷲。

「屬下韓冲，叩見老祖宗！」無面人跪倒地上。

「韓冲？」老怪物略一思索。「是玉書叫你來接應我的。」

「正是！」

「玉書跟我說過，你就是總管韓昌第三的那個兒子。」

「家父已逝世多年，總管之職現由屬下接任。」無面人仍然跪着。

「好，來很好！」老怪物拍手大笑。

「快引我去殺盡那些武當派的雜毛！」

「老祖宗，燕沖天那廝已經出關，我們還是快些離開的好。」

「我殺盡那些雜毛自然就會離開。」老怪物樂極忘形，竟好像已忘記了對燕沖天的恐懼。

「小不忍則亂大謀，老祖宗——」

「少廢話！」老怪物逕自走前。

七個武當弟子却就在這個時候奔來了，他們都是聽到了爆炸聲，走過來一看究竟。

看到了老怪物，他們齊皆一驚。

老怪物亦停步。

一個武當弟子突然失聲驚呼：「老怪物——」

老怪物大笑，人與鍊凌空飛射！

兩個武當弟子拔劍急迎上前，「錚錚」兩聲，鐵鍊毒龍般纏在劍鋒上，一扯一抖，那兩個武當弟子連人帶劍飛起來，「叭」的一個一頭撞在山石上，頭顱盡碎，當場命喪！

另一個免强凌空一個翻身卸開力道，却避不開老怪物接來當胸一拳，砉地肋骨盡碎，胸膛塌下，倒飛出丈外！

其他三個武當弟子看在眼內，大驚失色，倒退幾步，轉身狂奔。

「那裏跑！」老怪物怪笑連聲，雙臂一振，緊追在後面！

無面人知道勸阻不了，亦只有隨後保護。

× × ×

火光在林中閃動，燕沖天率先向前搜索。

雲飛揚藏身樹叢中，看着衆人迫近來，心頭大急，却又不知道如何才是好。

他本該早就離開，却又想一看衆人將會採取什麼行動，到現在看清楚了，才知道處境惡劣。

武功他雖然已可以被列入高手，江湖經驗卻未免太差。

正當此際，一下下沉重的鐘聲遙遙傳來。

倫婉兒急拉住燕沖天。「師父，這是山上告急的鐘聲。」

「又發生什麼事了？」燕沖天大感氣惱。

一個弟子飛快奔過來。「不好了，山上失火了！」

「怎會失火！」燕沖天心中陡然一陣不祥的預兆，進既不是，退也不是。

就在他進退爲難，拿不出主意的時候，又一個弟子氣急敗壞的奔來禀告：「老怪物從寒潭逃出來了。」

「什麼！」燕沖天這才大吃一驚。

「現在那個老怪物正在山上殺人放火，到處亂闖！」

燕沖天面色大變，怒吼一聲，一拳痛擊在旁邊的一株樹幹上！

樹幹斷折，燕沖天猛轉身！瘋了般往來路奔回！

衆人緊跟在後面，沒有一個不是一面的焦急之色，就是傅玉書也不例外。

他吩咐了無面人接應老怪物離開，老怪物現在却在大鬧武當山，那能不焦急。

雲飛揚一樣焦急，斷樹就倒在他身旁，他不敢亂動，也不敢追上山去。

現在他實在六神無主。

× × ×

火焰在飛揚，大殿中濃烟密佈，屍橫遍地，老怪物鐵鍊飛舞，到處追殺那些武當弟子，自殿外追進殿內，又由殿內追出來。

「轟」一聲，被他追着的一個武當弟子被鐵鍊痛擊在脊骨上，飛跌出丈外，鮮血狂噴！

老怪物繼續追前，鐵鍊飛擧，尚未抽下去，一聲暴喝霹靂般傳來：「住手！」

老怪物應聲混身一震，怔住在那裏。

然後他就看見了燕沖天——當年將他抓起來，關進寒潭去的燕沖天。

他不由自主的倒退了一步。

四道目光閃電一樣在半空交擊，兩個人就像是兩頭怒獅一樣對峙。

站在燕沖天旁邊的傅玉書慌忙向老怪物一擠眼，示意他快離開。

老怪物看在眼內，反而一步踏上前，突然狂笑起來。「燕老匹夫，我教出來的徒弟不錯吧！」

這句話當另有深意，燕沖天一聽，果然就以爲老怪物說的是雲飛揚，怒火中燒，大喝一聲：「拿劍來！」

倫婉兒一旁立即將劍遞上。

燕沖天接劍在手，却沒有立即衝上，那刹那，他突然發覺，一身的內力又已消散。

老怪物又迫前一步，雙手握鐵鍊，蓄勢待發。

燕沖天盯着老怪物，手心已經被冷汗濕透，拚命的運氣。

沒有人瞧出燕沖天有什麼不妥，甚至老怪物也沒有，否則他早已出手。

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他實在恨不得立即衝上去將燕沖天碎屍萬段，挫骨揚灰可是一想到燕沖天的武功，不禁又心寒。

他實在心有不甘，不覺又踏前一步。

燕沖天一口眞氣終於提上來，猛可一聲暴喝：「叛徒！」

這一聲石破天驚，風雲也彷彿爲之變色，瓦面上的灰塵亦被震得簌簌洒下。

老怪物應聲身形倒翻，掠上了滴水飛簷，怪嘯聲中，迅速飛逝。

燕沖天沒有追，胸膛不停起伏，飛步奔進大殿。

血跡斑駁，屍橫遍地，呻吟聲此起彼落，大殿內慘不忍睹。

桌椅東倒西側，供奉的神祇亦無一完整，倒的倒，碎的碎。

燕沖天鬚髮皆顫，劍往地上一插，頹然坐倒在地上。

佳人

午前，烈日當空。

路旁的小酒家中聚了不少人，口沫橫飛，說的都是武當山上的慘變。

雲飛揚拖着疲乏的脚步走進來，沒有人理會他，店小二甚至掌櫃都聚在人羣之中。

「聽說死了差不多有三百人。」雲飛揚才坐下，就聽到這句話不由也留上心。

說話的是一個樵夫裝束的人。

衆人都齊吃一驚，一個店小二接道：「那豈非要殺好些時候？」

「給我們這些普通人就是了，那個雲飛揚却是一個武林高手！」

一聽到自己的名字，雲飛揚嚇一跳，忙偏過臉去。

樵夫接說道：「而且他身高八尺，用一支長足一丈的劍！」

「那有這樣高的人，這樣長的劍？」一個客人插口。

「所以說你們見識少，就因爲他用一支那麼長的劍，殺人簡直就像斬瓜切菜一樣，一劍斬過去，最少也殺十個人！」

一個相士裝束的中年人隨即道：「說起來，早在一年前我上武當的時候就已經勸過青松道長小心雲飛揚這個人的了。」

所有的目光立時轉向那個相士。

相士看見已引起衆人的興趣，忙接上說話：「可惜青松道長他不信。」

「你認識青松道長？」店小二追問。

相士點頭。

「那次你上去，到底發覺了有什麼不妥？」

「一見那個雲飛揚，我就覺得大有問題，這個人腦後見腮，天生就是叛逆之相！」相士歎了一口氣。「當時我就勸青松道長，留這個人在武當一定後患無窮，事實證明，我沒有看錯。」

一頓，又說道：「還有，我這次到來，就是算出武當有難，可惜還是遲來一步，也是天意。」

衆人聽到這裏，何止大感興趣，對這個相士的相術簡直就佩服到五體投地，有的讚不絕口，有的已掏出錢來準備找那個相士替自己一看如何趨吉避凶。

雲飛揚却聽得啼笑皆非，他總算叫住了一個店小二，買來了兩個饅頭。

他也提不起興趣逗留，放下錢，舉步往外走。

一個人立即跟了上去。

是一個女孩子，最多不過十六七，一身綠衣，美麗而嬌俏。

她一直就坐在靠牆角的一副座頭上，面對着幾樣小菜，却始終沒有下箸。

雲飛揚一進來，她就已在意，現在她更就尾隨雲飛揚離開。

這到底又爲了什麼？

× × ×

走到了一座破廟前，雲飛揚才停下，沒有進去，挨着外牆坐下來，拿出了一個饅頭咬了一口，就感覺好像有人在盯着自己。

他抬頭，終於看到了那個錦衣少女。

少女看見他望來，不由自主的將頭偏開，雲飛揚想想，一些印象也都沒有，垂下頭，繼續去吃那個饅頭。

他雖則感覺有些不妥，但仍然裝作若無其事。

少女又回頭望來，欲言又止，終於走上前。

雲飛揚再次抬頭，錦衣少女看着他，終於開口道：「可不可以給我吃一些。」

雲飛揚一呆，眼前這個錦衣少女衣飾華麗，却竟要向自己討饅頭，實在令他不能不奇怪。

少女跟着的話更奇怪。「我已經三天沒有吃東西了。」

雲飛揚取出另一個饅頭。

少女接過，大大的咬了一下，看樣子倒眞的像已餓了很久。

雲飛揚看着少女將饅頭吃完，才問道：「你是離家出走，忘記了拿錢？」

少女搖頭，揮手從袖子裏取出了幾錠金子。

雲飛揚苦笑。「原來你比我還有錢得多。」

「可是我就是不能夠買吃的東西。」

「這些金子難道都是假的？」

少女搖頭。

「我明白了，你是個守財奴。」

「胡說！」少女微嗔。

「那是爲什麼？」雲飛揚奇怪之極。

「我開罪了一個人，因此無論我買什麼東西吃，他都會設法下毒其中，叫我一些也進不得口。」

「什麼人有這個本領？」

「人稱他萬毒仙翁，是無敵門的四大護法之一。」

「哦？」雲飛揚抓着腦袋。

「這個人下毒的本領已可謂出神入化，用的毒無色無味，使人防不勝防。」

「那你怎會開罪這種人？」

「我救了兩個他擄作藥引子的童男童女，害他煉不成那種前所未有的『子午離魂散』，前功盡廢，所以他發誓，七天之內，一定要我毒發身亡。」

雲飛揚現在總算完全明白，看看手中咬了兩口的那個饅頭，道：「這個也給你吧。」

少女感激的看了雲飛揚一眼。「你相信我的話。」

雲飛揚點頭，將自己吃過的部份撕下，才遞給那個少女。

少女並沒有推辭，一面接下一面道：「事實他的確花了不少心機，這一路走來，無論我要買什麼東西吃，他總是能够先

一步搶在我之前下毒。」

「所以你只有這樣做。」

少女「嗯」的應一聲。「我只有這個辦法。」

「你不怕我其實是他的人？」

「不怕。」少女「噗哧」的一笑。「你看來也不像。」

「那我像什麼？」

「像個老好人。」少女看着雲飛揚。「所以我才放心跟着你。」

——一個陌生的女孩子也竟然這樣相信我，那些武當同門……

雲飛揚不由一聲歎息。

少女奇怪問：「你又怎樣了？」

雲飛揚手撫着自己的臉頰。「我看來眞的值得那麼信任？」

少女又是「嗯」一聲，奇怪的上上下下打量了雲飛揚幾遍。「你是否受了什麼委屈？」

雲飛揚沒有作聲，怔在那裏好一會，忽然問：「你怎麼一個人到處跑？」

「方才你不是說我離家出走？」

「現在不像了。」

少女嬌笑。「我是到處去找尋好的大夫，跟他們學習如何去醫人，又如何去製藥。」

雲飛揚又是一怔。

「我自小就喜歡學醫製藥的了。」

「家裏的人沒有反對？」

「沒有。」少女面容一黯。「他們也不會理會我。」

「你學醫製藥目的何在？」

「救人。」少女苦笑了一下。「我一直以爲學得差不多的了，那知道遇上那個萬毒仙翁，就束手無策。」

「用毒傷人，不是好漢。」

「你一定就是了。」

「我？」雲飛揚一呆。「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東西，但路見不平，一定就不會袖手旁觀。」

「那就是英雄好漢的行事作風了。」

雲飛揚只有苦笑。

「你要去那兒？」少女接問。

「不知道。」雲飛揚搖頭，他眞的不知道，「姑娘你呢？」

「走到那兒就算那兒。」

「那個萬毒仙翁你準備怎樣應付？」

「要看他怎樣來了。」

「這不是辦法。」雲飛揚沉吟起來。

「莫非你有什麼好辦法？」

「現在沒有。」雲飛揚摸摸鼻子。「我看得先解決你吃那方面的問題。」隨即叫起來，「成了，這幾天之內，我跟你一起，吃的由我來打點。」

「可是你……」

「反正我現在沒有事。」雲飛揚將手中撕下來的饅頭，放進嘴裏。「你沒有吃東西三天，只是兩個饅頭不够的，我們先過去再買些饅頭，然後上路。」

「好！」少女周圍看了一眼。「這不成，萬毒仙翁若是遷怒於你……」

「別管這些。」雲飛揚舉步又停下。「我先走一步，你隨後來，莫教他有所準備，在我買的饅頭裏也弄上手脚。」

說完這番話，他才放步奔出去。

「這個人原來也很小心。」少女「噗哧」又一笑。

不遠的一個雜木林子內也有人在笑，是冷笑。

那個人鬚髮俱白，一身衣服斑斕，就像是盤繞着一條大蟒蛇，面色蒼白亦像是蛇腹一樣。

蒼白得令人噁心。

一聲冷笑未絕，人已無踪。

萬毒仙翁

饅頭仍然是那種饅頭，無論怎樣看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雲飛揚買了十個，外加一壺茶，滿心高興的走了出來，雖然是萍水相逢，他怎也不以爲那個少女是一個壞人，能够帮助她，在他來說實在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情。

少女等在不遠處的一株樹下。

旁邊有一方巨石，形狀就像是一張方桌，雲飛揚將饅頭在石上放下。

少女却只是看着那些饅頭，雲飛揚忙道：「姑娘，你不用客氣。」

「我很是覺得事情有些不妥。」

「是那兒？」雲飛揚左顧右盼。

「萬毒仙翁沒有理由讓我這樣輕易吃到這些饅頭。」

雲飛揚拿起了一個饅頭，細看了一會。「我可不以爲這些饅頭會有毒。」一口便要咬下去。

少女伸手按住。「等一等。」隨即從背負包袱中取出了一個飾盒子打開。

那之內放着一排長短不一的銀針，少女隨手拈起了一支，插進饅頭內。

到那支銀針拔出來，竟然已變成紫黑色。

雲飛揚看在眼中，大吃一驚，少女却只有苦笑。

「這個萬毒仙翁，」雲飛揚霍地回頭，那邊林木深處彷彿有人影一閃。

少女並沒有發覺，接將壺一傾，將茶傾注在地上，「滋滋」一陣異响，一股白烟冒了起來，茶水洒處，青草立變枯黃。

「看來茶裏下的毒還要厲害。」雲飛揚倒抽了一口冷氣。「幸好我方才沒有偷喝一口。」

「是我不好，連帶你也有痲煩了。」

「不要緊。」雲搖頭。「只是你已經餓了三天，再下去，就是沒有中毒，餓也得餓死了。」

「這總得找個辦法應付。」雲飛揚一個頭，立時就像變成了兩個。

他無疑也是一個聰明人，江湖經驗却是少得可憐，而那個錦衣少女也不見得豐富。

好像這樣的兩個人，在萬毒仙翁的毒殺之下，又怎會不是九死一生。

他們却都能够活下來。

× × ×

三天過去，雲飛揚與那個錦衣少女最少有十三次在鬼門關前徘徊，差一點就走了進去。

毒出現在食物中，水中，甚至順風迎面吹過來。

路上，客棧，沒有一處是安全的地方，雲飛揚二人難得有一刻安寧。

他們居然能够一一化險爲夷。

到了最後一天頭上，二人已飢渴得要命，垂頭喪氣的走在村野的小路上。

萬毒仙翁還沒有出現，他們的精神便已開始崩潰。

也就在這個時候，雲飛揚看見了一隻老母鷄在路前面走過。

那刹那，他突然像省起了什麼事情，放聲叫起來。

少女冷不提防給他嚇了一跳，忙問道：「什麼事？」

雲飛揚沒有說，只是道：「你在這裏等我一會。」放步疾奔了出去。

少女猜不透，而萬毒仙翁也一樣猜不透。

雲飛揚果然一會就回來，雙手抱着十多隻鷄蛋，笑得亦像是隻老母鷄一樣。

他笑道：「新鮮鷄蛋，我就不相信那個萬毒仙翁有本領將毒下到鷄蛋裏去。」

少女一呆，嬌笑道：「我也不信。」

雲飛揚接將鷄蛋放下，與那個少女吃得津津有味。

兩人一面吃一面笑，非常開心，他們也實在已太久沒有這樣痛快的吃過東西。

笑着吃着，「霍」一陣紅霧突然湧過來。

雲飛揚手急眼快，一拖那個少女，急退出一丈。

紅霧消散，那個面色白堊一樣，衣衫色彩斑斕的老人就出現在雲飛揚他們方才置身的地方。

少女脫口一聲：「萬毒仙翁！」

「女娃子——」萬毒仙翁桀桀怪笑。

「好長命啊你。」

「還得多謝你老人家手下留情。」少女語帶諷刺。

萬毒仙翁一張臉立時繃緊。

雲飛揚「哦」的一聲。「你就是那個萬毒仙翁，看樣子就已經像是一條大毒蛇，若說不毒只怕沒有人相信。」

萬毒仙翁目光轉向雲飛揚，充滿了怨毒。「好小子，你有種，老夫的事情也敢插手多管。」

雲飛揚笑道：「這是第七天，毒不死這位姑娘，你老人家應該罷手了。」

「第七天，這才開始！」萬毒仙翁獰笑。

「六天以來，你老人家一直都沒有現身……」

「老夫喜歡什麼時候現身就什麼時候現身。」

「莫非你老人家竟然要親自出手？」

萬毒仙翁不答只笑，獰笑，身形陡動，一掌拍向雲飛揚，迅速詭異。

雲飛揚倒踩七星步，連閃三次，才將那一掌避開，第二掌接至，從她的頸旁穿過，印在一株樹幹上！

「叭」一聲，那株樹幹立時冒起了一股白烟，出現了一個燒焦了的掌印。

少女看在眼內，心頭一凜，嬌叱一聲，身形欺前，纖手一揚，一方綉帕疾飛向萬毒仙翁的眼目！

萬毒仙翁一聲獰笑，偏頭避開，手一翻，幾枝毒針射向少女。

「哧哧哧」幾下異響，那幾支針都射在一隻鷄蛋上！

雲飛揚左手接拂，另一隻鷄蛋飛向萬毒仙翁，「叭」一聲，那隻鷄蛋正打在萬毒仙翁胸前。

「姑娘，你讓開！」雲飛揚接揮手。

少女這時候亦看出雲飛揚一身武功遠在自己之上，自己若是不走開，非獨起不了作用，反而會令雲飛揚手脚施展不開。

她當機立斷，一收綉帕，退下去。

「放心，我這隻鷄蛋沒有毒。」雲飛揚接對萬毒仙翁一笑。

萬毒仙翁又驚又怒，他看着那隻鷄蛋飛來，却竟然閃不開。

這麼迅速準確的暗器手法，他雖然並不是第一次見到，却是怎也想不到竟然會由眼前這個少年使出來。

話是說雲飛揚蛋作暗器使用，實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但他既然擲得出這隻蛋，當然亦可以擲出其他的暗器。

而那若不是一隻蛋，是一支飛刀或者什麼，後果更加就不堪設想。

萬毒仙翁這念頭一起，不由又一呆。

「是不是擲痛了你！」雲飛揚接問。

萬毒仙翁更怒，怪嘯一聲，左手打出了一把毒針，右手洒出了一團毒霧，一齊向雲飛揚襲去。

雲飛揚身形「一鶴冲天」，急拔上半天，萬毒仙翁隨即就擰腰翻身，又一把毒針射出！

他只道雲飛揚身形一現，一定閃避不開，那知道雲飛揚身形半空一頓，竟還能再往上拔起一丈！

這一招正是「武當派」的絕技「梯雲縱」！

萬毒仙翁一驚再驚，雲飛揚已頭下脚上的，倒衝下來，雙掌霹靂聲响，迎頭印下！

只聽這霹靂，已知道來勢凌厲。

萬毒仙翁眼快手急，雙手急迎上去，那刹那之間，他的一雙手就像是從墨缸裏抽出來，變得黑墨一樣。

少女那邊一眼瞥見，急呼：「小心他的毒掌！」

語聲未已，雲飛揚已從萬毒仙翁頭上翻過，竟就在間不容髮之間避開了與萬毒仙翁的雙掌接觸！

萬毒仙翁也不慢，身子一施，雙掌反掃向身後！

他快，雲飛揚更快，身形凌空未落，一掌已印在萬毒仙翁的後背之上。

萬毒仙翁吃這一掌，身子衝前半丈，回掃的雙掌自然亦落空！

雲飛揚那一掌並不太重，却已震得萬毒仙翁內腑一陣翻騰！

萬毒仙翁心頭大震，他用毒成名，武功其實不太好，但江湖經驗却老練得很，這交手幾招，已知絕不是雲飛揚的對手。

心念一轉，他左右雙手毒針毒烟齊發，身形則往後迅速的倒退。

雲飛揚竟然看得出萬毒仙翁的意圖，「梯雲縱」再展，兩個起落，已截住萬毒仙翁的去路。

他雙手一旋，霹靂聲响中，接印向前去！

萬毒仙翁雙手一抹一抖，已多了一雙短劍，迎向雲飛揚的雙掌。

那雙短劍亦是藍汪汪的，顯然已淬上

了劇毒！

雲飛揚脚踏七星，身形如穿花蝴蝶，飛舞在雙劍之間，連閃九十七劍，一欺而入，雙掌一齊印在萬毒仙翁胸膛之上。

萬毒仙翁雙劍已盡在外門，完全來不及封擋，雲飛揚身形掌勢又快，完全沒有他閃避的餘地，雙掌一印下，直將他擊出兩丈之外。

他的肋骨沒有被震斷，內腑却已被震碎，武當七絕之一的「霹靂掌」威力本來就非凡！

雲飛揚雙掌傷敵之後，自己反而一呆，到現在，他才考慮到方才雙掌一擊的威力。

萬毒仙翁脚步踉蹌，口吐鮮血，終於坐倒在地上，蒼白的一張臉已變得紅血一樣，紅得怕人。

他瞪着雲飛揚，嘴唇顫動，好像要說什麼，但是一個字也未說出來，已氣絕倒下。

雲飛揚看着萬毒仙翁倒下，又看看自己的一雙手，一個身子忽然不自覺顫抖起來。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人。

錦衣少女已走到他身旁，關心的問：「你有沒有受傷？」

「沒有。」雲飛揚呆應，目光又落在自己的雙掌之上。

「你的手怎樣了？」少女不由自主拉住雲飛揚的雙手。

雲飛揚苦笑。「我實在想不到自己的一雙手竟然有這種威力。」

「你的武功眞好。」少女目光一轉。

「萬毒仙翁身爲無敵門四大護法之一，想不到也不是你的對手。」

「這個人的聲名很壞嗎？」雲飛揚忽問。

少女點頭。「你是怕殺錯了好人？」

雲飛揚搖頭。「好人絕不會用毒藥害人，不過，若是他還不太壞，我也不想殺死他。」

少女目光一落：「他……」

「已死了。」雲飛揚一笑。「大概他本就該死，所以我的一雙掌也用上了十成內力。」

少女「噗哧」失笑，忽然發覺仍拉着雲飛揚的手，忙鬆開，一張臉已紅起來。

雲飛揚沒有在意，笑接道：「現在我們可以痛快的走去吃一頓了。」

少女點頭，也顯得很開心。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翠客居漢陽，某晚，她在一麵店無意中探得漢陽府衙門追緝她甚緊，又獲知不樂帮近日在漢陽出現，攪到滿城風聲鶴唳，在麵攤她結識一位小爵爺，並邀她到府小敍。她為打探母弟的下落，便跟他同去，不久，老爵爺回府，朱翠一眼就認出他原是父親的舊部——鎮武將軍常威，乃將一家的遭遇及來府的經過情形說出，大家不勝唏噓，常威父子慨答允為她探查母弟的踪跡，朱翠後辭返寓，進入房間，赫然發現海無顏已在等候，兩人互道經歷，又興起一陣感慨……

只因黑吃黑 導至賊殺賊

海無顏輕輕喟嘆着道：「那是因為妳心裏鬱積着過多的憂傷，即使最堅強的人，也難以忍受，如果妳認為應該哭，那麼痛快的哭哭又有何妨？」

聽了他的話，朱翠果真伏在案上放聲的大哭了起來——窗外雨潺潺，卻非「春」意闌珊，而是秋的淒慘，這「夜雨」「孤燈」「羈旅」已是够淒離了，更何堪親情的變遷，生離死別……鐵石人兒也得動心！

只是那個人，卻是够堅強的——

他只是用那雙充滿了堅定與智慧的瞳子，緊緊的盯視着對方，在那樣的烱烱目神裏，朱翠非祇得到了同情安慰，難能的是喚起了她的堅定與自信！

在海無顏的深湛目光裏，她終於止住了悲泣！

「唉——」海無顏發出了很長的一聲嘆息，道：「說起來我還比妳更應該感到慚愧！」

朱翠眨了一下眸子，不太好意思的樣子：「為……什麼？」

「因為……」海無顏吶吶說道：「這一切的發生，我顯然不會錯過，可是我卻眼睜睜的未能阻止，說起來豈非較妳更為慚愧！」

朱翠怔了一下道：「原來你都知……道？」

海無顏點點頭：「我都知道，這兩天我把一切都打探清楚了！」

朱翠微微一震！

海無顏道：「我所以未能代妳盡力，將妳家人救出，那是因為……」

朱翠點點頭道：「我知道，那是因為你身上的傷！」

海無顏黯然的點頭，臉上浮現出無比的遺憾與悵恨。

朱翠早已對他的傷勢心存好奇，只是見他如此，也不便再出言多問——

「那麼，我母親與弟弟如今是……」

「他們都已落在了南海不樂帮的手裏了！」

「噢——」朱翠冷笑着道：「果然是他們！」

海無顏冷冷的道：「我真沒想到事情會演變到如此地步，公主妳應該聽說過，這個不樂帮是目前江湖上最狠心手辣的一個組織！」

朱翠呆了一呆，苦笑道：「我雖然聽說過一些，但是……還不大清楚！」

海無顏哼了一聲：「那麼妳可聽說過『一心二點三梅花』這句話了？」

朱翠點點頭，說道：「我聽說過，這是形容江湖上傳說已久的一種厲害的內功手法！」

「不錯！」海無顏臉上充滿了悵恨：「非祇是三種厲害的出手，而且還代表了三個當今黑道上最負盛名的前輩人物！」

「啊——這……我就不大清楚了！」

海無顏冷笑道：「有關不樂帮三位帮主的傳說，妳可聽說過！」

朱翠搖搖頭，吶吶道：「我只知道不樂帮三位帮主武功極高，別的什麼都不清楚了！」

「那就是了！」海無顏道：「一心二點三梅花這句話，正是形容不樂帮的三位

帮主——說一句令人沮喪的話，直到如今為止，我幾乎還不能確定，現今江湖上，還有什麼人能够勝得過這三個人！」

朱翠楞了一下，吶吶道：「這麼說，你一定見過他們了？」

「豈止是見過？」海無顏臉上交熾着隱隱忿意，含有深意的看了她一眼。

「妳可曾留意到，我背上的那一處掌痕？」

朱翠被他一提，顯然為之一驚——

「啊——你是說，那個……那個心形的掌印……？」

——立刻她閉住了嘴，只是驚愕的向對方注視着！

「現在妳總該明白了……」海無顏無限氣餒的道：「……那就是拜他們三位其中之一所賜……已經五年了……這五年來……每當傷勢發作時，就會令我掙扎於生死綫上，身受着常人萬難忍受的痛苦……當然，也就更令我記起加諸在我本身這件永遠也難去懷的仇恨！」

朱翠由不住打了一個冷戰——

老實說，對於不樂帮甚至於不樂帮傳說中的三位帮主，她並沒有十分看在眼睛裏，滿以為憑自己一身武功，足可制勝，現在由海無顏嘴裏這麼一經透露，怎不令她大為驚心！

——海無顏的一身傑出功力，她雖然並未全然瞭解，然而只觀當日在大船上所表現之一鱗半爪，實在已深深令朱翠為之折服，那麼，既然連他尚且敗在不樂帮的手上，自己就更不用說了。

想到了母親弟弟現在身處危境的下場，朱翠一時彷彿身坐針毡，再也把持不住那顆忐忑的心！

海無顏對她的感觸，立刻有所知悉。

「公主不必驚慌……」他十分篤定的接下去道：「比較起來，妳母親弟弟落在不樂帮的手裏，反倒更較諸落在那批大內鷹爪子手上要好得多了！」

朱翠吶吶道：「為什麼？」

「哼！」海無顏道：「妳當然知道，令堂同小王爺一旦要是落在當朝那批太監手上的必然下場，只是落在了不樂帮的手上，情形顯然便有所不同！」

朱翠輕輕嘆息一聲——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她原是一個極有智慧理智的人，然而這一剎在涉及母弟性命關頭，也竟然心裏亂了方寸。

海無顏接下去道：「不樂帮之所以擒捉沈娘娘與小王爺，當然絕非是沒有用意的！」

朱翠道：「你以為他們會用我母親和弟弟作為人質向曹羽那般人進行勒索？」

「一點也不錯！」海無顏道：「這就是他們的用心！」

朱翠蛾眉輕顰道：「那……曹羽肯付這筆錢麼？」

「他一定會付！」海無顏微微冷笑，道：「因為他們還沒有能對付不樂帮的能力！」

「那麼，不樂帮在接到這筆所勒索的金錢之後，會把我母親和弟弟，交給他們麼？」

「這——」海無顏冷冷一笑，搖搖頭道：「我以為不會，要不然他們也就不叫『不樂帮』了，這是一個非常令人不解，可怕而狠毒的組織！他們所行所為，常常匪夷所思，令你簡直無能猜透……這一次曹羽遇見了他們，可謂之遇見了厲害的對頭，正是『惡人自有惡人磨！』尚不知誰勝誰敗呢！」

朱翠垂頭不語，內心感觸很多，卻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海無顏道：「公主不必想得太多，我以為令堂與小王爺殿下，落在了他們手上，遠比落在曹羽一干人手上要安全的多，以我過去與不樂帮交往為敵的經驗，他們對於所綁架的人質，一向很好，況乎鄱陽王過去對江湖草莽人士，一向優容愛護，不樂帮的人既是旨在為錢，對於王爺的家族必然不會苛待，這一點妳不必担心！」

聽他這麼一說，朱翠倒是少放寬心，緩緩抬起頭來，把一雙澄波眸子注視向對方——

「那麼，海……兄，你以為我們眼前應該怎麼做才是上策？總不能讓我母親與弟弟一直落在他們手上呀！」

「公主說的是！」海無顏道：「現在最要緊的是，我們要設法打探出沈娘娘與小王爺殿下的下落……只是這一點，不樂帮的人顯然作的極其隱秘，我雖費盡了心力，卻仍是未能探出——」

朱翠忿忿的道：「海兄對於不樂帮派來的這個使者認識多少？他可是三位帮主之一？」

海無顏冷笑着搖搖頭，向窗前看了一眼：「現在還早，我乾脆把不樂帮的三位帮主與眼前所來的這位使者以及島上的一切，向妳說個明白，以後妳要是遇見了他們，也就心裏先有個盤算！」

朱翠點頭道：「我正想知道，你告訴我吧！」

海無顏道：「不樂帮遠在南海的不樂島——那個島去過的人極少極少，不過我正是那極少人數之中的一個！」

朱翠只是靜靜的注視着他，聽他繼續說下去！

「那個島面積並不大，只不過約有百畝方圓，原來只是一個荒蕪漁島，後來有一干累次為官兵所追剿的海盜，在走投無路之下，盤踞到了島上——從那個時候起，那個島就被命名為『不樂島』了！」

朱翠奇怪的道：「難道現在的三位帮主，就是當年的海盜？」

「不是的！」海無顏道：「那時的島主就是那帮盤踞在島上的海盜頭子，是一個天生異稟的奇人，這個人姓烏單名叫一個雷，烏雷其實正和他的外表一樣，據說這個人身高一丈，全身漆黑，聲若洪鐘，一發起怒來，簡直石破天驚，就像雷公在打霹靂，自從他登上了不樂島，島上的居民，便失去了自由，全數在他的控制之下了！

「從那一天起，烏雷和他一干手下海盜便住定了這個島，並且在島上大興土木，建築了很多堅固的堡壘和宮室，烏雷和他手下由於有了這個堅固的根據地，便不再把官兵看在眼裏，反而變本加厲的四出打刦，所得金錢寶物全數運來不樂島，漸漸聲勢坐大了起來！」

冷笑了一聲，海無顏繼續說下去——

「也許是烏雷的作風太過明顯——也許是基於烏雷昔年無心之過，總之，一個當年江湖上最厲害的黑道組織——金烏門，找上了他！這樣一來，算是注定了烏雷覆滅的命運，却使得另一門遠較他更爲强大暴虐的組織在那個不樂島上誕生了！」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顯然被「金烏門」這三個字所迷惑，因爲她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

海無顏瞭解她心裏的迷惑——

「妳大概沒有聽過『金烏門』這個名字吧？」

朱翠點點頭！

海無顏道：「在今天這個名字，確實是知者不多，可是如果換在當時——近百年之前，提起『金烏門』三個字來，江湖上只怕無論黑白兩道的人，都會情不自禁的打上一個冷顫！

「事實上！」海無顏接下去道：「——這個『金烏門』也就是現在『不樂帮』的前身！」

兜了一個大圈子，朱翠總算是聽出了一些眉目。

海無顏一五一十的接下去道：「金烏門的門主——也就是當年黑道上第一煞星——這個人號叫『醉金烏』，姓雲名中玉，的確是個極難招惹的厲害人物，誰要遇上了他，算是注定了覆滅的命運，在一場海島登陸逐死之戰裏，烏雷一干人全數瓦解冰消，不樂島乃二度易主，成了『金烏門』的天下！」

海無顏眼睛裏交織出一種隱隱的憂傷——不可否認，其中更含蓄着幾許仇恨！

「這個『醉金烏』雲中玉無異是極爲可怕的一個人物，而他手下的三個徒弟，毋寧更是窮兇極惡，較乃師猶有過之！」

朱翠微微點頭道：「這三個人必定就是今天不樂島上的三位島主了！」

「不錯，就是他們！」

海無顏喟嘆了一聲，又道：「妳也可以稱呼他們是三位帮主，因爲今天不樂島就是不樂帮，不樂帮也就是不樂島，總之，不樂島上自從被金烏門盤踞以後，這近百年來，在雲中玉與他那三位得力弟子經營之下，稱得上固若金湯，官兵雖然出剿了幾次，每一次都慘敗而歸，只得聽令他們坐大，而橫行至今了！」

「原來是這樣……」朱翠遺憾的道：「如果這些人心存社稷，有心剷除當今這個昏君與那羣無法無天的太監，該是多麼好，偏偏他們……」

海無顏苦笑道：「我也是這麼想，事實上，這數十年來，他們作的壞事也太多了，在他們歷來勒索下手的對像裏，固然其中很多是富而不仁的奸商巨賈，却也多的是富而好施或爲官清正的善良好人，這種不分善惡黑白一律施以毒手迫害的作風，實在是令武林正直門派所不齒，萬難苟同！」

「但是——却並沒有人主持正義！」

朱翠忿忿的道：「已經快一百年了，他們還在繼續爲惡！」

海無顏輕輕一嘆道：「事實上並非如妳所說，據我所知，這百年來，有很多武林正直人士前往不樂島興師問罪，奈何，他們一個個却是去而無還！」

朱翠一驚道：「你是說……？」

「他們都是自尋死路！」海無顏冷冷笑道：「我這麼說，絕沒有一點是在長他人志氣，事實上妳是沒有親身去嚐試過……他們實在是極厲害的一帮子組織……如果說有人曾經登上過不樂島，親手拜領過三位島主的蓋世神功，而還能活着回來的，就我所知，近年來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朱翠迫不及待的追問道。

海無顏微微一頓，漠漠的道：「那個人就是我！」

「啊——」朱翠一驚道：「這麼說，你身上的傷……？」

海無顏黯然的點了點頭——

「妳猜的不錯，我的傷就是在那一次不自量力身登不樂島上所留下來的！」

朱翠苦笑了一下，很是同情的道：「也許我不該問這句話，可是心裏實在很奇怪——因爲據我所知，這『一心二點三梅花』——三種罕世的武林失傳內功手法，最歹毒惡，一經中人，這個人非死不可，萬難逃得活命，只是海兄你……」

海無顏點頭道：「妳的見解不差，其實何祇是妳，我想在不樂島上的那三個老怪物，也定然以爲我已早就死了……事實上我之所以還能活在人世上，確是一個奇蹟——當然，這也與我過去二十年來所練的功力有關……哼……總有一天！總有一天！」

他雖沒有明顯的說出「總有一天」要如何，然而那雙眸子裏所隱現的湛湛神光，似可說明了他復仇的決心意志！

朱翠顯然又明白了一件事——

她緩緩的點着頭道：「這麼說，顯然你不願意在時機沒成熟之前與不樂島上的人見面了！」

海無顏深湛的目光，緩緩移向朱翠的臉：「我正是這意思，妳知道爲什麼？」

朱翠道：「當然是怕他們對你的窮追不捨——可是？」

「妳又猜對了！」海無顏苦笑道：「如果他們知道我至今仍然活在人世，必定不會放過我的，據知，當年他們初登不樂島時，『醉金烏』雲中玉就曾經說過這句話，他們絕不容任何一個外人能够生離該島，多少年來，他們始終貫徹着這句話，顯然我是一個例外！」

朱翠眨了一下眸子：「那麼，你打算什麼時候再見他們？」

海無顏冷笑道：「早晚會有這麼一天的，妳等着瞧吧！」

朱翠輕輕一嘆道：「我眞有點想不通，以海兄你這麼傑出的一身武功，竟然也會……」

「這就正所謂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了！」

提起這件事，海無顏似有無限遺恨，冷冷的道：「公主妳也許對於這三位帮主還不清楚，我却信如果單打獨鬥，我並不會輸於他們其中任何一人，但是如果他們一經聯手，施展出他們得自師授又復自創的那一套『醉金烏』手法，可就所向披靡，無人能够抵擋得住了！」

「醉金烏？」

——朱翠顯然還是第一次聽過這個名

字！

海無顏對這三個字却是熟悉的！

「這是一種極罕見奇異的武術招法，發明這種招法的人，就是剛才我說過的雲中玉——也就是現在不樂帮三位帮主的師父——」

他繼續說道：「談到這套招法，確實稱得上曠絕今古的奇怪招法，爲當年雲中玉身處大漠，每於日落時，見羣鷹戲空，襯以大漠風沙海市蜃樓，才創造出來的一種奇怪招法，他的特點是，一經施展出來，只見幌動的人影，而不見本來的人身，實中有虛，虛中有實，令人防不勝防！

「我就是在這套招法之下落敗負傷，險斃當場！」他嘆息了一聲，悵悵的移目窗前：「這已經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這多年以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思索着如何去破解那一套招式的方法，然而，直到如今，好像還沒有什麼具體的心得！」

朱翠奇怪的道：「你還記得對方的招法？」

「我不會忘記的，」海無顏苦笑了一下：「這些年朝思暮想，……我確信我不會忘記當時動手對方所施展的任何一招……一套『醉金烏』手法確是我畢生少見的高招……然而，總有一天，我會想通破解方法的……等着瞧吧！」

朱翠點點頭道：「我相信你會的！喔——你還沒有告訴我，關於那三位帮主的一切……」

「我現在正要告訴你！」

——海無顏臉上交織着沉痛與隱恨，吶吶道：「這三個人，說起來，如今都已是年過七旬的老人了，年齡最長的一個因爲喜穿白色長衣，人又瘦高，輕功極佳，所以人稱「白鶴」，他的名字叫高立，這個人輕功之佳，舉世罕匹，妳若遇見他，要特別小心！」

朱翠重覆了一遍「白鶴」高立這個名字，記在心裏。

「第二個是個女的！」海無顏緩緩的接下去道：「這也是個可怕的人物！」

「你可知她的名字？」

「當然知道！」海無顏頓了一下道：「名字很怪叫風來儀，人長的很秀氣，因爲擅駐顏之術，所以已是過七十的人了，看起來還很年輕，一頭長髮又黑又長，這人生平最最自負的倒不是她的一身傑出武功，而是她自認別人不及的文采——」

「這倒是件很特別的事！」朱翠奇怪的道：「這麼說她的文學造詣很高了？」

「也許是吧！」海無顏微微一笑道：「有關她的傳說，江湖上倒是時有所聞，據說她與人對敵之前，常喜賣弄一番文字，諸如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她好像無所不精，常常喜歡出一個題目攷一攷對方，對方如果能答出來，對了她的味口，那麼她非但不殺對方，却常常還有恩賞，如果對方答不出來，或是答出了却又不對她的味口，那個人，就會爲自已惹下了殺身之禍——」

朱翠一驚道：「天下居然會有這種事情，眞是第一次聽過！」

海無顏道：「正因爲這樣，所以她得到了『妙仙子』這個綽號！」

朱翠微笑道：「這個人倒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

海無顏道：「聽來好像是這樣，但是妳千萬不要因爲這樣就對她疏於防範，事實上正因爲她有這種怪異的嗜好，才證明這個人更具有危險性！」

「這又爲什麼？」

海無顏道：「據說她國學根底深博，所擅詩詞，很多是不見經傳的前人枯澀冷句，以之示人，別人十九不知所云，爲此而罹致殺身禍，豈非是冤極，所以有人形容她是不樂帮三位島主中最危險的一個人，說起來一點也不過份！」

朱翠喟嘆一聲道：「如非是你說起，我眞是難以想像，眞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了！」

海無顏苦笑道：「不樂島，不樂帮，再加上不樂之捐，已經荒天下之大唐，怪在三位島主的奇異作爲，更有以過之，看起來未來天下武林，勢將爲這三個荒誕的怪人攪得一場糊塗，鷄犬不寧了！」

朱翠想了想道：「三位島主，你才說了兩個，還有一個又是誰呢？」

海無顏道：「最後這人也是一個難惹的魔頭，這人姓宮叫一刀——」

說到這裏他長長嘆息一聲，苦笑了笑：「提起這個宮一刀來，江湖上也有一項傳說！」

「傳說些什麼？」

——朱翠實在已被這三個怪人的離奇傳說深深吸引住了。

「傳說這個宮一刀，原本是一個非常頑劣不馴的少年，雲中玉收入門中後，因爲愛他的質稟不凡，因材而授，乃把他最爲心愛的一種叫『氣波刀法』傳授給他，無奈這個宮一刀自恃才華，却不肯虛心求教，刀法雖成，却不能神入其髓，雲中玉痛心之下，自承失敗，竟然砍下了他一條膀臂——」

顯然又是一件未曾聽過的怪事。

海無顏冷冷接下去道：「雲中玉斬下宮一刀一條手臂後，將之趕出『金烏門』，却不知這個宮一刀在失臂被逐之後，竟然觸發了他的好勝要强之心，三年之後再入師門求師收留，已經練成了『氣波刀法』，深獲刀中三昧，有一刀奔雷之勢，由於他習刀時滿腔悲恨，所以刀法上充滿了殺機，以後行走江湖，更是下手毒惡，而且第一刀總愛斷人手臂，顯然與他當年自己所身受有關，這個宮一刀我曾領教過他的刀法，確是一個狠厲無匹的勁敵！」

朱翠輕輕一嘆道：「不樂島上有了這三位厲害的島主，難怪無人能敵了！」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乃向海無顏道：「海兄你可知道這一次不樂島上來的人又是誰？可是你所說的三位島主之一？」

海無顏搖搖頭道：「不是的，這個人自稱『無名氏』，是一個年輕人！」

「他的武功如何？」

「很高！」海無顏冷笑道：「據說三位老帮主，因年事已高，正在加速培植手下的接班人，這個自稱『無名氏』的人，正是他們合力苦心所栽培出來的一個傑出弟子！」

朱翠恨恨的道：「看他出手狠毒的情形，也許比他三位師父更有過之……而胸懷機詐更有過人之處，我永遠也忘不了他

對我所施展的詭詐，哼，要是我有幸能夠見着這人，非要他還我一個公道不可！」

海無顏道：「其實，公主要見他並不難！」

朱翠驚喜道：「海兄，你知道他的下落？」

海無顏點點頭道：「這正是我今夜來拜訪公主妳的主要理由！」

朱翠喜道：「他在那裏？」

海無顏道：「在一處叫美人莊的校書院裏！」

朱翠微微愕了一下，皺了一下眉：「原來這個人是個好色之徒！」

海無顏搖搖頭道：「這倒也並不盡然，也許那個地方正好適合他借以掩身，公主先不要小看了他！」

朱翠咬了一下牙，忽道：「海兄你可知道這個美人莊在什麼地方？」

「在東城『三貝子大街』頭上，一看就知道了！」

朱翠霍地站起來道：「好，我現在就去找他！」

海無顏冷冷的道：「公主去找他幹什麼？」

「咦——！」朱翠奇怪的道：「就是他和那個啞巴設計誘開了我，騙走了我母親和弟弟，我當然要去找他！」

「令堂與小王爺殿下，卻不在他那裏！」海無顏道：「就是你問他本人他也是不知道！」

朱翠一時被他弄糊塗了。

海無顏冷笑道：「這就是『不樂帮』厲害的地方，在他們帮裏，永遠是神秘莫測，甲做的事乙休想知道，依我看那個啞僮只不過是設計把公主誘開現場，而下手擒捉公主家人的，只怕又是另一夥人，說不定令堂與小王爺殿下等一行，刻下巳在押赴不樂島的途中也未可知，公主妳冒失不得！」

朱翠想了想道：「雖然這樣，這個無名氏我也是饒不過他！」

海無顏道：「公主且莫要小看了他，我以爲他在美人莊居留不去，可能別有用心，公主如冒然前去，着了他的道兒，豈不是大大的失策！」

朱翠忿忿的又坐了下來。

海無顏道：「眼前大內這帮鷹犬，顯然巳與不樂帮的人接上了頭，我以爲不樂帮決計不會把公主家人交給他們，雙方勢將有一場火併，爲公主計，正好坐山觀虎鬥，看看最後結果，再定取捨！」

朱翠苦笑道：「要不是海兄你這麼一提，我倒是沒想到這一層。唉！我現在眞是有點心慌意亂，失了主意，依你的意思，我們下一步應該如何？」

海無顏冷冷的道：「我現在正在密切的注意着那個無名氏與曹羽他們雙方的一切，老實說，他們雙方都稱得上罪大惡極，我不希望他們任何一方能夠壓過對方，能夠讓他們長此互相消耗，那才是上上之策！」

說到這裏，他緩緩由位子上站起來道：「我會隨時與妳保持連繫—我走了！」

說到「走」字時，只見他轉身向窗，奇怪的是當他身子轉向窗扇的一刹，那兩雯原本關閉的窗扇，竟然會霍然自行敞開來！

海無顏的軀體，就像是一隻風中的紙鳶，雙臂開合之間，巳穿出窗外，眼看着他足尖借助於一行修竹，不過是輕輕一彈，遂即消逝於霪雨夜色之間。

朱翠看着他離去的背影，心裏暗自折服！

× × ×

一排人影出現在眼前這片山窪子裏，算一算，共是十條漢子—

黑色的油綢子雨披，大笠，長刀，在隱約的燈光照射之下，一片油光水亮！

每個人的行動看上去都是那麼俐落，起落進退，行動如風，轉瞬間巳把眼前這片梅園踏覓一週，遂即回身，分爲兩列，一邊五個，雁翅也似的在眼前石亭正前方左右排開來！

一盞高挑長燈就插在亭子前邊！

青濛濛的燈光在夜雨裏，份外顯得淒涼！雨水洗刷着鑲嵌屋正面亭簷上的那一方大理石匾額，是以那「觀梅亭」三個字，看起來也就格外顯得清爽！

曹羽，郭元洪，姜野，夏元之，桑斗——靜靜的都坐在亭子裏，似乎「內廠」的幾個頂兒尖兒的人物全都出動了。

曹老頭子搭着一雙長眉，寒着臉，說不出的一種不開朗神色，不時的抬起目光來，緊緊的逼視着當前的那片梅林——似乎那裏面包藏着什麼神秘似的！

「大人！」郭元洪冷笑着，說道：「別是我們着了那啞巴的道兒了吧！這裏可看不見一個外人！豈不是透着有點『玄』嗎！」

曹羽冷哼了一聲，微微搖了一下頭。

「不會的，能賒的巳經賒了，還能上什麼當？很明顯的，不樂帮今夜約我們來，是在跟我談交易，講價錢，放心呀，他們一定會來的。」

「鐵臂神」姜野說道：「大人說的是，卑職也預料着，他們一定也會來的，不過——」

他把聲音忽然放低了：「大人——難道我們眞的接受他們的敲搾？還是……」

曹羽陰沉的臉上，忽然現出了兩條怒紋：「就是那句話了，銀子多的是，全在老虎背上，能拿就拿，拿不走可就得給我小心點！」

微微一頓，他偏過頭看向另一位「金星衞士」——「雙手飛石」夏元之：「元之，我要你安排的人都妥當了沒有？」

夏元之抱拳道：「大人請放寬心，林子裏弓弩、繩網。暗道裏還有八十名殺手，就算下水，還有三十六個『水鬼』等着他們呢！」

「千手太歲」郭元洪一笑道：「這一次倒要看看他們不樂帮的人是怎麼個上天入地了！」

曹羽鼻子裏哼了一聲，打量着面前的幾個最得力手下：「你們可千萬不要小看這個『不樂帮』，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就憑着他們胆敢與朝廷爲敵，吃到了我們頭上，就可以想到他們有多厲害了，再說……」

——似乎有什麼難言之隱，曹羽的話巳到了唇邊，卻又臨時吞到了肚裏。

「鐵臂神」姜野忍不住道：「大人像

是與那個什麼『無名氏』以前照過盤兒……可是？」

「哼——」曹羽看了他一眼，似乎有點責怪他不該有此一問——「不錯——有過那麼一次！」

——那是三年多以前的一件往事了，曹羽爲了一件私事，私行兩廣，不意爲仇家——盤踞在蒼梧山的「蒼鬚老人」所困，性命相關危機一瞬間，却得力於「不樂帮」的忽然介入，乃得脫困——原來「不樂帮」與「蒼鬚老人」結有宿仇，是夕大舉出動，由不樂帮三位帮主之一的「白鶴」高立，親率島上健者數百前往復仇，蒼鬚老人是役慘死在高立之手！

——高立爲服曹羽，親手挫之，遂令愛徒開釋，彼此相約，今後凡是「不樂帮」有求之事，曹羽乃得無條件應允，當時曹羽眼見不樂帮聲勢了得，更震於高立傑出神技，只得含忿應允乃得脫困返回——

這件事雖然事過多年，却一直深深藏置在曹羽內心，引爲平生之大恥大戒；當然對於當日親手折服自己的「白鶴」高立，更不禁懼恨兼具，想不到當年之因，却結今日之果，不樂帮的人竟然會在這個時候出現，刼去了鄱陽王的家人，使自己左右爲難。

這一筆昔日之恨，被姜野一語道及提醒，想起來猶不禁怒焰膺胸！

這是他平生大辱大恥之事，自不願說出讓人知道，而眼前之一番部署更顯示出他意存對不樂帮的恨惡與報復！

× × ×

時間在斜風細雨裏溜走了不少！

正當大家感覺不耐之時，一陣的婉轉笛聲出自當空，隨風飄送過來！

亭子裏幾個人情不自禁的俱都站了起來——倒是曹羽還能沉住氣，坐在石櫈上不動聲色！——

「你們都坐下來，沉住氣！」

聽了他的吩咐，大家都重新坐好！

那陣子笛聲，彷彿天樂飄臨，隨着斜風細雨，一陣陣飄送過來，打進入每個人的一雙耳鼓！

——立刻使他們，回想到那一夜攔刼無憂公主時；所聽到的笛聲，正是一般無二！

頓時，每個人臉上就現出了不安寧的神態，頻頻向四面觀察着，這陣子笛音來的好怪，彷彿來自天上，又似來自四面八方，簡直弄不清正確出處！

曹羽畢竟有其過人之處！

——事實上在笛音方起的一刹，他那雙精湛的眸子，巳直直的逼視向正前方的梅林，似乎他巳經確定來人必然藏身其間，神色間更顯陰沉！

所幸，這陣子笛聲不似前此那麼冗長，繞了幾個圈子，拔了個尖兒，陡地便停了下來！——

緊接着一個生硬的聲音冷笑道：「有勞久候！在下來晚了！」

話聲甫落，人影乍閃，那個人巳直挺挺的現身眼前。

雙方距離約在三丈之間，那人——直挺挺的立着他的六尺長軀，昏暗的高挑燈下，並不能十分的看清他的模樣。依稀看見的是他一雙濃眉和綠慘慘的一團落腮鬍子，一襲碧綠色的袍子，被風刮得獵獵起舞！

正是前此現身「美人莊」化名無名氏的「不樂帮」來使——顯然他身邊的那個「報財童子」這一次却沒有同他一起來，倒是有點出人意料。

「蒼梧一別，頗有年矣——曹大人可好！」

——一面說時，綠袍漢子邁動雙足，一步步直向面前亭子走過來！

幾乎是同時，站立在石亭兩側的爲首兩名武士，不容分說，一左一右快同電閃般；直向綠衣人正前兩側撲過來！

曹羽看得清楚，正待出聲喝止，無奈，對方綠衣人出手之快，更是出人意料之外！

兩名武士身形方自落地的一刹那，綠衣人的一雙袍袖巳雁翅般的分了開來！

——那種速度眞是快到了極點，令人目不及視，一開乍合——兩名猝然進身的武士，却有如喝醉了酒般的，相繼打了個抖，踉蹌着向後倒退下來！

石亭裏的曹羽看到這裏，情不自禁的挺身站起！

郭元洪，姜野等四人，亦不約而同奔出亭外！

衆人注目之下，眼看着那兩名進身的武士，就像是麵人兒般的緩緩軟癱了下來——更驚人的是，在他們倒地的一刹，大股的鮮血由他們眼耳鼻口七孔中溢出——

「千手太歲」郭元洪打了個箭步趨前，探着了一下，回身向曹羽報告道：「死了——」

說了這句話，郭元洪身子一擰巳旋至來人綠袍漢子正前，怒聲道：「大胆——你！太放肆了！」

綠袍漢子赫赫一笑，面色淩厲的道：「足下又是那個？」

郭元洪大聲道：「內廠金星左都衞郭元洪——候敎了！」

說到「候敎了」，郭元洪抱拳擰身，不進反退，把身子錯開三尺以外，——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所站立的這個地方，正是制敵先機部位，進可攻退可出，郭元洪這一進身拉架，綠衣漢子便不能等閑視之了！

「赫赫——果然高明！」綠衣人喃喃的道：「怪不得人家說大內高手如雲，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虛傳——不過，郭朋友現在就要向我出手不嫌太早了一點麼？」

郭元洪一挑雙眉，正要說話，亭子裏的曹羽巳出聲道：「元洪，你回來……」

郭元洪應了聲：「遵命！」身子後退一步，側身向亭子道：「大人——」

曹羽擺手阻止道：「你不要再說了，我都知道！」

由於綠衣人一上來，就施展殺手，斃了兩名武士，內廠來人自然俱都面上無光！

——「鐵臂神」姜野，「雙手飛石」夏元之，「飛天星」桑斗，顯然對於頭子曹羽的示弱大感不憤，就在郭元洪退後的一刹，他們三個相繼向前踏進一步，以姜野爲首，三個人一進身，即採取了一個「三罡陣」，遙遙將來人鉗在攻勢之內！

須知郭、姜、夏、桑等四人，在大內

「內廠」，俱都是僅次曹羽身份的人物，既然身配金星，身手絕非等閒，是以，眼前之姜，夏，桑等三人一經擺出這式「三罡陣」，頓時薈集出大片內氣罡力——

這罡股力陡然間直襲綠衣人正前，將他身上那一襲綠色袍子倏地狂飄起來，其勢較諸巨風還更猛厲！

綠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迅速向後退了一步！

曹羽恰在這時步向亭前——

他不愧老謀深算，面面兼具的人物，所謂來者不善，善則不來，不樂帮那等勢派，向以狠厲聞名江湖，其伎倆顯然絕不祗此，況乎眼前自己尚有求於對方，犯不着一上來就把事情鬧僵了。

「你們不可失禮，給我退下去！」

三個人怒視着各自後退了一步，一步之差，已使得眼前凌厲的殺機大見緩和！

綠衣人臉上這才顯然帶出了笑容。

曹羽引臂石亭道：「請！」

綠衣人，曹羽相繼入亭！

郭、姜、桑，却沒有進來，每個人守着一個亭角，只要時機一到，即可隨時向對方施出殺手！

綠衣人看在眼裏冷冷一笑，面向曹羽道：「曹大人如此待客，倒是十分別緻，見識了，見識了！」

曹羽冷着臉道：「足下一上來連殺我手下二人，難道就是待客之道？」

綠衣人挑了一下眉毛道：「好說，那更要先請問閣下了！」

曹羽冷笑道：「他們兩個並無向尊駕出手之意，只不過是護主心切，足下竟然以殺手相加，顯有失禮數，太過份了！」

「好說！」綠衣人那張紫色的臉膛上顯示着一抹殺氣，「閣下要以此見責，那麼我倒要請教了，嘿嘿，兩國相爭，不傷來使，前數日我那報財童子往謁各位，面送書信，却遭到各位聯手怒攻，重傷吐血而回，如非即時救治，只怕早巳性命不保，這難道就不是『有失禮數』，『不太過份了』麼？」

曹羽想不到他會有此一說，頓時怔了一怔，一時無言以答，冷笑一聲，吶吶道：「貴价仗主勢目無尊長，我手下不過略予教訓而已，哼哼，果眞曹某要有心留他下來，絕不容他還能活着回去了！」

綠衣人面色一寒，反唇相識道：「這話倒也不錯，三年前敝帮要有意留下尊駕，只怕曹大人也就沒有今天的威風了！」

曹羽面色一紅，凌色道：「你太放肆了！」

綠衣人嘿嘿一笑道：「放肆二字，閣下用得也太放肆了！」

曹羽神色一震，目光隱現殺機——

「朋友，曹某人身高位尊，不容你信口雌黃，你出來之前，貴帮帮主應該會告訴你些應對的禮節，否則這個生意只怕談不下去了！」

綠衣人毫不爲意的笑了笑道：「那可是悉聽尊便，不樂帮作生意一向是這個規矩，叫人不快樂是最大的宗旨，否則也就稱不上是什麼不樂之捐了！」

曹羽臉色這一瞬變得雪也似白。

——正如他所言，以佈堂堂內廠提督之尊，多少人仰其鼻息，正所謂一呼百諾，何曾像今日這般被人當面凌辱過？依他平日習性，萬萬不能容忍，然而今日之情勢，却又是另當別論了！

「好呀！」曹羽深深吸了一口長氣，藉以緩和內在的衝動情緒：「我們言歸正傳，貴帮的三位老人家可曾前來？」

綠衣人一笑道：「三位帮主野鶴閑雲慣了，他們的踪跡可就不是我所能預知的了！」

「哼！」曹羽冷冷的道：「這麼說一切就衝着尊駕你一個人了？」

「也可以這麼說呀！」綠衣人高高繞起了一條腿，架在石几上：「曹大人你大可放心，凡是我點頭的事，不樂帮絕不會打回票，有什麼話你就衝着我說吧！」

「好——」曹羽冷冷的道：「坦白一句話，我們要的人是不是在你們手上？」

「那還用說！」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就在我手上！」

「好呀！」曹羽冷笑着道：「開價多少？」

「一千萬兩！」

「什……麼？」

綠衣人笑了一下：「那我就再說清楚一點，一千萬兩！」

曹羽冷笑着點點頭道：「這個數目，朝廷拿得出來的！」

「那很好，不過我得提醒曹大人一句，是黃金可不是白銀！」

曹羽冷笑道：「這也簡單！」

綠衣人一挑姆指道：「好——」曹大人不愧是當朝一品，眞是福大量大，快人快語，咱們就這麼說定了——不過我這次離開之前，三位老當家的還有一個臨時指點，這一點也可以算是一個附帶的條件！」

曹羽道：「什麼條件？」

綠衣人道：「這點其實最容易不過，只要你曹大人知會當朝一聲，要他們通知海岸部隊不要再騷擾不樂島，其實他們這麼做，有損無益，對你我雙方都有好處，這一點想必你曹大人不會不同意吧！」

曹羽哈哈一笑道：「這更是小事一件了！老弟台，你放心，這兩個條件都包在我身上，只是，我們要的人——」

綠衣人由位子上站起來，微微一笑道：「不樂帮的規矩，收到捐欵後十天之內，一定原物璧還，這一點曹大人就不用担心了！」

說話之間，綠衣人巳步下亭階——

曹羽冷笑道：「尊賀還沒有說出怎麼付欵的方法，一千萬兩黃金，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呢！」

綠衣人頭也不回的道：「這一點，我自會與曹大人你隨時聯繫，閣下只管着手張羅去吧！」

一面說，足下繼續步出亭階！

曹羽至此忍無可忍，一聲冷笑道：「站住！」

綠衣人果眞停下來不再前進，一面緩緩的回過身來——小雨繼續在飄着，奇怪的是這些雨絲並未能正常的淋在這個人身上，事實上，在那盞高挑長燈照射下，儘管是霪雨霏霏，却在落向綠衣人時形成了一種障碍，包括他全身在內，似乎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抗拒力道，以至於連雨絲也難

以浸入。

曹羽可不是傻子，看在眼睛裏，那能心裏沒數！

——他似乎微微呆了一下，然而却並不能阻止他向對方問鼎的雄心。

「曹大人還有什麼吩咐？」

——站在雨地裏的那個人好似早知有此一手，神態上絲毫不現慌張！

曹羽往前緩緩走了幾步：「尊駕可看見了？——我手下的幾個人，顯然對尊駕的作爲有所不滿，不樂帮的武功天下知名尊駕既是不樂帮的使者，當然身負絕學，不在話下，不知可願一現身手，也讓我們長長見識開開眼界——想必不會令我們失望吧！」

綠衣人哼了一聲道：「好說，曹大人這是看得起不樂帮，乾脆說吧，曹大人要單打呢，還是……？」

曹羽冷森森的笑道：「曹某人雖然身居官位，江湖武林之間的規矩却還懂得，對付貴帮好朋友，總還有些人情！」

說到這裏面色一沉，轉望向亭外各人道：「人家可是劃下道兒來啦，你們看着辦吧！」

——亭外的幾個人，事實上也正是「內廠」裏頂兒尖兒的幾個高手，早就躍躍欲試。

若非鑑於「不樂帮」的威名，在對方一上來之初，就已下手對付他了，這時聆聽之下，便不再遲疑，當下以郭元洪爲首，率先躍身而前——其實幾乎是四個人同時動作——

四個身子同時向下一落，顯然是東南西北各佔一位，却已把綠衣人看在其中，這一式其實也正是所謂「四極陣」，一經站定之後，八隻眼睛死死盯住了綠衣人，一瞬不見。

綠衣人立刻就感覺出來自對方的無形壓力——忽然警覺到對方的不懷好意，蓋因爲眼前之勢，無論如何，自己也便已經落入以寡敵衆的情勢！一驚之下，綠衣人身形快速向左一個側轉，向橫跨出了三尺以外——

無如對方四極陣勢，眞是微妙，頗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勢，綠衣人身軀方一轉動，連帶着使得對方四人也跟着轉動起來——前此所加諸在他身上的凌然壓力，依然照舊！

綠衣人借着轉動之間，已大致窺出了對方四人所佈下這一聯手陣式的微妙——

冷冷一笑，他那雙銳利的眸子，在四人身上轉了一轉道：「堂堂大內高差，居然以多爲勝，哼哼……你們不要看我孤身一人，眞要講打，只怕你們幾個還不是敵手！」

話聲方斷，即見四人忽然向前一齊邁步，大股內力齊向綠衣人身上壓擠過來！

——當此一刹間，四人中的「鐵臂神」姜野，早已足下跨進，雙手搓揚之間，一上一下齊向綠衣人胸腹之間猛力擊打過來！

這一手由於配合着四人的內力攻勢，尤其具有無窮威力！

綠衣人肩頭輕幌，旋身錯掌，倏地向外一擰——在往常，他這種變幻的身勢，最起碼可以撤出三尺以外，然而在對方四位內家高手聯合牽制之下，顯然已難以發揮全功，僅只不過錯開了尺許左右！

——無形無影的內力自四面八方緊緊擁擠過來，在這個內力壓迫圈子裏，休說是從容進退，如無足以抗衡的功力，簡直連舉手投足都大感困難！

綠衣漢子再次驚心之下，把先前的一番狂傲氣質頃刻打消了一個乾淨！

不容他心存盤算，四人中的「飛天星」桑斗，却由另一個角落裏，陡然衝刺而前——

他施展的是一式專攻下盤的狠毒招法，左腿旋處，帶起了一股疾勁風力！直向綠衣人一雙足踝上掃去。

須知，凡是胆敢施展這類硬招法的人，其本人必然有恃無恐，多半是練有「橫練」的功夫！

綠衣人顯然瞭解到了這一點，雖然他本人也同樣具有橫練之功，却不打算與對方硬拚！

「飛天星」桑斗這一腿，眞有雷霆萬鈞之勢，却不曾料到，對方這個不樂帮的來人，非但是功力高超，見解亦有過人之處！

隨着桑斗的腿勢，綠衣人並沒有中計後退，即見他身子向前一栽，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腳下不穩，打個踉蹌，事實上這裏面却隱藏着厲害的殺手！

「飛天星」桑斗乍然警覺到不妙時，整個上身已在綠衣人鉗形的雙掌之間！

時間是瞬息萬變——

照眼前情形，桑斗萬難脫身，然而妙在他們四人聯手的那陣勢，確是微妙的很，分明「牽一髮而動全局」！（未完）



金筆點龍記

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單人獨劍，破了少林衆僧所佈的飛鈸大陣，便率同無名氏等人繼續向造化城前進，走至中途，發現有一青衣麗人坐在一矮案後面擋住去路，不讓他們通過，俞秀凡以好言求讓路，但青衣麗人不從，非要較技不可。青衣麗人用的武器是琴，她身後的八名少女用的是簫，一時琴簫齊鳴，使俞秀凡等人頭昏腦脹，俞秀凡急以天龍禪唱抵禦，終於將青衣麗人等懾服，隨即上路，不久，又見到三名不男不女的人攔阻……

幾番遭截擊

三個白衣人臉上垂着白紗，全身上下，不見一點肌膚，那一份無法形容的詭秘，給予人一種很强大的恐怖壓力。

俞秀凡又緩緩向前行進了兩步。

雙方面更接近了，接近的只餘下三尺左右的距離。

白衣人仍然靜靜的坐着。像三尊雕刻的石像。像三個矗立在古墳前面的翁仲。

俞秀凡提聚了一口眞氣，突然大步向前行去。

直到和那白衣人身子成了平行之後，右首白衣人，突然一揮手，閃起了一道冷電般的寒芒。

就在寒芒閃起的同時，俞秀凡的長劍也同時出鞘。

不聞金鐵交鳴，也未聞呼喝之聲，直接的看到了結果。

雙方都太快了，快的已經無法呼叫出聲。靠右首的白衣人，突然間連人帶椅子倒了下去，鮮血激射而出，濕透了白衣。

原來，那白衣人被俞秀凡一劍刺過了前胸，劍勢刺中了心臟要害，一劍畢命。

俞秀凡肋間也透出了鮮血，一滴滴落在地上。

巫靈陣中亡

敢情俞秀凡的右肋，也被對方的兵刃擊中，衣裂皮綻。

由於左臂的掩遮，看不出他傷口多大，但血卻流了不少。

這是俞秀凡自入江湖以來，第一次受傷，而且還傷的不輕。

只聽那居中的白衣人道：「老二，你怎麼樣了？」

那右首白衣人早已氣絕而逝，自然無法再回答了。

俞秀凡靜靜的站着未動，長劍雖已還鞘，但右手仍然握在劍柄上。

他第一次遇上這樣强勁的敵人，使他嘗試到江湖上搏殺的滋味，也使他嘗試到受傷的痛苦，但也激起他的豪勇氣概，强忍傷疼，蓄勢以待。

眼看着俞秀凡鮮血不停的滴落下來，蕭蓮花忽然有着一股莫可名狀的衝動，快步向前奔去。

江湖經驗豐富的無名氏，似乎是早已料到了這一着，一伸手抓住了蕭蓮花，道：「姑娘！妳要幹什麼？」

蕭蓮花道：「你們沒有瞧到麼？他受了傷，不停的流着鮮血。」

無名氏道：「看到了，他受了傷，但妳過去有什麼用呢？」

蕭蓮花道：「我不能帮助他，但我可以帮他包紮一下傷勢。」

無名氏低聲道：「還有兩個人活着，妳過去只能分他的心神，還可能白白的送上妳一條命，對他無助，對妳有害，這又何苦？」

蕭蓮花道：「咱們總不能眼看着他不停的流血啊！」

石生山歎口氣，道：「蕭姑娘！無名兄說的不錯，咱們無法帮助他。數十年來在下在江湖上走動，見過了大小惡戰，不下百餘次，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快速的劍法，任何人，只要稍分心神，立刻就要傷在對方的劍下。」

瞭然了利害得失之後，蕭蓮花已鎮靜了下來。

抬頭看去，只見那倒臥的白衣人，身上白衣已完全爲鮮血濕透，一把軟劍，緩緩由袖口滑落下來。

那是一把長逾五尺的軟劍，薄的像紙，寬不過二指多些。

只聽居中那白衣人淒然說道：「老二，你可是死了麼？爲什麼不答應爲兄的話。」

俞秀凡心中一動，暗道：右首白衣人血透重衣，早已氣絕而逝，他竟然還未瞧到，難道他是個瞎子不成。

居中白衣人淒涼的聲音，突然間變的很高，道：「老二，你眞的死了麼？那也該聽到一聲慘叫，難道這世間上眞有使你無法出聲的快劍。」

俞秀凡道：「不錯，很不幸的是，令弟遇上了。」

居中白衣人啊了一聲，道：「你一劍殺死了他？」

俞秀凡道：「是！我一劍殺死了他。」

居中白衣人道：「你傷了他什麼地方，能使他一劍斃命，連一聲慘叫也未出口。」

俞秀凡道：「心臟要害，一劍致死。」

居中白衣人聲音有些顫抖，道：「好劍法！你可知道，殺人償命這句話麼？」

俞秀凡道：「我知道，不過，如是令弟殺死了區區在下，事情又當如何呢？」

居中白衣人道：「那要看你有些什麼樣的朋友，替你報仇了。但他有兩位同生共死的兄弟，會替他報仇。」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看來，咱們之間是非要有一個很悲慘的結局不可了。」

居中白衣人道：「是的，這是沒有辦法阻止的事。因爲悲劇已經注定了，不是你殺了我們三兄弟，就是你替老二償命。」

俞秀凡道：「人間慘事，莫過如斯。兩位一定要報仇，在下只有奉陪了。」

居中白衣人身子微微一扭，整座的木椅，突然轉動過來，和俞秀凡成了面對面的相持形勢。

俞秀凡道：「你是三位中的老大？」

居中白衣人點點頭。

俞秀凡又道：「不論誰死誰生，這一戰中定會有個結果。」

居中白衣人又點點頭。

俞秀凡道：「因此，在下想請教一下三位的姓名。」

居中白衣人答非所問的，道：「你不會逃走吧？」

俞秀凡道：「在下可以血濺五步，伏屍此地，但卻不會逃走！」

居中白衣人道：「好！咱們三兄弟，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既然能殺死我們的老二，那就要殺死我老大和老三。」

俞秀凡道：「在下如是別無選擇，只好捨命奉陪了。」

居中白衣人道：「咱們三兄弟在劍上的造詣，一向在伯、仲之間，你既然能殺死我們老二，自然也可能殺死我們兩個兄弟了。不過，剛才你只是對老二一個，現在你卻是對着兩個敵人。」

語聲甫落，靠左首而坐的白衣人，突然身子一轉，連坐下的木椅，也突然飛了起來，轉成了面對着俞秀凡。

這時，兩個白衣人雙椅並列，相距也就不過是兩尺左右。

俞秀凡吸一口氣納入丹田，道：「兩位的眼睛，是不是無法視物？」

那自稱老大的白衣人道：「是，咱們三兄弟都是瞎子。」

俞秀凡歎口氣，道：「佩服！佩服！三位目不能視物，卻把劍法練到了這等程度，實在是叫人佩服的很啊！」

白衣人道：「咱們三兄弟練劍把眼睛練瞎了，並非是天生的瞎子。」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練劍怎會把眼睛練瞎了呢？」

白衣人道：「這是咱們兄弟的事，用不着對你俞少俠說明白。是麼？」

俞秀凡道：「既然如此，兩位出手吧！」

白衣人道：「咱們兄弟，實未想到世間還有快過我們的劍法，俞少俠請多多小心，我們要出手了。」

語聲甫落，兩道寒芒，突然飛閃而起，捲了過去。

兩個人沒有招呼，也沒有連絡，但卻能在同一時間中，兩劍並出。其默契之好，實已到了心有靈犀相通的境界。

俞秀凡長劍出鞘，劍光繞身而飛，幻起了一片繞身的劍幕。

但聞一陣叮叮咚咚之聲，傳入耳際，劍劍相擊，響起了一連串金鐵之聲。

劍氣收斂，一切重歸平靜。

俞秀凡長劍已然歸鞘，但右手仍然握在劍柄上。

兩個白衣人仍然並肩而坐。

俞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兩位！咱們已拚了一招，未分勝敗，似乎是用不着再打下去了，是麼？」

白衣老大冷笑一聲，道：「不行！就算我們明知非敵，也要打個生死出來。」

俞秀凡冷冷道：「兩位！請聽在下一言如何？」

白衣老大道：「任你舌粲蓮花，也無法說服我們了。」

俞秀凡道：「平心而論，兩位的劍法，是在下所見到最快的劍法，但如說快過在下，那就是欺騙你們了。」

白衣老大道：「如若你沒有殺死我們老二，如若我們剛才沒對拚一劍，我會覺着你的話十分狂妄。但現在情形不同了，你能殺死我們老二，剛才又和我們拚了一劍，證明了你確是我們的勁敵。」

俞秀凡道：「兩位既然有此感覺，爲什麼還要和在下決一死戰。」

白衣老大道：「因爲你殺了我們的老二，所以，我們已成了誓不兩立的局面。」

俞秀凡道：「兩位再想想看，咱們是不是還有商量的餘地？」

白衣老大道：「沒有。絕對沒有，你不用再存這份心意了。」

俞秀凡道：「好吧！既然如此，兩位也請小心了。」

忽然拔劍一揮，有如一道長虹般，直飛過

去．

幾乎在同一瞬間，兩個白衣人雙劍並飛，佈成了一道劍幕．

兩張木椅和兩個白衣人突然疾飛而起，分向兩側．

俞秀凡挾着一道閃電般的劍光直衝了過去．像一陣狂風般，由兩人之間穿了過去．

沒有人看清楚三個人交手的情形，也沒有人看清楚雙方面交手的經過．

兩張木椅再落實地之後，右首一張木椅突然分裂成兩半，椅上的白衣人，也像木椅一般裂成了兩半．

鮮血和內臟，流了一地．

俞秀凡也多了一處傷口，是後背上衣衫破裂，手掌大小一片肌肉翻垂下來，鮮血像泉水一般湧了出來．

他似是很痛苦，臉上的肌肉微微在抽動，臉色也很蒼白，但他却咬着牙，免強忍受．

對付這樣的劍道高手，以一抵二，實是艱苦萬分．俞秀凡的劍勢偏向了白衣老三，但却無法再封閉白衣老大的軟劍，削下他背上一片肉，還算他運氣不錯．

暗暗吁一口長氣，俞秀凡緩緩說道：「何苦呢？閣下！大家都拚的鮮血淋漓．」

餘下的白衣人，正是三人中的老大，急急叫道：「老三！老三！你怎麼了？」

聲音充滿着惶急、淒涼．

俞秀凡歎了口氣道：「他死了！」

白衣人道：「我不信．爲什麼我聽不到他的呼叫之聲？」

俞秀凡道：「他來不及呼叫，我一劍劈開了他的身子．」

白衣人突伸手揭下了臉上的白紗，圓睜一對環眼．

那是一對失明的眼睛，瞳仁已模糊難見，果然是目難見物的瞎子．

他的神情中充滿悲忿，但語聲却出奇的冷靜，道：「是眞的了！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只要他還能發出一些聲音，他一定會回答我的話．」

俞秀凡道：「但他已不能了，永遠也不能了．」

白衣人道：「你又殺了老三！」

俞秀凡道：「你們的劍勢太凌厲了，我沒有法子不殺他．」

白衣人道：「因爲，你不殺了他，就可能死在我們的雙劍合璧的交擊之下．」

俞秀凡道：「是！不論什麼人，面對着死亡的威脅時，只有先毀去敵人．」

白衣人突然放聲大笑起來．

俞秀凡靜靜的站着．

直待白衣人自己停下了笑聲，道：「看來，我也是難逃，要在你劍下濺血了．」

俞秀凡道：「不錯．如是初見時，三位就聯手合擊，此刻橫屍的可能就是在下．」

白衣人道：「我們低估了你，所以，我們付出了代價，老二、老三都已死於劍下，如今要我一個人獨自活下去，那也是無味的很．」

俞秀凡道：「咱們一對一的硬拚，只怕是閣下的勝算不大．」

白衣人道：「用不着威脅我，生死事，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我心中有很多不明之處，不知俞少俠可否見告？」

俞秀凡道：「在下知無不言．」

白衣人道：「你是否受了傷？」

俞秀凡道：「是！而且受傷不輕．」

白衣人道：「受了幾處傷？」

俞秀凡道：「兩處．一處傷在你那老二的劍下，一處傷在你的劍下．」

白衣人笑一笑，道：「咱們這一戰呢？」

俞秀凡道：「很難說了．我兩處傷勢，可能影響到我運劍的速度，所以，咱們這一場搏殺，鹿死誰手，也很難預料．」

白衣人道：「你這樣沒有信心？」

俞秀凡道：「不是信心，而是事實．」

白衣人道：「多承你的誇奬，你是不是還想知道咱們兄弟的名號？」

俞秀凡道：「閣下如肯見告，俞某洗耳恭聽．」

白衣人道：「長白三劍．你聽人說過？」

俞秀凡還未來及答話，無名氏和巫靈已同聲驚叫道：「長白三劍！長白三劍！」

白衣人冷冷接道：「有什麼好奇怪的．江湖之大，無奇不有，咱們三兄弟死於別人劍下．也算不得什麼大事．」

無名氏道：「三位清望，向重江湖．」

白衣人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造化城主，能把我們兄弟請來，自然也有他的條件，不值得大驚小怪．」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俞少俠，你今年幾歲了？」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子，道：「晚輩二十多些．」

他恐怕太傷害對方，故意把年齡說的大一些．

白衣人道：「咱們三兄弟自練劍以來，只敗過一次．此番重出，原想洗雪一敗之辱，想不到大辱未雪，又敗亡在你這位年輕人手中．當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俞秀凡道：「老前輩第一次挫敗於何人之手？」

白衣人道：「金筆大俠艾九靈的手中．」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能把三位收入造化城中，武功定也強過三位了？」

白衣人道：「我們沒有動過手，無法確定他是否高過我們兄弟．」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能把你們一起請來造化城中，如若沒有超越你們之處，你們三兄弟怎肯聽命？」

白衣人道：「造化城主只用了一句很簡單的話，就把我們三兄弟給請來了造化城．」

俞秀凡道：「一句什麼樣的話？」

白衣人道：「他只告訴我們說金筆大俠艾九靈，要到造化城來．所以，我們三兄弟就這樣的趕來了．」

俞秀凡道：「原來如此．」

白衣人道：「俞少俠，一個很少失敗的人，失敗了一次，那份痛苦決非一般人所能想到的．」

俞秀凡歎口氣，道：「但在下不是金筆大俠艾九靈．」

白衣人道：「你是不是艾九靈的弟子？」

俞秀凡微微一怔，道：「閣下怎麼會有此想法？」

白衣人道：「除了艾九靈之外，天下還有什麼人能教出你這樣傑出的弟子．」

俞秀凡道：「在下可以奉告閣下，在下的劍法，和艾大俠沒有關連．」

白衣人笑一笑，道：「看來，我們又上了當．」

俞秀凡道：「此話怎講？」

白衣人道：「造化城主告訴我們兄弟說，你是艾九靈的弟子．」

俞秀凡道：「所以三位才肯出手．」

白衣人道：「不錯，咱們兄弟只答應過造化城主，對付艾九靈和與他有關的人，其他的，決不過問．」

俞秀凡道：「這眞是一場很大的誤會．如是三位肯早問一聲，這一場殺刦，就不會發生

了．」

白衣人道：「可惜，太晚了．」

俞秀凡道：「老前輩，在下覺着咱們還有一點……」

白衣人接道：「不可能了，我不能棄他們獨生於世．」

俞秀凡道：「好吧！閣下還有什麼遺言，可告以訴我了．」

白衣人道：「沒有了，要說的都說完了，你小心！我要出手啦！」

右手一揮，一道白芒激射而出．

俞秀凡長劍脫鞘，化一道銀虹迎去．

兩道白芒一閃，交錯而過．

俞秀凡還劍入鞘時，那白衣人又倒了下去了．

一顆人頭，突然由白衣人的項頸上滾了下來．血冒三尺，屍體倒地．

俞秀凡身上，也多了一處傷口．

這一次，傷在腿上，血如泉湧，染濕了一尺方圓的土地．

蕭蓮花疾步如飛的奔了過來，道：「俞少俠！」

俞秀凡微微一笑，想要開口說話，話還未說出口，突然向前栽去．蕭蓮花一伸手，抱住俞秀凡．

無名氏、石生山、巫靈，魚貫奔了過來，團團把俞秀凡圍了起來．

蕭蓮花雙目不停的流着淚水，道：「他暈過去了．」

無名氏一面動手替那俞秀凡傷口敷葯，一面說道：「他都是一些皮肉之傷，暈過去是因爲他失血過多．」

蕭蓮花道：「一個人流了這麼多的血，只怕不是一兩天可以復元的．」

無名氏道：「俞少俠內功深厚，只要能給他一點養息時間，很快就可以復元了．」

蕭蓮花拭乾了淚水，開始替俞秀凡包紮傷口．

俞秀凡原本俊秀的臉上，此刻却變成一片蒼白．

巫靈站在一側，靜靜的看着，並未出手帮忙．他頗有自知之明，滿身毒物，一旦把毒性浸入傷口，必將成衆矢之的．

一陣敷藥、包紮，足足忙了一頓飯工夫之久．

蕭蓮花轉頭看去，只見俞秀凡已然清醒過來，不知何時，早已睜開了雙目．

拭去臉上的淚痕，蕭蓮花低聲說道：「你醒過來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醒來一會了．」

蕭蓮花道：「傷勢很疼麼？」

俞秀凡道：「有一點疼．」

蕭蓮花道：「幸好都還沒有傷到筋骨．」

俞秀凡嗯了一聲，道：「看來，我的運氣不錯．」

蕭蓮花道：「但你失血很多，只怕得一段時間養息．」

俞秀凡抬頭望望天色，道：「只怕造化城主不肯給咱們太多時間，諸位請替我護法，我要坐息一陣．」

無名氏道：「公子，長白三劍，是當今武林中一等一的劍手，他們精深的造詣，卓越的成就，武林道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惜，他們瞎了眼睛，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如是他們常年出入江湖，只怕整個的江湖形勢，都會因他們出現，有所改變．」

俞秀凡道：「他們劍道上的造詣，確然很高明．我能勝他們，只是比他們僥倖一些．」

無名氏道：「公子太過謙虛了，長白三劍的手下，怎會有僥倖二字，是公子的造詣，強過他們．」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苦笑一下，道：「很可惜，他們那等身手！」

無名氏道：「搏殺凶危，實是無法避免的事，公子也不用爲他們難過了．」

蕭蓮花接道：「公子，只要你的出劍，慢上那麼一剎那，此刻死去的就不是他們．我相信他們不會有你這樣一份爲人惋惜的悲傷，而是一份快樂的滿足．」

石生山道：「公子，事實上，你一直讓他們先機，五度比劍中，你只先行出手一次，如是你每一次先出手，我相信你不會受到這樣沉重的傷害．」

俞秀凡歎口氣道：「他們是瞎子，如是他們眼睛沒有失明，今日的形勢，那就很難預言了．」

蕭蓮花道：「你自己手下留情，才傷的這樣厲害，還一直替人惋惜．」

俞秀凡微微一笑，未再答話．

站在一側的巫靈突然冷冷接道：「諸位，咱們仍然身處險境，每一刻時光，都可能有強敵攻來，還是早些使俞少俠恢復體能要緊．」

俞秀凡道：「巫兄說的是．」突然挺身坐了起來，盤膝閉目，運氣調息．

他傷口剛剛包好，這一掙扎而起，迸烈了兩處傷口，鮮血又滲了出來．

蕭蓮花屈下了雙膝，跪在地上，伏着身子，很耐心的替他重新的包紮、敷藥．她表現出了無比的關心和溫柔．

俞秀凡心神專注，立時進入了禪定忘我之境．

無名氏、石生山、蕭蓮花三人的心神，都專注到了俞秀凡的身上，忽略了四週的變化．

只聽一陣步履聲響，巫靈極快的由三人身側行了過去．

無名氏忽然警覺，抬頭看去，只見去路上出現了一行人影，直行過來．

輕輕拍了一下石生山，低聲說道：「蕭姑娘，你好好的保護俞少俠．」

伸手抓起兵刃，和石生山並肩向前行去．

巫靈一馬當先，在距離俞秀凡坐息的八丈左右處停了下來．

無名氏、石生山趕到的時候，巫靈已放出了身上的毒物，佈滿了一地．

來人很快的到了毒物佈設之處．

這是很寬的山道，可容兩輛馬車並行，但大道兩側，却是深逾百丈的懸崖．除了這條大道之外，無法通過．

但大道上已被巫靈佈滿了毒物，毒蜘蛛結成了一片大網，鋪滿了整個的路面．數十條奇形毒蛇，分佈蛛網之後．

來的是四個腰佩着長劍、身着銀衣的年輕人．

無名氏道：「巫兄，這四個銀衣人可是造化城中的嫡系人物？」

巫靈點點頭，道：「無名兄看到他們銀衣的袖上，綉的那朶金色的標誌麼？」

無名氏抬頭看去，果然見那四個銀衣人的袖口上，綉着一個金色飛龍，當下點點頭，道：「綉一條張牙舞爪的小龍．」

巫靈道：「不錯．這是金龍堂下的嫡系殺手，袖口上綉着金龍，那表示他們是龍字號的劍士．」

無名氏道：「這些人的武功如何？」

巫靈道：「聽說凡是龍字號的劍手，武功都很高強，劍術上造詣很深．」

無名氏道：「巫兄的看法，咱們這幾塊料能不能阻擋住這些龍字號的劍手？」

巫靈道：「這個很難說了．龍字號劍士的武功，十分高強，在下也是聽人說的．至於他

的武功高到什麼程度，在下就不太清楚了。」

無名氏道：「巫兄的意思，是說咱們有問題了？」

巫靈道：「我是說，兄弟這份武功，也許勉强可以拚他們一個人，至於兩位能拚他們幾個人，在下就不知道了。」

無名氏道：「照兄弟的看法，我和石兄的武功，決不會强過巫兄。」

石生山道：「就算咱們願意捨命死拚，也不能冒這個險。因爲，俞少俠正在坐息，不能受到任何驚擾，咱們萬一頂不住四個龍字號的劍士，自己犧牲事小，萬一影響到了俞少俠的安全，那就是江湖上大大的罪人了。」

無名氏道：「石兄說的不錯，咱們不能冒這個險，萬一傷害到俞少俠，咱們就萬死不足贖罪了。」

巫靈道：「兩位的意思呢？」

無名氏道：「這要巫兄想辦法了。」

巫靈道：「我就這一些毒物，全部獻出來了，自然，還有一兩招壓箱底的本領；那要等到拚命的時光，再用出來了。」

無名氏道：「巫兄一面施展毒物，我和石兄全力助你，咱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想法子把他們擋住，不讓他們過來。」

巫靈道：「咱們盡力而爲吧！等他們衝過來時，兩位全力攔截，我再用毒物助你們。」

無名氏接道：「現在，他們會不會衝過來呢？」

巫靈道：「他們正在考慮。」

無名氏抬頭看去，只見四個銀衣人，站在那蛛網前四五尺處，低聲商討。

只見左首一個銀衣人，望了望巫靈等停身之處，高聲說道：「什麼人在道上放了這些毒物？」

巫靈道：「區區在下。」

那銀衣人冷冷說道：「你在這路中撤下這些毒物，用心何在？」

巫靈道：「咱們用心很簡單，此路暫時不能通行，四位請等候一會。」

銀衣人道：「你叫什麼名字？」

巫靈哈哈一笑，道：「在下姓巫名靈，來自湘西五毒門。」

銀衣人道：「你既然來自五毒門，那是我們自己人了。」

巫靈哈哈一笑，道：「不錯，咱們算是自己人了。」

銀衣人道：「既是自己人，爲什麼還不肯收回毒物，放我們過去。」

巫靈有心拖延時間，隨口應道：「四位到此有什麼事？」

這時，那站在最右首的銀衣人，怒聲喝道：「別和他囉囉嗦嗦了，這人有意拖延時間，我不信這些毒物眞的能擋住咱們。」

巫靈道：「我這些毒物，都是天下至絕至毒之物，只要被咬上一口，決無活命之理，諸位如是不信，那就不妨試試。」

右首銀衣人唰的一聲，拔出長劍，掃向一片蛛網。

這些巨蛛，吐出的絲綫，有燒香粗細，黏性奇大。銀衣人長劍過處，蛛絲斷了一片，但蛛絲被劍風帶動，飄飛而起，又和別的蛛絲，接在了一起。

那少年一連三劍，只是把蛛網斬斷了兩尺左右一片空地。

但蛛絲震動，引來兩個蜘蛛，疾撲而來。

這些蜘蛛，平常行動十分緩慢，但在蛛網之上，却是運行奇速，疾如流星一般，急撲而至。

銀衣少年冷哼一聲，一劍劈出，把一隻巨蛛劈作兩半，但另一個巨蛛，却借毒絲之勢，撲到了銀衣少年的面前。

那銀衣少年吃了一驚，飛起一脚，踏了下去。他動作快速，一脚把那蜘蛛踏成了碎醬。

但另外三隻毒蛛，却如飛而至。

銀衣人長劍揮掃，又劈死一隻，遙發一掌，震斃了一隻，但第三隻却已衝到了銀衣人的身上，爬上了銀衣人剛剛收回的右腿。

毒蛛爬上了身軀，動作快速無比，一眨眼間，已爬上了銀衣人的後背。

另一個銀衣人叫道：「吳兄小心！」長劍出鞘一揮，斬向毒蛛。

右首銀衣人雖然聽到了招呼，但身軀仍然移動了一下。

出劍認位奇準，一劍劈開蜘蛛，但因那姓吳的銀衣人身軀移動，毫厘之差，劃開了吳姓劍士的衣服。

那被斬作兩半的蜘蛛，趁勢而入，死去之前，在吳姓銀衣人的背上咬了一口。

這些巨大的蜘蛛，都是異種毒物，腹中的劇毒，强烈無比。那姓吳的銀衣人，又被長劍劃破了肌膚，毒蜘蛛腹中的毒液，隨着鮮血，很快的滲入了腹內。

不過片刻工夫，吳姓銀衣人臉上，已泛起了一片片濛濛黑氣，身軀搖動了幾下，倒摔在地上。

三個銀衣人很快的跑了過去，發覺那吳姓銀衣人早已氣絕而逝。

他由中毒到死亡，一直在咬牙苦忍，沒有呼叫一聲，也沒有說過一個疼字。

仔細看去，發覺他牙齒緊咬，深入下唇，顯然，他在忍耐着無比的痛苦。

巫靈長長吁一口氣，高聲說道：「在下早已說過，我這些毒物，都是異種奇毒之物，腹中奇毒，强烈的很，諸位却似是不肯相信。」

排在左首的銀衣人，似是四人中的領隊，望望死去同伴的屍體，冷笑一聲，道：「閣下認爲這片蛛網、毒蛇，眞能夠攔阻我們麼？」

巫靈道：「四位中已死去了一個，血淋淋的經過，在下希望三位，不要再逞豪强之氣，須知一個人，只能死一次。」

銀衣人冷冷接道：「龍字號的劍士，一向視死如歸。」

突然擧手一招，另兩個銀衣人應手行了過來，三個人低聲商量了一陣又忽然分散開去。

只見那領隊銀衣人飛起一脚，竟把同伴的屍體踢的飛起了七八尺高，蓬然一聲，摔在蛛網當中。

蛛網震動，四面八方的蜘蛛，一齊向屍體擁了過去。

巫靈一皺眉頭，還未來及說話，三個銀衣人，已然飛躍而至。

三人的輕功，都已到造詣極深的境界，一躍之勢，足足有三四丈遠。

但江湖閱歷極爲豐富的巫靈，早已顧慮及此，那一片蛛網的佈置，將近五丈左右。

三個銀衣人力盡下落，仍然未脫出蛛網的籠罩之區。

但見三個銀衣人，唰的一聲，拔出了背上的長劍，劍尖一點實地，第二次，飛身而起。

所有毒蜘蛛，都被那吳姓銀衣劍士的屍體吸引而去，三人的長劍，雖然觸到了蛛網，但却沒有毒蛛攻來。

巫靈忽然發出一聲怪異的嘯聲，佈在蛛網後面的毒蛇，忽然向後退下，拉長了這片蛇區的距離。

無名氏、石生山也跟着向後退了一丈。

這一來，三個銀衣人原準備一擧間飛越過蛇區的，也突然間停了下來。

三個銀衣人的第二次飛躍；竟然也有兩丈以上的距離。

巫靈及時拉長毒蛇佈守區域，三個銀衣人雖然算好距離，但却未料到巫靈及時後撤了毒蛇。三人身子落地，仍然在蛇羣之中。

但見羣蛇發出咕咕之聲，昂首吐信，紛紛向三人攻去。

三個銀衣人長劍揮動，閃起了一片銀光劍花。

湧上的蛇羣，不是被斬斷蛇頭，就是被攔腰斬作了兩斷。

無名氏看三個銀衣人揮劍一擊，斬死了多條毒蛇，心中暗暗忖道：巫靈這蛇陣只不過十餘條毒蛇，三個銀衣人，只要再揮劍一擊，就要去了大半，那時，再無毒物阻止三人了。

心中念轉，低聲說道：「巫兄，這些毒蛇，都是千辛萬苦選來之物，如若被人殺死，豈不是可惜的很。目下，咱們是三對三的局面，倒不如放手和他們一決生死。」

巫靈道：「盡力而爲，多阻擋他們一刻是一刻。」

他的話雖然很婉轉，但言下之意，無疑是暗示三人的劍法淩厲，憑三人之力，攔人家不是易事。

無名氏還未來及接口，巫靈已雙袖揮動，打出三道紅光。

三個銀衣人疾快的揮動了長劍，銀光閃動中，響起了三聲低微的咕咕之聲。

原來，那巫靈打出的暗器，竟然是三條紅色的小蛇。

三個銀衣人長劍揮動，斬斷了三條小蛇。

那紅色小蛇前衝力很强，身子雖被腰斬，但頭部仍然向前衝去，蛇口大張，白牙森森。

三個銀衣人由於同伴的死亡，心中都提高了警覺，眼看蛇口張啓，立時向旁側閃去。

三個人雖然逃避開那半截紅蛇，但地下的毒蛇，却又借機向上擁了上來。

同時，巫靈一揚腕，又打出三條紅色的毒蛇。

三個銀衣人確有過人的功力，同時發出一聲長嘯飛躍而起。

不但避開地面上蛇羣的攻擊，而且也避開了三條紅色暗器的毒蛇。

這一次，三個銀衣人拔起三丈多高，有如三頭巨鳥一般，分向巫靈、無名氏、石生山撲了過去。

無名氏、石生山各自揮動兵刃，大喝一聲，迎了上去。

但聞一聲金鐵大震，雙方兵刃相接，硬拚了一招。

巫靈却不肯和那銀衣人硬拚，疾快的向後面退了兩步。

銀衣人冷笑一聲，身子還未站穩，長劍已然向前遞去。

巫靈被逼的又向後退了兩步。

銀衣人長劍展開，有如狂風暴雨，落英繽紛，着着逼進。

巫靈因一步退讓，失去了先機，被迫得手忙脚亂，窮於應付，一時間竟然無法還手。

但無名氏和石生山却是銳不可當，竟和兩個銀衣人，打的激烈異常，而且是攻多守少。

三人就這樣惡鬥了四十餘個回合。

巫靈已被逼的一頭大汗，淋漓而下。

直到了四十個回合之後，巫靈才找出了一個空隙，揮手打出了一團黑影。

銀衣人揮劍擊出，立刻閃起了一片銀芒，迎了上去。

劍花閃動，那巫靈擊出一團黑物，被斬作數段。

突然間，銀衣人感覺到臉上一凉，緊接着一股腥臭之氣，直撲入鼻，不禁心中一震。

就這一分心神，巫靈已扳回了先機，右手一探腰間，抖出一物，唰的一聲，掃了過去。

銀衣人匆忙間揮劍一擋，巫靈手中的兵刃，忽然一軟，彎了過來，掃中那銀衣人的左頰之上。

銀衣人疾快的向後退了兩步，但被擊中的地方，已然變成了一條黑色的條痕。

原來，巫靈的手中，拿的竟然是一條三尺多長的黑色活蛇。

用一條活蛇來作兵刃，在氣勢上，已給人一種恐怖的感受。

巫靈冷冷說道：「我手中這條鐵甲蛇，不畏刀劍，而且含有劇毒，凡是被擊中之人，不過一會工夫，毒發而死，你閣下死定了。」

銀衣人呆了一呆，還未來及說話，人已倒地死去，那鐵甲蛇果然是含有劇毒。

四個銀衣人兩個死在了毒物之上。

兩個和無名氏、石生山動手的銀衣人，目睹同伴又死一個，不禁大怒，厲喝一聲，雙劍燦閃，全力反擊。

無名氏、石生山立刻被迫落了下風。

苦戰數十回合之後，兩人銳氣已失，兩個銀衣人全力反擊，立刻逼的無名氏和石生山險象橫生。

巫靈大喝一聲，揮動手中的鐵甲蛇，猛攻過去。

加入了一個巫靈，才算將局面穩定下來。

兩個銀衣人對巫靈手中的鐵甲蛇，連削數劍，始終無法削斷牠。

這就使兩人心中有很大的顧慮。

三人聯手，逼的兩個銀衣人也聯手合戰。

兩個人合手之後，攻勢猛銳異常，而且數番相試之後，兩個銀衣人已然不再急進求功，劍上的威力，逐漸的發揮出來。

突然間，兩個銀衣人聯手劍勢中，閃起了一片劍花，銀芒飛洒，響起了兩聲悶哼，無名氏、石生山，各自被刺中了一劍。

一個被刺中左臂，一個被刺中右腿，鮮血淋漓，湧了出來。

兩人的傷勢很重，中劍之後，手中兵刃，立刻慢了下來。

巫靈手中鐵甲蛇一緊，立刻把兩人的劍勢給接了下來。

他一人獨擋兩個銀衣人的劍勢，立刻被逼的連連倒退。

勉强擋過三招，左肋被刺中了一劍。

他練有金鐘罩的功力，刀劍不入，這一劍刺的衣服破裂，但人却沒有受傷。

只聽一陣拍拍之聲，巫靈連中了三劍。

這三劍，力道奇大，內力從劍上傳了過去，這三劍雖然未能刺破巫靈的肌膚，但强大的內力，却震的巫靈內腑翻動，眞氣流散。

第四劍刺到巫靈的前胸之上。

巫靈眞氣散失，無法再避刀劍，這一劍直刺而入，深及心臟。

銀衣人拔出長劍，一股鮮血激射而出。

巫靈身子搖了兩搖，倒摔在地上。

無名氏、石生山正在自包傷口，眼看巫靈倒了下去，心中大爲震動，顧不得再包紮傷口，抓起兵刃衝了上去。

兩個銀衣人長劍一揮，洒出一片銀芒，無名氏、石生山又都被劍上銀芒削中，身上多了一道半尺長的傷口。

這當兒，突聞一聲大喝道：「退下來！」

石生山、無名氏聞聲而退，奮起全力，倒退五尺。

轉頭望去，只見俞秀凡手握劍柄，肅然而立，臉上滿面怒容。

兩個銀衣人冷冷笑了一聲，道：「你是什麼人？」

俞秀凡道：「俞秀凡。」

目光一掠巫靈的屍體，道：「是誰殺死了他？」

站在右首的銀衣人道：「我。」

愈秀凡道：「你知道，殺人償命麼？」

銀衣人道：「咱們兄弟死了兩個，殺了他，咱們還未收回本錢。」

愈秀凡道：「你們該死！」

突然拔劍一揮，擊了過去。

那右首銀衣人還未來得及出劍，寒芒已掠頸而過，一個人頭，飛起了七八尺高，跌落實地上。

一股鮮血噴出，屍體倒摔在地上。

愈秀凡目光轉注到左側銀衣人的身上，道：「你上吧！」

銀衣人呆呆的站着不動，也未說話。

顯然，愈秀凡的快劍，已使他震驚不已。

愈秀凡冷笑道：「給你一個機會。」

銀衣人道：「什麼機會？」

愈秀凡道：「讓你先攻十劍。」

銀衣人道：「先攻十劍？」

愈秀凡道：「不錯，先攻十劍。」

銀衣人奇道：「十劍之內，你不還手，是麼？」

愈秀凡道：「是！十劍中我不還手，而且，我不傷害你的性命，出劍吧！」

銀衣人長劍連揮，攻了過去。

愈秀凡果然是只揮劍封架，沒有還手。

銀衣人這十劍，用盡了全身的本領，十劍攻勢，盡極詭異、兇惡。

愈秀凡劍勢轉動，輕輕鬆鬆的封開了十劍，道：「小心了！」

突然揮劍攻出一招。

只一劍，斬下了銀衣人握劍的右臂。

愈秀凡疾上一步，揚手點了銀衣人右「肩井穴」，止住了那銀衣人的流血，道：「回去！告訴他們，就說愈秀凡的劍勢，不但很快，而且很惡毒。」

銀衣人一語未發，俯身檢起了斷臂、長劍，疾奔而去。

巫靈死去之後，那些散佈於道上的毒蛇、蜘蛛，紛紛星散而去。

愈秀凡緩步走到了巫靈身前，滿臉嚴肅之色，緩緩說道：「兄弟晚來了一步，致巫兄死於非命，雖然兇手已伏誅，但愈某人將永存着一份愧疚。處境凶險，情勢非常，恕咱們無法盛殮巫兄了。」

言罷，撲身下拜，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大禮。

無名氏、石生山顧不得本身傷勢，也對着巫靈拜了三拜。

如非兩人受傷，巫靈不會遭到兩個銀衣人的合攻，自然不會死於銀衣人的劍下。

追究起來，巫靈是爲救兩人而死。

蕭蓮花緩步行了過來，道：「兩位，死者已矣，他能受愈公子大禮，也足可慰他九泉陰靈了，咱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程要走，兩位還是保重身體要緊。」

無名氏回顧了愈秀凡一眼，道：「公子！咱們很慚愧，不但無能帮助公子，反成了公子的累贅。」

愈秀凡望望無名氏和石生山的傷勢，道：「蕭姑娘！替他們包紮一下傷勢！」

蕭蓮花應了一聲，動手替兩人包紮起傷口來……。

愈秀凡突然抱起巫靈的屍體，道：「巫兄，不能讓他們再觸你的屍體，有玷英靈。」雙臂加力，把巫靈的屍體，投入了懸崖之下。

蕭蓮花動作熟練，很快的包紮好兩人的傷口。

愈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你們可要休息一下？」

無名氏道：「不用了。咱們都是一些皮肉之傷。」

愈秀凡淒涼一笑，道：「造化城中人，個個都是武功非凡的高手，咱們能否生離此地，誰也無法預料。」

蕭蓮花淒涼一笑，道：「公子！就算咱們死在此地，也已經夠本了。」

愈秀凡苦笑一下，道：「巫靈已死，咱們四個人中，三個人都受了傷，是否能撐到見造化城主，連我也沒有把握了。」

蕭蓮花道：「賤妾發現公子的劍勢，愈來愈是凌厲。」

愈秀凡道：「有這等事？」

蕭蓮花道：「不錯。旁觀者清，我雖然不會劍術，但我看到了公子的劍法，一次比一次凌厲，一次比一次明快。」

愈秀凡沉吟了一陣，半晌才道：「這話當眞麼？」

蕭蓮花道：「千眞萬確。」

無名氏道：「蕭姑娘說的不錯，在下的看法，公子的劍法確然一次比一次凌厲。」

愈秀凡道：「如若你們說的很眞實，那就是我現在的劍法中，帶了很重的殺機。」

無名氏道：「不錯，公子的劍法愈來殺機愈重。」

愈秀凡微微一笑，道：「好！這就得了劍法的神髓。咱們走吧！」

愈秀凡所指劍法自然是指「驚天三式」而言。

無名氏微微一笑，說道：「公子，我們雖然受了點傷，但是對公子的信心，却是愈來愈強了。」

愈秀凡道：「好！咱們走吧！」

當先向前行去。

無名氏回顧了石生山一眼，道：「石兄，你怎麼樣？」

石生山道：「什麼事？」

愈秀凡道：「傷勢如何？」

無名氏道：「能不能支撐得住？」

石生山哈哈一笑，道：「無名兄放心，別說這一點皮肉之傷，就算是斬斷了一臂一腿，在下相信也能撐得住。」

無名氏道：「那很好，咱們走吧！」

邁開大步，追在愈秀凡的身後。

石生山一咬牙，也大步向前行去。

其實，無名氏和石生山兩個人的傷勢，都很沉重，但兩人却苦苦咬牙苦撐。

兩人的傷勢，不過剛剛包好，這一行動，傷口迸裂，鮮血又湧了出來。

蕭蓮花放緩了脚步，走在石生山和無名氏的身後。

愈秀凡似是也發覺了兩人在免強支撐，故意放緩了脚步。

又行了三里之遙，轉過了一個小彎，只見十二個身着銀衣，袖口綉着金龍的武士，一字排開，攔住去路。

愈秀凡停下脚步，冷冷說道：「你們這一羣人，那一個人領隊？」

站在最左首的一個銀衣劍士，淡淡一笑，接道：「咱們都是一樣的身份，沒有什麼大小，閣下有什麼話，請只管說。」

愈秀凡道：「好！在下愈秀凡。你們是準備讓路呢，還是要我動手？」

十二個銀衣人，個個都怒目相視，哼了一聲，抽出了長劍。

十二把長劍，閃動耀目的光輝。

這代表了答覆。

愈秀凡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很好，在

下正感爲難，你們倒先亮了劍。」

十二個銀衣人忽然間移動身軀，佈成了一個圓陣，團團把愈秀凡圍了起來。

愈秀凡仰天大笑三聲，道：「你們聽着，我愈某人原來還存有三分忍讓之心，但你們的惡毒，已激起我憤怒的殺機，由此刻起，我愈某人手中的長劍，再不會留情了！」

這番話由丹田發出，用內力直送出去。

十二個銀衣人沒有回答愈秀凡的問話，二十四隻圓睜的怒目，集中注在愈秀凡的身上瞧着。

忽然，寒芒閃動，一個銀衣人突然發難，大喊一聲：「殺！」

劍勢如電，疾射向愈秀凡的前胸。

愈秀凡冷笑一聲，突然拔劍擊出。

雙方面都以極快的速度，交接了一招。

那銀衣人的劍招很快，但愈秀凡的劍招更快。

似乎是那銀衣人執着長劍的右腕，有意的撞向愈秀凡的劍上，齊肘被斬落下來。

十一個銀衣人，緊遀着發動攻勢。

十二人本來有一套連環的攻敵招術，但因這銀衣人的右腕被斬作兩斷，影響到了整個的攻勢變化。

愈秀凡手中長劍連續轉動，一連刺傷了七人。

四個未受傷的銀衣人，突然向後躍退，望着愈秀凡呆呆出神。

他們練劍練了二十年，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劍招。

每出一劍，必傷一人。

尤其是愈秀凡劍上的威勢，不在它劍招的變化，也不在它出劍的快速。

事實上，伸手拔劍，快速有一個極限，兩個劍道高手，出劍的速度可能有一點區別，但那些微差別，不會太大，也就不過是毫厘之差罷了。

你可能刺中別人的心臟要害，但自己也可能被人刺中左肋，但愈秀凡的劍勢，却妙在他出手的部位，似乎是劍勢指襲之處，就是對方移動的地方。

須知在那拔劍一擊中，是千敗老人修正了一百多個錯誤擊出的一劍，雖非全無瑕疵的一劍，但已接近了完美的境界。

那不是任何一個練劍人，憑藉本身的才慧所能悟出。

這必需要經歷無數次的失敗、修正，才能達到這等跡近無缺失的境界。

千敗老人經過了近千次的失敗，才糾正了出劍的缺點。

這是習劍人中，從未有過的事。

愈秀凡還劍入鞘，望望八個身受劍傷的人，三個傷了握劍的右臂，三個傷在右肩，兩個人傷到了前胸的要害，已因傷勢太重，倒了下去。

目光轉注四個呆呆出神的銀衣人身上，道：「四位準備如何？」

四個銀衣人，已感覺到和人動手，無異是飛蛾投火，心中早已生出畏懼，不自覺的搖搖頭。

愈秀凡道：「回去告訴造化城主，用不着再派別人來此送死，造化城主如若自覺是藏龍臥虎，何以他連我愈某人也不敢見？」

四個銀衣人相互望了一眼，却沒有一人答話。

顯然是愈秀凡的題目太大，他們不知如何回答。

愈秀凡怒道：「走！帶着那些受傷的人走吧。」

四個銀衣人沒有答話，但却一起動作，抬起兩個傷勢較重的人，和六個輕傷的人，轉身而去。

無名氏大步行了過來，道：「痛快！痛快！不過眨眼工夫，公子已傷了他們八個，造化城也該受到震動了。」

愈秀凡神情凝重的說道：「這只是造化城中的劍士，在他們之上，還有很多等級的高手，高一級的人的造詣，必然也高明一些。」

蕭蓮花笑一笑，道：「公子，你劍上的造詣，不知是否該說已到出神入化之境，但我這半生中從沒有見過像你那樣快速、凌厲的劍勢，甚至我連想也沒有想到過。劍術能練到像公子那樣的境界，造化城藏龍、臥虎，有很多的高手，他們在別的方面，也許能勝過公子，但他們要想在劍道造詣上勝過公子，那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愈秀凡淡淡一笑道：「蓮花，不用激勵我，我自己並不害怕，我擔心的是你們。」

無名氏道：「我們！——我們有什麼好擔心的？」

石生山道：「這幾日來，咱們和公子相處，已由內心之中，生出了敬慕之心，仁俠胸懷，清明風標，絕世武功，滿腹經綸，那一樣都叫人生出了敬仰之心。此生如能得生死相從，實是人生中一大樂事。」

愈秀凡道：「你們有此一念，我就安心多了。咱們的處境，雖然是九死一生，但咱們却不能完全放棄了求生之心，兩位先請坐息一下，儘量使體能恢復。」

無名氏道：「咱們還撐得住。」

愈秀凡微微一笑，道：「我却有些累了，咱們坐息一會吧！」

其實，無名氏、石生山傷口迸裂，十分痛苦，但兩人都怕影響到了愈秀凡，使他分心旁顧，暗裏咬牙，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蕭蓮花心中也明白，兩人已坐下休息，立刻動手替兩人再敷藥物，重新包紮傷口。

愈秀凡似是有意的使兩人獲得充分的休息，足足休息了一個時辰。

無名氏、石生山，功行一週天，坐息醒來，體能盡復，抗拒傷痛之能，大大的增強。

兩人也明白愈秀凡的苦心，相視一笑，霍然站起身子，道：「公子！咱們眞的好了！」

愈秀凡微微笑道：「從此刻起，對敵搏殺的事，都由我一人擔當，你們不許出手。」

石生山道：「如是一些嘍兵小卒，不屑公子一顧的，由咱們打發就是。」

愈秀凡道：「重要的是，我要借重兩位的閱歷經驗，所以，兩位要多多珍重。我援救不及，已經失去了一位巫靈，兩位可不能再受傷害。」

無名氏、石生山這等老江湖，也聽得心頭酸酸，感動莫名。

愈秀凡突然仰天發出一聲長嘯，道：「咱們走吧！」

無名氏搶前幾步，道：「屬下的閱歷多些，走前面爲公子帶路。」

愈秀凡知他心意，也未攔阻。

無名氏向前奔走，一口氣跑出了四五里，竟然未遇攔阻。

這時，幾人快登上了峯頂。

就在峯頂之下的登峯大道上，有一座像門樓，又像佛殿的大宅院，攔住了去路。

似乎是這一條登山的大道，就是爲了這座廣大的宅院而修築。

山峯形勢，到此處也有了變化，那廣大的宅院，就根據山峯形勢修築。

兩側的圍牆，緊依峭壁用青石修築而成，下面是深不見底的絕壑。

一道巨燭粗細的鐵柵門，橫攔住去路。

鐵柵之間，雖然間隔不大，但仍可清晰的看到裏面的景物。

只見一條寬大道路，直通一座矗立的二門前面。

後面的景物，都已被那二門擋住。

鐵柵緊閉，不見守門人，整個的宅院，都靜悄悄的，不見有人往來，也聽不到一點兒聲息。

但見二門後面地形漸呈廣闊，矗起一重重樓閣。

無名氏停下脚步，道：「這地方應該有一塊門匾。」

兪秀凡道：「蕭姑娘，能說出這是什麼所在麼?」

蕭蓮花搖搖頭，道：「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到過這地方。唉!也許我的身份太低，如是巫靈還活着定然會知曉。」

無名氏淡淡一笑，道：「這地方好像是迎賓館的館驛，咱們進去休息一下。」

石生山道：「不像館驛，太靜了。」

無名氏道：「不管什麼地方，看來建築很宏偉，造化城化了不少工夫，我去叫門。」

兪秀凡道：「小心一些!」

無名氏道：「公子放心吧!屬下會先禮後兵。」

大步行近鐵柵前，高聲說道：「那一位當值?」

宅院中仍然是一片靜靜的，聽不到回應之聲。

無名氏冷笑一聲道：「如是有人當值，應該聽到在下的喝叫，如是沒有人，在下就只有自己動手了。」

仍不聞回答之言，無名氏忍耐不住，一提氣，飛躍過鐵柵。

無名氏躍入門內，正想伸手開門，那緊閉的鐵柵，突然自行大開。

這變化太過意外，不但無名氏吃了一驚，就是站在鐵柵外面的兪秀凡也看的大吃一驚。

無名氏縱身退避一丈多遠。

兪秀凡忽然放步而行，直入柵門。

流目四顧，找不出一點可疑之處。

石生山低聲道：「無名兄，瞧出點門道沒有。」

無名氏道：「我看那控制這鐵柵的機關，似乎是在二門以內，咱們的行動，也一直在他們的監視之下。」

石生山道：「那要如何才好?」

無名氏冷笑道：「咱們給它來一個見怪不怪。」

石生山微微一笑，道：「對!這一次，由我闖二門了。」

無名氏道：「用不着爭，我早已和公子談好了。」

石生山一語不發，突然轉過身子，直向二門跑去。

事出突然，無名氏想阻止已經來不及了。

石生山快步如飛，直衝入了二門的門口。

第二道門，只是兩扇木門，輕輕的一推，木門已呀然而開。

但石生山進入二門後，兩扇木門又立刻閉上。

無名氏心中一急，大聲喝道：「石兄，不可孤身深入。」

但他喝叫太慢，石生山已進入了二門之內了。

像投入大海的砂石般，再也聽不到一點消息。

兪秀凡一皺眉道，道：「陷阱。」

無名氏道：「就算是陷阱，也應該聽到一點聲息。」

兪秀凡神情凝重，緩緩說道：「在什麼樣一個情形下，石兄才能够有這樣的遭遇。」

無名氏道：「一種可能是在那二門之內，有一種絕毒的暗器，見血封喉，石兄不小心闖進去中了暗器。」

兪秀凡道：「有沒有第二種情況。」

無名氏道：「有!那就是石兄已進入了二門，就被人點了穴道。」

兪秀凡道：「希望他是被人點了穴道。」

無名氏道：「大概是如此吧!」

兪秀凡苦笑一下，道：「我們不能再受任何折損，希望咱們還能再看到石兄。」

無名氏一提丹田眞氣，道：「我去打開門戶。」

舉步向前行去，兪秀凡道：「慢着!」

無名氏停下了脚步，道：「主人有什麼吩咐?」

兪秀凡道：「我進去。」

無名氏道：「公子!我們這些人，如若一定要死在這裏，那也是應該由我們先去死。對麼?」

兪秀凡搖搖頭，道：「無名兄!話不是這麼說，我先上去，還可有活命的機會，如是你，很可能沒有活命的機會。」

無名氏沉吟了一陣，道：「公子說的有理，不過，在下覺得……」

兪秀凡接道：「沒有不過，這不是理論上的爭執，而是血淋淋的事實。」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如若我不幸死了，那你們也不用打下去了。」

蕭蓮花接道：「我們還不是一樣要死!」

兪秀凡道：「不錯。如若我死了，你們自然也用不着再打下去，至少，你們可以選擇一個死的方法。」

無名氏默然不語。

兪秀凡突然舉步向前行去，一面高聲說道：「你們站遠一些，聽到我呼叫之聲，再進去不遲，如是一頓飯工夫之內，還得不到我的消息，應該如何，你們就自己決定了。」

無名氏道：「公子吉人天相，身懷絕技，我相信一定會履險如夷。」

蕭蓮花道：「仁者無敵，公子胸懷大仁，如是眞遭了不幸，那是天道無眼，我們追隨九泉，也覺着榮耀的很，就此一言爲定，如是公子頓飯工夫內沒有消息，賤妾就舉劍自絕。」

兪秀凡道：「一定非死不可麼?」

蕭蓮花苦笑一下，道：「活將受盡屈辱，比死了豈不是更難過麼?」

兪秀凡道：「好吧!你們自己酌量，能不死，最好別死。」

無名氏大聲喝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咱們不用再討論生死之事。」

這幾句話，豪氣干雲，兪秀凡也聽得心神一震，道：「好!兩位接應我。」

大步行了過去。

隔着那一道門，但却有如兩個世界一般，不論兪秀凡如何去想，也想不通裏面的情形如何。

不解敵勢，兵家大忌。

所以，兪秀凡變的十分小心。

行近木門，並未立刻用手去推，舉起劍鞘，輕輕推開了一扇木門。

凝目望去，只見一丈左右處，放着一個錦墩，錦墩上面坐着一個美艷的白衣少女。

桃腮杏目，面泛微笑。

除了那錦墩、少女之外，再無其他之物。

兪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見着我的朋友麼?」

白衣少女靜坐不動，臉上的笑容依舊，似乎是根本就沒有聽到兪秀凡的問話。（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PRECISION QUARTZ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